

祖堂集



中国佛学文献丛刊

南唐·泉州招庆寺静、筠法师合撰

祖堂集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前言

《祖堂集》二十卷，是五代南唐时泉州昭庆寺静、筠二师所撰，记载佛教禅宗系谱，自古代七佛、二十七尊者，迄唐代诸禅德，凡收二百四十三位，成书于南唐主保大十年（公元九五二），此书就其组织系统的完整性而言，是现存最早的纪传体禅宗灯录。

据调查，现存最早的禅宗史籍为敦煌出土的《传法宝记》、《楞伽师资记》残卷和传世本的《曹溪宝林传》残卷。前二书仅述及北宗，且篇幅太小，后一种书则编排杂乱，文不雅驯，故不能视作正统的灯录。

本书特色有三点。一、资料丰富。本书成于唐亡后半世纪，其记载唐代禅师之传记资料自然要此后来的《景德传灯录》丰富。如大颠禅师与韩愈之间的交往，本书即有至今发现唯一的记载。其次详载朝鲜宗师传录，保存了朝鲜禅宗最古的史料。再其次保存许多歌行偈颂，如《孙寂吟》、《重义颂》等则为《景德传灯录》所无。二、该书用古式白话文撰写，语多方言，字多简体，辞藻丰富，是研究中古时代汉语言文字不可或缺的资料。三、该书所记风俗习惯，世态演变，是研究唐代社会史的重要资料。正因本书有以上特色，故日本著名佛学家柳田圣山称：『《祖堂集》之重发现，实本世纪之事，可与敦煌古籍媲美。』

本书也存在三个问题。一、详南宗而略北宗。像北宗神秀、普寂、义福等大师均未立传。二、许多史实有缺，如保福从殿禅师圆寂于天成三年（公元九二八），而本书却未提及。三、本书经展转抄刻，有不少错别字及脱漏字。

本书成书后，流传未久，即告失传。所幸韩国仍有藏版，系高丽海印寺于高宗三十二年（公元一二四五）所刻。现据韩刻本重新整理，影印出版，以期千载秘籍，再传神州。

目 录

| | |
|-----------|----|
| 祖堂集序 | 一 |
| 祖堂集卷第一 | |
| 第一毗婆尸佛 | 四 |
| 第二尸弃佛 | 四 |
| 第三毗舍浮佛 | 四 |
| 第四拘留孙佛 | 四 |
| 第五拘那含牟尼佛 | 四 |
| 第六迦叶佛 | 五 |
| 第七释迦牟尼佛 | 五 |
| 第一祖大迦叶尊者 | 一四 |
| 第二祖阿难尊者 | 一七 |
| 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 一八 |
| 第四祖优婆塞多尊者 | 一九 |
| 第五祖提多迦尊者 | 二〇 |
| 第六祖弥遮迦尊者 | 二〇 |
| 第七祖婆须密尊者 | 二一 |
| 第八祖佛陀难提尊者 | 二一 |
| 第九祖伏驮密多尊者 | 二二 |

| | |
|-------------|----|
| 第十祖胁尊者 | 二三 |
| 第十一祖富那耶奢尊者 | 二三 |
| 第十二祖马鸣尊者 | 二四 |
| 第十三祖毗罗尊者 | 二四 |
| 第十四祖龙树尊者 | 二四 |
|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 二四 |
| 第十六祖罗睺罗尊者 | 二五 |
| 祖堂集卷第二 | |
| 第十七祖僧伽难提尊者 | 二七 |
|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 二七 |
| 第十九祖鸠摩罗多尊者 | 二八 |
| 第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 二八 |
| 第二十一祖婆修盘头尊者 | 二九 |
| 第二十二祖摩拏罗尊者 | 三〇 |
| 第二十三祖鹞勒尊者 | 三〇 |
| 第二十四祖师子尊者 | 三〇 |
|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 三一 |
|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 三一 |
|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尊者 | 三二 |
| 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和尚 | 三三 |

第二十九祖 师慧可禅师 四〇

第三十祖 僧璨 四二

第三十一祖 道信和尚 四二

第三十二祖 弘忍和尚 四三

第三十三祖 惠能和尚 四六

祖堂集卷第三

牛头和尚 五三

鹤林 五五

先径山 五五

鸟窠 五六

懒瓚 五六

老安国师 五七

腾腾 五七

破灶堕 五八

靖居 五八

荷泽 五八

慧忠国师 五九

崛多三藏 六七

智策 六七

司空山本净 六八

一宿觉 七二

怀让 七三

祖堂集卷第四

石头 七七

旼源 八一

天皇 八一

尸梨 八二

丹霞 八二

招提 八七

药山 八七

祖堂集卷第五

大颠 九七

长髭 九八

龙潭 九九

翠微 一〇〇

云岳 一〇一

华亭 一〇五

棵树 一〇七

道吾 一〇八

三平 一一〇

| | | |
|--------|-------|-----|
| 石室 | | 一一一 |
| 德山 | | 一一二 |
| 祖堂集卷第六 | | |
| 投子 | | 一一五 |
| 草堂 | | 一一八 |
| 神山 | | 一二〇 |
| 洞山 | | 一二一 |
| 渐源 | | 一三二 |
| 石霜 | | 一三二 |
| 祖堂集卷第七 | | |
| 夹山 | | 一三七 |
| 岩头 | | 一四二 |
| 雪峰 | | 一四七 |
| 祖堂集卷第八 | | |
| 云居 | | 一五七 |
| 钦山 | | 一六二 |
| 中山 | | 一六二 |
| 曹山 | | 一六三 |
| 华严 | | 一七〇 |
| 本仁 | | 一七一 |

| | | |
|--------|-------|-----|
| 青林 | | 一七一 |
| 疎山 | | 一七三 |
| 龙牙 | | 一七四 |
| 幽捷 | | 一七六 |
| 上蓝 | | 一七六 |
| 祖堂集卷第九 | | |
| 洛浦 | | 一七七 |
| 盘龙 | | 一八一 |
| 逍遙 | | 一八一 |
| 先洞安 | | 一八二 |
| 黄山 | | 一八二 |
| 韶山 | | 一八三 |
| 栖贤 | | 一八三 |
| 大光 | | 一八三 |
| 肥田伏禅师 | | 一八四 |
| 涌泉 | | 一八五 |
| 南际 | | 一八五 |
| 云盖 | | 一八六 |
| 九峰 | | 一八六 |
| 南岳玄泰和尚 | | 一九〇 |

宝盖·····一九一

玄泉彦·····一九一

玄泉彦·····一九一

乌岩·····一九一

灵岩·····一九一

罗山·····一九二

祖堂集卷第十

玄沙·····一九五

长生·····一九八

鹅湖·····一九九

大普·····一九九

镜清·····一九九

翠岩·····二〇四

报恩·····二〇五

化度·····二〇五

鼓山·····二〇五

隆寿·····二〇六

安国·····二〇六

长庆·····二〇九

祖堂集卷第十一

保福·····二一五

云门·····二二二

齐云·····二二四

永福·····二二七

福清·····二二七

潮山·····二二八

惟劲禅师·····二二八

越山鉴真大师·····二二九

睡龙·····二二九

佛日·····二二九

水西南台·····二三一

中曹山·····二三一

金峰·····二三一

鹿门·····二三一

祖堂集卷第十二

荷玉·····二二三

育王·····二三四

紫陵·····二三五

长兴·····二三五

报慈·····二三五

| | |
|---------|-----|
| 后跋山 | 二三五 |
| 禾山 | 二三六 |
| 宝峰 | 二四三 |
| 宝峰 | 二四三 |
| 光睦 | 二四三 |
| 同安 | 二四三 |
| 勸潭 | 二四四 |
| 后云盖 | 二四四 |
| 黄龙 | 二四四 |
| 龙光 | 二四五 |
| 龙迥 | 二四六 |
| 清平 | 二四七 |
| 中塔 | 二四七 |
| 仙宗 | 二四八 |
| 祖堂集卷第十三 | |
| 招庆 | 二五一 |
| 报慈 | 二五五 |
| 龙潭 | 二六〇 |
| 福先招庆和尚 | 二六一 |
| 山谷 | 二六五 |

| | |
|---------|-----|
| 祖堂集卷第十四 | |
| 江西马祖 | 二六七 |
| 大珠 | 二七二 |
| 百丈政 | 二七四 |
| 杉山 | 二七四 |
| 茗溪 | 二七五 |
| 石巩 | 二七五 |
| 紫玉 | 二七七 |
| 南源 | 二七七 |
| 百丈 | 二七八 |
| 鲁祖 | 二八三 |
| 高城 | 二八四 |
| 章敬 | 二八五 |
| 祖堂集卷第十五 | |
| 西堂 | 二八七 |
| 鹅湖 | 二八七 |
| 伏牛 | 二八八 |
| 盘山 | 二八九 |
| 麻谷 | 二九〇 |
| 盐官 | 二九〇 |

五洩……………二九一

大梅……………二九三

永泰……………二九四

东寺……………二九四

邓隐峰……………二九六

归宗……………二九六

冷州……………二九九

大同……………三〇一

金牛……………三〇一

龟洋……………三〇一

陈禅师……………三〇二

黑矸……………三〇二

旧魔岩……………三〇二

祖堂集卷第十六

南泉……………三〇五

汾山……………三一三

黄檗……………三一七

西林操……………三二〇

古灵……………三二〇

石霜性空和尚……………三二一

祖堂集卷第十七

大慈……………三二三

福州西院和尚……………三二三

处微……………三二六

云岳陈田寺元舜禅师……………三二六

东国桐里和尚……………三二七

东国实相和尚……………三二七

东国慧目山和尚……………三二七

公畿……………三二七

开南……………三二八

滨州嶮山故通晓大师……………三二八

普化……………三三〇

嵩岩山圣住寺故两朝国师……………三三一

天龙……………三三一

正原……………三三二

芙蓉……………三三二

岑和尚……………三三三

白马……………三三九

下堂……………三三九

双峰……………三三九

祖堂集卷第十八

| | |
|---------|-----|
| 赵州 | 三七一 |
| 紫胡 | 三四六 |
| 陆巨大夫 | 三四七 |
| 仰山 | 三四七 |
| 祖堂集卷第十九 | |
| 香岩 | 三六三 |
| 径山 | 三六九 |
| 灵云 | 三七〇 |
| 王敬初常侍 | 三七一 |
| 临济 | 三七一 |
| 观和尚 | 三七三 |
| 陈和尚 | 三七四 |
| 大随 | 三七六 |
| 灵树 | 三七六 |
| 峽山 | 三七六 |
| 道吾休 | 三七六 |
| 俱胝 | 三七七 |
| 滕光 | 三七七 |
| 资福 | 三七七 |

祖堂集卷第二十

| | |
|----------|-----|
| 五冠山瑞云寺和尚 | 三七九 |
| 米和尚 | 三九一 |
| 宝寿 | 三九一 |
| 灌溪 | 三九一 |
| 兴化 | 三九二 |
| 后鲁祖 | 三九二 |
| 隐山 | 三九三 |
| 兴平 | 三九三 |
| 米岭 | 三九四 |

祖堂集序

身州招慶寺主澤休禪師齋述

夫諸聖興來曲收迷子家工根器悟證旨於鋒
欽未兆之前中下品深省玄樞於機句已施之
後根有利鈍法無淺深矧丘聖人雖利生而匪
生聖人雖興化而寧化苟或能所斯在焉為利
齋之方然遺半偈一言蓋不得已而已言教甚
布於東海條貫未位於師承常慮水涸易生烏
馬難辨今則招慶有靜坊二禪德袖出近編古
今諸方法要集為一卷目之祖堂集可謂珠玉
照環卷舒浩瀚既得奉味但覺神清仍命余為
序堅讓不獲遂接毫直書庶同道高仁勿以讓
誦乃錄云尔

已上序文并祖堂集一卷先行此土尔後一卷
齊到謹依具奉矣欲新開印版廣施流傳分為

二十卷以此先寫七佛次腰天竺二十七祖并
諸震旦六代代有傍正祖在次第並以錄上隨
其血脉初後聯綿侶穆之儀有孫有嫡也其纂
成所以群英散說周覽於眼前諸聖異言獲瞻
於卷內今以沙門釋曇所真中華集者永祛惜
法之痕此界微曹願敦和禪之莫深爾洞徹乞
恕慙疣一一上名次第如後

- 第一毗婆尸佛
- 第二尸棄佛
- 第三毗舍浮佛
- 第四拘留孫佛
- 第五拘那含佛
- 第六迦葉佛
- 第七釋迦佛
- 第一大迦葉祖
- 第二阿難祖
- 第三商那和修
- 第四優婆塞多
- 第五提多迦
- 第六鉢遮迦
- 第七婆須密
- 第八佛陀難提
- 第九伏陀密多
- 第十脇祖師
- 第十一富那夜奢
- 第十二馬鳴尊者

此衣待持勳出世方付此衣傳衣為信也

釋尊傳金襴袈裟見於轉足山今也持

第十三迦毗羅祖師 第十四龍樹祖師 第十五提婆祖師

第十六羅睺羅 已上七佛并西天二十三祖 第十七僧伽難提

第十八伽耶舍多 第十九鳩摩羅 第二十闍夜多

第二十二安修羅 第二十三摩拏羅 第二十三鶴勒祖師

第二十四師子比丘 第二十五婆舍斯多 第二十六不如密多

第二十七般若多羅 第二十八初祖達摩 第二十九祖惠可

第三十祖僧璨 第三十一祖道信 第三十二祖和忍

第三十三祖慧能 已上天竺并震旦六代表并相傳事跡畢 初祖傍出 道育 慧覺畢

四祖下傍出 慧融第一 智嚴第二 慧芳第三 法持第四 智感第五

慧忠第六 前智感出 馬素和 馬素下出 道欽和尚 道欽下出

鳥窠和尚 已上九人則空宗也 五祖下傍出 神秀和尚 安國師 道明和尚

前神秀出 普寂和尚 普寂下出 懷慎和尚 老安出 騰騰和尚

坦然和尚 破竈墮 已上八人則此宗也 六祖下出 思和尚 荷澤和尚

忠國師 岷多三藏 智策和尚 本淨和尚 看覺和尚 讓和尚

已上八人 第三卷畢 思和尚下出 石頭和尚 忠國師出 耽源和尚

已上二人 石頭下出 天皇和尚 尸利和尚 丹霞和尚 招提和尚

四十二代 藥山和尚 菴卷畢 大顛和尚 長鬚和尚 已上七人 天白下出

龍潭和尚 丹霞下出 翠微和尚 藥山下出 雲巖和尚 華亭和尚

柈樹和尚 道吾和尚 大顛下出 三平和尚 長鬚下出 石室和尚

已上八人 龍潭下出 德山和尚 菴卷畢 翠微下出 投子和尚

四十四代 圓禪師出 宗密禪師 雲巖下出 神山和尚 洞山和尚 道吾下出

漸源和尚 石霜和尚 第六卷畢 花亭下出 夾山和尚 已上八人

德山下出 巖頭和尚 雪峯和尚 第七卷畢 洞出 出 雲居和尚

欽山和尚 中山和尚 曹山和尚 華嚴和尚 本仁和尚 青林和尚

疎山和尚 龍牙和尚 幽棲和尚 夾山下出 上藍和尚 菴卷畢

落浦和尚 盤龍和尚 逍遙和尚 洞安和尚 黃山和尚 韶山和尚

石霜下出 持賢和尚 大光和尚 肥田和尚 涌泉和尚 南際和尚

雲蓋和尚 九峯和尚 岸嶽 寶蓋和尚 已上二十八人 巖頭下出

祖堂卷畢

卷畢

請

玄泉和尚烏邑和尚靈蕙和尚禪山和尚第廿卷畢 靈峯山下出
 玄沙和尚長生和尚鵝湖和尚大普和尚鏡清和尚翠島和尚
 報恩和尚化度和尚鼓示和尚隆壽和尚安國和尚長慶和尚
第廿卷畢 保福和尚雲門和尚齊雲和尚永福和尚福清和尚
 潮山和尚惟勤和尚越山和尚睡龍和尚雲居山下出佛日和尚
 水西和尚曹山下出仲曹和尚金峯和尚鹿門和尚第廿卷畢
 荷王和尚育王和尚華嚴山下出紫陵和尚長興和尚龍牙山下出
 報慈和尚踈山下出後踈山和尚九峯山下出禾山和尚寶峯和尚
 光睦和尚同安和尚坊潭和尚雲蓋山下出後雲蓋至泉山下出
 黃龍和尚羅山下出龍光和尚龍迴和尚清平和尚玄沙山下出
 中塔和尚二上四十七長慶山下出仙宗和尚第廿卷畢後招慶
 報慈和尚保福山下出龍潭和尚福先招慶山谷和尚已上五人
第廿卷畢 已九六八石頭下法孫次辨江西下
 六祖能大師下出 讓和尚二十 讓和尚下出馬祖四十 馬祖下出

大珠和尚百丈政 杉山和尚茗嶽和尚石叢和尚紫去和尚
 南源和尚百丈和尚魯祖和尚高城和尚章敬和尚第廿卷畢
 西堂和尚鵝湖和尚伏牛和尚盤山和尚麻谷和尚益官和尚
 五渡和尚大梅和尚永泰和尚東寺和尚鄧隱峯歸宗和尚
 汾州和尚大同和尚金牛和尚龜洋和尚陳禪師 黑磧和尚
 禪嚴和尚龐居士已上三十一 第廿卷畢 南泉和尚百丈下出
八四十三代
 為山和尚黃蘗和尚西林和尚古靈和尚性空和尚第廿卷畢
 大慈和尚西院和尚西堂山下出靈澈和尚海東陳田海東桐真
 海東宣稱 壹敬下出海東慧島 公幾和尚益官下出開南和尚
 海東嶽山 盤山下出普化和尚麻谷下出海東聖佳大梅下出
 天龍和尚 五渡下出正原和尚歸宗下出芙蓉和尚南泉下出
 岑和尚 白馬和尚下堂和尚海東維各第廿卷畢 趙州和尚
 紫湖和尚陸良夫已上二十七 馮山下出仰山和尚第廿卷畢
八四十四代
 香巖和尚 鶻誼和尚靈雲和尚王敬初敬 黃蘗下出臨濟和尚
相堂卷畢 第廿卷

觀和尚陳和尚西院下出大隋和尚靈樹和尚崑山和尚

開南下出道書和尚天龍下出俱脰和尚紫湖下出勝光和尚

已上十四
四十五天也仰山下出資福和尚晉書年海東順之番侍出

米和尚臨終出寶壽和尚維摩和尚已上五人
十六天羅溪下出

後魯祖隄內和尚興平和和尚米預和尚第四十
七天也蓮華寺

海東新開中殿祖堂集現其本述者二百五十三頁

并載於二十卷內其知述者不能具錄矣

祖堂集卷第一

第一毗婆尸佛姓拘樓剎利王種父字懸棧母

字懸頭末陀所治國名剎末提偈曰

身從無相中受生

喻如幻出諸形像

幻人心識本來空

罪福皆空無所住

第二尸棄佛姓拘樓剎利王種父字阿輪擊母

字婆羅訶越提所治國名阿樓那和提偈曰

起諸善法本是幻

造諸惡業亦是幻

身如聚沫心如風

幻出無根無實性

第三毗舍浮佛姓拘樓剎利王種父字須波羅

提和母字耶舍越提所治國名阿釋憂摩偈曰

假借四大以為身

心本無生因境有

前境若無心亦無

罪福如幻起亦滅

第四拘留孫佛姓迦葉婆羅門種父字阿枝達

兜母字隨舍迦所治國名輪訶利提偈曰

見身無實是見佛

了心如幻是了佛

了得身心本性空

斯人尚佛何殊別

第五拘那含牟尼佛姓迦葉婆羅門種父字耶

睺鉢多母字鬱多羅所治國名耆摩越提偈曰

佛不見身知是佛

若實有知別無佛

智者能知罪性空

坦然不懼於生死

祖堂集第一

第五

天

第六迦葉佛姓迦葉婆羅門種父字阿技達耶
婆母字檀明越提耶所治國名波羅私偈日

一切衆生性清淨

從本無生無可滅

即此身心是幻生

幻化之中無罪福

第七釋迦牟尼佛姓釋迦刹利王種父字閼頭

檀母字摩訶摩耶所治國名迦維羅衛偈日

幻化無因亦無生

皆則自然見如是

諸法無非自化生

幻化無生無所畏

是釋迦佛者即賢劫中第四佛也三劫之中初

千佛花光佛為首下三昧合淨佛於過去莊嚴劫

中而得成佛也中千佛者拘樓孫佛為首下至

樓至如來於現在賢劫中次第成佛也後千佛

者光如來為首下至須弥相佛於未來星宿

劫中當得成佛也賢劫初時香水淋漓中有千

重大道等三其第四禪觀見此瑞造相謂日今
此世界若成當有一千賢人出現於世是故此
時名為賢劫惟因果經云釋迦如來未成佛時為
大菩薩名日善慧亦名忍辱功行已滿位登補
蒙生兜率天名日聖善亦日護明為諸天王說
補蒙行亦於十方現身說法期運將至當下作
佛觀諸國土何者蒙中則知迦毗羅國家是地
之中矣故亦起經云佛之威神至再至重不生
造地之傾斜也此迦毗羅城三十日月乾坤之
中矣也往古諸佛皆興於此俱舍論云剡浮洲
之中吳山海經六身毒之國軒轅氏居之廓磻
註日則中天竺也彼土自分五天竺國中天主
國是天地之中名既非邊中義現矣因果經云
中天大夏種姓有四謂刹利帝種婆羅門種毗

祖卷之三

第五

卷之三

舍羅種首陀種刹利王種象為高貴劫初以來
相承不絕餘之三姓非此所論但明佛姓自分
五別又長阿含經云劫初成時未有日月光明
諸天福盡下生化為人歡喜為食身光遠照
飛行自在無有男女尊卑親屬自然地味味如
蘂蜜有試嘗者遂生搏食光威通亡斗嗟在地
食多貌悴食小形澤便興膝負地味則沒又生
地皮因食地皮故諸惡湊集又生林藤粳米等
眾味甘羶因茲食者具男女根如是優轉便為
姻媾遂始胎生樓炭經云自然粳米朝刈暮蒸
中阿含經云米長四寸人竟預取如是相蒸預
取之露後更不生長阿含經云余時眾生既見
不重生故各懷憂惱于封田宅以為壘畔其有
白鹿以來盜他口糜肉是許起無能改者議立

一人号平等主賞善罰惡仍共供給時有一人
容質瓌偉威嚴鞠物眾所信伏則往請之彼既
受已遂有民主名焉樓炭經云眾人言議為作
長子謚之曰王以法取祖故名刹利此譯田地
主也時閻浮提天下富樂安隱地生青草如乳
雀毛八万郡國乘落相聞無有寒熱及病惱者
王以正法治世奉行十善于相崇敬猶如父子
人壽極又不可量計後有餘王不行正法其壽
遂減至十十歲如是漸減至今百年先於劫初
創始為王展轉相承至菩薩身毘羅四孺便
絕餘族族今猶嗣位故下廣列轉輪粟散紹
續之相也初民主王号曰大人第二孺寶王乃
至第三十三蓋思王如上三十三王子子相承
也亦是粟散而已次下並是轉輪聖王孺孺相承

經卷第一

第六

六

至於菩薩樓炭經云真闍王有一太子名波迤迦譯云大魚王也佛李行經云中天有城名曰褒多那人民繁熾其中有帝名大魚王從此王乃至大名稱王有子孫相承苗裔計有八万四千二百七十二王盡是金輪王家後有二王為闍浮提三名菝草王草王有太子名大菝草王大菝草王無子為王作是念言我上祖代代相承皆是金輪王之苗裔我今無嗣種姓將恐斷絕我若出家恐斷王種若不出家則斷聖種思惟是已則持國事付諸大臣王乃入山修道成五通仙名曰王仙此王仙先有夫人名善襲在宮有娠後生一子是大菝草王之苗裔也後諸大臣知是王仙太子遂則重冊灌頂紹承王位号为遠王又云鬱摩王亦曰懿摩王也王有二妃

一名善賢二名妙端正妙端正者生四太子一名炬面二名念色三名象眾四名別成善賢夫人唯生一子名曰長壽端嚴可喜世間小雙唯無骨相不堪紹位善賢思惟妙端正四子炬面等輩兄弟群族我今唯此一子雖然端正不堪為王作何方便今我此子得紹王位尔時遮王駕車宮苑安慰諸妃善賢出來啓王言我種種安隱唯有一願擬從王乞願王賜我王曰後心所欲朕當與之善賢曰王不得變悔請王設誓王言若變悔者朕當破作七分善賢曰大王曰炬面等四子宜可擯出王言此四子無過云何擯出王良久思惟為自設誓已不違願故遂判四子擯於他方時四王子自父王言我等四人

不造餘過忽然擯我

祖堂卷第一

善賢

王

實無過失不辜橫遭如上所說此非我心善賢
之意時四童子所生庶母并眷屬等聞此事已
疾至王所白大王言我等四子奉王擯出我願
隨去王言宜依遮王有勅續告四子若欲姻娉
莫婚他族宜親內姓無令種姓斷絕此四童子
敬王教勅則領眷屬面北而去至舍夷林其中
水土寬平無諸坂阜將諸眷屬住此林中福德
盛故遂成巨國後遮王思問群臣朕昔擯出四
子今在何方大臣奏曰今在香山之北雪山之
南二山中間有林名曰舍夷地沃豐饒人民熾
盛百姓歸之猶如郵市鬱成大國冊立為王名
尼拘羅城古仙迦毗羅得道之震因茲立城名
也時遮王問已再三歎言我子釋迦我子釋迦
因此從德立姓姓釋迦釋迦者譯言能仁也大

遮王三子已歿唯有別成号曰尼拘羅王是佛
祖祖此王有大子名曰拘盧羅王是佛高祖此
王有太子名曰瞿拘盧王是佛曾祖此王有太
子名曰師子頰王是佛祖此王有四太子一名
輪頭檀那則淨飯王二名輪拘盧檀那則白飯
王三名途靈那則斛飯王四名阿弥都檀那則
甘露飯王淨飯王有二太子一名悉達多則是
佛四月八日生身長丈六二名難陀則是逆風
掃地者也四月九日生身長丈五尺四寸白飯
王有二太子一名調達是佛當兒四月七日生
身長丈五尺四寸二名阿難是佛侍者四月十
日生身長丈五尺三寸斛飯王有二太子一名
釋摩男提土成金者四月十二日生身長丈四
寸甘露飯王有二太子一名波投出家竟四月

和堂卷第一

漢金珠

十三日生身長丈四十二名跋提子八道四月
十四日生身長丈四寸佛本行經曰余時護明
菩薩在兜率天上心念欲化一切衆生遂勅金
園天子妙善觀察諸王種族則當為吾提一生
蒙金匱天子奉菩薩勅為其觀察觀察已竟白
菩薩言有利利種姓瞿曇氏刹利帝後依瞿曇
大仙學道從師姓瞿曇氏元本以來世世為金
輪王之種族乃至遮王苗裔以來子孫相承住
彼迦毗羅城釋種之所都也其中有王名師子
頰王此王有太子名輪頭檀那王今此王者於
一切世間天人之中有一大名稱為菩薩託生
之處菩薩歎曰善哉善哉汝善觀察諸王種姓
如汝所說我定生彼又經云護明菩薩欲降下
時摩耶夫人告淨飯王言大王當知我今欲受

八禁請淨齋或當齋戒已遂則眠於夢中見有
一六牙日為其首朱色七支柱地以金裝牙天
人乘之從空而下赴淨飯王宮據阿含經曰推
佛降神母胎身當此土如周第五帝昭王即位
二一三年癸丑之歲七月十五日託陰摩耶至
二十四年日寅之歲摩耶夫人於毗羅菟中遊
戲快樂見波羅樹花可愛舉右手攀枝菩薩受
右脇而誕生身真金色相好具足又普曜經云
佛初生時放大光明照十方界地涌金蓮自然
捧足東西南北各行七步觀察四方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作師子乳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又偈曰
我能分盡 是最後末身我已得解脫 當復度衆生
說此偈已感九龍吐水沐浴太子太子浴已黑
然不語逸同世間嬰兒又秦周異記云昭王即

位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漲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光有五色貫入大微遍於四方昭王問大史蘓由曰是何祥也蘓由奏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又問於天下如何由曰則時無也他一千在外聲教被於此土即是佛初生西天竺國迦毗羅城淨飯王宮瑞應此土案十二日緣經云太子年登十九載皇后宮父王恐畏出家遠勅籙誦娛樂太子太子不樂坐至三更五百宮人悉皆得睡淨居天子時在虛空中說偈告於太子

世間不淨眾惑迷無過婦人身體任世間衣服莊嚴故
愚癡是邊生貪欲是人能作如是觀如夢如幻非真實
迷捨無明勿放逸心得解脫巧德身又天人於臆瞞中
又手白太子言時可去矣太子聞此偈已心生

歡喜潛命車匿鞞鞞陟來四神捧足踰城西北而去太子念言夫出家者具大慈悲不留馬跡王公罪於門人則於城西北角留一馬跡令如騰空西去而去時當此土周昭王四十二年壬申之歲二月八日夜半夜也案律云太子去已至摩竭陀國斑荼山中於其上結跏趺坐作是念言以何物剝除鬚髮繞起此念淨居天子便即捧刀太子自把剝鬚髮已淨居天子更捧縷僧伽梨衣便脫舊日所著衣服并脫頭冠自馬等付尚車匿將還王宮并說偈言辭父王曰

假使息愛又共愛時至命盡會別離見此無常須臾間
是故我今求解脫今時太子在於山中勇猛精進
修無上道又詣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愛定知
非便捨復至耆闍頭藍弗處一年學非想非非想

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去
經千六年苦行將滿則於尼連河浴苦行日久
就岸稍難進成仙人挽伍樹枝接於太子又曰
果經云浴已我若以羸劣之身而取道者外道
言自餓則是沮縣故當受食太子纔起此念時
有難陀波羅奈姉妹二人捧上乳糜太子又自
念言當將何器而為受食纔起此念時四天王
各捧石鉢其時菩薩為平等故並慈受之息食
欲故按成一鉢以受乳糜資充色力欲詣正覺
山維李行經云太子思念當用何物而坐應須
淨草纜起此念路上遇刈草人名曰吉安太子
語曰此草可能惠施小許不為愛惜吉安則授
与邊地而去至正覺山為太子德重故其山震
動山神出現語太子曰此非成道家太子問曰

何方堪耶山神曰從此去摩竭提國南一十六
里有金剛座賢劫千佛皆昇此座成等正覺宜
當往彼尔時太子遂則下山遇一盲龍盲龍語
太子曰菩薩欲求成道家也太子問汝何知我
菩薩盲龍曰我昔於毗婆尸佛時為惡性比丘
毀罵三寶遂墮龍中兼盲其目過去三佛出世
我眼則開滅後還閉今見汝身令我眼開故知
汝是菩薩則引太子詣金剛座以草敷上遂昇
此座太子發和願言我若不成無上菩提誓不
起于此座而成正覺号之為佛故普曜經云菩
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大悟便造偈曰
目星得悟 悟後非星 不隨於物 不是無情
時當此土周第六帝穆王三年癸未之歲二月
八日成道因此三十成道也尔時釋迦如來成

道竟亦衆曰夫出家沙門者斷欲去愛識自心
源達佛李理悟無為法內無所得外無所求心
不繫道亦不業結無念無作非修非證不應諸
位而自崇敬名之為道有一比丘問如何是清
淨本性佛言畢竟淨故如何是本性無知佛言
諸法鈍故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佛乃
良久外道作禮讚曰善哉善哉世尊有如是大
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
佛外道以何所證而言得入佛言如世間良馬
見鞭影而行如是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於拘
尸那城照連河側娑羅雙樹間入於涅槃壽齡
當七十九矣時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二
月十五日暴風忽起飄損人舍傷折樹木山河
大地悉皆震動西方有白虹十二道通過此土

連夜不滅當此之時則佛入涅槃之祥應又涅槃經云今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衆會佛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揚正法又云吾有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付屬於汝汝善護持并勸阿難嗣二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
今時迦葉與五百弟子在耆闍崛山身心寂然入于三昧於正受中倏然心驚舉身戰慄後空中出見諸山地皆大振動則知如來已入涅槃告諸弟子我佛大師入於涅槃經于七日已入棺中苦哉苦哉應當疾往至如來所恐已茶毗不得見佛以敬佛故不敢飛空往如來所則將弟子尋路疾行悲哀速往正滿七日至拘尸城茶

毗所問大眾言如何得開大聖金指大眾答曰
佛入涅槃已經二七恐有損壞如何得開迦葉
言如來之身金剛堅固不可損壞德香芬馥若
梅檀山作是語已涕淚交流至佛棺所余時如
來大悲平等為迦葉故棺自然開皆則解散現
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真金紫磨堅固之身介
時迦葉復重悲哀與諸弟子繞佛七匝長跪合
掌說偈哀歎曰

苦哉苦哉大聖尊 我今荼毒苦切 世尊滅度一何速
大悲不能留待我 我於嶠山禪室中 遍觀如來悉不見
又觀見佛已涅槃 倏然心戰大振驚 忽見暗雲遍世界
復觀山地大振動 則知如來已涅槃 故我疾來已不見
苦身大悲不普我 令我見佛涅槃 不蒙一言相教告
今我孤露何所依 世尊我今大苦痛 情亂迷悶昏濁心

我今為禮世尊頂 為復哀禮如來曾 為復敬禮大聖子
為復悲禮如來骨 為復敬禮如來膺 為復深心禮佛足
何故不見佛涅槃 唯願示我敬禮處 如來在世眾安樂
今入涅槃皆大苦 哀哉哀哉深大苦 大悲示教所禮處
余時迦葉說是偈已世尊大悲則現二足千輻
輪相出於棺外迥示迦葉從千輻輪放千光明
遍照十方一切世界余時迦葉與諸弟子見佛
足已一時禮拜千輻輪相大覺世尊金剛雙足
還自入棺封閉如故余時如來以大悲力從心
曾中火踊棺外漸漸荼毗經于七日焚妙香薪
余乃方盡佛力感神內外白髮而無損也此有
二表外一重白髮不損者表俗諦存焉內一重
白髮不損者表真諦不壞也自如來入涅槃王
申之歲至今唐保大十年壬子歲得一千九百

一十二年教派真土迄今壬子歲九經八百八十六年矣

第一祖大迦葉尊者摩竭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名飲澤母字香志与執沙王覓富唯讓一犁共摩竭以爭餘更逾十倍積長者之具玉祈請樹神獲貧女之金珠莊嚴塔像載誕金光之子結成金色之妻果合前緣淨扶宿願雖為貴偶乃無欲情欲出家澤志聽許便投世尊發扣誓願上法受戒清貞守素無愛無欲常行頭陀世尊在日命坐付衣常於衆中稱歎第一余時大迦葉告諸比丘曰佛已茶毗金剛舍利非我等事何以故自有國王大臣長者居士求取祿福田者自當供養我等宜當結集法寶無令斷絕為未來世作大照明紹隆正法余時迦葉作大

神通往須弥頂而說偈曰

如來諸弟子且莫般涅槃若得神通者當赴於結集
說是偈已則擊搥銅搥銅之中而傳此偈聲遍
三千大千世界得神通者悉皆卦集聖衆既繁
遂揀內閣三藏亦達五明足滿六通智圓四辨
者其數四百九十有九悉集王舍城耆闍崛山
冥鉢羅窟此云七葉巖余時阿難為漏未盡嘗
級跋闍比丘有他心智則便觀察知阿難兄有
欲漏故未及衆聖不得入會時阿難比丘嘗自
念言我事如來亦無鼓犯為自有漏不及衆數
思惟是事曉夜經行明相出時身躄疲極兼卧
之次頭未至枕得證果位心生歡喜則往冥鉢
羅窟擊其石門余時迦葉在於窟中問是何人
敲我此戶答言是佛侍者比丘阿難迦葉語曰

如來諸弟子

世尊說

白

汝漏未盡不得入來阿難答言我已證無漏迦
葉報言汝既證無漏可現神變以遺眾疑今時
呵難判時神通投輪孔入得在眾會添數五百
葉育王經云迦葉告阿闍世王我今欲集如來
三藏願大王為我擲越王言願諸大聖集如來
三藏無有遺餘不捨慈悲受我供養阿闍世王
為結亭主時諸比丘則投座起諮問長老迦
葉於三藏中先集何藏迦葉語云當集脩多羅
藏迦葉白聖眾言此阿難比丘多聞摠持有大
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所聞佛法如水停器
無有遺餘供所讚歎超第一可請彼集脩
多羅藏大衆譙然允之迦葉言阿難曰汝於今
者宜宣法寶阿難躬受敬謹觀察慧心說偈曰
比丘諸眷屬 離佛不莊嚴 猶如虛空中 衆星之無月

說長偈已訖眾聖之則具法座案七事記云
時阿難當昇座已尋諸相好現身如坐眾見此
端則生三疑一謂大師慈悲故從涅槃起為我
集蓋宜甚說法二謂他方諸佛和我釋迦子
故而來此中宣揚妙法三謂阿難轉身成佛為
眾說法耶今時言難而說是言如是我聞一時
佛住并城集眾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垂
行阿難則下法座却復本身諸菩薩等知是世
尊加被眾疑悉遣時如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
不錯謬乎諸比丘等不異世尊所說於是迦
葉請優波離集毗盧藏次命迦葉延集阿毗曇
藏迦葉則入頭智二味觀所集法藏皆無欠少
曰法流布而不斷絕阿闍世王懺悔經有三種
阿難一阿難隨此云慶喜持聲聞法藏於上二

和集卷

第十五

之

乘隨力隨分二阿難陀跋羅此云慶喜賢持中
 乘法藏於止大乘隨力隨分於下小乘容與
 持三名阿難陀婆伽羅此云慶喜海地菩薩八
 乘注藏於下二乘容與兼持又言教中有四阿
 難何等為四一者慶喜阿難結集舊教二者賢
 阿難結集新教三者典藏阿難結集別教四者
 海阿難結集圓教論其本也唯一金龍尊佛語
 其迹也分四阿難弟子梵語阿難此翻無染阿
 者無也難者染也論山無染亦分為二一者斷
 除煩惱名為無染二者出離修證名為無染斷
 除煩惱無染是名傳教阿難出離修證無染是
 名傳禪阿難矣阿難問師傳佛金欄外別傳十
 十摩師慶阿難阿難應若師曰削却門前刺並
 此阿蘭世王請師說法師受請昇座良久乃下

王問師何故不為弟子說師云大王位崇名重
 迦葉尊者聞一乘而利物弘二教以度人實得
 地心終無我想說法住世四十五年度無量眾
 乃告阿難言如來正法眼目獨於我我今在遺
 付佛僧伽梨衣入鷄足山待慈氏一生汝受佛
 囑弘揚正法勿令斷絕聽吾偈曰
 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非法
 今時迦葉說是偈已遂入王舍城住阿蘭世王
 王復不遇留言付於門者令奏王知云吾當往
 鷄足山矣准西域記云此山三峯如仰鷄足故
 因此立名也迦葉尊者於山山以草敷坐結
 跏而巳作是念言今我此身者係所與蓋掃之
 衣及持僧伽梨等經于五十七俱恆六千
 歲慈氏佛出世不令其朽壞作是念已遂語山

迦葉尊者

第十六

日若阿闍世王与阿難來山當為開令其得入
若歸去後復當還合言託便入滅盡定應時大
地六種震動尔時阿闍世王於睡夢中見殿梁
折遂則驚覺時執扇之使奏聞王知云大迦葉
辞王往鷄足山欲入涅槃遇王殿寢未敢奏聞
王聞此語遂生悲泣云朕何薄祐諸聖涅槃不
得覩見則詣竹園精舍礼阿難足借問迦葉所
在遂命阿難同往鷄足王到山已山自開闔迦
葉在中全身不散王乃勅諸力士積諸香薪欲
闍維之阿難白大王曰摩訶迦葉以定持身待
於弥勒下生捧付僧伽梨竟方入涅槃如今切
不可焚也王聞是語以種種供養心生悲戀然
後礼許定身却命阿難入於王舍城阿闍世王
与阿難繞出此山山舍如故師入滅時當此土

周第八主孝王五年丙辰歲矣淨修禪師讚曰
偉哉迦葉 密傳佛心 身衣一納 口海千尋
威儀庠序 化導幽深 未逢慈氏 且定雞岑
第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刹利帝白飯
王子是佛之當弟也亦是金龍尊佛今為如來
所化津立法幢度六万眾高懸佛日大照迷徒
博達葱持多聞第一師迦遊往至一竹林之間
聞一比丘錯念佛偈曰若人生百歲 不見水潦涸
不如空一日 而得覩見之 阿難聞已老歎曰
世間一凡有不解諸佛意徒哉而圍陀 不如空身睡
阿難歎已語比丘曰此非佛語如今常聽我演佛偈
日若人生百歲 不會諸佛撥 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
與如寶林
傳所說也 尔時阿難告商那和修言如來正法
眼付囑於我我今付汝當知吾教無今斷絕復

祖靈表第一

慈文

森一

謂末田底曰佛預記汝吾滅度後霸賓國中一
 百二十年有一比丘名末田底流布佛法令時
 商那和修與末田底同師阿難末田底無弟子
 商那和修有一弟子名優婆塞多西國羅漢宗首
 余時阿難付法偈曰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
 各各既自悟悟了無無法師付法已踊身虛空作
 十八變入風輪齋逆三昧分身四分一分奉阿
 天一分奉妙竭羅龍王一分奉毗舍離王一分奉阿
 闍世王各起寶塔供養阿難入滅時當此土周
 第十 主厲王十二年終已歲矣淨修禪師讚
 曰多聞慶者 高謙法幢 博勝金身 繼祖銀缸
 定遠第一 智慧無雙 欲光後嗣 月印秋江
 第三 祖商那和修尊者名商那結迦是西天自
 然九枝秦草名也摩突羅國人也姓毗舍多父
 名林勝母字嬌奢耶在母胎中六年當生尋後

出家身衣自然化成九條得慶喜之法廣度群
 生大作明燈乃古佛記吾滅度後二百年中聖
 者繼我則入三昧觀見毗利國中有一長者子名
 曰善意而姓首陀後生三子少者出家當續於
 我大異吾教吾當以小神通至於彼國不將徒
 衆而自往之長者作禮問尊者遠至有何所須
 答曰我無伴侶子然一身欲命徒俾而歸佛道長
 者曰我樂世俗不能出家若復生子當給於汝
 師士善哉善哉言已則歸本座時長者尋後果
 生三子前二子不願出家第三子名優婆塞多
 年十七令時和修告父而曰佛記此子去吾滅
 度後二百年中當第四師而度萬眾父聞佛記則奉
 尊者任其出家師乃問禮多曰汝年幾歲耶子曰
 年十七歲也師曰汝十七歲姓士歲耶子曰姓非十七

歲子曰姓非十七歲子曰師曰為心白耶為頭白耶
 師曰此白是髮非心頭也子曰身自十七歲非
 姓余也在師左右三四年間出家具我便證聖
 果余時商郎和修告魏多言如來以大法眼付
 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付囑於汝聽
 吾偈曰 非法亦非心 無念亦無法 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 具如寶林傳所說也 自商郎和修滅度時當如
 周第十一主宣一十三年乙未歲夫淨修禪師偈曰
 胎衣尊者 暗室明燈 人天耳目 佛法股肱
 非心非色 不滅不增 良哉至聖 覺海大鵬
 第四祖 優婆魏多尊者叱利國人其姓首陀
 佈記於禪祖中當其第四化度群品如我今日
 賢劫之中當得成佛名無相好如來十七出家
 二十成道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大衆雲集半

月說法天花時降地神晉現而聽法故盡獲解
 脫 具如寶林傳所說也 余時魏多尊者凡度一人拖下一
 籌簾長四寸滿一石室室高丈六縱廣亦然其
 後度者名曰提多迦志求出家師問曰為心出
 家耶為身出家耶子曰我來出家非為身心而
 求利益師去不為身心復誰出家子曰夫出家
 者無我之故無我之故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則
 是常故既是常故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
 空師云汝當大悟心自明朗依佛法中度恒汝
 衆余時魏多尊者曰我今將此法眼付囑於汝
 汝可派布無令斷絕汝今當聽吾說偈曰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魏多尊者付囑法已即入涅槃余時提多迦取
 石室籌積之焚燒拾取舍利照塔供養時當此

祖堂卷第一 十九張

土如周第十三主平王三十一一年庚子之歲矣
 淨修禪師讚曰儂波龜多 辯屬懸河法山崢嶸
 道樹婆娑壽盈屋瓦鬢失魔性非十七 悟在剎那
 第五 祖提多迦尊者摩迦陀國人也 在舍父
 夢金日從屋而出放光光明照一寶山山頂有
 泉初名香泉因父夢故号提多迦譯云通真量
 龜多去如來記汝吾滅度後一百年中必有一
 子而證道果又為師解其父夢寶山者吾身是
 也出光明皆汝智慧也從屋而出者入道也山
 頂泉者無上法味也提多迦聞龜多解夢心自忻
 慶而說偈曰 巍巍大寶山 常出智慧泉 迴為真法味
 能度諸有緣 龜多尊者以偈答曰 我法傳於汝
 當現大智慧 金日從屋出 照耀於天地
 尔時提多迦聞龜多偈已合掌瞻顏既得付法

遊歷諸土而度群品 具如寶林 摩耶林也 尔時有遮迦八
 千仙中主欲求出家尔時提多加告曰汝欲出
 家各應自念非假刀剝隘所念故鬚髮自淨深
 敬佛故衣生袈裟而纏禪相時諸仙人各自念
 佛心生敬慕鬚髮自淨袈裟在體心不返轉盡
 獲聖果尔時提多迦告遮迦曰如來以正法
 眼付囑迦葉如是發願乃至於我我今付此法
 眼付囑於汝聽吾偈曰 通玄大法心 無法無非法
 悟了同未悟 無得無法 師說偈已化火三昧而
 煇其體弟子称遮迦收得舍利 瑤崇山中起塔
 供養時當此土如周第十五主莊王七年己丑
 歲矣淨修禪師讚曰 多迦大師 無我出家了根
 達境色却空花 體非相理出齒牙 隨方利物 豈有匏瓜
 第六 祖慈遮迦尊者中丘五人得提多迦法

祖述卷第一

正法

法

其如介時孤邁迦得法已遊歷行化衆中有一
 人名波須密欲求出家介時提多迦尊者曰佛
 在世時至北天竺而謂阿難曰此國主中百歲
 度後三百年末有一聖者當出於世姓波羅陀
 名婆須密於諸祖中當其第七佛之記汝非我
 所知汝可出家捨除觸器合證聖果時婆須密
 弃其酒器合掌作禮深自覺知我昔曾於無量
 劫中而施寶座於第七佛與我授記於賢劫中
 當得作佛於禪祖中當得第七如真所說深遠
 昔緣如宿所觀尊者大慈願接引我時亦遮遮
 則為出家而受佛戒所作已辦深自知之亦命
 行法而說偈言 無惡無可得 說得無名法 若了心
 非始解心法 師入滅度時當此土姬周第十
 八主襄王十七年丙申歲矣淨修禪師讚曰

亦遮遮祖習五通仙遇師法正省我心偏悟亦未悟
 女之又玄神通示滅八部潛然

第七祖婆須密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得於遮
 迦法已而自行化度諸有情至迦摩羅國大作
 佛事於此座前有大智者而稱佛陀難提問師
 三解論義不師曰論則不義義則不論若擬論
 義終非論義佛陀難提問師論義心則敬決而
 求出家師則納交貝戒證果乃命付法而說偈曰
 心言虛空界 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非非住
 日知自波須密入定時當此土姬周第二十一
 王定王十九年辛未歲矣淨修禪師讚曰
 祖婆須密入於遮室 迷悟本如 揚我冥一手 證得
 頂擎佛曰 莫是非誰得誰失

第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姓羅思

祖堂全覽

主張

九苑

波當生之時頂上有珠珠光照曜年至四十遇
婆須密而得出家便證聖果遊行化導至提迦
國而有一人名伏馱密多而問師曰父母非我親
誰為家親者 諸佛非我道 誰為家道者 師曰

汝言與心親 父母非可比 汝行與道合 諸佛心即是
外求有相佛 與法不相似 若識汝本心 非合亦非離
尔時伏馱密多得聞尊者說是妙法則五體投
地深敬作礼尔時尊者則与出家而命賢聖受
具是戒尔時佛陀難提告伏馱密多曰如來以
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吾當第八汝受法
寶勿令斷絕聽吾偈言 虛空無內外 心法亦如是
若了虛空故 是遠真如理 具如 本傳 師入滅時當此土
姬周第二十四主景王十二年丙寅歲矣淨修
禪師讚曰佛陀難提大化群迷心無內外 法離高佷

五天論得 三界雲梯 卓然真氣南北東西

第九 祖伏馱密多尊者提迦國人姓毗舍羅

具如 本傳 得佛陀難提法已至中印國大作佛事導

化群品百千人俱有一長者名曰香蓋家有一

子名難生依師出家尔時師既受已勤苦修行

脇不至席因茲立号名脇尊者尔時伏馱密多

告比丘難生日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展轉

相傳至今於我我將此法付囑於汝汝善護持

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而聽偈曰 真理本無名

因名現真理 領得真實法 非真亦非偽 師說偈已

嘿然入定諸天散花而供養之時脇尊者則以

香薪用閻維之收得舍利塔塔供養時當此土

姬周第二十六主敬王三十五年甲寅歲矣淨

修禪師讚曰伏馱密多 大器晚成五十不語 五十

祖堂卷第一 三十二

完

不行俄逢六士 倏契無生崖松有操 鷲鷲無程

第十 袒脇尊者中印國人也得伏馱密多法

廣化群迷至花氏國有一長者名曰賢身而有

七子第七子名富那耶奢札師自言我今欲出

家尊者當濟度今時尊者則為出家具戒證果

乃命付法而說偈曰 真體自然真 因真說有理

領得真真法 無行亦無止 師付法已化火三昧而

自焚身耶奢尊者收捨舍利豎塔供養時當此

七 姬周第二十八 主貞王二十二年癸亥歲矣

於修禪師讚曰 脇大尊者 愛憎網捨 量華虛空

道唯若爾灑 真體自然 因真說寫 約世蒼慧 奔騰意馬

第十一 袒富那耶奢尊者花氏國人也 姓瞿曇

兄第七人而蒙家幼心明博達無諸所求得付

法已廣宣派布次第遊化又至一城名波羅奈

遇一長者名馬鳴問師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

師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馬鳴曰佛既不識爭

知是乎師曰汝既不識爭知不是馬鳴曰此是錮

義師曰彼是木義師却問錮義者何馬鳴曰共

師並出馬鳴却問云何木義師曰汝被我解介

時馬鳴聞師群慕心即歡喜而來出家具如介

時富那耶奢告馬鳴曰我今將此正法眠藏付

寫於汝汝可派布勿令斷絕而說偈曰

迷悟如隱顯 明暗不相離 今付隱顯法 非一亦非二

時馬鳴聞師說偈心大慶悅師付法已則現神

通飛行乃在却至本座而入寂定時當此土姬

周第三十三 主安王十四年戊戌歲矣淨修禪

師讚曰 富那夜師 智若須弥 心捐去住 身外榮衰

明暗隱顯 視聽希夷 現前提卑 更其榮老

祖堂卷第一

第三十

卷

第十二祖馬鳴尊者彼羅奈國人

具如

今時馬

為吉毗 羅曰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

汝可流布無令斷絕而聽偈曰

隱顯即本法明暗元無礙 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棄

師入大寮時當此土邨周三十五帝顯王二十

七千甲午歲矣淨修禪師讚曰尊者馬鳴化梵氏城

魔宮為卷釋梵風清我欲識師不識者明矣非女能

動是塵土

第十三祖毗羅尊者花氏國人

具如

今時毗羅

告龍樹曰我今將此正法眼藏用付於汝汝當

護持勿令斷絕而聽偈言非隱非顯云云其意亦

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毗羅滅時當此土始

周三十七帝故王四十一年壬辰歲淨修禪師讚曰

毗羅大聖回地魔王 憑師指教 豁證真常 胡為愚智

誰是誰長 德馨蘭慧 性淨冰霜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人

具如

今時龍樹

告提婆曰我今將此正法眼藏用付於汝汝當

受教聽吾偈曰 為明隱顯法 方說解脫理 於法心

不證 無真亦無喜 龍樹尊者寂然入定時當此土

秦第二帝始皇三十五年己丑歲矣淨修禪師讚

菩薩龍樹化龍是務心曉佛心 住而非住 身顯圓月

法派骨雨 提婆授機 就詣旨趣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印土人姓毗舍羅

具如

今時提婆尊者告羅睺羅多曰我今將此

正法眼藏用付於汝汝宜傳受無令斷絕而聽

偈言李對傳法人 為說解脫理 於法實無證 無終

復無始 此師滅度時當此土前漢第四主文帝十九

年庚辰歲矣淨修禪師讚曰迦那提婆 德岸林高

提婆尊者

第五張

洞苑香泉吹款金毛 撥迅嚴電辯瀉秋濤 始終絕證
勿悞三刀

第十六祖羅睺羅尊者毗羅國入姓梵摩父名
淨德傳身也 今時僧伽難提而問師曰法有證不
有取捨不有有無不有內外不願尊者慈造而
為解說今時羅睺羅多以倚答曰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 內外去何起 此師全身
入定時當此土前漢第六武帝十年戊辰歲矣
淨修禪師讚曰羅睺道德在口寧論巨師尊尋得
入門 高提日月 大照乾坤 不求不捨 傳乎子孫

祖堂集卷第一

乙乙戲分司大藏都監摩造

祖堂集卷第二

於卷內西天并震三十七祖已述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羅伐城人也刹利
姓父名寶莊嚴母名芬陀利纒生解語分明曉
了為母說法既得羅睺羅法行化至摩竭國見
一童子年當十二手執銅鏡而來師所師問曰
子年幾耶子曰我當百歲師曰汝當無智看汝
幼少荅曰我年百歲非其理也子曰我不會理
曰當百歲師曰子善機也子曰佛偈云若人生
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安了之時
尊者敬之深知是聖問曰汝執此鏡其意云何
子曰諸佛大圓鏡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
眼皆相似其舍父母見子言異則令出家師為
度脫領詣古寺而為受戒名曰伽耶舍多於彼
殿角有一銅鈴被風搖響師曰彼風鳴耶銅鈴

鳴耶子曰我心鳴耶非風銅鈴師曰非風銅鈴
我心誰耶也子曰俱寂靜故豈非三昧師曰善
哉真比丘善會諸佛理善說真法要善識諸佛
義乃命付法以偈告曰心地本無生目種徒緣
起緣種不相妨花葉亦復然伽耶舍多聞師說
偈及受法藏心生敬重頂戴受持師付法已即
離本座至樹下立而舉左手攀其樹枝尋則寂
度焚其舍利則在樹側不可移動則就李冢豎
塔供養諸天散花而雨寶衣用散塔霎時當此
土前漢第七主昭帝十下辛酉歲其淨修禪師
讚曰僧伽難提莊嚴王子逾城九重入山千里
定俞井金義班終始理屈於師忽窺自己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竭國人姓贊頭
藍父名天蓋母名方聖年至十二得僧伽難提

法行化至月氏國大作佛事有一波羅門名曰
鳩摩羅多心信外道不受佛法師至波羅門家
為說大因緣又為說父病因緣於時波羅門聞
師所說而生歡喜欲求出家師與出家受具足
戒令證道果乃命付法而說偈曰有種有心地因
緣能葳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 時鳩摩羅多
聞師說偈心生歡喜當自安樂師付法已即從
座起躡身虛空作十八變化火三昧自焚其身
衆捨舍利起塔供養時當此土前漢第十五主
成帝十四年戊申歲矣淨修禪師讚曰伽耶舍
多幻會佛機手執寶鏡面難提師內外絕翳眉
目無虧風颺鐸韻非我是誰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月氏國人也初遇
伽耶舍多得法行化時至北天有一大士名閻

夜多而用油塗足巡遊諸國遙見伽耶舍多作
禮問我家父母心常供養亦求佛道未省是何
因緣長縈疾苦又觀鄰舍常行凶殺不樂修行
而無所患此二事實未曉之唯顛慈悲為我解
說尊者云薰通三世如影隨形積善餘慶積惡
餘殃聞說歡喜志願出家乞師納受既攝受已
便獲道果師乃命付法而說偈曰性上本無生
為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 師付法已
於座上以爪剝面各分兩向當此震分有大光
明照大衆已寂然滅度時當此土王莽則位十
八年壬午歲矣淨修禪師讚曰鳩摩羅多大常
心簷裝師為訣委父無狀本非銀鍊肯藉錘針
一榻孤坐人天禮瞻

第二十祖閻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得鳩

摩羅多法已行化至羅閱城過一頭陀名婆修盤頭六時禮佛少欲知足長坐不卧一食而已。尔時尊者問大衆曰此頭陀者汝見如何衆曰不可思議常修梵行長坐不卧一食而已。師曰此是道耶衆曰誠如尊說師曰今此頭陀不久當墮與道懸遠心有所求不名為道衆曰師如何師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六礼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是亦不貪欲尔時頭陀聞師所說心生歡喜說偈讚曰稽首昧尊不求於佛道不礼亦不慢心不生顛倒不坐不懈怠但食無所好雖慢而不違雖急而不燥我今過賢尊和南依師教師見說偈已師告曰如來以正法取付囑迦葉如是畏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汝善護持勿令斷絕聽吾偈曰

言下含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師入滅時當此土後漢第二主明帝十六年甲申歲矣淨修禪師讚曰闇夜多租格高貞古錫有六鏢曰無半則言下不生何蒙不普垂手入鄆他方此土

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姓毗舍佉父名光蓋母名嚴一師得闇夜多法行化至郟提國而共常在王言論次有一使者乃魯王曰百万象兵至于南面王曰此事非少如何桓敵師曰大王莫愁令第二太子摩拏羅輕喝一聲大王則命太子喝太子奉王教詔即至城南便舉左手拍其腹上而喝一聲象兵倒地不復更起王見此事深自歎訝願師攝受度脫出家命聖受戒尔時太子偈讚曰為護自象鼓腹作神通

初堂卷第二

第廿一

全順

一切諸言殿無不震動者遇師方便力而得度脫我
稽首父母辭而出於愛火今時尊者則領太子遊
行化導津豚法幢乃命付法而說偈曰

泡幻同無尋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
師入定時當此土後漢第五主場帝九年丁巳
歲矣淨修禪師讚曰婆修盤頭修行不卧雖歷
辛懃翻成懶情目指見月逢歌指和泡幻無真
憲情無過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那提國人姓刹利帝
名大力尊父名多滿亦名常在具如寶林傳也今時
摩拏羅告鶴勒曰我今將此正法眼藏用付於
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而說偈言
心隨万境轉轉處實能幽随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
此而入滅時當此土後漢第九主桓帝十八年

乙己歲矣淨修禪師讚曰辯塔降象自在王子
雷震誓門邪師失齒神運六通道風千里聲色
恒真何須賸身

第二十三祖鶴勒尊者月氏國人姓婆羅門父名
千勝母号金光具如寶林傳也今時鶴勒告師子曰我
今將此正法眼藏用付於汝汝善護持外方行
化當國有難刑在汝身汝受吾教而聽偈曰
認得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

此師滅度時當後漢第十一主獻帝十九年已
田歲矣淨修禪師讚曰尊者鶴勒上德不德
任性縱橫教言奇特功高二儀名喧萬國稽首
歸依祖林蔭昔
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中印土人姓婆羅門具如寶林傳也今時師子告婆舍斯多曰如來以正法

祖堂卷第三

第四張

眼付屬迦葉如世展轉乃至於我持此法并
僧伽梨衣付屬於汝汝當護持無令斷絕而聽
偈言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
見即于今此師還債時當此土前魏第三主少
帝已卯歲矣淨修禪師讚曰師子尊者人天仰
譽靈裏私青雲問鶴翁論致燒馨法輪高馭挂
拉邪徒悟真來去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籍宿國人姓婆羅
門父名疥行母名常安樂夜夢神人于執寶鉞
付常安樂因此有孕滿月產下其子名于常卷
似執物從此出家證果得法行化至中天竺國
廣化群迷次第遊行至南印土有一國王名曰
得勝常崇咒師不信佛法咒師奏王婆舍斯多
不會佛法請王試之此人去聖問其異事若若

不得則非師子繼承弟子大王有一太子名不
如密多則向王曰今此尊者先王供養有大威
德不用試之王切齒呵責則曰太子王乃命師
師則赴命王不令坐當殿試語問曰我國之中
無諸邪法師所學者當是何宗師曰此國之內
無諸邪法我所學者當是佛宗下曰佛滅度已
千二百年師公七十當何得之師曰自釋迦傳
教應于二七四人我今所學當繼師子尊者法
亦有信衣三僧伽梨衣現在囊中承呈大王
雖見傳法裂裝心不敬信則命左右以火驗之
其火熾然光明貫天祥雲覆地而雨四花異香
氣馥火熾衣存王觀斯瑞方乃發心求哀懺悔
此衣在於王宮祀塔伊養時太子被囚深宮並不得食乃云
或為法故今此飢渴如何存濟其時天降白乳

祖師卷第一

第五節

三

入口未如甘露食了輕律乃作是言我若出宮
 則便出家王詔出宮投師出家師云汝欲出家
 當為何事太子曰我所出家不為其事師曰汝
 言不為不為何事太子曰我所不為不為俗事
 師云不為俗事當為何事太子曰不為俗事當
 為佛事師自念言如來以大悲力令此太子助
 作佛事在師左右出家具戒便證道果乃命付
 法而說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非是我今悟
 真性無道亦非理此師入滅時當此上東晉第
 一主元帝八年七月歲吳淨修禪師讚曰婆舍
 斯多文離攀緣未逢作者終不開拳傳師衣鉢
 度物橋船當心妙見豈假言宜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土國王太子
 正名得勝具如寶林傳也亦時不如密多告般若多羅曰

我持此法用付於汝汝善護持勿令斷絕而聽
 吾偈言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
 方便乎為智此師入滅時當此上東晉第九主
 孝武帝戊子歲吳淨修禪師讚曰不如密多勝
 王誕慶高遠宮嬪迥惇道行佛法棟梁王臣瞻
 敬洞鑒媼妍祖堂金鏡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土人姓婆羅
 門父母俱喪亦化菩薩而作佛事得不如密多
 法行化至南天竺國王刹帝利名香至師曰
 赴王齋次諸聖盡轉經唯有師不轉經大主問
 師為何不轉經師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
 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下十方億卷非但一
 卷尔時大王賜師一珠光明耀然具如寶林傳也是化
 般若多羅告達摩曰我今將此正法眼藏用付

祖堂卷第二

第六頁

於汝而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因理果滿
 菩提圓花開世界起般若多羅化火焚身時
 當此土宋第五王武帝孝津四年丁酉歲吳淨
 修禪師讚曰般若多羅幼名瓔珞父母淪亡東
 西盤泊一曉龜毛恒老水涸果滿菩提道源遠廓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和尚者南天竺國香至
 大王第三大子也得般若多羅法般若多羅乃
 告曰汝今得法亦其速化待吾滅後六十七年
 當往震旦大施法藥汝勿速去當有難起襄於
 日下達摩問曰我去彼國行化有菩薩不師去
 彼國獲道者如稻麻竹算不可稱計吾滅度後
 六十七年各別著人此國留難水中文布自善
 降之汝至彼國南方勿住彼國天人不見佛理
 好作有緣而愛功德汝三後當別出不住說吾

識曰路行跨水復逢羊路行者來也跨水者過
 遠摩大師從南天竺國過海而未初獨自恤恹
 到廣州次普通八年丁未歲入梁國獨自恤恹
 暗渡江獨自者無伴侶也恹恹者言師知
 機不辨則潛過日下可憐雙象馬日下者京都
 雙象馬者志兩株嬾桂久昌昌兩株者二木也
 公傳大士也兩株嬾桂久昌昌二木是林字也
 嬾桂者少也則是山林寺也又昌昌二木是林字也
 昌者九年面壁而出大行佛法也達摩又問師
 此後更有難不師去吾滅度後一百五年而有
 小難聽吾識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心中者周字
 周王無道川下僧房名不中僧房為邑川下邑
 為邑字也後周文帝姓宇文名為遇毒龍生或
 泰邑不中者後周文帝姓宇文名為遇毒龍生或
 子壽龍者武帝父王也忽逢小鼠窳無窮小鼠
 子也用武帝子崩又問此後更有難不師去
 窳無窮者窳窳無也又問此後更有難不師去
 吾滅度後一百六年有小難父子相連亦當不
 久作一二三五當此事過以有人見其意吾

祖堂三教第二

第一

卷

日靈集媿天恩靈者神集者會也媿者荷也天恩者神恩也
 寺生乎二六人生者師資也二六者法中無
 氣味法中者佛法也氣味者氣味也
 宗或行通共証教當此之時曹漢石上有功勳宗或行通共証教當此之時曹漢石上有功勳
 代何其天之不從乃得會大師碑神秀欲為六代何其天之不從乃得會大師碑神秀欲為六
 功三歲又識日本是大虫男功三歲又識日本是大虫男
 師迴成師子談師迴成師子談
 官家封馬嶺官家封馬嶺
 三等三十三人三等三十三人
 八女出人倫八女出人倫
 安徒難為結姻者安徒難為結姻者
 宗臨騰姐然圓際之朽床添六脚宗臨騰姐然圓際之朽床添六脚
 敬龜隨和尚六住高山是為六脚也敬龜隨和尚六住高山是為六脚也
 尊心祖者姓也安和尚頓信三藏又識日走戊尊心祖者姓也安和尚頓信三藏又識日走戊
 與朝隣州人也與朝隣州人也

初粵錫州也今越州是負者必勝初粵錫州也今越州是負者必勝
 蘇也今請整群是回師生此難也蘇也今請整群是回師生此難也
 二天者肅宗代宗二帝三化寐無塵二天者肅宗代宗二帝三化寐無塵
 也者感者帝札為師也也者感者帝札為師也
 與師三藏又識日說小何曾小與師三藏又識日說小何曾小
 不派是也草若除其首不派是也草若除其首
 人教准其律法人觀介時那連耶舍說此識已人教准其律法人觀介時那連耶舍說此識已
 應士十七姓門禁也應士十七姓門禁也
 告万天謫云今此國吾滅後二百八十年中有告万天謫云今此國吾滅後二百八十年中有
 大國王善敬三寶此前三諸賢悉出于世化導群大國王善敬三寶此前三諸賢悉出于世化導群
 品約有千百億後所得法只因一師興大鏡菴品約有千百億後所得法只因一師興大鏡菴
 開甘露門能為首者當菩提達摩焉介時達摩開甘露門能為首者當菩提達摩焉介時達摩
 和尚泛海東來經于三載梁普通八年丁未之和尚泛海東來經于三載梁普通八年丁未之
 歲九月二十一日至於廣州上舶刺又關昂出歲九月二十一日至於廣州上舶刺又關昂出
 迎奏聞梁帝十月一日而至上元武帝親駕車迎奏聞梁帝十月一日而至上元武帝親駕車
 輦迎請大師昇殿供養是時忘公和尚監修高輦迎請大師昇殿供養是時忘公和尚監修高
 座寺彼謂寺主僧靈觀日汝名靈觀實靈觀不座寺彼謂寺主僧靈觀日汝名靈觀實靈觀不

祖堂卷第一

第三張

志州

帝泣淚而言唯願和尚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師
去諸佛無上菩提遠劫修行汝以小意而求大
法終不能得神光聞是語已則取利刀自斷左
臂置於師前師語神光云諸佛菩薩求法不以
身為身不以命為命汝雖斷臂求法亦可在遂
改神光名為惠可又問請和尚安心師曰將心
來與汝安心進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覓得豈
是汝心與汝安心竟達摩語惠可曰為汝安心
竟汝今見不惠可言下大悟惠可白和尚今日
乃知一切諸法本來空寂今日乃知菩提不遠
是故菩薩不動念而至薩般若海不動念而登
涅槃岸師云如是如是惠可進曰和尚此法有
文字記錄不遠摩曰我法以心傳心不立文字
大師語諸人言有三人得我法一人得我髓一

人得我骨一人得我肉得我髓者惠可得我骨
者道育得我肉者臣惣持我法至六代陵遲傳
法之人惠可進曰何故第六代陵遲傳法之
人達摩云為邪法竟興亂於正法 我有一
領袈裟傳授與汝惠可白和尚曰法既以心傳
心復無文字用此袈裟何為大師云內授法印
以契證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雖則袈裟不在
法上法亦不在袈裟於中三世諸佛通相授記
我今以袈裟亦表其信今後代傳法者有稟承
業道者得知宗旨斷衆生疑故惠可使頂禮親
事九年晝夜不離左右達摩大師乃而告曰如
來以淨法眼并袈裟付囑大迦葉如是展轉乃
至於我我今付囑汝汝聽吾偈曰 吾本來此土
傳教救迷情一花開五葉 結菓自然成 師付法已又

祖堂集卷二

第十一

告惠可曰吾自到此土六度被人下藥我皆拈
 出今此一度更不拈出吾已得人付法今時達
 摩領衆雲往禹門千聖寺止得五日時有期城大
 守揚行問師曰西國五天師承為祖未曉此意
 其義云何師曰明佛心宗寸無差悞行解相應
 名之曰祖又問曰唯此一竿更有別耶師答曰
 須明他心知其古今不脫有無亦非取故不賢
 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亦名為祖揚行又問
 曰弟子久在惡業不近知識勤生恭敬被小智
 慧而生纏絆却成愚惑不得悟道而致於此伏
 願師指示大道通達佛心修行用心何名法祖
 師以偈答曰亦不觀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
 措亦不捨愚而近賢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
 了過盡通佛心了出度不与凡聖同躔超然名

之日祖揚行作礼唯願和尚久住世間化導群
 品師曰吾則去矣不宜久停人多致患常疾於
 我揚行而問是何人也願師指示當為知之師
 曰吾寧往矣終不明焉恐損此人汝若要委聽
 吾識曰仁捷令玉浪仁者係七提者支小玉浪
 管炬開金鑠管炬開金鑠統也金鑠者毒業五口相共行五
 吾身行佛法生始法此二我七揚行而作礼日且尊尊長願善保處
 時後魏第八主孝明帝大和十九年八涅縣壽
 齡一百五十葬在熊耳吳坂也武帝初昭明太
 子而述祭文滅度後三年魏使時有宋雲西嶺
 為使却迴遙見達摩手携隻履語宋雲曰汝國
 天子已崩宋雲到魏果王已崩遂聞奏後魏第
 九主孝莊帝乃開塔唯見一隻履却平歸少林

法苑珠林

第五卷

寺供養曰武帝向製師碑文代宗皇帝謚号圓覺大師勅空觀之塔自魏丙辰之歲遷化迄今

壬子歲得四百一十三年矣淨修禪師讚曰

菩提達摩化道無為九年少室六葉宗師示滅熊

耳隻履歸梁天不薦惠可傳衣

第二十九祖師慧可禪師者是武寧人也姬氏

父竊初無其子共室念言我今至善家而無慧

子深自歎羨何聖加衛時後魏第六主孝文帝

永宣十五年正月一日夜現光明遍于一宅曰

茲有孕產子名曰光光年十五九經通誦至年

三十往龍門香山寺事寶靜禪師常修定慧既

七家已至東京永和寺具戒年三十二却出香

山侍省尊長又經八載忽於夜靜見一神人而

謂光曰當欲受果何於此住不南往乎而近於

道本名曰光光因見神現故号為神光至於第
二夜忽然頭痛如裂其師欲灸之空中有聲
報云且莫且莫此是換骨非常痛焉師即便止
遂說前事見神之由以白寶靜寶靜曰必是吉
祥也汝頂變矣非昔首焉五峯無墜玉軀其相
異矣遂辭師南行得遇達摩豁悟上乘師乃云
一真之法盡可有矣汝善守護勿令斷絕汝傳
信衣各有所表慧可曰有何所表達摩曰內傳
心印以契證心外受袈裟而定宗旨不錯謬故
吾滅度後二百年中此袈裟不傳法周沙界明
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於後得
道還近千万汝所行道勿輕末學此人迴志便
獲菩提初心菩薩尚佛功等尔時可大師得付
法已廣宣派布度諸有情於天平年中後周第

祖堂卷第三

第七張

二主孝閔己卯之歲有一居士不說年幾位不
十四及至禮師不稱姓名云弟子身患風疾請
和尚為弟子懺悔師云汝將罪來為汝懺悔居
士曰真罪不可見師云我今為汝懺悔竟汝今
宜依佛法僧寶居士問但見和尚則知是僧未
審世間何者是佛云何為法師云是心是佛是
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居首舍始知罪性不在
內外中間如其心然法佛無二也師知是法器
而與剃髮云汝是僧質直名僧琛亦受具戒師
告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
於我我今將此法眼付囑於汝并勸袈裟以為
法信汝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花生 本來
無有種 花亦不能生 說此偈已告琛曰吾往鄴都
還債便去彼所化導群生得三十四年或在城

市隨處任緣或為人所使事畢却還彼所有智
者每勸之曰和尚是高人莫與他所使師云我
自調心非閑他事時有辯和法師於鄴都管城
安縣匡救寺講涅槃經是時大師至彼寺門說
法集眾頗多法師講下人少辯和恠於師遂往
縣令瞿仲侃說之彼邪見道人打破講席瞿今
不委事由非理損害而終葬在磁州塗陽東北
七十餘里壽齡一百七歲示于時滅當隋第一
主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之歲唐內供奉沙門
法琳撰碑文德宗皇帝謚号大弘禪師大和之
塔自隋癸丑歲遷化迄今唐保大十年壬子歲
得三百五十九年矣淨修禪師讚曰二祖碩學
操為堅確 心貫三乘 頂竒五岳 八一麒麟人間
獨駕 斯臂立靈 混而不獨

第三十祖僧璿者即是大隋三祖不知何許人不得姓字遇可大師得付心法大集群品普雨心法會中有一沙鉢年始十四名道信來禮師而問師曰如何是佛心師答曰汝今是什摩心對曰我今無心師曰汝既無心佛豈有心耶又問唯願和尚教某甲解脫法門師云誰人縛汝對曰無人縛師云既無人縛汝即是解脫何須更求解脫道信言下大悟在師左右八九年別後於吉州具戒却歸省覲於師師命付法亦說偈云花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花種盡無生師自隋第二主煬帝大業二年丙寅歲遷化迄今唐保大十年壬子歲得三百四十年矣大明孝皇帝謚号智鏡禪師覺舜之塔矣淨修禪師讚曰三祖大師法王真子語出幽微心

無彼此或蒙山林或居廊市山地花生柳檀旃旌第三十一祖道信和尚者即唐土四祖姓司馬氏李居河內邁心蘄州廣濟之所育也得璿大師心印之後念於黃梅路上見一小兒年七歲所出言異師乃問子何姓子答曰姓非常姓師曰是何姓子答是佛性師曰汝勿姓也子答曰其姓空故師謂左右曰此子非凡吾滅度二十年中大作佛事子問曰諸聖從何而證阿云廓然廓然子曰為摩則無聖去也師曰猶有這个紋珠在師乃付法偈曰花種有生性因地花性生大緣為性合當生不生師付法已時當高宗永徽二年庚戌之歲閏九月四日掩然而滅壽年七十二葬後二年四月八日塔門無故自開容只端然無異常日自茲已後門人更不取開至

祖堂卷第二

第十六張

卷

大應年中代宗謚号大醫禪師慈雲之塔中書
今太子賓客襄陽公杜正倫撰碑文淨修禪師
讚曰四祖十四回脚解脫 震世道源 興慈量閻
永絕彫榮迥祛始末 葉少花多 忍傳衣鉢

第三十二祖弘忍和尚即唐土五祖也姓周氏
本居汝南遷止蘄州黃梅誕生七歲出家事信
大師幼而聰敏事不再問母懷之時發光通霄
每聞異香身體安泰後乃生育形自端嚴耆者
觀之云此子闢七種大人之相不及佛也時有
盧行者年三十二從嶺南來禮覲大師大師問
汝從何方而來有何所求行者對曰從新州來
求求作佛師云汝嶺南人無佛性也行者云人
則有南北佛性無南北師云汝作何功德行者
對云願竭力抱石舂米供養師僧師便許之於

一日一夜舂得一十二石米首末親事經八箇
餘月行者又問曰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汝是
俗人問我此事作什麼對曰世諦即有僧俗道
豈尋人耶師曰汝若如此其後人覓進曰与摩
即不從外得師曰內亦非大師臨遷化時告衆
云正法難聞滅會希逢是你諸人如許多時在
我身邊若有見雲冬呈所見其記吾語我与你
證明時衆中有神秀聞師頻訓告遂揮毫於壁
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
其使有塵埃師見此偈乃告衆曰是你諸人若依此
偈修行而得解脫衆僧慙念此偈有一童子確
坊裏念此偈行者曰念什麼童子曰行者未知
第一座造偈呈師大師曰若依此偈修行而得
解脫行者曰某甲不識文字請兄与吾念者我

聞願生佛會有一江州別駕張日用為行者高
 聲誦偈行者却請張日用與我書偈某甲有一
 个拙見其張日用與他書偈曰身非菩提樹心鏡
 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時大師復往觀
 之揮却了舉顏微英亦不讚賞心自詮勝師又
 去確坊便問行者不易行者米還焚也未對曰
 米焚久矣只是未有人歎師去三更則至行者
 便冒岩至三更行者來大師蒙大師與他改名
 予為慧能當時便傳袈裟以為法信如擇迦辛
 尼授祿勒記矣

大師便偈曰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行者聞偈歡喜受教奉行師又告云
 吾三年方入滅度汝且莫行化當損於汝行者
 去當往何處而堪避難師云逢懷則心過會且

藏懷別州 一則號又問此衣傳不師去後代之人得道
 者恒何砂今此信衣至汝則住何以故達摩大
 師付囑此衣恐人不信而表聞法豈在衣乎若
 傳此衣恐損於物受此衣者命若懸絲况達摩
 去一花開五葉 結菓自然成是印此土与汝五人
 般若多羅去 菓滿菩提圓 花開世界起此兩句
 亦印今時法衣至汝不合付与人行者奉教便
 許大師大師遂到江邊昇小舢子師自把槽行
 者曰云甲把槽師云你莫開我若稱斷是你罵
 我你若稱斷我則罵你過江了向行者云你好
 去其行者地遷取向南方矣師經于三日都不
 說法至第四日眾人問曰師法詞何人師去吾
 法已往嶺南神秀便問何人得之師云能者則
 得眾人良久思惟不見行者歎曰恐是將法去

祖堂裏第三

第六滿

海平

中當時七百餘人一齊趨盧行者衆中有一僧
号為慧明趁得大庾嶺上見衣鉢不見行者其
上坐便道前以手提之衣鉢不動便委得自力
薄則入山覓行者高靈望見行者在石上坐行
者遙見明上座便知來奪我衣鉢則云和尚分
付衣鉢某甲苦辭不受再三請傳持不可不受
雖則暫未現在嶺頭上座若要便請將去明上
座云不為衣鉢特為佛法來不知行者辭五祖
時有密語密意願為我說行者見上座心意
甚切便向他說靜思靜慮不思善不思惡正
摩思不生時還我本來明上座面目來上座又
問上來密語密意只有這人為當更有意言行
者云我今明明而汝說則是不密汝若自得自
已面目密却在汝上座問行者在黃梅和尚處

意言久何行者曰和尚看我對秀上座偈則知
我入門意則知惠能秀在門外汝得入門得坐
被衣之後自者此衣鉢從上來分付切須得人
我今分付汝汝須努力將去十有餘年勿私吾
教嘗有難起過此已後善誘迷人又問當往何
處而遮避難師云逢懷則止遇會且藏慧明云
某甲雖在黃梅剃髮實不得宗乘面目今蒙行
者指授也有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從今向
後行者即是慧明師今便改名号為道明行者
便云汝若如是茂亦如是与汝同在黃梅不異
自當護持道明云行者好為速向嶺南在後大
有僧來趁行者道明又問宜往何處行者云遇
蒙則住逢表即止道明敬仰之心辭行者便理
向北去至下度州果然見五十餘僧來尋盧行

祖堂集卷三

第五

六

者道明向衆云大庾嶺頭懷化鎮五六月尋候
無問諸門津並向北尋覓行者言不見此色諸
人却迴道明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五後歸蒙
山修行凡徒弟盡教過嶺南六祖處只今蒙山
靈塔現在大師付法後高宗在位二十四年壬
申之歲二月十六日滅度春秋七十四代宗謚
号大滿禪師法兩之塔自土元壬申歲遷化迄
今唐保大十年壬子歲得二百八十年矣淨修
禪師讚曰五祖七歲洞達言前石上吐霧木馬
含煙身心恒寂理事俱空無情無種千年万年
第三十三祖惠能和尚即唐土六祖俗姓廬新州
人也父名行瑀本貫浥陽移居新州父早亡母
親在孤艱辛貧乏張市買柴供給偶一日買柴
次有客姓安名訖誠欲買柴其價相當遂將

至店道誠為他柴價錢惠能得錢却出門前忽
聞道誠念金剛經惠能亦開心開便悟惠能遂
問郎官此是何經道誠云此是金剛經惠能云
徒何而來讀此經典道誠云我於新州黃梅縣
東需母山禮拜第五祖和忍大師今現在彼山
說去門人一千餘衆我於此蒙聽受大師勸道
俗受持此經即得見性立了成佛惠能聞說宿
業有緣其時道誠勸惠能往黃梅山禮拜五祖
惠能報云緣有老母家之次聞如何抱母無人
供給其道誠遂為惠能銀一百兩以充老母衣
糧便令惠能往去禮拜五祖大師惠能領得其
銀分付安排老母訖便辭母親不經一月餘日
則到黃梅縣東駕母山禮拜五祖五祖問汝從
何方而來有何所求惠能云從新州來求求作

佛師云女嶺南人無佛性也對士人即有南北
佛性即無南北師曰新州乃獵獠寧有佛性耶
計曰如來藏性遍於螻蟻豈獨於獠獠而無哉
師云汝既有佛性何求我意旨深奇其言不復
更問自此得之心印既承衣法遂辟慈容後隱
四會懷集之間首尾四年至儀鳳元年正月八
日南海縣削丁寺過印宗印宗出寺迎接歸寺
裏安下印宗是講經論僧也有一口云謚經風
雨狂動 見其幡動法師問眾風動也幡動也
一個云風動一個云幡動冬自相爭就講主證
明講主斷不得却請行者斷行者云不是風動
不是幡動講主云是什麼物動行者云仁者自
心動從此印宗迴席座位正月十五日剃頭二
月八日於法性寺請知光律師受戒或壇是宋

朝求郝跋摩三藏之所置也嘗士後有肉身菩
薩於此受戒梁武有真諦三藏於壇邊種菩提
樹云一百二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說法
師果然於此樹下演無上乘至明年二月三日
便臨去曹溪寶林寺說法化道度無量眾師以
一味法雨普潤學徒信衣不傳心珠洞付得道
之者若恒河沙遍滿諸方落落星布時神龍元
年正月十五日則天孝和皇帝詔大師云朕虔
誠慕道渴仰禪門詔諸山禪師集內道場安秀
二德宗為僧首朕每諮求法弄三辟推云南方
有能和尚愛忍大師記傳遠摩衣為信頓悟上
乘明元佛性今居韶州曹溪山亦悟眾生即心
是佛朕聞如來以心之法付囑摩訶迦葉如是
相傳至於遠摩教被東土代代相承至今不絕

祖堂集卷二

第三張

李

師既稟受并有信衣可赴京師語化緇俗歸依
天人瞻仰故發遣中使薛簡迎師願早降至大
師表曰沙門惠能生自邊方長而慕道叨承忍
大師付如來心印傳西國衣鉢受東山佛心伏
奉天恩發中使薛簡詔惠能入內惠能又蒙山
林年邁風疾陛下德包物外道貫万邦育養蒼
生仁慈黎庶恩旨殊天欽仰擇門怨惠能居山
養疾修持道業上荅皇恩及諸王太子謹奉表
陳謝以聞擇沙門惠能頓首頓首謹言持中使
薛簡怒師云京城禪師大德教人要假坐禪然
方得道師云由心悟道豈在坐也故經云若有
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卧是人行邪道不
解我所說義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
如來諸法空故即是如來畢竟無得無證豈況

坐耶薛簡曰弟子至天庑聖人必問伏願和尚
指受心要傳奏聖人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
照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無盡師云道無明闇
明闇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
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薛簡曰明辟智
慧闇喻煩惱學道之人若不用智慧照生死煩
惱何得出離師云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故
以智慧照煩惱者是二乘人見解有智之人終
不如此薛簡曰何者是大乘人見解師云涅槃
經云明与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別
無別之性即是實性處凡不滅在聖不增住煩惱而
不乱居禪定而不寐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
中間及其内外不生不滅性相常住恒而不變
名之曰道簡曰師也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說

不生不滅師云外道說不生不滅將生止滅滅
猶不滅我說不生不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
以下同外道中使欲得心要一切善惡都其思
量自然得入心躰湛然常寂妙用恒沙時薩簡
聞師所說豁然便悟礼師數拜曰弟子今日始
知佛性本自有之昔日將謂太遠今日始知至
道不遠行之即是今日始知涅槃不遠耳目菩
提今日始知佛性不念善惡無思無慮無造無
作無住無為今日始知佛性常而不變易不被
諸境所遷中使礼辞大師遂持表至京時當神
龍元年五月八日後至九月三日迴詔日師辞
老病為朕修道園之福田師若淨名託疾金粟
聞和大教傳諸佛心談不二之法杜口毗耶聲
聞被呵菩薩辞退師若如此薩簡傳師持教受

如米知見一切善惡都其思惟自然得入心躰湛
然常寂妙用恒沙朕積善餘慶宿種福田值師
之出世頓悟上乘佛心第一朕感荷師恩頂戴
修行永永不朽奉磨納袈裟一領金鉢一口供
養大師其後勅下賜寺額重興寺及新州古宅
造國恩寺師每告諸善知識曰汝等諸人自心
是佛更其孤疑外無一物而能岸立皆是本心
生万種法故經云念生即種種法生心滅即種
種法滅汝等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一相三
昧者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波相中不生憎愛
不取不捨不念利益不念散壞自然安樂妙目
此名為一相二昧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
坐卧皆一直心即是道場即是淨土此之名為
一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故心相三昧亦復

祖堂錄卷二

第三

如是我說法時猶如普雨汝有佛性如地中種
若遇法雨各得滋長取吾語者汝證菩提依吾
行者空證聖果吾今不傳此衣者以為衆信心
不疑惑普付心要各隨所化昔弄師有言從吾
後若受此衣命如懸絲吾以道化不可損汝汝
受吾法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生 頓悟
花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此偈已乃告衆曰其
性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其觀
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亦無可取汝各努力隨
緣好去有人問曰黃梅意旨何人得師云會佛
法者得僧且和尚還得也無師云我不得僧曰
和尚為什摩不得師云我不會佛法雲大師拈
問龍花佛法有何過祖師不肯會花云向上人
分去作摩生進日 向上人事如何花云天及地

覆龍花却問雲大師云一豎不除出身無
路進日除得一豎底人還稱得向上人也無雲
大師云橫眠直卧有何妨六祖見僧豎起拂子
云還見摩對云見祖師拖向背後云見摩對云
見師云身前見身後見對云見時不說前後師
云如是如是此是妙空三昧有人拈問招慶曹
溪豎起拂子意旨如何慶云忽有人迴杓柄到
汝作摩生學人接耳云和尚慶便打之今時大
師住世說法四十年先天元年七月六日忽然
命弟子於新州故宅建塔一所二年七月一日
別諸門人吾當進途歸新州矣大衆緇俗啼泣
留連大師人師不納日諸佛出世現般涅槃尚
不能違其宿命况吾未能變易分段之報必然
之至當有所在耳門人問師師歸新州早晚却

迴師云某落歸根來時無口問其法付誰師云
有道者得無心者得又曰吾滅度後七十年末
有二菩薩從東而來一在家菩薩同出興化重
修我伽藍再建我宗旨師言訖便往新州國恩
寺齋食訖敷坐被衣俄然異香滿室白虹屬地
卷而遷化八月三日矣春秋七十六嘗先天二
年達摩大師傳袈裟一領是七條屈叟布青黑
色碧綃為裏并鉢一口中宗勅謚大鑑禪師元
和靈照之塔癸丑歲遷化迄今唐保大十年壬
子歲得二百三十九年矣淨修禪師讚曰師造
黃梅得旨南來 妥囿懽義 大震法雷 道明遠過
神秀遲迴 衣雖不付 天下花開

祖堂集卷第二



祖堂集卷第三

牛頭和尚嗣四祖師諱法融潤州延陵人也姓文四祖在雙峯山告衆曰吾未至此山時於武德七年秋於廬山頂上東北而望見此蘄州雙峯山頂上有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四祖問五祖曰汝識此瑞不五祖曰莫是師脚下橫出一枝佛法不四祖曰汝會我意汝善住矣吾過江東便去至牛頭山幽棲寺見數百僧並無道氣乃顧問僧曰寺中有多少住持其中有一道人不僧曰禪和大相輕夫出家者阿那不_是道人四祖曰何者是道人僧_對乃云山上有融融身著一布裘見僧不解合掌此是異人也禪師自往看四祖乃往庵前過來過去謂曰善男子莫入甚深三昧融乃開眼四祖曰汝學為

有求為無求耶融曰我依法華經開示悟入某甲為修道四祖曰開者開何人悟者悟何物融_對四祖曰西天二十八祖傳佛心印達摩大師至此土相承有四祖汝還知不融暫聞此語乃曰融每常望雙峯山頂禮恨未得親往面謁四祖曰欲識四祖即吾身是融便起接足禮曰師曰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又曰別更有住處不融以手指於庵後曰更有庵在遂引四祖到庵所師遂見虎狼透庵塵廡縱橫四畔師乃兩手作怕勢云僉融曰師猶有這人在師曰過來見什摩融於言下雖承玄旨而無有對師於是為說法要曰大百千妙門同歸方寸恒沙妙德盡在心源一切定門一切慧門悉自具足神通妙用並在汝心煩惱業障本末空寂一切果報本

來自有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
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
得更無闕少與佛無殊更無別法可得成佛汝
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修心莫起貪嗔癡
莫懷愁慮蕩蕩無尋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
諸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慙是佛之妙用快樂
無憂故名為佛融問心既具足向者是心何者
是佛師曰非心不問心問心非不心又問既不
許觀行於境起時如何對治師曰境緣無好醜
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心既
不起真心任遍知隨心自在復無始終則名常
住法身無有變易吾徒先師際和尚蒙傳得頓
悟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以酬吾道但住此
山從汝向後更有五人相繼不絕也善自保持

吾當去矣師於言下頓盪微瑕永止朕此自是
靈性鬼神供須無地以此詳鑿足見如來密旨
豈修證以能齊祖胤玄門安寂靜之可趣言上
理輯願玄要以雲泥靜慮還源望禪樞而楚越
矣問師夫言聖人者嘗斷何法當得何法而言
聖人答一法不斷一法不得此謂聖人進曰不
斷不得與凡夫有何異師曰有異何以故一切
凡夫皆有所斷妄計所得真心聖人則本無所
斷亦無所得故曰有異進曰云何凡夫有所得
聖人無所得得與不得復有何異師曰有異何
以故凡夫有所得則有虛妄聖人無所得則無
虛妄有虛妄者則有異無虛妄者則無異進曰
若無異聖人名曰何立師曰凡之與聖二俱是
假名假名之中無二則無有異如說龜毛兔角

也進曰聖人若同龜毛兔角則應是無令人學
何物師曰我說龜毛不說無龜汝何意作此難
進曰龜喻何物毛喻何物師曰龜喻於道毛喻
於我故聖人無我而有道凡夫無道而有我執
我者猶如龜毛兔角也次乃法付智嚴已自現
慶元年司空蕭無善請出津初寺師碎不免乃
謂衆曰從今一去再不踐也既出山寺門禽獸
哀彌逾月不山山間泉池激石涌砂一時填滿
房前大桐四株五月繁茂一朝凋盡師至現慶
二年丁巳歲潤正月二十三日於津初寺殯春
秋六十四僧夏四十一至二十七日葬塔在金
陵後湖溪龍山即耆闍山也因此牛頭宗六枝
第一是融禪師第二智巖第三慧方第四法持
第五智威第六惠忠也

鶴林和尚嗣牛頭威禪師師諱馬素未觀行狀
不決化緣始終勅謚大律禪師大和寶航之塔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即不會疑即不疑師
却云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有僧敲門師問
是什麼人對曰僧師曰非但僧佛來亦不著進
日佛來為什麼不著師曰此間無公心泊家
先征山和尚嗣鶴林師諱道欽大曆年代宗諱
赴貢師子國一禪師蕭宗皇帝來禮師師見帝
來遂起立帝曰大師見朕來日何起師曰檀越
因什麼向四威儀中見黃道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日如何得當師曰待我死
即向汝道江西馬大師令西堂問師十二時中以
何為境師曰待汝迴去有信上大師西堂日如
今便迴去師曰傳語大師却須問取曹溪始得

鳥窠和尚嗣徑山國一禪師在抗州未觀行錄
 不決化緣始終回侍者碎師問汝去何處對曰
 向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我這裏亦有
 小許侍者便問如何是這裏佛法師抽一苾布
 毛示侍者便悟白舍人親受心裁又時對坐並
 無言說舍人第三弟見此造詩曰白頭居士對
 禪師正是楊巖三昧時一物也無百味之恒沙
 能有幾人知白舍人問一日十二時中如何修
 行便得与道相應師云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舍
 人曰三歲孩兒也解道得師曰三歲孩兒也解
 道得百歲老人略行不得舍人因此禮拜為師
 讚曰形羸骨瘦久修行一納麻衣稱道情曾結
 草菴倚碧樹天涯知有鳥窠名師問白舍人汝
 是白家兒不舍人稱名白家易師曰汝婿爺姓

什摩舍人無舍人歸京入寺遊戲見僧念經便
 問甲子多小對曰八十五進日念經得幾年對
 曰六十年舍人云大奇大奇雖然如此出家自
 有本分事作摩生是和尚本分事僧無舍人回
 此詩曰空門有路不知處頭白齒黃猶念經何
 年飲著聲聞酒迄至如今醉未醒已上空宗五祖忍
 大師下傍出一枝神秀和尚老安國師道明和
 尚神秀下普寂普寂下懶瓚和尚在南岳師有
 樂道歌曰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
 真心無散乱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更
 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向外覓功夫惣
 是癡頑漢糧不蓄一粒逢飢但知藝世間多事
 人相趁渾不及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飢來
 即喫鉢睡來即卧瞑愚人笑我智乃知賢不是

祖堂卷第三

第四張

寢鈍本躄如然要去即住身被一破
納脚着孃生袴多言復多語由未反相悞若欲
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謾求真佛真佛不可見
妙性及靈臺何曾受勲練心是無事心面是孃
生面劫石可移動个中難改變無事李無事何
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李冥合箇中意種種勞筋
骨不如林間睡兀兀舉頭見日高乞鉢從頭鉢
持功用功展轉莫賺取則不得不取自通吾有
一言絕憲志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
無過直与細如毫末本無方所李自圓成不勞
機杼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采弊日碧澗長流
卧藤蘿下塊石枕頭山雲當幕夜月為鈞不朝
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憲更須何憂水月無形
我輩只寧方法皆介李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

來革自青

老安國師詞五祖忍大師在嵩山坦然禪師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旨師曰何不問自家意旨
問他意旨作什摩進曰如何是坦然意旨師曰
汝須密作用進曰如何是密作用師問曰又開
目坦然禪師便悟

騰騰和尚詞安國師師有樂道歌曰問道道無
可修問法法無可問迷人不了性空智者李無
遠順八万四千法門至理不離方寸不要廣學
多聞不在辯才聰慧識取自家城廓莫設遊他
州郡言語不離性空和光不同塵空煩惱即是
菩提淨花生於泥糞若有人求問答誰能共他
講論亦不知月之大小亦不知歲之餘閏晨時
以粥充飢仲時更飡一日任運騰騰明日

祖堂卷第三

騰騰任運心中了了惣知只沒佯癡縛鈍

破窻隨和尚詞安國師師在北地有一禪師唯

善窻窻頗頗感得窻神現身彼地敬重劇於佛

像是時和尚至彼為窻神說法窻神聞法便獲

空天故現李身礼辞和尚蒙師說法重得生天

故未謝師便還天府言猶未訖瞥然不見其窻

及解悉自落破此師李不稱名因此緣故破窻

隨和尚也已上北宗

靖居和尚嗣六祖在吉州師諱行思俗姓劉廬

陵人也自傳曹溪密言便復廬陵化度群生僧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摩價師問

神會汝從何方而來對曰從曹溪來師曰將得

何物來會遂震身而示師曰猶持瓦礫在會曰

和尚此間莫有金真与人不師曰設使有与汝

向什摩震著師以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

日遷化勅謚弘濬大師端真之塔淨修禪師

諱曰曹溪門人出世廬陵唯提一脉迥出三乘

澤中孤燭火裏片冰許君妙會說底相應

荷澤和尚嗣六祖在西京荷澤寺師諱神會姓

高襄陽人也師初到六祖處六祖問是你遠來

大艱辛還將李來不若有李即合識主是你試

說者師對曰神會以無住為李見即是主祖曰

者沙弥爭取次語便以杖乱打師杖下思惟大

善知識應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六祖察

其語深情至故試之也因此自傳心印演化東

都定其宗旨南能北秀自神會現揚曹溪一枝

始芳宇宙天寶中御史盧液是北宗普寂門徒

奏會聚徒洛陽玄宗徵赴駕幸詔應得對天顏

祖堂卷第三

第六卷

七

言理允符聖情鄭重有司量移均州至德二在
肅宗勅從荊州住開元寺師鄉信到報父母俱
喪師乃入僧堂白起曰父母俱喪請大眾念摩
訶般若大眾纔坐師曰勞煩大眾珍重師上元
元年五月十三日終勅謚真宗大師般若之塔
慧忠國師嗣六祖姓冉越州諸暨縣人也其兒
子在家時並不曾語又不曾過門前橋直到十
六有一個禪師來纔望見走出過門前橋迎接
禮拜通寒道父阿嬾眷屬遠近隣舍悉來驚訝
日不可思議這個兒子養來到十六並不曾見
他語話又不曾見他過門前橋今日纔見和尚
有如是次第恐是此兒子異於常人也兒子便
問禪師乞師慈悲攝受度得一個衆生某甲切
要投禪出家禪師曰是我宗門中銀輪王嫡子

金輪王孫子亦始得繼續不墜此門風是你三
家村裏男女牛背上拈蓑底兒子作摩生投這
个宗門不是你分上事兒子曰啓禪師是法平
等無有高下那得有這個言詞障於某甲善心
再乞禪師慈悲容納禪師見兒子有如是次第
便向兒子說你若如此投某出家則不得子日
投什摩人出家禪師与某甲指示宗師禪師曰
汝還聞曹溪摩子曰不知清溪是什摩州界禪
師曰廣南清溪山有一善知識喚作六祖廣六
百衆行去那裏出家某甲未曾遊天台你自但
去其兒子便入草隱道迴避爺孃便行三日程
二日行兩日程一日行到曹溪恰遇祖師心當
說法時便禮拜祖師祖師問從什摩處來對曰
只近祖日生緣在阿那裏子曰自得五陰後忘

却也祖師招手云近前來子便近前祖師曰實說你是什摩人子曰浙中人祖曰遠來到這裏為什摩事子曰一則明師難遇正法難聞特來禮觀祖師二則投師出家乞師垂慈攝受祖曰我向你道莫出家子曰回什摩有此言祖曰你是聖明不動干戈六十年天子是你但造天子佛法為主子曰啓師非但六十年百年天子也不要乞師慈悲容許某甲出家師便摩頂授記曰你若出家天下獨立佛便攝受師曾在南陽白崖山修行四十餘年上元二年正月十六日奉勅肅宗皇帝徵詔赴上都千福寺西禪院安置後靖光宅寺肅宗代宗前後兩朝並親受菩薩戒礼号國師焉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一万菩薩偈日學人不會師曰大

悲于手千眼師定坐次肅宗問師得何法師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不皇帝曰見師曰鈞鈞著懸掛著帝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云還會摩帝曰不會師曰与老僧過淨瓶水來就源問師百年後忽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向他道師曰幸自何怜生要須得不護身符子作什摩肅宗曰役侍肩昇師上殿師乃仰面視曰還會皇帝曰不會師曰老僧今日困帝問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踏毗盧頭上行帝曰如何是踏毗盧頭上行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師於一日見耽源入法堂師便垂一足耽源便出去良久迴來師曰過來意作摩生對日向阿誰說即得師曰我問你對曰什摩覩見某甲肅宗帝問評次師不視帝帝曰朕身一國天子師何得

殊無此子親朕師云皇帝見目前虛空摩帝曰見師曰還曾取眼向陛下摩魚軍容問師住白崖山時如何修行師笑童子童子來師乃以手摩童子頭曰惺惺直言惺惺曆曆直言曆曆以後莫受人護南陽張漬問某甲聞有元情說法未識其事乞師指示師曰無情說法汝若聞時方聞無情說法緣他無情始得聞我說法汝但問以無情說法去張漬曰只如今約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無情目錄師曰但如今於一切動用之中施為但凡聖兩派都無小分起滅便是此識為屬有情熾然見覺只是無其繫執所以六根對色分別非識師在黨子谷時麻谷來送師二布震錫一下師曰既然任麼何用更見實道云震錫一下師曰這野狐精長慶代曰

大人是什摩心行又代曰若不與摩爭識得和此師與猷璘法師共論義次各登坐了法師曰請師立義某甲則破師曰豈有與摩事法師曰便請立義師曰立義了也法師曰立是什摩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長慶代曰師義墮也有座主來參次師問作什摩事業對講金對經業師曰家初兩字是什摩字對曰如是師曰是什摩師問璘供奉佛是什摩義對曰佛是覺義師曰佛還曾迷也無對曰不曾迷師曰既不曾迷用覺作什摩對無供奉又問如何是實相義師曰將虛底來對曰虛底不可得師曰虛底尚不可得問實相作什摩師又時見僧來以手作圓相圓相中書曰字僧對無有時王詠問如何得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得解脫詠曰若然者

祖堂卷第三

第九段

即是斷豈是解脫師便喝曰這漢我向你道不相到誰向汝道斷王詠更無言和尚亦識此人是三教供奉王詠門徒志心問如何得成佛去師曰佛與衆生一時放却當蒙解脫進曰如何得相應去師曰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見佛性又問若為得證法身耶云超毗盧遮那境界進曰清淨法身如何超得師曰不著佛求又問阿那个是佛師曰即心即佛進曰心有煩惱如何是佛師曰煩惱性自離進曰豈不斷煩惱耶師曰斷煩惱是聲聞緣覺若見煩惱不生名大涅槃代宗又引一大白山人來見和尚曰此山人甚有見知師問解何藝業代宗曰識山識地識字解算和尚借問山人所住是雌山是雄山山人久而不答又問講地不山人曰識師則指殿

上地曰此是何地山人曰容弟子算方得乃知又問識字不對曰識師向地上劃作一字問此是何字對曰此是一字師曰土上著一是玉字是什麼一字又問解算不對曰解師曰三七是多小對曰和尚弄弟子三七二十一師曰却是山人弄貧道三七是十變作二十一豈非弄貧道又問山人更會何業山人曰更有實不敢對師曰縱汝恣解亦不足貴師却謂代宗曰問山不識山問地不識地問字不識字問算不解算何處引得這人滕漢來代宗向山人曰朕雖有國位未為寶和尚是真寶山人曰陛下真識寶人也時十月中旬有諸座主來禮拜和尚師問城外草作何色對曰作黃色師遂喚少童子問城外草作何色對曰作黃色師曰座主解經解

論与山廝見見解何殊座主却問和尚城外草
作何色師曰見天上鳥不座主曰和尚轉更勿
交涉也願和尚教某等作摩生即是師却喚座
主向前來座主一時向前來師見諸座主不會
遂笑曰諸座主且歸寺別曰却來諸大德嘿然
而往明日又來願和尚為某等說者師曰見即
見若不見縱說得出亦不得見諸供奉曰從上
國師未有得似和尚如是機辯師曰他家即師
國貧道即國師諸供奉曰我等諸人謾作供奉
自道解經解論據他禪宗都勿交涉有南方禪
客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厝壁瓦礫無情之物
並是古佛心禪客曰與經太相違故涅槃經曰
離牆壁瓦礫無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一切無
情皆是佛心未審心與性為別不別師曰迷人

即別悟人即不別禪客曰又与經相違故經曰
善男子心非佛性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日不
別未審此義如何師曰汝依語而不依義譬如
寒月結水為冰及至暖時釋冰為水衆生迷時
結性成心衆生悟時釋心成性汝若定執無情
無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万法唯識故華
嚴經曰三界所有法一切唯心造今且問汝無
情之物為在三界內為在三界外為復是心為
復不是心若非心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若是
心者不應言無情無佛性汝自違經吾不違也
禪客曰無情既有心還解說法也無師曰他熾
然說恒說常說無有間歇禪客曰某甲為什摩
不聞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有聞者進曰誰
人得聞師曰諸聖得聞禪客曰与摩即衆生應

相室卷之三

第三後

無方也師曰我為衆生說不可為他諸聖說禪
客曰某甲愚昧聾瞽不聞無情說法和尚是為
人天師說般若波羅蜜多得聞無情說法不師
曰我亦不聞進日和尚為什摩不聞師曰賴我
不聞無情說法我若聞無情說法我則同於諸
聖汝若為得見我及聞我說法乎禪客曰一切
衆生畢竟還得聞無情說法不師曰衆生若聞
即非衆生禪客曰無情說法還有典據也無師
曰言不關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弥勒經
云水鳥樹林皆是念佛念法念僧鳥是有情水
及樹豈是有情乎又華嚴經云刹說衆生說三
世一切說衆生是有情刹豈是有情乎客曰既
是無情有佛性未審有情又如何師曰無情尚
尔豈況有情乎禪客曰若有情無情俱有佛性

殺有情而食取其身分即結於罪怨相報損害
无情食取五穀采蔬菓粟等物不聞有罪采相
離報也師曰有情是正報後无始劫來虛妄顛
倒計我我所而懷結恨即有怨報無情是依報
無顛倒結恨心所以不言有報客曰經教中但
見有情授三菩提記於未來世而得作佛号曰
某等不見無情授菩提記作佛之靈只如賢劫
千佛中阿那个是無情成佛請為示之師曰我
今問汝譬如皇太子受王位時為太子一身受
於王位為復國界一一受也對曰但令太子受
得王位國土一切自屬於王寧當別受乎師曰
今此亦尔但令有情授記作佛之時三千大千
世界一切國土盡屬毗盧遮那佛身佛身之外
那得更有無情而得授記耶客曰一切大地既

是佛身一切衆生居佛身上便利穢汗佛身奈
鑿踐踏佛身豈無罪乎師曰一切衆生全是佛
身誰為罪乎客曰佛身無為無所罣碍今以有
為質導之物而作佛身豈不乖於聖旨乎師曰
汝今不見大品經曰不可離有為而說無為又
不可離無為而說有為汝信色是空不對曰佛
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既是空寧有罣碍又
問衆生与佛既同者只用一佛修行一切衆生
應一時解脫今見不侖同義何在師曰汝不見
華嚴經中六相義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成中有
壞壞中有成惣中有別別中有惣衆生与佛雖
同一性不妨各各自修自得看他人食終自不
飽又問古德曰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
無非般若有人不許是邪說亦有人信言不可

思議不知若為師曰此蓋是普賢文殊大人之
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与大乘了義經意
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
生前隨緣起及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翠竹
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摩訶般若經曰
色無邊故般若無邊黃花既不越於色豈非般
若乎此深遠之言不肖者難為措意又問有善
知識言學道人但識得本心了無常來時抱却
麝腦子一邊著靈臺覺性迥然而去名為解脫
此復若為師曰此猶未離二乘外道之量二乘
之人皆厭離有為生死忻樂無餘涅槃老子亦
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忻樂冥諦而為至道乃
趣冥諦須陀洹人八万劫斯陀含人六万劫阿
那含人四万劫阿羅漢人二万劫辟支佛十千

劫住於定中外道亦八万大劫住非想非非想
天二乘劫滿猶迴心向大外道劫滿不免輪迴
生死又問一切人佛性為復一種為復有別師
日不得一種進日云何有別師有人佛性全
不生滅有人佛性半生滅半不生滅進日誰人
佛性全不生滅誰人佛性半生滅半不生滅耶
師日我此間佛性全不生滅彼南方佛性半生
滅半不生滅進日和尚佛性若為全不生滅南
方佛性若為半生滅半不生滅師日我之佛性
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南方佛性
身是無常心性常所以半生滅半不生滅也
進日和尚身是色身豈得便同法身不生滅耶
師日汝今那得入邪道乎禪客日某日早晚入
於邪道也師日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

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汝既作色見我
豈非入邪道乎於是禪客作禮而嘆日和尚此
說事無不盡理無不周某甲若不遇和尚空過
一生矣肅宗皇帝問一切衆生忙忙業性無本
可據日用而不知此意如何師拈起金花疊子
向帝日變作什摩帝日金花疊子師日灼然是
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伏牛和尚與馬大師送
書到師蒙師問馬師說何法示人對日即心即
佛師日是什麼語話又問更有什摩言說對日
非心非佛亦日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笑日
猶較與子伏牛却問未審此間如何師日三點
如流水曲似刈禾鎌後有人氣似仰山仰山云
水中半月現又日三點長流水身似魚龍衣肅
宗皇帝問一切衆生忙忙業性無本可據日用

而不知無由得出離於三界之師方便弟子與
衆生離於生死師便索三個鈔羅成水著討蟻
子便拋放水裏蟻子在水中遶轉兩三五困了
浮在中心死活不定帝禮拜曰乞師慈悲師又
索一草拋放水裏其蟻子驚訝草便上鈔羅
外皇帝豁然便悟代宗皇帝問師百年後要个
什摩師曰与老僧造个無絳塔帝乃踟跪曰請
師塔樣師良久帝同措師曰吾有付法弟子在
耽源却諳此事問取他去國師頓世後帝乃詔
耽源私具因緣問此意如何耽源乃作偈曰湘
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
缸瑠璃殿上無知識師太曆十年十二月九日
終代宗謚号大證禪師淨修禪師讚曰唐朝國
師大播洪猷曹溪探曰渭水乘舟二天請偈四

衆抱籌法才極贍大耳慙著

岷多三藏詞六祖師天生人也行至大原定襄
縣厓村見秀大師弟子結草為庵獨坐觀心師
問作什摩對曰看靜師曰看者何人靜者何物
僧遂起禮拜問此理如何乞師指示師曰何不
自看何不自靜僧對無師見根性遲迴乃曰汝師
是誰對曰秀和尚師曰汝師只教此法為當別
有意言對曰只教某甲看靜師曰西天下多外
道所習之法此土以為禪宗也大誤人其僧問
三藏師是誰師曰六祖又曰正法難聞汝何不
往彼中其僧聞師提訛便去曹溪禮見六祖具
陳上事六祖曰誠如岷多所言汝何不自看何
不自靜教誰靜汝其僧言下大悟也

祖堂卷第三 第五張

歎

逆物外不拘小節未浹化緣始終師遊北地遇
見五祖下智皇禪師一十年修定師遂問在此
間作什摩對曰入定師曰入定者為有心入定
耶為無心入定耶若有心入定者身一切有情
悉皆有心亦合得定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亦
合得定智皇曰吾正入定之時不見有無之心
師曰若不見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不應更有出
入也智皇詰却問汝師是誰師曰六祖汝師以
何法為禪定師曰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
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禪性無住誰
住禪身禪性無生離生禪相心如虛空亦無靈
空之量皇聞此說未息疑情遂震錫南行直往
曹溪禮見六祖六祖乃亦如上說智皇禪師言
下大悟龍神其夜報舊住處靈樞越日智皇禪

師今夜得道

司空山李淨和尚嗣六祖師姓張絳州人也僧
問奇特事如何師曰無一念心喜僧曰豈得無
喜耶師曰喜是阿誰分上事天寶三年勅令中
使揚光庭往司空山採恒春藤到於寺中去祖
師院語話次問禪師曰弟子生死事大一心慕
道願和尚慈悲救度師曰大夫自京城來帝王
之地禪伯甚多彼靈問之某甲老病一無知德
中使設禮再請師曰為當求佛為復問道若求
作佛即心是佛若欲問道無心是道中使不合
再請說之師又曰若欲求佛身心是佛佛目心
得若悟無心佛亦無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中
使曰京城大德皆令布施持戒忍辱苦行等求
佛今和尚曰無漏智性本自具足今來清淨不

祖堂卷第三

第十六說

不詳

假修行故知前虛用功耳中使到京城進恒春
騰訖遂口奏禪師具陳上事帝乃聞之勅令中
使却往傳詔取禪師天寶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到京衆訖帝勅於白蓮花亭子安置正月十五
日勅令京城內大師大德與禪師論道禪師奏
曰山僧久病無暇談論不假繁辭以要言之安
問敢對有秦平寺遠禪師問曰對聖人不敢繁
詞何者為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
有道不窮虛然名心若無道憑何有二俱虛妄
是假名問見有身心是道已不師曰小僧身
心本來是道問適來曰無心是道今言身心本
來是道豈非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
道一如故曰無心是道身心本求求是道者道亦
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不有遠公

曰賦小山僧還會道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
不見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故云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悟其道若以相為
實者窮劫不可得也問今見山僧相不見山僧
無相請為於相中說無相理看師曰淨名曰四
大無主身亦無我今即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
德若以四大有主主即是我若有我見恒沙劫
中不可會得是曰聖人大悅朝士忻然師乃四
大無主偈曰四大無心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
此淨穢兩蒙不生心靈決何曾有二意境觸但
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又香山僧慧明問
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曰身心是道
四生六類皆有身心悲是道不若有見聞請對
聖說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

之人真道殊不相應經曰無眼耳鼻舌身意眼
耳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說有窮本不有何處存
心若會無心不同草木惠明對師遂見聞覺知
偈曰見聞覺知無障鼻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
空中只沒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蒙本無
心方得名為觀自在又白馬寺惠真問禪師說
無心是道師曰然問曰道既無心佛有心耶佛
之真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二問佛度衆生
為有心故道不度人為無心故一度一不度是
二是不二師曰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山僧不然
何者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都是假名
一假之中立何二又問佛之真道縱是假名當
立名時是誰為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
之真道回心而立推窮心本心亦是無二俱虛

妄猶如花鬘即悟本空強立佛道於是惠真讚
曰事無不盡理無不備此是頓見真門即心是
佛可與後世衆生軌則師無修偈曰見道方修
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處修遍觀
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
法空禪師問曰佛之與道盡是假名妄立十二
部經亦應不實後前尊宿代代相承皆言修道
惹是妄不師曰然十二部教皆合於道禪師錯
會背道遂教道本無修禪師強修道本無作禪
師強作道本無事強生多事道本無為於中強
為道本無知於中強知如此見解自是不會須
自思之師背道遂教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
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未會道弄却一真性却
入闍浩浩忽逢修道人篤一莫向道又福先寺

安禪師問道是假名佛亦妄立十二部教接人方便一切惹妄以何為真師日為有妄故將真對妄推窮妄性本來空寂真亦何曾更有實體故知真妄惣是假名座下衆人悉皆頓悟又問一切是妄妄亦同真真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日若言何物此亦是妄道無相似道無比竝道無辭喻道無對治言道者以言詮理得理忘言知語性空此人悟道經日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師真妄偈日窮真真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既如此到頭也只寧有照成寺達性禪師讚嘆問其理甚妙真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如是解時不可斷他衆生善惡二根可是菩提耶師日善惡二根目心而有窮心若有根亦不無推心既空根目

何立經日善不善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雖則不實不共心俱師善惡二根不實偈日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今誰守傷差二見人攀緣兩頭走忽悟無生本始會後前各又士孫體虛問此身後何而來百年後復歸何處師日如人睡時忽然作夢夢後何來睡覺之時夢後何去進日夢時不可言無忽覺不可言有雖有往來往來無所師日貧道之身亦如其夢體虛頃悟此身實同於夢師來往如夢偈日亦知如在夢睡裏實是關忽覺万事休還同睡時覺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開會夢無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亦無別道師上元三年五月五日還化春秋九十五勅證大曉禪師

一宿覺和尚嗣六祖在温州師諱玄覺字道明俗姓戴氏温州永嘉縣人也內外博通食不耕鋤衣不蚕口平生功業非人所測曾在温州開元寺孝順親母兼有姊侍奉二人合寺合廓人謗其僧有一日親母下世著麻未拖姊又更被人謗其僧不能觀得有一日廊下見一禪師号曰神策年近六十有餘弟姊兩人隔簾見其老宿姊却向弟曰屈老宿婦房裏與茶還得也無弟便出來屈其老宿老宿不欲得入見其僧告切老宿許之老宿去房裏女出來相看曰小弟容易乞老宿莫恠便對老宿坐又教弟坐三人說話次老宿見其僧氣色異於常人又女人亦有丈夫之氣老宿勸其僧曰孝順之事自是一路雖明佛理未得師印過去諸佛聖聖相傳佛

佛印可釋迦如來燃燈授記若不然者即隨自然矣南方有大聖号曰慧能禪師可往礼之為師僧對曰昨者母親下世只有姊獨自無人看侍爭拖得姊却向弟說弟其疑我某甲獨自身取次寄住得但自去弟僧從此裝裹却去寺三處具說前事寺主曰師兄若這個善心某甲身自不能去得某相共造善因師兄但去莫愁其姊某甲孝順但喚來他房裏其僧一一依他寺主蒙今喚姊去寺主房裏安排了便發去其弟僧年當三十一地遷往到始興縣曹溪山恰遇大師上堂持錫而上遠禪牀三而而立六祖問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万細行行行無虧名曰沙門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對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六祖曰何不繫取無生連本無

速乎對曰斡本無生達即無速祖日子甚得無
生之意對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能分
別對曰分別亦非意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眾
千有餘人皆大愕然師却去東廊下掛錫具威
儀便上禮謝默然擊目而出便去僧堂衆衆却
上來詳祖曰大德從何方來返太速乎對曰本
目非動豈有速也祖曰誰知非動對曰仁者自
生分別祖師一跳下來撫背曰善哉善哉有子
執干戈小留一宿來朝辭祖師禪師領衆送其
僧其僧行十步來振錫三下日自後一見曹溪
後了知生死不相干其僧歸來名号先指於衆
人耳直道不可思議人也收過者無數供養者
不一從此所有歌行偈頌皆是其姊集也師先
天二年十月十七日遷化春秋三十九勅謚無

相大師淨光之塔

懷讓和尚嗣六祖在南岳姓杜氏金州人也初
生之時有六道白氣應于上像儀鳳二年四月
八日生感此瑞氣刺使瞻見奏聞高宗帝曰此
氣何瑞太史曰國之法寶非染俗貴在于安康
金州分野時金州太守韓偕具錄奏上帝曰僧
瑞宜加善慶勅韓偕親往存齋厚賜安慰是時
杜氏名曰光奇家內有三子於三子中其應瑞
生者年近五歲炳然殊異心懷思議不與覓父
母号之名為讓子至于十載唯愛佛經有三載
玄靜過舍訪法吉光奇曰此子出家之後當獲
上乘至幽至微會于佛理垂拱四年年始十五
拜辭父母往荊州玉泉寺事和景律師經于八
年復懷讓至通天元年四月十二日於當寺受

祖堂集卷五

第七張

戒至久視元年七月十八日自嘆日多受戒今
經五夏廣學威儀而嚴有表欲息真理而難執
焉又日夫出家者為無為法天上人間無有勝
者時有坦然禪師觀讓嗟嘆乃命靈遊博問光
知至嵩山安和尚蒙坦然問西來意話坦然便
悟事安和尚師乃往曹溪而依六祖六祖問子
近離何方對日離嵩山特來禮拜和尚祖日什
摩物与摩來對日說似一物即不中在于左右
一十二載至景雲二年礼辞祖師祖師日說似
一物即不中還假修證不對日修證即不無不
敢汙染祖日即這个不汙染底是諸佛之所護
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
羅記汝佛法從汝邊去向後馬駒踏殺天下人
汝勿速說此法病在汝身也馬和尚在一處坐

讓和尚將博去面前石上磨馬師問作什摩師
日磨博作鏡馬師日磨博豈得成鏡師日磨博
尚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也馬師日如何即是
師日如人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
師又日汝為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
坐卧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法無住不可取捨
何為之乎汝若坐佛却是殺佛若執坐相非解
脫理也馬師聞師說徒座而起礼拜問日如
何用心即合禪定無相三昧師日汝學心地法
門猶如下種我說法要辟彼天澤汝緣合故當
見于道又問和尚見道當見何道道非色故云
何能觀師日心地法眼能見于道無相三昧亦
復然乎馬師日可有成壞不師日若契於道無
始無終不成不壞不聚不散不長不短不靜不

乱不急不緩若如是解當名為道汝受吾教聽
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花無相
何壞復何成有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鏡明
向什摩處去師曰如大德未出家時相狀向什
摩處去進曰成像後為什摩不鑿照師曰雖然
不鑿照護他一點不得師天寶三年八月十二
日終勅謚大慧禪師寂勝輪之塔

桓堂集卷第三

于三級

森

祖堂集卷第四

石頭和尚嗣吉州思和尚在南嶽師諱希遷姓陳端州高要人也在孕之時母絕羶穢及誕之夕滿室光明父母恠異詢乎巫祝巫祝曰斯吉祥之徵也風骨端秀方頤大耳專靜不雜異乎凡童及年哺齷齪將詣佛寺見尊像母氏令禮禮已日斯佛也師禮訖瞻望久之曰此蓋人也形儀手足與人異異苟此是佛余當作焉時道俗咸異斯言親黨之內多尚淫祀平皆宰犢以祈福祐童子輒往林社毀其祀具牽牛而還歲盈數十悉巡之于寺自是親族益修淨業時六祖正揚真教師世業隣接新州遂往禮覲六祖一見忻然再三撫頂而謂之曰子當紹吾真法矣与之量齏勸令出家於是落髮離俗開元十

六年具戒於羅浮山略探律部見得失紛然乃日自性清淨謂之戒體諸佛無作何有生也自余不拘小節不尚文字因讀肇公涅槃無名論云覽万像以成己者其准聖人乎乃歎曰聖人無己靡所不已法身無量誰云自他圓鏡虛鑒於其間万像躰玄而自現境智真一孰為去來至哉斯語也尚於山舍假寐如夢見吾身与六祖同乘一龜游冰涼池之內覺而詳曰龜是靈智也池性海也吾與師同乘靈智遊於性海又決六祖遷化時師問百年後某甲依什摩人六祖曰尋思去六祖遷化後便去清涼山靖居行思和尚家禮拜待立和尚便問從什摩處來對曰從曹溪來和尚拈起和痒子曰彼中還有這个也无對曰非但彼中西天亦無和尚曰你應

到西天也無對曰若到即有也和尚曰未得更道對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為什摩獨孝專甲和尚曰不辭向你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和尚又問你到曹溪得个什摩物來對曰未到曹溪亦不曾失師却問和尚在曹溪時還識和尚不思曰你只今識吾不對曰識又爭能識得又問和尚自從嶺南出後在此間多小時思曰我亦不知汝早晚離曹溪對曰某甲不後曹溪來思曰我也知你來處對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思和尚見師異於常人便安排於西俠日夕只在和尚身邊其師形良端正之人是非直得到和尚耳裏和尚得消息向師曰汝正時是師便應答第二日粥鼓鳴了在西俠裏坐伸手取粥厨下僧見其鉢盂尋米元來其師取和尚粥眾人

如是其人安排凡夫不識聖人謗和尚又毀訶園院一齊上來於和尚前收過思和尚向師曰後今已後第一不得行此事你若行此事是你正眼埋却也不難師受戒後思和尚問你已是受戒了也還聽律也無對曰不用聽律思曰還念戒也無對曰亦不用念戒思曰你去讓和尚家達書得否對曰得思曰速去速來你若遲慢妙子不見吾你若不見吾不得林下大斧師便去到南嶽讓和尚家書猶未達先禮拜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讓和尚日子問太高生向後人成闡提去師對曰寧可永劫沉淪終不求諸聖出離師機既不投書亦不達便歸師家思和尚問彼中有信不師對曰彼中無信思曰有迴報也無對曰信既不通書亦不達師却問

專甲去時和尚有言教速來牀下收取大斧今
已來也便請大斧思和尚良久師作禮而退斯
之要旨豈劣器之能持乃佛佛偃燭心燈祖祖
玄傳法印大師既投針而久親於丈室臨歧而
詢求方外之機則能事將徭道可行矣思和尚
日吾之法門先聖屐轉過相羈授莫令斷絕祖
師預記於汝汝當保持善自好去非久之間思
和尚遷化師著麻一切了於天寶初方屆衡嶽
遍探岑壑遂頓息於萍臺寺東有石如臺乃庵
其上時人号石頭和尚焉此臺則梁海禪師得
道之臺也師初至南臺師僧去者轉來向讓和
尚說昨來到和尚處問佛法輕忽底後生來東
石頭上坐讓日實也無對日實也讓便喚侍者
日你去東邊子細看石頭上坐底僧若是昨來

底後生便喚他若有應你便道石上虛惺子堪
移此家哉侍者持此偈系似師師答日任你哭
聲哀終不過山來侍者却來似讓和尚和尚
云這阿師他後子孫禁却天下人口去又教侍
者問法侍者去彼問如何是解脫師日阿誰縛
汝如何是淨土師日阿誰垢汝如何是涅槃師
日誰將生死與汝侍者却來舉似和尚和尚便
合掌頂戴此時有堅固禪師蘭讓三人為世宗
近僉日彼石頭上有真師子乳師喚主事具陳
前事主事日乞師有事處少和尚領眾去東邊
見石頭石頭又強為不得起來迎接相看一切
了讓和尚与石頭起院成持也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日問取露柱去僧日不會師日我
更不會大嶽問古人道道有道無二謗請師除

禪堂卷第四

是

一

師曰正無一物除个什摩師索大真曰併却囉
喉脣吻速道將來對曰無這个師曰若與摩則
你得入門也僧問如何是李來事師曰汝因何
從我覓進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師曰何曾失
却那作摩藥山在一處坐師問你這裏作什
摩對曰一物也不為師曰與摩則閑坐也對曰
若閑坐則為也師曰你道不為不為个什摩對
曰千聖亦不識師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
任運相將作摩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常流
豈可明僧詰問漳南既是千聖為什摩不識答
曰千聖是什摩掬鷓聲師問僧徒什摩裏來對
曰從江西來師曰江西還見馬祖不對曰見師
乃指一柴椽曰馬師何以這个僧對無却迴氣似
師請師為使馬師曰汝見柴椽大小對曰勿量

大馬師曰汝甚有壯大之力僧曰何故此說馬
師曰汝從南岳負一柴椽來豈不是有壯大之
力師述叅同報曰坐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
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肢潔枝派暗流
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迴牙
不迴牙迴而更相涉不介依位住色李珠質像
聲源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暗清濁句四大性
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掙水濕地堅固眼
色耳聲音鼻舌香酸醋然於一一法依根葉分
布李未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
明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暗相觀明暗各相對
辟如前後步万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裏事存幽
盖合理應箭鋒住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
目不見道運足馬知路進步非遠近迷隔山河

身謹白參玄人光陰勿虛度師與鄧隱峯刻草
次見地師過鐵子與隱峯接鐵子了怕不
敢下手師去拈鐵子截作兩段謂隱峯曰生死
尚未過得學什摩佛法師拈鐵子刻草次隱峯
問只刻得這一個還刻得那一個摩師便過鐵子與
隱峯接得鐵子向師刻一下師曰你只刻
得這一個洞山代曰還有堆阜摩師唐貞元六年
庚午歲十二月六日冬春秋九十一僧夏六十
三僖宗皇帝謚號無際大師見相之塔
乾源和尚詞忠國師先是馬大師門人也師入
京為國師侍者後再見馬大師於大師前旋行
一迹作圓相然後於中心禮拜大師曰你欲作
佛也對曰某甲不解捏目大師曰吾不如汝百
丈在法潭推車次師問車在這裏牛在什摩裏

百丈以手斫額師以手拭目
天皇和尚詞石頭在荆南師諱道悟未覩行狀
不使終始之要師初問石頭離却智慧何法示
人石頭曰老僧無奴婢離什摩進曰如何得玄
旨石頭曰你解揀風不師曰若與摩則不從今
日去也石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師曰專
甲不是那邊人石頭曰我早個知汝來處師曰
和尚亦不得賤賄於人石頭曰汝身現在師曰
雖然如此畢竟如何示於後人石頭云你道阿
誰是後人師禮謝深領玄要問如何玄妙之說
師云莫道我解佛法僧云爭那學人疑滯何師
曰何不問老僧僧曰問則問了也師曰去不是
你存泊處師乃一日忽然變典座典座來師示
曰會摩曰不會師便把枕子當面拋之乃告寐

尸梨和尚詞石頭順宗皇帝問師大地普衆生
見性成佛道師曰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
取大義禪師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何不攬
取帝嘿然之又問大義何者是佛性大義云不
離陛下所問皇帝嘿契玄開一言遂合

丹霞和尚詞石頭師諱天然少親儒墨業洞九
經初尚龐居士同侶入京求選自在漢南道寄
宿次忽夜夢日光滿室有鑒者云此是解空之
祥也又逢行脚僧與喫茶次僧云秀才去何處
對曰求選官去僧云可惜許功夫何不選佛去
秀才曰佛當何處選其僧提起茶碗曰會摩秀
才日未測高旨僧曰若然者江西馬祖今現住
世說法悟道者不可勝記彼是真選佛之象二
人宿根猛利遂返秦遊而造大家禮拜已馬大

師曰這漢來作什摩秀才伏上幞頭馬祖便察
機笑而曰汝師石頭摩秀才曰若與摩則與其
甲指示石頭馬祖曰從這裏去南嶽七百里遠
長老在石頭你去那裏出家秀才當日便發去
到石頭叅和尚和尚問從什摩家來對曰某家
來石頭日來作什摩秀才如前對石頭便點頭
日著槽廠去乃執爨役經一二載餘石頭大師
明晨欲與落髮今夜童行叅時大師曰佛殿前
一搭草明晨粥後剗却未晨諸童行覓持鉢鐺
唯有師獨特刀水於大師前跪拜揩洗大師笑
而剃髮師有頂峯突然而起大師按之曰天然
笑落髮既畢師禮謝度蕪謝名大師曰吾賜汝
何名師曰和尚肯下日天然耶石頭甚奇之乃
為略說法要師便掩耳云太多也和尚云汝誠

作用看師遂騎聖僧頭大師云這阿師他後打破泥龕塑像去師受戒已而大家耀摩尼於江西師乃下歡再詣彼札謁大家宋問從什摩家采對曰從石頭來大家曰石頭路滑還漣倒也無對曰若漣倒即不來此也大家甚奇之師放曠情懷濤遠順境樂乎雲水去住逍遙至洛京參忠國師初見侍者便問和尚還在也無對曰在只是不看客師曰大孫遠生侍者曰佛眼覩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子侍者舉似國師國師便打侍者師尋上鄧州丹霞山格調孤峻少有攀者爰有禪德遠來問津山下遇見師遠報巾問丹霞山在什摩家師指山曰青青黯黯底是禪德曰真只這个便是不師曰真師子見一撥便轉次於天台居花頂峯三載又禮國

一禪師以元和初上龍門香山與伏牛禪師為莫逆侶後於惠林寺過天寒焚木佛以禦次三人或譏師曰吾茶毗覓舍利主人曰木頭有何也師曰若然者何責我乎主人亦向前肩毛時墮落有人問真覺大師丹霞燒木佛上座有何過大師云上座只見佛進日丹霞又如何大師云丹霞燒木頭師有時到山院寄宿見老宿共行者同床坐師放下衣鉢便問訊二人二人都不願視直至來朝遂見行者將一鐺飯向堂中心著共老宿喫又不喚師師亦自向前共喫行者見師向前便願視老宿云其言侵早起師向老宿曰這个行者何不教伊大無礼生老宿云好个人家男女有什摩罪過點汚他作什摩師云適來泊錯放過師作孤宋吟日時人見余守

孤寐為言一生無所益余則閑吟孤寐章始知
光陰不虛擲不弄光陰須努力此言雖說人不
識識者同為一路行豈可真墜綠榛棘榛棘性
性何是邊只為終朝盡眾喧眾喧不覺無涯際
哀哉真實不虛傳傳之響之只不聞猶如燈燭
合益益共知愁有光明在看時未免暗昏昏昏
昏不覺一生了斯類塵沙比不少直似潭中吞
釣魚何異空中盪羅鳥此患由來實是長四維
上下遠茫茫倏忽之間迷病死塵勞難脫哭慘
愴愴愴哀悉終無益只為將身居痛室到此之
時悔何及雲泥未可訪孤寐孤寐宇宙窮為良
長吟高卧一閑堂不意寒風吹落葉豈愁桑草
遍遭霜但有松竹歲寒心四時不變派清香春
夏暫為群木暎秋冬方見薜高林故知世相有

剛柔何必將心清濁派二時嚴糖隨綠過一身
遮莫布毛裘隨風逐浪住東西豈愁地迨与天
何時人未解將為錯余則了然自不迷不迷須
有不迷心看時淺淺用時深此个真珠若採得
豈同樵夫負背金黃金亨練轉為真明珠金光
未示人了即毛端滴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塵
滴存乎未免憊莫乘道邊罾那邊直似長空搜
鳥跡始得玄中又更玄舉一例諸足可知何用
諄諄說引詞只見餓夫來取飽未聞漿逐渴人
死多人說道道不行他家未悟詐頭明三寸利
刀開曠路万株榛棘擁身生塵滓茫茫都不知
空將辯口瀉玄微此物解堪為大用千生万劫
作貧兒聊書孤寐章還深鐘期能聽白牙琴道
者知音指其掌方貴名為孤寐吟師又有玩珠

吟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惺百骸俱潰散一物
鎖長靈知境渾非體尋珠不見形悟即三身佛
迷疑万卷經在心心豈測居耳耳難聽河像先
天地測玄出杳冥本剛非鍛鍊元淨莫澄停盤
泊逾朝日玲瓏曠曉星瑞光派不滅真澄濁還
清鑒照崆峒窈窕龍法界明剗凡功不滅超聖
果非盈龍女心親獻地王口自傾謙鶴人却活
黃雀義猶輕解語非開舌能言不是聲絕邊弥
翰溥三際等空平演教非為教聞名不認名二邊
俱不立中道不須行見月休看指歸家羅間裡
識心豈測佛何佛更堪成又頌曰丹霞有一寶
歲之歲月久從來人不識余自獨防守山河無
隔尋光明寥寥透體窈窕常湛然瑩徹無塵垢世
間採取人真狂逐路走余則為渠說撫掌笑破

口忽過解空人放曠在林藪相逢不擊出舉意
便知有師又有驪龍珠吟驪龍珠驪龍珠光明
燦爛與人珠十方世界無求索縱然求得亦非
珠珠本有不昇沉時人不識外追尋行盡天涯
自疲極不如拈取自家心莫求覓換功夫轉求
轉覓轉元無恰如渴鹿赴陽磷又似狂人在道
途須自斡了分明了得不用更磨瑩深知不是
人間得非論六類及生靈虛用意損精神不如
閑裏絕纖塵停心息意珠常在莫向途中別問
人自迷失珠元在此人驪龍終不改雖然埋在
五陰山自定時人生懈怠不識珠每拖擲却向
驪龍前作客不知身是主人公棄却驪龍別覓
覓認取寶自家环此珠元是本來人拈得翫弄
無窮盡始覺驪龍本不貧若能曉了驪珠後只

這驪珠在我身師有弄珠吟般若神珠妙難測
法性海中親認得隱現時遊五蘊山內外光明
大神力此珠無狀非大小晝夜圓明悉能照用
時無礙復無蹤行住相隨常了了先聖相傳相
指授信此珠人世希有智者号朋不離珠迷人
將珠不識走吾師權指喻摩尼採人無數入春
池爭拈丸藥將為寶智者安然而得之言下非
近亦非遠駭用如如轉無轉万機珠對寸心中
一切時中巧方便皇帝曾遊於赤水視聽爭求
都不遂因像無心却得珠能見能聞是虛偽非
自心非目緣妙中之妙玄中玄森蘿万像光中
現尋之不見有根源燒六賊爍四魔能摧我山
竭愛河龍女靈山親獻佛貧兒衣裏狂蹉跎亦
非性亦非心非性非心超古今駭絕名言名不

得權時題作弄珠吟師與麻浴遊山到澗邊語
話次麻浴問如何是大涅槃師迴頭云急浴日
急个什摩師云澗水師初開堂時有人問作摩
生語話即得不墮門風師日一任語話即不墮
門風僧云便請和尚語話師日青山渌水不相
似師勸僧日什摩處來對日山下來師日與師
也未對日契師了也師日將飯与闍梨契底人
還有眼也無僧對無有人舉似為山為山云有進
日眼在什摩處為山日眼在頂上有人持此語
舉似洞山洞山云若不是為山爭解与摩道僧
便問作摩生是在頂上底眼洞山云不昧向上
招慶拈問保福將飯与人契感恩則有分為什
摩却成不具眼去保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
慶云忽有人盡其機來還成瞎漢不保福日和

祖堂卷第四

十七

卷之

尚還為人摩慶去教某甲共阿誰商量保得尋
後日道某甲瞎漢得摩師又有如意頌日真如
如意寶如意寶真如森羅及万像一法更無餘
海澄孤月照天地洞然虛寂空形影明明一
道如師以長慶三年癸卯歲六月二十三日告
門人令備湯沐訖云吾將行矣乃戴笠子藜杖
入履垂一足未至地而逝春秋八十六勅謚智
通大師妙覺之塔劉訥撰碑文

招提和尚詞石頭師諱惠朗姓歐陽韶州曲江
人也年十三於鄧林寺摸禪師家出家十七遊衡
嶽二十受戒乃往虔州龔公山謁大寂大冢云
你來何求對日求佛知見大寂日佛無知見知
見乃魔界耳你從南岳來似未見石頭昔溪心
要耳汝應却歸石頭師遂依言而返造石

頭果應大寂之言契緣悟造不出招提三十餘
年日号招提朗矣至元和十五年庚子歲四月
二十二日遷化春秋八十三僧夏六十四矣
無山和尚詞石頭在朗州師諱惟儼姓韓終州
人也後從南康年十七奉朔州西山慧照禪師
大曆八年受戒於衡嶽寺希操律師師一朝言
日大丈夫當離法自淨焉能信有等細行於布
巾罪即謁石頭大師密演玄旨師於貞元初居
澧陽步藥山因号藥山和尚焉初住時就村
公在欄為僧堂住來得多時近有二十來人忽
然有一僧來請他為院主漸漸近有四五十年
所在這快就後山上起小亭請和尚去上頭安
下和尚上頭又轉轉師僧王其院主僧弄三請
和尚為人說法和尚一二度不許第三度方然

如真宗顯

小五

甲

得許院主便歡喜先報大眾大喜不勝打
 鐘上來僧眾纒集和尚開却門便歸丈室院主
 在外責日和尚適來許某甲為人如今因什摩
 却不為人賤某甲師曰經師自有經師在論師
 自有論師在律師自有律師在院主恠貧道什
 摩裏從此後從容得數日後身座便有人問志
 審和尚承詞什摩人師曰古佛殿裏拾得一行
 字進日一行字道什摩師曰渠不似我我不似
 渠所以肯這个字奉朝相公來見和尚和尚看
 經次珠不採顧相公不肯禮拜乃發輕言見面
 不如千里聞名師在相公相公應答師曰何得
 貴耳二幾目三相公便禮拜起來申明如何是
 道酒言二又言三雲在青天水在瓶相公禮
 拜後乃得法旨一鵝形千株松下兩

已經... 天水在瓶師曰
 一... 一聲渣呀東
 宋... 同開笑聲盡日
 次... 推直至藥山
 徒... 公讚曰選得
 師... 有時直上孤峯
 願... 如何是裁定慧
 師... 兩家只問已事未明乞
 和尚... 為汝道一句亦
 不... 師曰喚沙弥道吾
 日... 有這个吾日何
 不... 石頭無語日言
 語... 無言語動用亦勿交涉
 石頭... 石頭如石上我花

松葉

上定 松葉

有人拈問漳南古人石上栽花意作摩生漳南
曰伏汝大膽却曰還會摩對曰不會云癩人與
猶肉師問僧近離什摩處對曰近離百丈師曰
海師兄一日十二時中為師僧說什摩法對曰
或曰三句外省去或曰六句外省取或曰未得
玄鑒者且依了義教猶有相親分師曰三千里
外且喜得勿交汝師帶刀行次道吾問背後底
是什摩師拔刀便驀口斫師夜不點火僧立次
師乃曰我有一句子待待牛生兒即為汝說僧
曰持牛生兒了也只是和尚不說師便索火火
來僧便抽身入衆後雲岳舉似洞山洞山曰此
僧却見道理只是不肯禮拜僧拈問長慶既是
見為什摩不肯禮拜慶曰只為無禮白道拈問
僧既見道理為什摩不肯禮謝白道代曰更不

欲得出頭師又時喚沙弥雲岳曰喚他作什摩
師曰我有折脚鎗子要伊提上提下岳曰若與
摩則某甲與和尚一人出一手師又時問僧汝
諸方行脚來覓取難得底物來不僧對不中師
曰堪作什摩用師代曰不綵閨閣所滯覓來久
矣師問雲岳作什摩對曰擔水師曰那入屋對
曰在師曰你來去為阿誰對曰替渠東西師曰
何不教伊並頭行對曰和尚莫謗他師曰不合
與摩道師代曰還曾擔擔摩師有時曰我有一
句子未曾向人說道吾曰相隨來也師問僧汝
後什摩處來對曰南泉來師曰在彼中多少時
對曰經不過夏師曰為摩則作一頭水牯牛去
也對曰雖在彼中不曾上他食堂師曰不可口
與東西風也對曰莫錯和尚自有人把匙筋在

雲岳問一句子如何言說師曰非言說道吾日
早說了也雲岳曰乞百丈齋師問陰界不契乞
與阿誰對曰有一人要目于迪相公問紫玉佛
法至理如何玉召相公名相公應若玉曰更莫
別求師聞舉曰搏殺這人漢僧便問師如何師
代曰是什摩院主報和尚打鐘也請和尚上堂
師曰汝而我擎鉢盂來院主不會雲岳曰和尚
無手脚來多少時師曰汝只是狂被袈裟罩日
某甲只志摩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个眷屬師
問園頭作什摩來對曰栽菜來師曰栽則不障
你莫教撒生園頭曰既不教根生大衆與个什
摩師曰你還有口摩師書一佛字問道吾是什
摩字吾曰是佛字師曰咄這多口阿師千佛代
又手退後立又代藥山第二機曰錯有僧在藥

山三年作飯頭師問汝在此間多少時對曰三
年師曰我恁不識汝其僧不會恨而發去問學
人有疑請師使師曰且待上堂時來師晚際上
堂曰今日有僧決疑在什摩處出來其僧纒出
來師便托出却入房丈師行文雲岳避邊側立
待師到去後底後底師便驀口擱問如何待不
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尋你僧曰學人不會此
意如何師曰何境惑你問如何是道中指寶師
曰莫誦曲進日不誦曲時如何師曰須國不撓
道吾和尚四十六方始出家俗姓王鍾陵建昌
縣人也雲岳和尚是道吾親翁也雲岳先出家
在百丈造侍者道吾在屋裏報探官一日行得
五百里恰到百丈莊頭討喫飯當時侍者亦下
莊頭莊主喫侍者對客侍者來相看一切後便

問將軍是什麼人曰鍾陵津昌人也貴姓什
摩對曰姓王侍者便認得家兄便把手啼哭去
癡在無對曰憶師兄哭太煞夫却一隻眼下世
去侍者得消息當即便上百丈侍者領兄茶和
尚一切後侍者便諮白和尚這人是某甲兄欲
投師出家還得也無百丈曰投某出家則不得
侍者曰作摩生即是百丈曰投師伯霞出家侍
者領去師伯霞具陳前事師伯便許元便投出
家後侍者領師兄入京受戒了却轉來近百丈
兩人坐地歇息又道吾起未禮拜曰某甲有一
段事欲問多時未得其便今日有幸啓爾師兄
還得也無蟲曰在什麼事吾便問離却這人說
漏子後與師兄什麼還得相見蟲曰不生不滅
靈相見吾曰真道草裏無人自有鑿八面曰作

摩是你幞頭痕子尚猶莊有這心身心吾曰啓
師兄莫下這个言詞佛法不在他俗語便問焉
摩理長則就師弟作摩生吾曰非不生不滅裏
亦不永相見雲霞後曰灼然是你眼目待與摩
細若也到山中適相度脫便歸百丈過得一年
後道吾辭百丈便到樂山藥山問一句子如何
言說吾曰有一人慙不曾言說師兄大藏小藏
從何來吾曰傍出師甚奇之因山學禪得滋味
後只觀望師兄采有一日造書書上說不頭是
真金鋪江西是雜貨鋪師兄在彼中墮根作什
摩下千万方速來速來雲霞得這人住後只管
憂愁有一日在和尚身邊侍立直到三更和尚
日且歇去不去和尚曰你有什么摩生頗空麼惡
恰似肚裏有事有事但說雲霞云無事和尚曰

莫是得智關梨信不盡云不敢百丈索道吾信
師便取呈似和尚和尚見了云灼然是生我者
父母成我者朋友你用在我這裏便速去云
曰不敢去百丈曰我有書無有信物欲得送藥
山尊者你持書速去雲函希師裏分持書到藥
山道吾相接別去和尚裏達書一切了後藥山
問海師兄尋常談什麼法對曰三句外峯去亦
曰六句外會取師曰三千里外且喜得令交涉
又問更有什麼言句對曰有時說法人人聚下
堂次師召大眾大眾迴首師曰是什麼藥山曰
何不早道海已猶在因汝識得百丈丈師問雲
當目前生死如何對曰目前無生死師曰二十
年在下之俗氣也未除云初問某甲則如此和
當如何師曰癡癡蠢蠢蠢蠢百醜千拙且

與摩過時後此共師與迺相成持雲香後有一
日摩藥山藥山問云什麼裏對曰欲去為山師
元震師曰為什麼裏 對曰某甲與為山在百
丈持有一願師曰願道什麼對曰某甲兩人曾
在下丈持為山和尚造無座某曰造侍者不離
左右佐副和尚在後遠於本願欲得說破這本
事師便許云便下山道吾擔衣鉢送到橋亭後
却轉來不審和世和尚云送師兄去來對曰送
了也道吾却問師兄離師左右還得也無師曰
智關藥何必有此問多少年歷歷道伴何事不
造作何事不商量不用更問道吾云無和尚一
言堪為後來是標榜乞和尚一言師曰若也如
此我則為汝道眼則有也只欠濶水道吾聞此
語當夜便發明到山下村院得見師兄說藥

山語了相共轉來藥山直到終不離左右直覺
大師舉問玄晤大師眼門放光照破山河山河
大地不尋眼光此人過在什摩處只欠濤汰玄
晤大師日除却兩人降此已下任你大悟去也
須濤汰進日此是什摩人對日西天是一人唐
土是一人進日西天一人是什摩人對日維摩
居士唐土是什摩人去雙林傳大士進日此兩
人被什摩時節日緣即不濤汰對日割割則過
於老兄此是龍花舉也雲岳不安時道吾問離
却這个般漏子向什摩處弄得相見岳日不生
不滅處相見吾日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
求相見師問雲岳馬有角你還見也無對日有
要見作什摩師日馬摩則好馬也對日若是好
馬則將出去師有一日看經次白顏問和尚你

得看經不用攤人得也師卷却經問白顏日執
何似對日正當午時師日猶有紋綫在對日無
亦無師日你大煞聰明却問師某甲如此和尚
如何師日寧癡拳拳羸羸垂垂百醜千拙且馬
摩過時茗溪和尚對師說話去後師向雲岳日
茗溪向上曾為節察來岳却問和尚向上曾為
什摩師日寧癡拳拳羸羸垂垂百醜千拙且與
摩過時岳禮拜出去向道吾拈起日緣吾日好
話只欠一問岳云作摩生問道吾云何故如此
岳纔得个問頭便去和尚雲續前問何故如此
師日書卷不曾展後有人舉似石霜石霜日不
曾展他書卷又時侍者請和尚喫藥食師日不
喫進日為什摩不喫師日消他不得進日什摩
人消得師日不犯優婆塞者進日和尚為什摩

消他不得師拈起綿卷子曰爭祭這个何雲岳
請師浴師曰我不浴進曰為什摩不浴師曰無
垢進曰無垢却須浴師曰這蒼生無垢浴什摩
品曰摩那如許多孔竅何師勸東國僧問汝年
多少對曰七十八師曰可年七十八摩對曰是
也師便打之後有人拈問曹山作摩生祇對免
得藥山打之曹山曰正銜天子勅諸侯避路傍
進曰只如上座過在什摩處即被打之曹山曰
前對扎猶淺後箭射人深問學人擬欲歸鄉去
時如何師曰有人遍身烘爛卧荆棘之中閻梨
作摩生歸對曰与摩則某甲却不歸去也師曰
云却須歸鄉去你若歸鄉去我與你休糧方進
曰請和尚休糧方師曰二時把鉢盂上堂其咬
碎一粒米曜曰須遍身烘爛更何人卧荆棘森

一智真為報你来須體妙時中不擬宛然新石
室高沙弥往京城受戒恰到朗州經過次近藥
山下路上忽見一个老人沙弥問老人万福老
人曰法公万福沙弥問前程如何老人曰法公
何用忙這裏有肉身菩薩出世燕是羅漢僧道
院主何妙上山禮拜沙弥纔得个消息便到藥
山換衣服直上法堂禮拜和尚師曰從什摩處
来對曰從南嶽来師曰什摩處去對曰江陵受
戒去師曰受戒冒什摩對曰晉免生死大師曰
有一人不受戒而遠生死阿你還知也無對曰
既若如此佛在世制二百五十條戒又奚為師
曰咄這饒舌沙弥猶掛者唇齒在師便教伊參
衆去其沙弥去庫頭相看主事文道吾来不審
和尚和尚向道吾日你見適来跛脚沙弥摩對

日見師曰此沙弥有妙子氣息吾日村裏男女
有什摩氣息未得草草更須勤過始得師教侍
者嘆其沙弥沙弥便上来師日聞說長安甚大
鬧汝還知也無對日不知我國甚安清師日汝
從看經得從人請益得對日不從看經得亦不
從人請益得師日大有人不看經亦不從人請
益為什摩不得對日不道他無自是不肯承當
師向道吾日不信道老僧不虛發言便下床撫
背去真師子見沙弥又辭師問汝向什摩處去
對日住庵去師日生死事大汝何不受戒對日
彼此知是一般事喚什摩作受戒師日若与摩
在我身邊時復要見因此在藥山去半里地卓
庵過一生可為石室高沙弥也僧問身命切忌
處如何師日其種雜糧進日將何供養師日無

口者師垂語日是你諸人欲知保任向高高山
頂立向深深海底行此處行不異方有小許妙
子相應之分有人拈問頓德古人有言向高
山頂立向深深海底行如何是高高山頂立德
去只處峭峭如何是深深海底行德去深深履
踐師看經次信問和尚尋常不許看經為什
摩却自看經師日我要遮眼進日學人學和尚
看經得不師日汝若學我看經牛皮也須穿過
長慶拈問僧古人遮眼眼有何過對者非一不
稱師言自代日一翳又作摩生師大和八年甲
寅歲十一月六日告衆日法堂倒也法堂倒也
衆人不測遂把物撐之師拍手大笑日汝不會
我意師遂告衆春秋八十四僧夏六十五勅謚
知道大師化城之塔

祖堂集卷第四

祖堂集卷第五

石頭下卷第五重巖言表落

大顛和尚副石頭在湖州元和十三年戊戌歲
迎真身元和皇帝於安遠門躬自焚香迎候頂
禮皇帝及百寮俱見五色光現皆言是佛光百
寮拜賀聖感唯有侍郎韓庚一人獨言不是佛
光不肯拜賀聖德帝問既不是佛光當此何光
侍郎當時失對被貶潮州侍郎便到潮州問左
右此間有何道德高行禪派左右對曰有大顛
和尚侍郎今使往彼三請皆不赴後和尚方問
佛光故乃自來侍郎不許相見令人問三請不
赴如今為什摩不屈自來師云三請不赴不為
侍郎不屈自來只為佛光侍郎聞已喜悅則申
前旨弟子其時云不是佛光當道理不師答曰
然侍郎云既不是佛光當時何光師曰當是天

龍八部釋梵助化之光侍郎云其時京城若有
一人似於師者弟子今日終不來此侍郎又問曰
末審佛還有光也無師曰有進曰如何是佛光
師喚士侍郎侍郎應若師曰看還見摩侍郎曰
弟子到這裏却不會師云這裏若會得是真佛
光故佛道一道非青黃赤白色透過須弥盧圍
遍照山河大地非眼見非耳聞故五目不覩其
容二聽不聞其響若識得這個佛光一切聖凡
虛幻無能惑也師欲歸山留一偈曰 辭君莫恠
歸山早為憶松蘿對月宮 雲殿不將金鑠開 來時自有
白雲封 自後侍郎特到山復禮乃問弟子軍州事
多佛法中省要處乞師指示師良久侍郎因措
登時三平造侍者在背後敲禪床師乃迴視云
作摩對曰 此以定動然後智拔侍郎向三平云

和尚搭調高峻弟子同措令於侍者邊却有入
裏禮謝三平却歸州後一日上山禮師師睡次
見來不起便問遊山來為老僧禮拜來對曰禮
拜和尚來師曰不禮更待何時侍郎便禮拜後
一日又上山師問遊山來為老僧禮拜來侍郎
曰遊山來師曰還將得遊山林來不對曰不將
得來師曰若不將來空來何益又一日師曰老
僧往年見石頭石頭問阿那个是汝心對曰即祇
對和尚言語者是石頭便喝之經旬日却問和
尚前日豈不是除此之外何者是心石頭去除
却揚眉動目一切之事外直將心來對曰無心
可將來石頭曰先來有心何得言無心有时无
心盡同謾我於此時言下大悟此境却問既今
某甲除却揚眉動目一切之事外和尚亦須除

之石頭云我除竟對曰將示和尚了也石頭云
汝既將示我心如何對曰不異和尚石頭曰不
開汝事對曰本無物石頭曰汝亦無物對曰無
物則真物石頭云真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
如此也須護持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
早不其中進曰其中者如何師曰渠不作這个問
長鬚和尚嗣石頭在潭州攸縣來觀行錄不決
化緣終始師初禮石頭密領玄旨次往曹溪禮
塔却迴石頭石頭問從何處來對曰從嶺南來
石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還成就也無對曰
諸事已備只欠點眼在石頭曰莫要點眼不對
曰便請點眼石頭踏起脚木之師便連禮十數
拜不止石頭云道漢見什摩道理但知禮拜師
父不止石頭進前把住云你見何道理但知禮

拜師曰如爐爐上一點雪石頭云如是如是師
得十歲兒十養得八年有一日兒子啓和尚曰
某甲欲得受戒去還得也無師去受戒畜什摩
兒子曰某甲祖公在南嶽欲得去那裏禮覲只
是未受戒不敢去師曰受戒須是二十始得且
住師忽然覺寮喚來許伊受戒小師明朝辭和
尚和尚云子歸來須到石頭處來小師應若便
去南嶽般若寺受戒後却去石頭處石頭云從
什摩處對云從長巖來石頭曰今夜在此宿還
得摩對云一切取和尚處分小師第二日早朝
來不審師便領新戒入山路邊有一個樹子石
頭云汝与我斫却這個樹尋我路對曰某甲不
將刀子來石頭曰我這裏有刀子曰便請石頭
便抽刀把柄過与刀子曰何不過那頭來師曰

用那頭作什摩新戒便大悟石頭教新戒婦受
業處新戒便碎石頭却歸師處師問教你到石
頭你還到也無對曰到則到不通托師問曰依
什摩人受戒對曰不依他師曰你在彼中即如
此我這裏作摩生對曰要且不要背師曰大与
摩多知生對曰舌頭不曾染著在師便咄這多
口新戒出去此是石室和尚也

龍潭和尚嗣天皇在澧朗州師諱崇信未詳姓
氏在俗之時世業作餅師住在天皇巷陽其天
皇和尚住寺內獨居小院多開禪房靜坐而已
四海禪流無由染指唯有餅師每至食時躬持
餅餅十枚以餉齋冷如是不替數年天皇每食
日常留一餅与之云吾慧汝以蔭子孫日日如
斯以為常准師曰於一日忽自評之乃問此餅

是某甲持來何乃返惠某甲天皇云是你持
來復汝何各師聞此語似以驚覺乃問日弟子
浮生擾擾畢竟如何天皇云在家牢獄逼迫出
家道遙寬廣師便投天皇出家天皇云汝昔崇
福善今信吾語宜名崇信受具戒已執爨數年
忽於一日問天皇日某甲身廁僧倫已果宿志
未蒙和尚指示个心要伏乞指示天皇日你自
到吾身邊來未嘗不指汝心要師問何處是和
尚指某甲心要蒙天皇日汝擊茶吾為汝與汝
持食吾為汝受汝和南吾為汝低首何處不是
亦汝心要師低頭沉吟頃刻天皇云見即直下
便見擬思則便老師聞已頓悟指要便問畢竟
如何保任則得始終無患皇日任性逍遙隨緣
放曠不要安禪習定性本無拘不要塞耳蔽睛

靈光迥耀如愚若訥行不驚時但盡凡心別無
聖解汝能介者當何患乎師既領宗要觸目朗
然猶如遠客還家頓息他遊之意亦如貧收寶
藏故無不足求自消瘖至禮陽龍潭接止行不
驚俗世莫能疑未嘗軒銜機鋒玄流無白扣擊
所居蘭若臨小溪潭時屬元陽郡民多於是蒙
祈求雨澤故号龍潭和尚焉有僧問髻中珠誰
人得師日不賞說者得僧日安著何處師日待
有所在即說似汝在僧問如何得為僧去師日
汝作在來多小時在日還有為僧時也無師日
你即今是什麼在日現是女身何得不識師日
誰識汝

翠微和尚嗣丹霞在西京師諱無學僖宗皇帝
詔入內大敷玄教帝情大悅賜紫法号廣照大

師自餘未覩行錄不使化緣終始師曰供養羅漢次僧問今日設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云是你每日撞什摩

雲岳和尚嗣藥山在潭州澧陵縣師諱曇成姓王鍾陵建昌縣人也其生自然胎裏右祖做若緇服出家於石門初參百丈入室十數年間次參藥山藥山問汝師百丈於徒奚亦師對曰師今示何物藥山云因汝識得百丈矣師稟承藥山後心欣縣大和法化師有時謂眾曰有个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問他屋裏有多小典籍師曰一字也無進日爭得与摩多知生師曰日夜不曾睡洞山云問著則無有道不得底問一段事還道得不師曰道得却不道得

師問僧從什摩處來對曰石頭上語話來師曰石頭還點頭也無對曰師未問時却點頭師曰看經次洞山云就師乞眼精師曰汝底与阿誰去也洞山云某甲無師曰有汝向什摩處著洞山對無師曰乞眼精底是眼不洞山云非眼師曰出出去道吾問初祖未到此土時還有祖師意不師曰有吾云既有更用來作什摩師曰只為有所以來師曰行粽子洞山受了又展手云更有一人在師云那個人還與不洞山云行即與洞山辞時師問何處去洞山云雖辞和尚未卜所止師曰其是湖南去不對曰無師曰其是歸鄉去不對曰也無師舉高聲云早晚却來對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師曰自此一別後應難得相見對曰難得不相見洞山到為山為山即大圓當時却返集徒千眾振化三湘乃見洞山來

願而異焉他日為山密離宴室獨出林泉洞山乃疾追躡跡其後至于佛地之西有作務之所洞山遂進前禮拜而言曰某甲竊聞國師有無情說法之示曾聞其語常究其微每欲勵心願蓋於此為山忻然願曰子於何獲此語耶洞山具述始終而舉舉了為山乃曰此間亦有小許但緣罕遇其人非我所怪也洞山云便請為山云父母緣生口終不敢道洞山不禮拜便問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不為山云此去澧陵縣側石室相隣有雲岳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為子之所重也洞山便問無情說法什摩人得聞師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進曰和尚還聞得不師云我若聞汝則不得見我進曰為摩則某甲不得聞和尚說法去也師云吾說法尚自不聞豈

況於無情說法乎因此洞山息疑情乃作偈曰可笑奇可笑奇無情解說不思議若將耳聽聲不現眼裏聞聲方得知師問居眾曰汝姻爺還在也無對曰在師曰年多少對曰年八十師云有个爺年非八十汝還知也無對曰莫是与摩未底是不師曰這个猶是兒子洞山云直饒不來也是兒子問一念瞥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回什摩從佛界來却云還會摩對曰不會師曰其道不會設使會得也只是左之右之師与道吾舡子三人受山下人請齋一人云齋去日晚一人云近那動出便到師云有一人不動出便到作摩生尋後洞山聞舉云此語取着力如入入鐵湯爐炭不被燒煮始得這裏得永劫不失餘處得暫時間切駕第一真向古頭上取

辨記他了事言語有什摩用處這個功課從無人邊得不由聰明強記莫向閑處置功一步不迴冥然累劫所以雲岳去向這個相與中失却人身家苦無苦於此苦師問僧何處去來對云添香去來師曰還見佛不對曰見師曰什摩震見對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師剪茶次道吾問作什摩師曰剪茶吾曰與阿誰喫師曰有一人要道吾云何不教伊自剪師云幸有專甲在藥山問承汝解弄師子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藥山云我亦弄得師問和尚弄得幾出藥山云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為山問師承聞長老在藥山解弄師子是不師曰是也為山云為復長弄還有量時也無師曰要弄即弄要量即量為山曰量時師子在什摩處師云量

也量也師窺一老宿房老宿云只這個是窺作什摩師云大人不肯與摩道師問道吾老兄家風作摩生吾曰教汝指點著堪作什摩師云無這個來多少時吾云牙根猶帶生澀在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云修是墻塹不修是裏頭人師問衆世間什摩物家苦云地獄是家苦師云地獄未是苦今時作這個相與中失却人身家苦無苦過於此苦師與洞山鋤薑次師說先德事洞山云這個人如今在什摩處師良久云大作摩作摩洞山云太遲也有僧出來兩三則語舉似師師復審云之我適來只聞汝聲不見汝身出來我要見汝其僧豎起五指師云苦殺人洎錯放過者个漢洞山問此僧豎起五指意如何師曰現五分法身如今在阿那个分師臨遷化

時洞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還繼得師真也
 無向他作摩生道師云但向他道這个漢是
 洞山吃沈底師云此著一子恭齒吞不過千生
 万劫休闍梨瞥起草深一丈况乃有言師見洞
 山沈吟底欲得說破表情洞山云啓師不用說
 破但不失人身爲此事相著師遷化後過太相
 齋共師伯欲往鴻山直到潭州過大溪次師伯
 先過洞山離這岸未到彼岸時臨水觀影大省
 前事顏色變異呵可衣笑師伯問師弟有什摩
 事洞山曰啓師伯得个先師後容之力師伯云
 苦与率須得有語洞山便道偈曰 切忌隨他負
 迢迢上我疎 我今獨自往 寥寥得逢集 集念是我
 我今不是深 應須与摩會 方得契如如 後有人問
 洞山雲岳道以這个漢是意旨如何洞山云其

甲當初伯錯承當報慈拈問累害在什摩處又
 續前問如今作摩生又問洞山雲岳道只這个
 漢是還知有事也無洞山云先師若不知有又
 爭解与摩道良久又曰若知有事爭肯与摩道
 保福拈問長慶既知有事爲什摩不肯与摩道
 慶曰此問甚當保福曰昔日雲岳又奚爲慶云
 養子方知父慈師比色坑裏貯甘橘洞山來不
 審立地師曰那邊還有這个摩洞山曰有也過
 於這个無用處師曰有也未曾与闍梨說什摩
 有用無用洞山當時 隔三日道恐怕和尚与
 專甲師肯之師問黃蘗侍者汝和尚還說法不
 對曰也說師云汝還聽也無對曰也聽師云說
 時即聽不說時還聽也無對曰聽師曰說時即
 從汝聽不說時聽什摩對曰不可無這个人也

相室卷第五 第八大

師曰黑底是說底是對曰黑底是師曰洎錯放過這个漢師亦衆云後門入者非實直饒說得石點頭亦不干自己事又云擬心則差況乃有言恐有巧亦轉遠僧問石頭如何是祖師意石頭曰老僧面前一踏草三十年来不曾鋤有人舉似師師云牛不與攔邊草南泉云智不到處不得說著說著則頭角生也有人舉問師古人與摩道意作學生師曰兄弟也莫說說著這个車損著說底人有人舉問洞山雲岳與摩道作摩生洞山云在途也有人舉問雲居洞山與摩道意作摩生居云說似也有人舉問疎山雲居與摩道意作摩生疎山云一棒打殺龍蛇師掃地次叫寺主問師何得自駢駢師曰有一人不駢駢寺主曰何處有第二月師豎起掃帚云這

个是第幾月寺主對玄沙代云此猶是第二月洞山問無量劫來餘業未盡時如何師云汝只今還作不對曰更有勝妙亦不作師云汝還歡喜不對云歡喜即不敢如糞掃堆上拾得一顆明珠師問僧承汝解卜是不對曰是師云款卜老僧者無洞山代云請和尚生月師自會昌辛酉年忽示疾至十月二十七日遷化勅謚無住大師淨賺之塔

華亭和尚嗣藥山在蘓州師諱德誠未詳姓莫測始終師昔與雲岳道吾三人並製藥山秘旨藥山去世後三人同議持以多種糧家具擬隱於澧源深遂絕人烟處避世蓋道過生三人議畢即候晨去三人之中花亭處長道吾居末至中夜道吾具三衣白二師兄曰向來所議於我

祖堂卷第五

第九張

三人悲適本志然其埋沒石頭宗枝也無花亭
日因什摩得埋沒道吾去雨个師兄与某甲三
人隱於深遠絕人烟處避世養道過生豈不是
埋沒而亡師弟元來有這个身心若然者不用
入山各自分去然難如此有事駕於師弟某甲
後分襟之後去蘓州花亭縣討小舡子水面上
遊戲於中若有靈利者教他來專甲覈道吾云
依師兄尊旨從此三人各自分去道吾出世數
年並不見靈利者有一日新到叅道吾問從什
摩覈來對曰天門山來吾云什摩人住持對曰
某与摩和尚道吾云有什摩佛法因緣其僧舉
兩三則因緣道吾便歡喜覈分安排夜間院
主云某甲欲得去天門山轉不得出這个消息
當夜便發行便到天門山繞三門前和尚望見

道吾便走下來引接道吾上法堂一切了後便
問和尚有什摩事到這裏道吾曰特為長老來
見說來日開堂還是摩對去開什摩堂無与摩
事道吾曰莫与摩道不用待來日今夜速開堂
主人推不得便身座破題兩三則言語有人問
如何是真佛師曰真佛無相問如何是法眼師
曰法眼無瑕道吾聞此對答掩耳京口下堂遂
屈道吾吾來房京口問某甲對答過在什摩處
掩耳出去道吾曰觀師精彩甚是其器奈緣不
過其人某甲師兄在蘓州花亭縣乘小舡子江
裏遊戲長老纔去那裏便有來由這裏若有靈
利者領二人著座三衣服去主人當夜便發直
到江邊立師纔望見二个座主便問座主從那
个寺裏住對曰寺即不住住即不寺師云為什

廢故不住對曰目前無寺師曰什摩家學得來
 對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意万劫繫
 驢橛便打數下師雖打他見根性靈利又云適
 來祕對底阿師其恠下舡天門便下舡便問每
 日直釣釣魚此意如何去垂絲才大意在深潭
 淨定有無誰勾三寸子可不問天門撥欲問語
 和尚師以舡槁篙便撞天門却出云語帶玄而
 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云每日直釣釣魚今日
 釣得一个師曰有語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
 清波意自殊師問天門座主還去得也無對曰
 去師曰去即一任去還見其事也無對曰見師
 曰作摩生見對曰見草師弄器日子以後歲身
 家沒跡沒跡歲身不住而家實是吾教有人
 拈問花嚴如何是藏身家沒跡花嚴曰夾山親

受花亭器如何是沒跡家藏身嚴去今朝忽觀
 个默郎因此頌曰 藏身沒跡師親駕 沒跡藏身自可知
 昔日時時逢劍客 今朝往往遇癡兒 擇禪師曰道
 吾指夾山尋師頌曰 京談玄已有名 再上禁地涉途程
 雖云法眼無瑕翳 奈奈其人掩可聽 來學須參最惡匠
 合頭虛詐不勞吟 此來更欲尋師去 丈上應當暫改形
 道交當年塚界會 老僧今日苦叮嚀 待報水雲知識道
 坐秋孤月落花亭 又夾山頓遇以華亭頌曰
 一返輕舟數十年 隨風逐浪任因緣 只道子期能律
 誰知坐主將參禪 前時寺成椿磔去下相投事不然
 邊拈碧潭垂釣叟 被師呵退頓忘筌
 檉樹和尚嗣藥山 木柢實無不化化緣終始目
 道吾卧次師問作什摩語云 蓋覆師去卧底是
 不卧底是吾云不在兩家師云 吾那蓋覆何道

祖堂集卷五 第十段

親

吾乃拂袖而出福先拈問僧蓋覆煮作奉生僧
無自代良久師問道吾作什摩來吾曰親近來
 師曰你道親近來更用動兩皮作什摩乎吾云
 豈無借師曰不曾為人借什摩石霜云此是他
 人口師掃地次趙州問般若以何為樂師曰只
 去摩上趙州第二日見師掃地依前去摩問師
 曰借這個問閣梨還得也無趙州曰便請師便
 問趙州拍掌而去
 道吾和尚嗣藥山在劉陽縣師諱圓智姓王鍾
 陵車昌人也依涅縣和尚指示而參藥山藥山
 示衆去法身具四大阿誰道得若有人道得与
 汝一臂棍師曰性地非風風非性地是名風大
 地水火大亦復如是藥山肯之不違前言贈一
 賈禪石霜問百年後忽有人問極則事作摩生

向他道師喚沙弥沙弥應若師云添淨瓶水若
 師却問石霜適來問什摩石霜再舉師便起去
 師下山到五峯五峯問識彼中老宿不師云不
 識峯云何故不識師曰不識不識僧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便下禪床作拜相云謝子遠來都
 無松對問夕里無雲猶是傍來日如何是本未
 日師曰今日好曠凌回為山問雲岳苦提以何
 為座岳曰無座為座雲岳却問為山為山云以
 諸法空為座為山却問師師曰坐也聽伊坐卧
 也聽伊卧有一人不坐不卧速道將來師將出
 箕子雲岳問用這個作什摩師云有用雲岳云
 黑風猛雨來時作摩生師云蓋覆著岳云他還
 受蓋覆也無師云雖然如此要且無漏問如何
 是今時著力處師曰千人換不迴頭方有小分

祖堂錄第五

卷二

相應僧大忽然大起時作摩生師曰能燒大地
回棹樹向火次師問作什摩棹樹曰和合師曰
与摩則當頭脫去也樹去隔關來多少時也師
便拂袖而出師問雲岳千手千眼如何云云如
無燈夜把著枕头去汝還知不師云我會也我
會也岳却問作摩生會師云通身是眼神山云
渾身是眼師有時亦衆云出世不出世盡是出
世邊說僧曰有一人不肯師云真鏡不肯亦是
傍出師辞為山為山喚云智頭陀師云其中事
作摩生為山云智頭陀智頭陀師云也大醜拙
師見新到叅便打鼓歸房丈其僧又打鼓歸僧
堂主事來和尚霞黃云和尚打鼓李今新到回
什摩無端打鼓師曰如法批排茶鉢明日我
你勤到明日批排茶鉢屈與次師指教童子指

僧童子便來其僧身邊立其僧便摩童子頭云
和尚喚師便歸丈室主事又向和尚曰比來昨
日無端打鼓要伊堪責為什摩却打他童子頭
師曰我与你勤責了也曰高僧衝雨上堂藥山
笑曰汝才也高僧曰屎裏藥山云可殺惡高僧
云不打与摩鼓苗雲岳云皮也無打什摩鼓師
云骨也無打什摩皮藥山曰大好曲調師大和
九年乙亥之歲九月十一日有人問伏審和尚
曰躡遠和可殺瘡痛還減損也無師曰者与摩
地不瘡痛作什摩所以古人道願得今身償不
入惡道受師又曰還知道不償不受者摩對曰
与摩則波不離水水不離波去也師便摹面唾
良久之問問大眾如今是什摩時對云未時師
曰与摩則打鐘打鐘三下便告寐春秋六十七

臨行時謂衆云吾雖西遊理無東移後遂得靈骨一節特異清瑩其色如金其聲如銅又塔于石霜勅謚修一大師寶相之塔

淨修禪師讚曰長沙道吾多不聚徒出世不出樹倒籐枯寒島古檜碧漢金烏垂機驗峭

石霜是乎

三平和尚詞大顛在漳州師諱義忠福寧福唐縣人也姓楊自入大顛之室而獲深契值武宗澄汰隱避三平山後雖值宣宗再揚佛三而彼海隅竟絕玄侶後至西院大為興世衆中好事者十數人往彼請而方轉玄開因有一僧持稱黃大口師問曰久響大口是公不對曰不敢師曰口大小口通身是口師曰向什摩處居當時失對自是法道聲揚寰海玄徒不避瘴癘之奔

而逐湊師示衆曰今時出來盡學不馳求走作將當自己眼目有什摩相應時阿你欲學不要諸餘各自有本分事在何不駁取作什摩心憤憤口排排有什摩利益分明說若要修行路及諸聖律立化門自有大藏教在若是宗門中事宜你不得錯用心有人問還有學路也無師云有一路滑如苔僧云還許人躡不師云不擬心你自看問三乘十二分教學人不疑乞和尚直指西來意師云大德龜毛拂子兔角拄杖藏著何處僧對曰龜毛兔角豈是有耶師云肉重千斤智無銖兩荷玉頌曰龜毛拂兔角杖拈將來隨處放古人事言下當非但有無亦喪王侍郎問黑豆未生芽時作摩生師云諸佛亦不知師頌曰菩提慧日朝朝照般若涼風夜夜吹此處不生聚

雜樹滿山明月是禪技師云諸人若未曾見知識
則不可若曾見作者未便合斅取妙子意度向
幽岫雅塢獨宿孤峯木食草衣任摩去方有小
分相應若也馳求知解義句則万里望嚮開环
重師有偈三首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若
个中着了全無事 斅用無妙分不分又自見聞覺知本非塵
識海彼生自昧身 狀似碧潭冰沫覆靈玉翻作客中賓
各見聞覺知本非塵 當靈虛玄絕妄真 見性不生癡愛業
洞然明日自家珍 師咸通十三年壬辰歲十一月
六日遷化春秋九十二吏部侍郎王諷制塔銘矣
石室和尚副長埴在潭州攸縣師諱善道因沙
汰年中改形為行者沙汰後師僧聚集更不造
僧每日踏碓供養師僧木口和尚到見行者每
日踏碓供養僧問行者不易甚難消師曰開心

坑子裏盛將來合盤裏合取說什摩難消易消
木口失對有僧舉似雲居雲居云得底人改形
換眼又問曰行者還曾到五臺山也無師日到
木口曰還見文殊也無師日見進日向行者道
什摩師曰道閻梨父母在村草裏木口又失對
長慶代士行者還出得摩後曹山拈問強上座
是實是罰對曰是罰曹山曰罰他什摩曹山曰
罰他知有實曹山曰什摩實是他知有實對曰
為不如山中事便認著文殊曹山曰作摩生是
山中事對曰不認文殊曹山曰如是如是在後
木口出世數年後遷化主事卷兩人往洞山遠
哀書僧持書到洞山遠一切了洞山問兩人和
尚遷化後作摩生對曰茶毗洞山曰茶毗了作
摩生對曰拾得二万八千粒舍利一万粒則納

官家一萬五粒則三處起塔洞山曰還得希
異也無對曰世間罕有洞山曰作摩生說罕有
對士有眼不曾見有耳不曾聞豈不是罕有洞
山曰任摩你和尚遍天下盡是舍利去惹不如
當時識取石室行者兩句語馮山教仰山探石
室仰山去到石室過一日後便問如何是佛室
拳手如何是道又展手畢竟阿那个即是石室
便擺手云勿任摩事仰山却歸具陳前語為山
便下牀向石室合掌師与仰山同說月次仰山
問這个月尖時圓相在什摩處師曰尖時圓相
隱圓時尖相在雲岫云尖時圓相在圓時尖相
無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自餘未觀
實錄焉
德山和尚嗣龍潭在朗州師諱宣鑒姓周劔南

西川人也生不熏食幼而敏焉卅歲後師依年
受具毗尼勝嚴靡不精研解脫相宗獨探其妙
每日一毛吞一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針鋒鋒利
不動然學与非學唯我知焉遂雲遊海內訪謁
宗師凡至擊揚皆非郢昔後聞龍潭則石頭之
二菜乃攝衣而往焉初見而獨室小駐門徒師
乃耆侍數日因一夜叅次龍潭云何不歸去師
對曰黑龍潭便點燭与師師擬接龍潭便息却
師便禮拜潭云見什摩道理師云從今向去終
不疑天下老師舌頭師便問又嚮龍潭及至到
來潭又不見龍又不見時如何潭云六親到龍
潭也師聞不揉之言喜而歎曰窮諸言辯如一
毫直之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乃
攝金牙之尊敵藏敬德之雄征繼立雪之玄徒

俛傳衣之秘旨給侍瓶屨曰扣精微更不他遊
盤泊澧源三十餘載手澄汰後成通初年武陵
太守薩廷望迎請始居德山自是四海玄徒冬
夏常盈五百矣師有時謂眾曰汝等諸方更誰
敢銘邇有摩出來吾要識汝聞此語者惕慄鉗結
無敢當對師又曰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乃
虛而妙矣若毫釐繫念皆為自欺譬余生情万
劫羈鎖去師問曰維那今日幾个新到對曰有
八个師曰一時今來生案過却僧問禾山一時
今來生案過却此意如何禾山云纔出門便知
委下客僧曰如何免得此過禾山曰万里无來
却肯伊欽山問天皇也亦摩未審德山作摩生
道師曰試舉天皇龍潭看欽山礼拜師乃打之
雲大師代曰亦摩則自量虛言已失師又時云

問則有過不問則又弄僧便礼拜師乃打之僧云
某甲始礼為什摩却打師去侍你開口堪作什摩
師見僧來便閉却門僧便敲門師問阿誰僧云
師子兒師便開門其僧便礼拜師騎却頭去者
畜生什摩更去來師曰病次閑和尚病還有不
病者無云有進曰如何是不病者師云阿耶阿
耶龍牙問學人仗鑊銀之鈎擬取師頭時如何
云徐作摩生下手龍牙曰亦摩則師頭落也師
不答龍牙後到洞山具陳上事洞山云把將德
山落底頭來龍牙對無問如何是菩提師便吐云
出去莫向這裏倚岳頭問凡聖相去多少師喝
一聲因南泉第一座養猫兒隣床損脚因此相
諍有人報和尚和尚便下來拈起猫兒云有人
道得摩有人道得摩若有人道得救這个猫兒

命對南泉便以刀斬作兩段靈峯問師古人斬
 猶兒意作摩生師便趁打靈峯靈峯便走師却
 喚來六會摩對六不會師去我與摩老婆你
 不會師問岳頭還會摩對六不會六成持取不會
 好進日不會成持个什摩師六你似探鐵靈峯
 在德山時上法堂見和尚便轉師曰此子難偈
 長慶拈問什摩處是靈峯與德山相見處僧對
 慶代六還得當摩更有握要俗陳廣誨咸通六
 年丁酉歲十二月三日忽告諸徒捫空退嚮勞
 你神耶夢覺覺非覺有何事言訖宴坐安詳杳
 然順化春秋八十四僧夏六十五勅謚是性大
 師沙門元會撰碑文

淨修禪師讚曰 德山朗州 剝骨無儔 尚法

祖佛豈立證修 釋天果日 苦海慈舟 誰攀
 真錫 靈峯巖頭
 祖堂集卷第五

第六節

與

相堂集卷第六

不學和漢書卷之代也

投了和尚嗣翠微在舒州相城縣師諱大同舒州懷寧縣人也姓劉受業於東都保唐滿禪師下初習小乘定知非而後次讀楞嚴博悟幽深便造翠微而問師意審二祖初見達摩當何所得翠微答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師乃住屏玄墀息心他往又因一日翠微在法堂行道次師而近前接禮問曰而來寄旨和尚如何指示於人翠微駐步頃臾師又進曰請和尚指亦翠微答曰不可事須要第二惡水焚燒作摩師於言下承旨禮謝而退翠微去其採却師日時至根苗自生師又問曾聞丹霞燒木佛和尚何以供養羅漢翠微云燒亦燒不嘗供養亦一任供養師既承言領旨任性逍遙放曠人謂周遊

豚髯旋經故里卜投子山而有終焉之志了初立菴茨栖心道並父乳符中和之際鼎沸鯨吞荆越楚吳戈鋌楚耀狂戎交扇探蹤縱橫豈唯隨珍國邦抑亦摧殘佛寺時有暴黨魁師執刃庵前厲聲曰和尚在此問作什摩師曰吾在此間傳心魁師云傳个什摩心師曰餅心魁師住首良久解顏曰和尚家夫不思議打我輩之所看則內釘於匣膜各脫服玩用施而去自念曰有禪派相訪有人問曰凡聖相去幾何師下繩床立問一物不將來為什摩却言放下者而去辛若為摩來問家親處乞師一言師以拄杖敲之僧曰為什摩不道師云汝爭得為摩不識好惡問古人道云手執山下作一頭水牯牛意作麼生師云為執下僧曰下執常住時作麼生師

云又挽俗人問大庾敬頭趁得及為什摩提不起師提起納衣僧云不問這個師云看佢提不起問佛佛授授祖祖相傳未審傳个什摩師曰年老也爭妄謾語問併却咽喉腎吻請師道師曰汝只要我道不得問這摩未審時如何師曰過天遍地僧曰未後如何師曰益後不得問諸聖從何而證師曰有病不假服藥僧曰而摩則不假修證去也師曰不可長真長善問省裏家遠通信不師曰是你与摩問我僧曰如何識得師曰不可識僧曰畢竟作摩生師曰真是省裏問如何待不犯目前換師曰犯也僧曰什摩家是犯師曰適來道什摩問古人道與急相應唯言不二未審和尚作摩生師曰汝問我我與道僧曰作摩生道師曰唯言不二師有時云諸方

一切白道盡一白老僧則不然一白道盡一切白僧進問如何是和尚一白道盡一切白夜白師曰今日上堂喫妙子飯問古人有言解語非開舌能言不是聾如何是解語師曰一切慈道得如何是非開舌師曰無耳聽音聲問古人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作學生是在目前意師曰不狂妄僧曰作摩生師曰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趙州到投子山下有鋪向人問投子那裏俗人對曰問作什摩趙州云从醫和尚欲得礼謁俗曰送則送不用上山明日早朝來乞錢待他相見趙州云若与摩未而來時真向他說納僧在裏俗人唱偈師果然是下末乞錢趙州便出來把鉢去久嚮投子只道个便是也無師纔聞此語便側身退師又拈起菴蘿云

乞取蓋錢此子趙州走入裏頭師便歸山趙州
 落後到段子便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云不許
 夜行投明頭到趙州便下米一直走師教沙弥
 你去問他我意作摩生沙弥便去喚趙州趙州
 迴頭沙弥便問和尚兩摩道意作摩生趙州云
 過者个太伯沙弥歸舉似師便大英有僧舉似
 雲峯便問只如古人兩摩道意作摩生雲峯曰
 將為我胡伯更有胡伯在僧問黃龍古人道不
 許夜行投明頭到意作摩生黃龍曰嚼餅委魯
 伯又問未_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在見後如何師
 曰在師問_後後什摩處來對曰雲居來師曰何
 以此間地信_每却歸舉似雲居雲居云南有甕
 子北有道_山師又纒開門了便東觀西觀大眾
 一時走上師便開_却門有僧問石門投子開門

意作摩生門云開門_後 不開門你向什摩
 處會師有時云你諸人 閑家脫不可得相
 為_無無意_到來向一切家_心心者急自己事却
 是_云云所以難得相_稱稱_具具_目目_修修_各各自辦事莫待
 三_三三時方始惺性不及也老僧此間無巧言
 二_二二人咬齧只是隨_波波問_家家_祗祗對汝若不
 一_一一向什摩處道_別別得_若若_向向_放放_道道_向向上向
 二_二二_草草盡是走_作作你無了時你但真_逐逐名
 一_一一_草草_作作_別別了_事事邊亦收_管管你不著却
 二_二二_草草_及及_過過_患患雖然如此也羅天地含
 一_一一_草草_不不_差差殊直
 二_二二_草草_亦亦_簡簡要
 一_一一_草草_日日_鋤鋤地
 一_一一_草草_不不_依依

一法問便請和尚直指師夏僧日即這个別更有也無師日莫開言語師於甲戌歲四月六日跏趺端坐俄然順化春秋九十六僧夏七十六矣磁州如禪師嗣荷澤益州惟忠和尚嗣磁州如遂州圓禪師嗣惟忠草堂和尚嗣圓禪師師諱宗密未觀行錄不叙終始師內外諺瞻朝野欽敬制數本大乘經論疏鈔禪詮百卷禮懺等見傳域內臣相裴休條加礼重為削碑文詢奘射人頗彰時譽勅謚定慧禪師青蓮之塔

有時史山人十問草堂和尚第一問日去何是道何以修之為復必須修成為復不假功用禪師荅日無礙是道覺妄是修道雖李圓妄起為累妄念都盡即是修成

第二問日道若因修而成即是造作便同世間

法虛偽不實成而復壞何名出世師荅日造作唯是結業名虛偽世間無作是修行即真實出世第三問日其所修者為頓為漸則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頓即万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師荅日真理即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初生孩孺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而志氣方立

第四問日凡修心地之法為當悟心即了為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南宗頓言若悟即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師荅日識水地而全水藉陽氣而鑄融悟凡夫而即真資法力而修習冰消則水脈潤方呈既條之功妄盡即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

第五問日若但修心而得佛者何故諸經復說

祖堂卷第六

受 卷

必須莊嚴佛土教化衆生方名成道師答曰鏡
明而影像于差心淨而神通万應影像類莊嚴
佛國神通即教化衆生莊嚴而即非莊嚴影像
亦色而非色

第六問曰諸經皆說度脫衆生且衆生即非衆
生何故更勞度脫師答曰衆生若是實度之即
為勞既自亡即非衆生何不例度而無度

第七問曰諸經說佛常住或即說佛滅度常即
不滅滅即非常豈不相違師答曰離一切相即
名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見出沒者在乎
機緣機緣應即菩提樹下而出現機緣盡即娑
羅林間而涅槃其猶淨水無心無像不現像非
我有蓋外質之去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
第八問曰亡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既無生

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
生豈忍耶師答曰既亡如化化即是空空即無
生何誥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為真忍可此法無
生名曰無生法忍

第九問曰諸佛成道說法只為度脫衆生衆生
既有六道佛何但住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付
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七祖每代只傳
一人既亡於一切衆小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
授不普師答曰月照天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
益下不知非日月不普是障隔之咎也度與不
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揀於鬼畜但人道能結
集傳授不絕故只知佛現人中也滅度後委付
迦葉展轉相承一人者此亦蓋論當代為宗教
主如亡無二王非得度者唯尔數也

第十問口和尚曰何發心慕何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處地位个住心耶修心耶若住心妨修心若修心即動念不安去何名為學道若安心一定即何異定性之徒伏願大德運大慈悲如理如如次第為說長慶四年五月日史制誠謹問師答曰覺四大如坏幻達六塵如空花悟自心為佛心見本性為法性是發心也知心無住即是修行無住而知即為法味住者於法斯為動念故如人入闇即無所見今無所住不染不著故如人有目及日光明見種種法豈為定性之徒既無所住者何論

夏河階位同年同月二日沙門宗密謹對人白

後傾計諸心地
乃生出家為道

神山和尚嗣紫岳師諱僧密未觀行經不史始

終師与洞山鋤茶次洞山抱如鑿頭去我今日因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解与摩道得洞山去將謂有氣力底是因裴大夫問僧下供養佛還喫也無僧曰如大夫祭祀家先有人舉似雲岳雲岳去這个人未出家在師邊日却請和尚道岳曰汝幾般節公但一時下来岳却問師他忽然下来時作摩生師曰却須合取鉢盂岳深肯之有行者問生死事大請師一言師曰行者何姓曹死來行者去不會請師說師曰若与摩須死一場去師与洞山行脚時到寺裏洞山坐禪師一向睡洞山心悶喚師師應若洞山去上座還會摩師曰不會洞山去既不會作摩生睡師去會及人還睡也無洞山不語師曰一條繩子自繫師把針次洞山問作什摩師曰

祖堂卷第六

空

亦

把針洞山去作摩生把針師去个个与他相似
洞山去若有个个則不相似却問洞山洞山
去大地一齊火發曹山去為什摩寸絲不留曹
山問僧作摩生是大地一齊火發對曰近不得
曹云近不得是火也與摩時還存得寸絲也無
對曰若有寸絲則不成大火曹山不肯遂上座
去與摩時却存得寸絲曹山去邀閻梨是問生
師向洞山到村院向火火洞山問師水從何出
師去無處來洞山去三十年同行作任摩語話
師去理長則就老兄作摩生洞山去只見濕濕
不知從何出

洞山和尚嗣靈岳在洪州高安縣師諱介姓
俞越川諸暨縣人也初投村院院之妻出家其
院主不任持師並無欺嫌之心過得兩年院主

見他孝順教伊念心經未過得一兩一念得澈
和尚又教上別經師啓師曰念底心經尚乃未
會不用上別經院主去適來何怜念得回什摩
道未會師曰經中有一句語不會院主去不會
那裏師曰不會無眼耳鼻舌身意請和尚為某
甲說院主杜口無言從此法公不是尋常人
也院主便領上五減和尚蒙具陳前事此法公
不是某甲分上人乞和尚攝收五減容許師蒙
攝受過得三年後受戒一切了謔白和尚啓師
某甲欲得行脚乞和尚蒙分五減去尋取排擇
下問取南泉去師曰一去琴線盡孤鶴不來巖
師便辞五減到南泉南泉曰歸宗齋垂語去今
日為歸宗設齋歸宗還來也無衆無對無師出來礼
拜去請師徵起南泉便問師對曰持有伴則來

南泉遽跳下來撫背云雖是後生敢有彫琢之分師曰莫壓良為賤因此名播天下呼為作家也後叅雲岳盡領玄旨止大中未間住于新豐山大弘禪要時有人問學人欲見和尚李來師時如何師曰年涯相似則無阻尋學人弄舉所疑師曰不躡前蹤更請一問雲居代云与摩則某甲不得見和尚李來師也後教上座拈問長慶如何是年涯相似長慶云古人与摩道教閣梨來這裏覓什摩問師見南泉目什摩為雲岳設齋師曰我不重他雲岳道德亦不為佛法只重他不為我說破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禾莖粟柄師到百顏顏問近離什摩家師曰近離湖南顏云官察使姓什摩師曰不得他姓顏云名什摩師曰不得他名顏曰還曾出不師

曰不曾出也顏曰合句當事不師曰自有郎幕在顏曰雖不出合家辦事師乃拂袖而出百顏經宿自知不得入堂問昨日二頭陀何在師曰某甲是顏曰昨夜雖對閣梨一夜不安將知佛法大難大難頭陀若在此間過夏某甲則陪隨二頭陀便請代語師代云也太尊貴因雲岳問院主遊石室云汝去入石室裏許莫只与摩便迴來院主對師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岳云汝更去作什摩師云不可人情斷絕去也問如何是出來意師云太似解雞犀有人問洞山時時勤拂拭大殺好因什摩不得衣鉢洞山荅曰直道李來無一物也未得衣鉢在進日什摩人合得衣鉢師曰不入門者得進日此人還受也無師曰雖然不受不得不尚他問蛇吞蝦蟆救則

是不救則是師去救則雙目不覩不救則形影不彰回雲岳齋有人問和尚於先師處得何指亦師曰我雖在彼中不蒙他指亦僧曰既不蒙他指亦又用設齋作什摩師曰雖不蒙他指亦亦不敢辜負他又設齋次問和尚設先師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僧曰為什摩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則辜負先師僧拈問安國全肯為什摩却成辜負安國曰金層雖貴白蓮云不可認兒作爺有人拈問鳳池如何是半肯鳳池云從今日去向入且留親見如何是半不肯鳳池云還是汝肯底事摩僧曰全肯為什摩辜負先師鳳池云守著合頭則出身無路問三身中阿那一个身不墮眾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摩生曹山云要

頭則斫將去問雲峯雲峯以杖攔口搨云我亦曾到洞山來日夜不點燈有僧出來問話師喚侍者點燈來侍者點燈來師曰適來問話上座出來出來共僧便出師曰將取三兩粉與這上座僧拂袖而出後回此得入路將衣鉢一時設齋得三五年後碎和尚和尚云善為善為雲峯在身邊侍立問者个上座適來碎去幾時再來師曰只知一去不知再來此僧歸堂衣鉢下座而遷化雲峯見上座遷化便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教老僧三生在又一家舉則別回两个僧造同行 人不安在涅槃堂裏將息一人看他有一日不安底上座喚同行云某甲欲得去一時相共去對曰某甲未有病作摩生相共去病僧云不得比來同行去也須同行去始得對

曰好為摩則某甲去辭和尚其僧到和尚寔具
說前事師云一切事在你善為善為其僧去涅
槃室裏兩人對坐說話一切後當骨合掌峭底
便去雪峯在法席造飯頭見其次弟便去和尚
家說適來辭和尚僧去涅槃堂裏兩人對坐遷
化極是異也師云此兩人只解與摩去不解傳
來若也與老僧隔三生在師有時亦眾曰吾有
聞名在世誰能與吾除得有沙弥出來云請師
法号師曰提曰吾聞名已謝石霜代去無人得
他肯進曰爭那聞名在世何霜曰張三李四他
人事雲居代去若有聞名非吾先師曹山代曰
從古至今無人并得疎山代云龍有出水之機
人無并得之能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曰不從
口裏道僧曰有如是人問和尚還道不師曰汝

問也未曾問問如何是病師曰覺起是病進曰
如何是藥師曰不續是藥洞山問僧曰什摩家
未對曰三祖塔頭來師曰既從祖師家來要見
老僧作什摩對曰祖師別學人與和尚不別
師云老僧欲見闍梨來師得不對曰亦須師
自出頭來始得師云老僧適來暫時不在問承
教中有言誓度一切衆生我則成佛此意如何
師曰譬如十人同選一人不及第九人惣不得
一人若及第九人惣得僧曰和尚還及第不師
曰我不讀書師問僧名什摩對曰專甲師曰阿
那个是闍梨主人公對曰現祗對和尚即是師
曰苦哉苦哉今時學者例皆如此只認得驢前
馬後將當自己眼目佛法平沈即覆是客中主尚
不并得作摩生并得主中主僧問如何是主中

主師曰聞梨自道取僧去某甲若道得則是客
中主師曰尚摩道則易相續則大難大難雲居
代云某甲若道得不是客中主師問靈峯汝去
何處對曰入嶺去師云汝從飛猿嶺過不對曰
過師曰來時作摩生對曰亦彼處來師曰有一
人不從飛猿嶺便到者裏作摩生對曰此人無
來去師曰汝還識此人不對曰不識師曰既不
識爭知無來去靈峯無師代云只為不識所以
無來去師有時曰幹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
話分僧便問如何是語話分師曰語話時聞梨
不聞僧曰和尚還聞不師曰待我不語話時則
聞師有時去直須向万里無寸草處立有人舉
似石霜石霜云出門便是草師聞舉六大唐因
內能有幾人師舉益官法會有一僧知有佛法

身為知事未得修行大限將至見鬼使來取僧
僧云某甲身為主事未得修行且乞七日得不鬼
使去待某甲去白玉王若許得七日後方始未
若不許須臾便到鬼使七日後方來覓僧不得
有人問他若來時如何祇對他師曰被他覓得
也有僧從曹溪來師問見說六祖在黃梅八個
月踏碓盛實對曰非但八箇月踏碓黃梅亦不
曾到師曰不到且從彼上如許多佛法什摩處
得來對曰和尚還曾佛法為人不師曰得則得
即是太拉突人師代曰什摩劫中曾失却來中
招慶代云和尚稟受什摩處問如何是古人百
答而無一問師曰清天朗月如何是今時百問
而無一答師云黑雲變變問師見什摩道理更
住此山師曰見兩個泥牛關入海直至如今無

消息聞飯百千諸佛不如鉢一無修無證之者
 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師曰無過只是功勳邊
 事僧曰非功勳者如何師曰不知有保任即是問
 承和尚有言教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
 曰不逢一人僧曰如何是行師曰是下無絲去
 僧曰莫是本來人也無師曰闍梨曰什摩顛倒
 僧云學人有何顛倒師曰若不顛倒你曰什摩
 認奴作郎僧曰如何是本來人師曰不行鳥道
 問六國不寧時如何師曰臣無功僧曰臣有功
 時如何師云國界安清僧曰安清後如何師曰
 君臣道合僧云臣傳身後如何師曰不知有君
 問知識出世學人有依遷化去後如何得不被
 諸境惑師曰如空中輪僧曰爭奈今時妄起何
 師曰正好燒却問和尚出世幾人肯重佛法師

曰實無一人肯重僧曰為什摩不肯重師曰他
 各各氣宇如王相似問雲居你愛色不對曰不
 愛師曰你未在好与雲居却問和尚還愛色不
 師曰愛告曰正与摩見色時作摩生師曰如似
 一團鐵師問僧名什摩對曰請和尚安名師自
 稱良价僧對雲居代云与摩則學人無出頭家
 也又云与摩則惣被和尚占却也師問太長老
 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黑如漆過
 在什摩對曰過在動用師便咄出去石門代云
 真不得有人道日為什摩真不得石門云黑如
 漆因雲峯般柴次師問重多少對曰盡大地人
 提不起師云爭得到這裏雲峯對雲居代云到
 這裏方知提不起踈山代云只到這裏豈是提
 得起摩有一僧到叅師見異起來受孔了問夜

世尊卷第六

十一

宗

何方而未對曰從西天來師曰什摩時離西天
日齋後離師曰太遲生對曰地遷遊山玩水來
師曰即今作摩生其僧進前又手而立師乃袵
捐去喫茶去師問僧什摩處來僧云遊山來師
曰還到頂上不日到師曰頂上還有不對曰
無人師曰為摩則閣梨不到頂上也對曰若不
到爭知無人師曰閣梨何不且住對曰某甲不
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問雲居什摩處去來對
曰踏山下來師曰阿那个山敢住對曰阿那个
山不敢住師曰與摩則太唐國內山惣被閣梨
占却了也對曰不然師曰與摩則子得入門也
對曰無路師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對曰
若有路則與和尚隣生師云此子已後千万人
把不住師到泐潭見政上座謂眾說話云也大

奇也大奇道界不可思議佛界不可思議師便
問道界佛界則不問且說道界佛界是什摩人
只請一言七座良久無言師催云何不急道七
座云爭則不得師云道也未曾道說什摩爭即
不得上座對師曰佛之為道只是名字何不引
教上座曰教道什摩師曰得意忘言上座云猶
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道界佛界者病
多以上座因茲而終師問雲峯什摩處去來對
曰斫槽去來師曰幾斧得成對曰一斧便成師
云那邊事作摩生對曰無下手處師曰此猶是
這邊事那邊事作摩生雲峯對疎山代云不墮
無斫斧問單刀直入擬取師頭時如何師曰堂
堂無邊長僧口爭奈今時贏劣何師曰四隣五
舍誰人無之暫寄侶店之什摩可恠大師又勸

學徒曰天地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竅秘在形
山識物靈照內外空然森冥難見其位玄玄但
向已采其從他借借亦不得捨亦不堪惹是他
心不如自性性如清淨即是法身草木之生見
解如此住止必須擇伴時時聞於未聞遠行要
假良朋數數清於耳目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
者朋友親於善者如霧裏行雖不濕衣時時有
潤蓬生麻竹不扶自直台砌在泥与之俱黑一
日為師終世為天一日為主終身為父玉不琢
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師因病僧不易關梨對
日生死事大和尚師曰何不向裏舍裏去病僧
曰若與摩則珍重峭然便去問一切皆放捨猶
若未生時如何師曰有一人不知關梨手空師
亦眾云諸方有驚人之句我這裏有刮骨之言

時有人問承和尚有言諸方有驚人之句我這
裏有刮骨之言豈不是師曰是也將來与你刮
僧曰四方八面請師刮師曰不刮僧曰幸是好
手為什麼不刮師曰汝不見道世醫拱手雲門
到西峯西峯問某甲只聞洞山刮骨之言不得
周旋請上座與某舉着雲門具陳前話西峯便
合掌云得與摩周旋雲門拈問西峯洞山前語
道將來与你刮賓家第二機來為什麼道不刮
西峯沉吟後云上座上座應若西峯曰堆阜也
師亦眾曰展手而學鳥道而學玄路而學寶壽
不肯出法堂外道這老和尚有什麼事急雲居
便去和尚處問和尚與摩道有一人不肯師曰
為肯者說不為不肯底只如不肯底人教伊出
頭求我要見居云無不肯底師曰閻梨適來道

有一人不肯曰什摩道無不肯更道居士出來
則肯也師曰灼然肯則不肯此則不出問古人
有言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
此意如何師曰不遠色僧曰為什摩不遠色師
曰不是真如亦無般若僧曰還幸也無師曰不
露世僧曰為什摩不露世師曰非世僧口非世
者如何師曰某甲則与摩道問却如何對曰不
會將會与問梨僧曰和尙為什摩不与施設師
曰看看不奈何僧曰為什摩承當不得師曰汝
為什摩泥他有言僧曰与摩則無言師曰非無
言僧曰無言為什摩却非師曰不是無言問相
逢不擎出舉意便知有此意如何師合掌頂戴
報慈枯問僧只如洞山口裏与摩道合掌頂戴
与摩是合掌頂戴僧計自代曰一脉雨中問

清河彼岸是什摩草師曰不萌之草僧曰渡河
就者如何師曰一切都盡師又云不萌之草為
什摩能藏香象香象者今時功成果草者本來
不萌之草藏者本不認圓滿行相故云藏有一
屋到僧堂前云如許多眾僧總是我兒子也眾
僧道不得有人舉似師師代云我曰所生有僧
持鉢家常俗人問上座要个什摩僧去揀什摩
俗人將草滿鉢盂著上座若解道得則供養
若道不得則且去其僧計有人舉似師師代云
這个是揀底不揀底把將來師問僧心法雙上
性則真是第幾座對曰是第二座師曰為什摩
不与他第一座僧曰非心非法師曰心法雙上
是非心非法也何更如是道師代曰非真不得
歷問如何是父少師云問梨春秋多少如何是

子老師曰某甲尋常向人遊玄去問占人有言
但以神會不可以事求此意如何師曰移門入
者非寶曰不從門入者如何師曰此中無人領
覽問心法滅時如何師曰口裏道得有什摩利
益莫信口頭辨直得與摩去始得設使與摩去
也是佛邊事學進曰請師指示个佛向上人師
曰非佛問四大連和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
僧曰不病者還看和尚不師曰某甲看他則有
分他誰彩某甲僧曰和尚病爭看得他師曰某
甲若看則不見有病問云與摩時如何師曰是
閣梨窠窠僧曰不與摩時如何師曰不願占僧
云不願占莫是和尚重覆不師曰不願占重什
摩僧曰如何是和尚重覆師曰不擊拳向閣梨
僧曰如何是學人重覆師曰莫合掌向某甲僧

曰任摩則不相干也師曰誰共你相識僧曰畢
竟如何師曰誰肯作大誰肯作小問牛頭未見
四祖時百鳥銜花供養時如何師曰如珠在掌
僧曰見後為什摩不銜花師云通身去也問如
何是無心意識底人師曰非無心意識人僧曰
還來請得也無師曰不曾聞人傳語不曾受人
囑託僧曰還親近得也無師曰非但閣梨一人
老僧亦不得僧曰和尚為什摩不得師曰不是
無心意識人問蛤中有珠蛤還知不師曰知則
失僧曰如何則得師曰莫依前言問古人有言
以虛空之心合靈之理如何是虛空之理師曰
蕩蕩無邊表如何是虛空之心師曰不挂物如
何得合去師曰閣梨與摩道則不合也問古人
有言佛病寔難治佛是病佛有病師曰佛是病

僧曰佛為什摩人為病師曰與渠為病僧曰佛還識渠也無師曰不識渠僧曰既不識渠爭得與他為病師曰你還聞道帶累他門風問語中取的時候如何師曰的中取什摩僧曰與摩則的中非師曰非中還有的也無師問僧有一人在千万中不向一人不肯一人此喚作什摩人僧曰此人常在目前不隨於境師曰關梨此語是父邊道子邊道對曰據某甲所見向父邊道師不肯師却問典座此是什摩人對曰此人無面背師不肯又別對曰此人無面目師曰不向一人不肯一人便是無面目何必更與摩道師代曰絕氣息者問一切處不求時如何師曰此猶是功勳邊事有無功之功子何不問僧曰無功之功莫是那邊人也無師曰已後有眼人笑關

梨與摩道僧云與摩則調然也師曰調然非調然非不調然僧曰如何是調然師曰喚作那邊人則不得僧曰如何是非調然師曰無弁覈師慕叟侍者侍者來師良久云傳語大眾寒者向火不寒者上堂來師有時謂眾曰這裏真頭句句不斷始得如似長安路上諸道信耗不絕若有一道不通便是不奉於君此人命如懸絲直饒學得勝妙之事亦是不奉於君豈況自餘有什摩用覈莫為人間小小名利失於大事假使起摸盡樣覓得片衣口食惣須作奴婢償他定也專甲敢保先德云隨其諸類各有分齊既得人身的不皮衣立食任運隨緣莫生住著專甲家風只如此也肯與不肯終不抑勒關梨一任東西珎重師自咸通十年己丑歲三月一日剃髮

被衣今擊鐘儼然而往大衆驚慟師後覺曰大
出家兒心不依物是真修行何有悲戀則呼主
事僧令辨愚癡齋主者仰憲漸辦齋延至七日
俗師亦少食竟日師去僧家何太厲寧臨行之
際喧慟如斯至八日使開浴浴訖端坐長往春
秋六十二僧夏四十一勅謚悟孝禪師慧覺之
塔勗勗頌等並通流於衆徒寶蓋肯此中不
錄矣淨修禪師讚曰師居洞山聚五百衆眼蒙
聞聲境緣若夢礪畔貞筠天邊瑞鳳不墮三身
吾於此痛
斲源和尚嗣道吾師諱仲興未觀實錄不決終
始師曰隨道吾往檀越家相看乃以手敲棺木
問生也死也吾去生亦不道死亦不道師去為
什摩不道吾去不道下道師不肯去陽溪一宿

次半夜便惺悟出聲啼哭歸寺和尚使歡喜自
米迎接師到石霜將鉢子向法堂前過來過去
霜去作什摩師去覓先師靈骨霜去洪水滔天
波浪去也師去与摩則正好着力霜去我這裏
無割針之地你向什摩裏着力後太原早上座
代去先師靈骨猶在
石霜和尚嗣道吾師諱慶諸吉州新淦人也俗
姓陳年十三於洪州西山出家年二十於嵩山
受戒迴參道吾道吾問有一人無出入息速道
將來師去不道去為什摩不道師去不將口來
師年三十五而止石霜更不他遊為洞上指罍
邊不獲乃旌法寺四海玄徒奔湊日夜圍遶師
走避深山而不能免衆復尋出圍持近半載問
師無異說然而無門可推師不獲已乃有僧將杖

子上其僧云奉師一條杖其形有九曲曲則為
 今時上下長多少師云我道不出頭僧云為什
 摩不出頭師云汝道長多少大眾一時云得也
 得也師云汝若與摩我有一句子蓋却天下人
 舌頭僧拈問師如何是蓋却天下人舌頭底句
 師云不可更教老僧答一轉話問真身還出世
 也無師云真身不出世僧曰尊奈真身何師云
 琉璃瓶子口問佛性如虛空時如何師曰卧時
 則有坐時則無師有時云我向前在一老宿家
 有个師僧同過夏夏滿請益云和尚指示个
 正回他老宿云你莫插束正回中一字也無纒
 與摩道便失聲齧齒兩三下梅與摩道有一老
 宿隣窓聞乃云好个一罐羹不淨物污誓作什
 摩福先拈問僧如今須符他正回不得行誓作

摩生道僧對福先自代云汝向後不得恠著我
 進日忽逢道伴作摩生舉先云但問別人云病
 僧問劫火洞然時如何師云來時不知有去亦
 任從伊僧日爭奈即今羸劣何師云須知有不
 病者僧云病與不病相去幾何師云悟即無分
 寸迷則隔山岐僧云前程事如何云雖然黑似
 漆成立在今時此僧峭然師問張拙秀才汝名什
 摩對曰張拙師云世間文字有什摩眼名什摩
 拙對曰真个巧裏不可得師云也只是个拙張
 秀才有偈曰光明齊照流如沙几聖合塵共一
雲遊遣除煩惱重增病纏內真如亦是
邪任逐境緣無靈得真如几聖是空花問道吾
 忌日和尚何不設齋師云我因他得無三寸所
 以不將這個供養有人問末山人云我因他
 得無三寸所以不將這個供養未審將什摩供

祖堂卷第八

上九

養禾山云將無三寸供養僧去古人為什摩道不將這个供養禾山去汝喚什摩作這个圓茶頭問志圓為什摩勿奈何師云非但一个闔國人亦勿奈何准曰和尚如何師云我亦勿奈何進曰師是人天師為什摩勿奈何師云老僧不曾得他顏色教我作摩生師問座主教中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此是什摩人次第對曰此是讚法身之言師云法身是讚何必更讚乎座主無問忽有人問百年後什摩處去作摩生向他道師云但向他道二十年在卅一千五百人又云會摩對曰不會師云且歸堂去師問大光除却今時還更有異時也無對云渠亦不道今日是師去我也擬道非今日靈峯問少師什摩處歸對曰江西峯曰江西那裏對云石霜雪

峯舉石霜病重時有新到二百來人未參見和尚惆悵出聲啼喚石霜問監院是什摩人喚聲對云二百來个新到不得參見和尚因此啼喚師云喚他来隔窓相看侍者便喚他新到一際上來隔窓禮拜問咫尺之間為什摩不覩尊顏師云遍界不曾藏靈峯舉此話讚師後問遍界不曾藏是什摩界對云是什摩問和尚峯去問有橫豎是你曰什摩与摩道學人不曾又問衷情無可枉對峯造一首偈曰何怜徒慧子時人機迦然師問僧徒什摩處來對云靈峯來師去此物分有什摩佛法回緣你舉看其僧便舉和尚亦舉去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三乘教外別傳十方老僧口到這裏百雜碎師便失聲云堪作什摩早被你驀頭拗却也 師又云雖然

如此我也不向其僧便問靈峯意旨如何師云
我道夢人思不近你作摩生問十方同一會共
譚何事師云在三寸上何處有事在僧曰豈無
撥端者師云時人眼不齊問如何是芥子納須
弥師云雙雙聽你雙雙問臣之有功王賜何物
師云不轉目師自僖宗皇帝特降紫衣堅退不
受光啓四年戊申歲二月十日遷化報齡八十
僧夏五十九平章事孫握撰碑文勅謚普會大
師見相之塔

祖堂集卷第六

字天

蓮

祖堂集卷第七

石頭下卷第廿六代法孫

夾山和尚嗣北亭在澧州師諱善會姓廖氏漢
廣峴亭人也受業龍牙山依年受戒於荆門後
通經論時攝學海聆辯天機初曾京口已轉法
輪後回道吾指叅承花亭密契玄開便接夾山
師有時曰夫有佛有法有祖已來時人錯會謂
言佛邊祖邊法邊逾代相承至于今日須依佛
祖法句意與汝為師言方是因此天下出無眼
狂人却成無智不然他只如無法本來是道無
一法當情沒佛可成沒道可修沒法可捨故曰
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
到三乘十二分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破
草鞋寧可赤脚不考究好日觀罷墨猶如黃菜
汝若向佛邊攀法此人未有眼自在何以故此

皆屬所依之法不得自在本只為生死忙忙法
法依著識性無有自在分他千里求善知識須
有眼目永脫虛謬之見不隨幻惑之法方達後
人直須目前生死定取一言未省為復實有實
無若人定得老僧許伊出頭所以老僧道無絲
千丈意在深潭語覆撲而不顧古頭玄而不叅
有人問如何是道師曰大陽澄目万里不掛片
雲僧曰學人如何得會去師曰清潭之水游魚
自迷有大德發心行脚到先白馬乃問承教中
有言一塵舍法界之無邊時如何師答曰如鳥
二翼如車二輪座主云將謂禪宗別有奇特之
事元來不出教乘便去歸李寺後問師出世遣
少師持前問問師師云彫砂無鏤玉之談結草
乘道人之思少師却歸舉似師師進礼丈山讚

日將為禪宗与教不殊天然有奇特之事夾山
 不着後生佛日到維那不許衆和尚佛曰云
 暫來礼見和尚不宿維那白和尚云有个後
 生到來暫礼拜和尚不宿師乃許衆見佛日到
 法堂塔下未上師云三道寶塔閣刹從何而上
 佛曰云三道寶塔曲為今時向上一路請師速
 道速道便上塔礼拜和尚了師問從什摩處來
 對曰天台國清寺來師曰承聞天台有青青之
 水綠綠之波謝子遠來子意如何對曰又居岳
 谷不掛森蘿師曰此猶是春意秋意如何佛曰
 對師曰看君只是撐舡漢終歸不是弄潮人福
 先代去涼風吹落葉高任任意遊風地枯問僧
 作摩生衲對免得撐舡漢對曰待和尚自出來
 即商量鳳池曰若出來時作摩生商量僧
 對自

代不可預撥而待拜又代問若到什摩難道
 師又問曰与什摩人為同行對曰木上座師曰
 在什摩處對曰在堂中師曰喚來佛曰便歸堂
 取拄杖拖下師前師去其後天台採得來不對
 日非五岳之所生師曰其後須弥頂上採得來
 不對曰月宮不曾逢師曰与摩則從人得也對
 日自己尚惡寒從人得堪作什摩師曰冷灰裏
 豆子爆師喚維那安排向明燈下者又問你名
 什摩對曰佛曰師曰日在什摩處對曰日在夾
 山頂上師曰与摩則起一句不得也師令大衆
 鐺地次佛曰傾茶与師師伸手接茶次佛曰問
 儼茶三兩坑意在鑼頭邊速道速道師云瓶有
 盃中意盃中幾個盃對曰瓶有傾茶意盃中無
 一盃師曰手把夜明符終不知天曉羅秀才問

祖堂卷第七

文

請和尚破題師曰龍無龍軀不得犯於本形秀才去龍無龍軀者何師去不得道者老僧秀才曰不得犯於本形者何師去不得道者境地又問如何是夾山境地師答曰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花落碧巖前座主出來便問洞明三教底人還通此理也無師去夜月明珠不如天曉又問等妙二覺底人還通此理也無師去金雞玉兔不墮魚父之手座主曰此意如何師去句中無法意不受人座主曰步步踏蓮華猶是今時昇降蝶髯向上事乞師一言師去鐵牛無聲不用聞之師問雲蓋近離什摩震對去近離朗州師曰此間無路你爭得到這裏對去既無路回什摩有人到這裏師許之師問法志近離什摩震對去近離朗州師曰作什摩來對去尋和尚

跡師曰老僧不動步你向什摩處尋對去咄墮振漢師曰未屈閻梨在對去不動步豈是不屈師便失聲師問僧從什摩處來對去新豐來師曰彼中是什摩人道首對去上字是良下字是价師去吾識竟又問有什摩佛法因緣汝攀看其僧便攀云和尚亦衆曰欲行鳥道須得是下無絲欲得玄學展手而學師佯却頭其僧便禮拜問某甲初入菴林不會洞山意旨如何師去貴持千里抄林下道人悲其僧禮拜退立師去咄者阿師近前來僧便近前而立師去某甲初見先師先師問某甲阿那个寺裏住某甲對去寺則不住住即不寺先師曰為什摩故如此某甲對去目前無寺先師曰什摩處學得此語來某甲對去非可目之所到先師去一句合頭意

万劫繫驢撮如今改為四句偈曰口前無法意

是日前往非某甲無贈物与閻梨口前他不可這人是老僧

見先師曰緣囊中之寶將去舉似諸方若有人

彈得破其来若也無人彈得破却還老僧其僧

便辞却歸洞山洞山問阿那裏去来對云到夾

山洞山曰有什摩佛法曰緣汝舉着對云彼中

和尚問當頭曰緣某甲情切舉似彼中和尚洞

山曰舉什摩曰緣僧曰某甲舉和尚亦眾曰欲

行鳥道須得足下無絲欲得玄學展手而學洞

山便失聲云夾山道什摩對云貴持千里抄林

下道人悲洞山云灼然夾山是作家夾山小師

當時在洞山洞山教小師你速去是徐和尚在

夾山這二百眾有如是次第小師對云某甲和

尚無佛法無不在夾山其僧向小師云舊時則

合山如今改為夾山也小師方始得信便辞洞

山却歸本山纔到門前高聲喚入向和尚說某

甲是師衣住山時与和尚何事不造作何事不

經曆有与摩奇持之事當時曰什摩不与某甲

說和尚云當初時是你濤米老僧燒火是你行

鉢老僧展受又恠我什摩蒙小師便悟是韶山

和尚也問迷子歸家時如何師云家破人去子

婦何蒙僧云不欲得見舊時人如何師答云庭

前殘靈曰輪消室內遊塵教誰掃問迅速不停

時如何師云有眼不窺天子樂目前并取老僧

歌問南北則不問和尚足下事如何師云彫砌

無鏤玉之機結草虧道人之月 有一座

主叅師師問久習何業對云法花經留心師曰

法花經以何為極則對云露地白牛為極則師

祖堂卷第七

文

瑞

去愛者舍那之服瓔珞之衣駕以白牛屆此道
場豈不是座主家風對六是師曰傍邊有个樑
根迦葉起來不肯諸子幼唯惟無所知老曾者
裏百草頭与一鑽座主向一路富貴家因何
不問座主与摩則有弟二月也師去老僧要坐
却日頭天下醜黑忙然者匝地普天座主問如
何是向上一路富貴家師去滴重峯外白雲不
掛座主作摩生師又去一女子丁方共祭一句
子天下人不那何一句子活却天下人一句子
死却天下人巧拙臨時自看所以道貴持千里
抄林下道人悲直得靈草不掛猶非九五之位
耶珠夜月不是天睡問如何是沙門行師去動
則影現覺則病生欽山教侍者問師學人擬欲
斬身千斷誰人下手師去道無橫徑立者皆危

侍者又問當風颺設時如何師去者裏無風颺
什摩侍者又問青山無霞雲從何生師去駿馬
不露峯骨朗然清虛侍者去駿馬何在師曰藉
麻作針割布袋不入白雲千丈之線寄在碧潭
浮定有無離鈎三寸子何不問寺者却歸舉似
欽山欽山去夫山是作家漳南舉此目緣僧便
問道無橫徑立者皆危与摩道只是說道話道
未審如何是道漳南六大家勳觀汝師教僧問
石霜如何是一老一不老霜去白雲聽你白雲
青山聽你青山其僧却歸舉似師師去門前把
弄不如老僧入理之譚欠他三杖師自天門夾
山首末十二年通前凡三變轉法輪至中和初
年辛丑歲十一月七日自燒却門屋謂衆曰苦
戒苦戒石頭一枚埋没去也樂滿出來去聽也

檀卷第一

五

堯

埋没去自有青龍在師問青龍意旨如何對曰

貴人不借衣師便救火因此造偈曰大江沉盡

月高華法自流石斗水上卧影落師便亦化矣

春秋七十七僧夏五十七塔于丈山謚號傳明

大師永濟之塔韶州刺史金夏撰碑文

巖頭和尚嗣德山在鄂州唐寧住師諱全齋俗

姓柯泉州南安縣人也受業靈泉寺義公下於

長安西明寺具裁成業講涅槃經後來德山初

到叅始擬展坐具設禮德山以杖挑之遠擲塔

下師因便下塔收坐具相者主事叅堂德山諦

視又而自曰者阿師欲似一个行脚人私記在

懷來晨師上法堂叅德山問閣梨是昨晚新到

豈不是對去不敢德山云什摩裏學得虛頭來

師云專甲終不自誑德山呵云他向後老漢頭

上病著師礼而退藏密機既盤泊數載盡領玄

旨初住卧龍後居岳頭有人問去却僕從直請

卧龍相見師去跪上眉毛看曜曰頌當機在下

誦之徒未可觀木色先施時有三人同礼拜未

申問師云三人俱錯三人默而無言師便喝出

東山代去只怕和尚無語雲門代去和尚亦不

得無過問如何是毗盧師云汝道什摩學人擬

申問師喝出去鈍漢問不歷古今事如何師云

卓彻底又問歷古今事如何師云任爛底問三

界竟起時如何師云坐却著僧曰未審師意如

何師云移將廬山來則向你道羅山問和尚豈

不是三卜年在洞山又不肯洞山師云是也羅

山云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云

是也羅山云不肯德山則不問只如洞山有何

祖堂錄第七

突

變

虧關師良久云洞山好个佛只是無光效竺
問德山從上宗乘和尚此間如何稟授与人德
山云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与人師聞舉云德
山老漢一條脊梁骨折不折雖然如此於智教
中猶較絀子保福拈問長慶岳頭平生出世有
什摩言教過於德山便道猶較此子長慶舉師
亦衆士若是得意底人自解作活計舉措悉皆
索索底時長恬恬底羣物則傳意在傳家位則
剗住去則剗去須於欲去不去欲住不住羣駢
會不執物不據物不同室塞人緊把著事不解
傳得恰似死人把玉攜玉相似雖然傳得直到
驢年有什摩用處且愧伊向這裏湊泊不別運
為訂將去鑽將去研將去直教透過直教通徹
不見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有人問中時如何

師云莫不識痛痒摩保福云今日非唯舉話慶
云是什摩心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移
取廬山來向你道師云德山老漢只憑目前一
个白棒曰佛來也打祖來也打雖然如此友此
子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又与摩去也問
如何是岳中的的意師云道什摩請和尚答話
師云謝闍梨拍亦師共靈峯到山下鵝山院墜
雪數日所毒日只管睡寧峯只管坐禪得七日
後靈峯便喚師兄且起師云作摩峯云今生不
善便共文遂个漢行數裏被他帶累今日共師
兄到此又只管打睡師便喝云你个瞋眠去摩
云日在長連床上恰似漆村裏土地相似他時
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峯以手點眉云某甲
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師云我將謂汝他時後

日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个
 語話峯去實未穩在師去汝若實如此擡汝見
 竅道將來峯去某甲初到益官因說觀色空義
 得个入處又因洞山曰如心道他寬道這卡民
 遠集集今正是我我不
 深應須与摩會方得非如如師便喝去若与摩
 則自救也未徹在峯去他時後曰作摩生師去
 他時後曰若欲得播揚大教去一一个人從自
 已骨滕間派將出来与他盖天盖地去摩峯於
 此言下大悟便禮拜起来連聲去便是鵝山成
 道也二人今襟後師在鄂州遇沙汰只在湖邊
 作渡舡人湖兩邊各有一片板忽有人過打板
 一下師便提起楫子去是阿誰對去要過那邊
 去師便剡舡過靈峯往福州卓庵過沙汰後忽
 有兩個納僧來禮拜和尚和尚纔見上来以于

托木庵門放身出外去是什摩其僧對云是什
 摩峯便低頭入庵裏其僧三五日後便辭峯去
 什摩去對去湖南去峯去我有同行在彼付
 汝信子得摩僧去得靈峯遂作信信云一自穩
 山成道後迄至于今師兄一自鵝山成道後迄
 至如今同叅某信付上師兄其僧到巖頭師問
 什摩家来云南方来師去到靈峯摩對去到来
 時有信上和尙便抽書過与師師接得便問化
 近日有什摩言教僧去某甲初到時有一則目
 緣兵舉前話師云他道什摩對去他無語便低
 頭入庵師便拍掌去意我當初悔不向伊道去
 後一句我若向他道末後一句天下人不奈何
 靈峯其僧到夏末具陳前回緣問師去師道我
 悔不向伊道末後一句如何是末後一句師去

祖溪卷第七

八

汝荷不早問僧去某甲不敢容易師云雖則德
山同根生不与靈峯同板死汝欲識未移一句
只這个便是師沙汰時著欄衫戴席帽去師姑
院裏遇師姑喫飯次便堂堂入厨下便自討鉢
與小師未見報師姑師姑把拄杖來纜跨門師
便以手披席帽帶起師姑云元來是叢上座被
師喝出去大彦上座初恭見師師在門前芒草
次彦上座戴笠子堂堂來直到師面前以手拍
笠子提起手去還相記在摩師拈得把草攔面
与一擲去勿覩勿覩他無語便被師与三摺後
具威儀始欲上法堂師去已相見了不與上來
彦便轉到來朝喫粥了又上始跨方丈門師便
透下床攔曾一擒去速道速道對被師推出大
彦嘆曰我將謂天下無人元來有老大蟲在踈

山恭見師師纜見却伍頭佯佯而踈踈山近前
立又師並不管踈山便以手拍禪床引手一下
師迴頭去作什摩山去和尚且瞌睡師可呵大
英云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搯目為山
和尚於廊下泥壁次李軍容具公裳直來詣為
山訪道到為山背後端笏而立為山迴首便側
泥盤作接泥勢侍郎便轉笏作進泥勢為山當
下拖泥盤与侍郎把臂歸方丈師後聞此語云
噫佛法已後澹薄去也多少天下為山泥壁也
未了在夾山有僧到石霜纜跨門便問不審石
霜去不必閤梨僧去与摩則珍重其僧後到岳
頭直上便去不審師去噉僧去与摩則珍重始
欲迴身師去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却歸舉
似夾山夾山上堂去前日到岳頭去霜底阿師

出來如法舉者其僧纔舉了夾山去大眾還會

摩象對夾山去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毛

道去也却云石霜雖有殺人之刃且無活人

劍巖頭亦有殺人之刃亦有活人之劍百七

語云與摩不與摩有人舉似師師云我不與摩

道便云與摩與摩不與摩不與摩與摩會千人

乃人之中難得一个半个長慶與羅山在臨水

宅舉此目綵便問羅山與摩不與摩則不問

與摩與摩不與摩不與摩意作摩生羅山云雙

明亦雙暗慶云作摩生是雙明亦雙暗羅山云

同生不同死此後有人問長慶如何是同生不

同死慶云彼此合取口其僧却舉似羅山羅山

便不肯其僧便問如何是同生不同死羅山云

如大龜著角如何是同生同死羅山云如牛無

角師辭德山德山問什摩裏去對云暫許和尚

德山云子後作摩生對云不忘德山云既然如

此目什摩不肯山僧師對云豈不聞道智慧過

師方傳師教智慧若與師齊他後恐滅師德德

山云如是如是應當善護持問如何是切急裏

師云道什摩僧對師便有頃遠來和聲並任頭

自餘樞要其盡玄猷師平生預有一言者老漢

去時大吼一聲了去以中和五年己歲天下

罹亂凶徒熾盛師於四月四日償債而終臨刃

之時大叫一聲四山迴避之人悉聞其聲春秋

六十僧夏四、四東吳僧玄泰制銘云善惡二

境逆順取捨二祖大師師子尊者勅謚清嚴大

師出塵之塔

祖卷第七

雪峯和尚嗣德山在福州師諱義存泉州南安縣人也俗姓曾師生隔薰食戟不群遊於識環之年居然異俗及為童之歲諱親於莆田縣玉澗寺依慶玄律師以受業焉值武宗澄汰變服而造芙蓉山有若冥報蒙圓照大師詢而攝受至大中即位佛宇重興即四年庚午年詣幽州寶刹寺具戒自是不尋講律唯訪宗師遍歷法筵方造武陵纔見德山如逢宿契便問從上宗乘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起采打之去道什摩師於言下頓承旨要對去學人罪過德山云擔負已身詢他輕重師禮謝而退斯謂面臨秦鏡目鑒親躬無猜非已之疑復何言而屬矣既而摩尼現掌探滄溟身役心閑盤泊穀載後返錫甌閩卜于雪峯衆上一千餘人師神情恒蕩

而厲容止怡懌而威行則遠近奔隨坐則森然擁遶有時上堂去汝諸人來者裏覓什麼真要相鈍致摩便起去有時上堂衆立久師云便与摩承當却家好省要真教更到這老師口裏來三世諸佛不能留十二分教載不起如今爵佛垂纊爭得會我尋常向師僧道是什麼便近前來覓答話震驢年識得摩事不得已向汝与摩道已是平欺汝了也向汝道未半時也門以前早共汝商量了還會摩亦是老婆心也省力蒙不肯當荷但知踏出向前覓言語向汝道盡乾坤是个解脫門物不肯入但知在裏許乱走逢著人便問阿那个是我還著摩只是自受屈所以道臨河渴水死人無穀餘糞裏受餓人如恒河沙莫將等閑和尚子若實未得悟入直須悟入

始得不虛度時光莫只是傍家相徼掠虛嫌說
悟入且是阿誰公上事亦須著精神好弄提達
摩來道我以心傳心不立文字且作摩生是汝
諸人心不可只是亂統了便休去自己事若不
明且從何處出得如許多妄想向這裏見凡見
聖見有男女僧俗高任賤劣大地面三杪杪底
鋪砂相似未嘗一念暫返神光派浪上死劫盡
不息慚愧大須努力好問竊然無依時如何師
云猶是病進日轉後如何師云缸子下揚州僧
問承古人有言師便倒卧良久起來師云問什麼
問什麼學人再申問師云虛生浪死漢問箭路
投鋒時如何師云好手中中的盡眼勿操時如
何師云不放隨分好手保福拈問長慶既盡眼
勿操為什麼不許金好手慶云還與摩也元福

云好手者作摩生慶云不當即道保福六謝和
尚領話自云禮拜著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莫
將語墨對未審將什麼對師云喫茶去師問僧
此水拈牛年多少僧對師云七十七也僧日和
尚為什麼却作水拈牛師云有什麼罪過問古
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今如何是語
話師把柱云道什麼僧對被師踏問學人道不
得蒙請師道師云我為法惜人師舉古來老宿
引俗官巡堂云這裏有二三百師僧盡是學佛
法僧官云古人道金屑雖貴又作摩生對師拈
問鏡清鏡清代云比來拖埭引玉師問長慶占
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摩生慶便出去鵝湖
云若師舉拂子示僧其僧便出去長慶舉似泉
加太傅却云此僧合喚轉與一頓棒太傅云和

尚是什摩心行慶去怕錯放過為山問仰山過
去諸聖什摩處去仰云或在天上或在人間師
舉問長庚仰山与摩道意作摩生慶云若問諸
聖出役去摩道即得師云汝渾來不肯或有人
問汝作摩生對去但向他道錯師云老僧即錯
是你作摩生慶云何異於錯師為書狀頭造傷
苦屈世間錯用心任頭曲躬尋文章妄情牽引
何年了辜負靈臺一點光有俗士投師出家師
以偈住之万里無寸草迥迥絕煙霞應劫常如
是何煩更出家師問僧什摩處來對云江西來
師云這裏与江西相去多少對云不遙師拈起
杖子云還隔這個摩對云不遙師背之又問僧
什摩處來對云江西來師云這裏与江西相去
多少對云不遙師拈起杖子云還隔這個摩對

云若隔這個則遙師便打之其僧却歸舉似雲
居雲居士世諦則得佛法則無過其僧却歸雲
峯舉以前話峯云者老漢老僧臂長則便打二
十棒雖然如此老僧這裏留取十个雙峯諱師
時造偈与師暫諱雲嶺伴雲行谷口無開路且
平禪師莫愁懷別恨猶如秋月月常明師和非
但拋僧去雲嶺不相開虛空無隔岸放曠任縱
橫神光迥物外豈非秋月明禪子出身處雷罷不
停聲師云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世界闊一
尺古鏡闊一尺學人指火爐問闊多少師云恰
似古鏡闊天龍拈問為復火爐豈於古鏡与摩
大為復古鏡 豈於火爐与摩大慶代云与摩心
亦人猶可在師共雙峯行脚遊天台過石橋雙
峯造偈學道修行力未充莫將此身嶮中行自

從過得石橋後卽此淨生是再生師和學道修行力未充須將此身煥中行自後過得石橋後卽此淨生不再生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一个師僧僧問四十九年後則不問四十九年前座如何師以拂子暮口打師上堂良久便起來云為你得微困也乎上座云和尚欺闕也僧問清座主雪峯過在什摩處招得乎上座不肯座主云若不與摩道爭招得不肯又舉似乎上座上座云莫道是骨皮也不識問但有爲蓋是傍道鬼眼如何是正眼師良久問古人有言我眼本正因師故邪如何是我眼本正師云未逢達摩僧云我眼何在師云不從師得問古人撮个什摩事去却口十二本經論師云汝須禮拜始得師

六僧云是什摩對云不似一物師便打僧問蘇州西禪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祖師西來的的意只請一言西禪豎起拂子其僧不肯後到雪峯師問什摩處來對云西禪來師云有什摩佛法因緣僧舉前話師云你還肯也無對云作摩生肯師云作摩生說不肯底道理對云什摩生問師將境亦人師云是你從西禪與摩來到這裏過却多少林木惹是境你因什摩不肯只得不肯拂子僧對云因此師云盡乳坤之一个眼是你諸人向什摩處放不淨處對云和尚何得重相欺有人持此語舉似趙州趙州云上座若入閨寄上座一个鉢子去翠岳持師語舉似疎山疎山云雪峯打二十棒推向屎坑裏習翠岳云和尚與摩道豈不是打他雪峯過疎山云是

也。蜀云眼又作摩生疎山大不見心經云無眼
耳鼻舌身意。蜀不肯云不是和尚疎山無言師
問僧什摩。蜀人去磁州人師曰見說磁州出金
還是也。無對云不敢師曰還將得來也。無對云
將來師云若將來則呈似老僧看。僧展手師唾
之又問別僧什摩。蜀人對云磁州人師曰見說
磁州出金還是也。無對曰不敢師展手云把將
金來。僧便唾之。師便搥三五下。師問僧名什摩
惠全師云汝得入家作摩生。對曰共和尚商量
了也。師云什摩。蜀是商量。蜀對云什摩。蜀去來
師曰汝得入家更作摩生。僧對被捧肝。蜀似長
慶長慶云前頭兩則也有道理。後頭無主在師
問什摩。蜀來對曰藍。蜀來師曰何不入草長慶
聞。蜀云嶮。有僧辭師問什摩。蜀去僧曰浙中礼

拜徑山去。忽然徑山問汝。向他道什摩。對云待
問則道。師打之。師問鏡清者。个師僧過在什摩
家。清云徑山問得微困也。師笑云徑山在浙中
因何問得微困。清云不見道遠。問近對師頌曰
君覓路邊花。表柱天下忙。惣一般琵琶。物按
隨手轉。廣陵妙曲。无人彈。若有人能解。彈得一
彈。彈盡天下曲。常敬長老。初參時云。休經罷論
僧常敬等。參師當時不造聲。明日早朝來不審
師云。休經罷論。僧常敬在摩敬便出來。師云。老
僧。嗟休經罷論。僧常敬開公。什摩事。敬云。明君
有詔。臣無不現。師云。過來。詔不詔。對云。詔師便
喝。出師有頌曰。世中有一事。奉勸學者。取雖無
半錢。活流傳。慮劫當登天。不借梯。遍地無行路。
乳盡。乾坤震。禪子火。急悟。寅朝不肯起。金座昏

黃暎魚被網裹却張破猶師吐朗上座問滿日是生死師去滿目是什摩上座便大悟常敬長老問元正一旦万物唯新未審真王還度春也無師去四相年老轉真王不度春敬去十二時中將何侍奉師去觸食不受去忽然百味玲鏗未時作摩生師去太与摩新鮮生師入佛殿見經案子問玄砂是什摩經對去花嚴經師去老僧在仰山時仰山拈經中語問大衆剎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為什摩人說無人對去養子代老借此問闍梨闍梨作摩生道玄砂遞疑師却去你問我我与你道玄砂便問師便向面抄身去相相報慈拈問卧龍語是仰山話舉是雪峯舉為什摩雪峯拈卧龍去養子代老慈去打草驚蛇師見僧去會摩對去不會師去老僧不出

頭為什摩不會師問僧你還有父母摩對去有師去吐却者別僧去無師去吐却者又別僧去和尚問作什摩師去吐却者師亦衆去明鏡相似却未胡現漢來漢現有人舉似玄砂玄砂云明鏡未時作摩生其僧却歸雪峯舉似玄沙語師去胡漢俱隱也其僧却歸玄沙舉此語玄沙云山中和尚脚根不踏實地又時玄沙上雪峯師收一脚獨脚而行沙問和尚作什摩師去脚根不踏實地婆師亦衆去我尋常道鈍漢還有人會摩若也有人會出來呈似我我与你證明時有長生出來去覲面峻臨機後師去老子方親得山僧意順德去打水魚頭痛師云是也師上堂云某甲共岳頭欽山行脚時在店裏宿次三人各自有願岳頭云某甲從此分禪之後討得

一个小舡子共釣魚漢子一霎座過却一庄欽
山云某甲則不然在大州內節度使与某礼為
厮家分著錦襪子坐金銀床齋時金花捺子銀
花捺子大盤裏如法排批喫飯過却一生也某
云某甲十字路頭近院如法供養師僧若是師
僧發去老僧提鉢囊把拄杖送他他若行覈出
某甲喚上座他若迴頭某甲云途中善為自後
齒頭欽山果然是不違於本願只是老僧違於
本志住在這裏造得地獄担滓又云江西湖南
東蜀西蜀惣在這裏當時無人出問師教僧問
其僧出来礼拜問未審這裏事如何師云入地
獄去有人拈問報慈先師与摩道意作麼生慈
云闍老斷望問古人有言欲得不拙無問業莫
謗如來正法輪如何得不謗去師云入地獄去

問如何是涅槃師云入地獄去師亦象云譬如
世間兩個君子一个君子從南方来一个君子
從北方来廣野之中相逢南来君子問北来君
子何姓第幾北来君子便捫南来君子云某甲
行五常之礼過在於何北来君子云某甲早是
不著便諸和尚若領這個况喻住山也得住城
墮也得師送西院了歸山次問泯典座三世諸
佛在八塵裏典座對又問歲主歲主對云不離
當震常堪然師便喚之師云你問我我与你道
歲三便問三世諸佛在什摩裏師忽然見有个
猪母子從山上走下来恰到師面前師便指云
在猪母背上師又時問僧堂中有一千餘人爭
要得他是龍是虵又不通个消息長慶云有个
沁水村子師云汝道我這裏作麼生慶放身作

倒勢師云。這个師。借惠風去也。瑞山与仰山。一夜語話。次瑞山問仰山。子一夜商量。成得什摩。邊事。仰山便一劃。瑞山云。若不是吾。怕被汝惑。有人問長慶。仰山一劃。意作摩。生便竖起。指又問。怡德。順德。又竖起。指其僧云。佛法不可思議。千聖同轍。其僧又舉似師。師云。两个惣錯會。古人事。其僧却問師。師云。只是个。擗車師。初出家時。儒假大德。送三首詩。光陰輪謝。又逢春池柳。亭梅幾度。新妝別家鄉。須努力。莫將辜負丈夫身。又云。鹿群相受。豈能成鸞鳳。終須万里行。何況故園貧。与賤蘓。秦花錦。事分明。又云。愿原守貧志。不移顏。回安命。更誰知。嘉禾未必春。前熟若子。從來用有時。師問僧。什摩。裏來對云。不涉途中師云。咄。這蝦蟆叫。又問僧。什摩。裏來對云。

江西來師。口行摩。裏逢達摩。對云。非但達摩。更有亦不逢。師云。有達摩。不逢。無達摩。不逢。對云。不逢。說什摩。有無。師云。以不說。有無。你何道。不逢。僧對。師亦衆云。南山有鼈鼻。蛇是佗。諸人好看。取衆對。慶代云。和尚与摩道堂中。多有人喪身。失命。玄妙代云。要那南山。作什摩。暉和尚。頌曰。重峯養得一條蛇。寄着南山。意若何。不是尋常毒惡物。參玄。須得會。先陀。報慈和。勸君。嶮處好看。蛇。衝著。臨時爭。奈何。欲得安身。免負物。向南看。北。而先陀。師指樹。撞子。問長慶。古人道。見色便見心。心外無餘。佗還見樹。撞子。不對云。見什摩。師云。孤奴慶云。不孤。和尚師云。佗道。不孤。我道。孤慶。退三出。而立師云。佗問我。我与佗。道麼。便問和尚。見樹。撞子。不師云。更見什摩。問目擊。

相扣不言教撝者如何師云亦也要急相投又
值盲人師云我盲我盲師平生厚心按物行坐
垂機自天祐丙寅之間衆上一千七百箇王四
事供須不替終始開平二年戊辰歲五月二日
夜三更初遷化春秋八十七僧夏五十九出世
三十九年劫謚真覺大師難提之塔

祖堂集卷第七

祖堂集卷第八

五頭卷第三曾漢第六代法孫

雲居和尚嗣洞山在洪州師諱道膺姓王幽州
蓊門玉田人也師居齠齠歲生知匪狎竹馬
之朋卓有乘羊之譽年二十五於幽州延壽寺
受戒初習毗尼喟歎曰大丈夫兒焉局小道
而晦大方遂納衣杖錫往訪翠微一沐玄律三
移星律回宴止石室俄見二使顏素異裳曰師
其南訪必遇奇人果有龜侶自洪湖而至舉洞
山大師當世宗運師乃攝衣而造洞山洞山大
師搭高調古言簡旨玄師一至畢其儀敬洞山
問關梨名什摩師稱名專甲洞山云向上更道
師云向上道則不名專甲洞山云如吾在雲岳
時祇對無異遂則朝詢夕惕勵志懷冰効赤水
以求珠躡紈生之目擊育目一日問洞山如何

是祖師意洞山云關梨他後任一方時忽有人
問作摩生向他道師云專甲罪過洞山又問師
我聞思大和尚向倭國作王虛實師云若是思
大佛亦不作豈况國王乎洞山嘿然許之自是
密領玄旨聞所未聞更不他遊學心併息初住
三峯後住雲居鐘陵大王仰德高重懇懃異常
為奏紫衣師號師再三堅止由是法軒大敞玄
教高敷十五餘年春秋不減千有餘衆師每上
堂云夫出家人但據自己分上支擇切不得令
外到者裏合作摩生行李身上被什摩衣服契
什摩飲食合作什摩聲音身被高上衣須取高
事道介千鄉万里行脚來為个什摩事更向這
裏容易過則知不得真為小小回緣妙於大事
六事未辦日夜故合回修所以道如對尊嚴長

須得兢兢或交擢之次如履輕水勤求至道如
救頭然更有什摩餘暇如火逼身便須去離一
切事來惣須向這裏盤羅取頭頭上須及物物
上須通若有毫髮事乃不盡則被沈累豈況於
多道你一步纔失便須却退一步若不迴冥然
累劫便是臨生臨劫千生万生事祇為一向若
向這裏不得万劫千生者鈍問如何是曩劫事
師云祇在如今僧曰如今作摩生師云不見有
曩劫事師上堂只在繩床邊立大衆亦在一畔
立良久便歸去俗士問僧某甲家中有一个鐺
子尋常煮鉢三人與不足十人食有餘上座作
摩生僧對無師代曰爭則不足讓則有餘有尚書
問古人有言世尊有密語迦萊不覆藏如何是
世尊有密語師喚尚書尚書應若師云還合摩

尚書云不會師口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
會迦萊不覆藏師問僧你名什摩對云行密師
云是什摩行得与摩密僧對無師代云雖則如此
有人未許尊甲在師亦衆云如人將一百貫錢
買得獵狗只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靈羊掛角
莫道蹤跡氣也不識僧便問靈羊掛角時如何
師云六六三十六又六會摩對云不會師云不
見道無蹤跡僧舉似趙州趙州云雲居和尚猶
在僧便問趙州靈羊掛角時如何州云六六三
十六問大肯底人与大捨底人是一是二師云
是二僧曰阿那个是輕阿那个重師云太肯是
重大捨是輕僧曰大肯底人為什摩却重師云
此人見自己向上事似不淨物所以不落功勳
邊大捨底人則不見有身則是也所以屬向去

功勳邊事豈不是輕問曰達摩未來時在什摩
處師答曰只在這裏進曰為什摩不見師曰過
西天去問曰於耳不聞於眼聞聲時如何師曰
眼還聞也無對曰聞者不是眼師自代曰眼聞
非眼問被三衣即這邊人那邊人事作摩生師
云那邊人被什摩衣服學人不會師云不聞與
人去不關底事作摩生師云生生不揀有僧問
惣無人時和尚還說話也無師曰未曾停此時
進曰什摩人得聞師曰不說者得聞進曰師還
聞也無師云聞即不說問遊子歸家時如何師
云且喜得歸來進曰將何奉獻師云朝打三千
暮打八百有人問如何是清淨茹藍師曰合著
什摩人僧無對自代下是不著凜不坐圓位有人
問大業衣人為什摩閻羅天子莫不得師云是

伊解藏身進曰忽然投著時作摩生與拳與纏
師示衆云孤迥且巍巍僧云便請師云孤迥且
巍巍學人不會師云是你面前按山豈不會師
問僧什摩處去來對曰山下去來師云草還青
也無對曰青也師云牛還與也無僧對無自代云
有餘有餘躰云不希望又云自是即是有人問
二祖截臂當為何事師云不為少少苦進曰求
還得也無師云此身當射師臨順世時師問侍
者今日是幾侍者云三日師云三十年也只這
个是有人問不出戶者如何師云不著事進云為
什摩不著事師云不出戶不著事又云此是理
用也問不逢不遇時如何師云也大屈在僧云
得遇得逢時如何師云也大屈在進曰既得遇
得逢為什摩却成屈師云千劫不過來僧曰為

摩則不逢不過即是也師去路上行人絕保福
 拈問困山占人道得逢得遇亦是屈不逢不過
 亦是屈不逢不過時屈則且從得逢得遇為什
 摩却是屈困山去上座行脚底事作摩生保福
 不肯自去從來合作摩生又代前云且行脚去
 問文殊文劍擬殺何人師云勤者先死僧曰万
 里無寸草處作摩生師云誰人受殺僧曰不并
 生死底人作摩生師云不由人問古人道佛不
 會道我自修行如何是佛不會道師云佛與眾
 生惣不會進曰是什摩人會師云是闍梨會僧
 云和世道闍梨是什摩人師云非佛不眾生者
 問純石之山草後何生師云不理則不亂僧云
 忽然片雲來時如何師云莫視僧云与摩則空
 然也師云何必同安問重玄不到處如何師云

向上事作摩生去云則非重玄師云不得同安
 不肯在後收過改前語云誰言到不到撫州荆
 史便問圓長老只如國王大臣未曾見有小福
 未審曾供養什摩人未長老云曾供養佛判史
 云有佛則供養未有佛時供養什摩人長老
 師代云賢者不隱報慈代云未有佛時何不問
 五問舉曰便知意時如何師云什摩生事問欲
 採寶珠時如何師云漂入羅刹鬼國僧曰大慳
 惜生師云自是你無多回兵馬入雲居山眾僧
 搃走唯有師端然不動統軍使不禮拜而對坐
 便問世界什摩時得安師云待將軍心足統軍
 便禮拜為師問松生三寸時如何師云不從他
 得僧云直拔雲霄時如何師云不是本來身進
 云還假四時也無師云不涉諸有問不假言句

祖堂集卷八

與

七和

還達本源也。无師去問取与摩人僧對去。只今現問師去。更討一問。有僧問。三千里外。又響雲。号三千里内。事如何。師去。三千里内。盡是真如。迨曰。如何是真如。師去。三千三問。靈山六年。苦行嘗為何事。師去。自立其志。乃法不依僧。曰。明星出時。當何所見。師去。都無所見。僧曰。作何功課。則得外道歸心。師去。一切俱息。進曰。著弊垢衣。彼中消息如何。師去。轉高去也。僧曰。与摩則現化勸機也。師去。不將為有問。古人道我這裏。有刮骨禪身也。無如何。刮師去。直須刮僧曰。髓也。無如何。刮師去。始得。刮僧曰。刮後如何。師去。則非骨髓。佛曰。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去。捨却業身。来佛曰。去業身已。捨雲居。便去珠在。什摩裏。佛曰。無對佛曰。別時依前舉某甲。比来問。

和尚業身已捨珠在。什摩裏。与摩排批和尚。便奪某甲道。不得。忽有人問。業身已捨珠在。什摩裏。和尚作摩。生道。師去。轉頭則不得。又去更有紫路作摩。生佛曰。無對師去。誰求珠者。師示衆去。十度擬發言。九度却休去。為何。什摩却如此。只恐你諸人無利益。長慶聞舉別去。十度擬發言。十度却休去。莫道諸人無利益。僧問。長慶。古人道。十度擬發言。九度却休去。古人為何。什摩却如此。慶便相之。又去。這个是布袋和尚。真又去。更有一路。汝自看。問。生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去。在僧云。見後如何。師去。忘却也。問。相逢欲相識。脉脉不能言。時如何。師去。適来。洎道得。自餘。玄奘此不盡。彰天復元年辛酉。歲秋。忽有微疾。至十二月。月上旬。累有教令。至二十八日夜。主事及三

堂上座叅省師願觀云汝等在此粗知遠近生死尋常勿以憂憲斬釘截鐵莫違佛法出生入死莫負如來事宜無多人各了取至二年壬戌歲正月二日問侍者今日是幾去新歲已二師曰吾出世來恰三十年亦可行矣三日寅時終焉欽山和尚嗣洞山師諱文遂未觀行狀莫窮姓族武陵雷相公札以接足不替終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公曲尺志公剪刀問一切諸佛及諸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常轉僧問未審經中說什摩師曰有疑請問師與卧龍壺峯煎茶次見明月徹坑水師曰水清則月現卧龍曰無水清則月不現壺峯便放却坑水了云水月在什摩壺因將江寺僧乞錢有人問乞錢作什摩云掘井錢既是將江掘井作

什摩對師代云不飲衆流師問道士為法來為禮拜來對云為法來師云若為法來不得坐道士問窟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云汝是佛家奴是不對云和尚太急生師云第一義何在進云和尚莫通三教也無師云三教且致老君什摩時生對云混泐未分時生師曰混泐未分前事作摩生道士對師便打之中山和尚嗣洞山在高安縣師諱道全未觀行狀不決終始師問洞山如何是出離之要洞山云閣梨足下煙生師便悟後雲居進云与摩則不敢辜負和尚也大光進云与摩則不敢造次所以文承讚第二和尚云師聞擊耳之言便息修證之路問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墮地獄古人意旨如何師云度盡無遺影還他

慧理解問二龍爭珠誰之得者師云衆類皆盡
但似目前僧曰占摩則二龍俱不得也師云非
但二龍千佛不得僧曰非佛還得也無師云得
者不是明珠

曹山和尚嗣洞山在杭州住師諱本歙泉州莆
田縣人也俗姓黃少習九經志求出家年十九
父母方聽受業於福唐縣靈石山年二十五師
方許受戒而舉措威儀皆如舊習便雲遊方外
初造洞山法筵洞山問閻梨名什摩對曰專甲
洞山云向上更道師云不道洞山曰為什摩不
道師云不名專甲洞山深器之盤泊數年密室
示盲因一日禪去洞山問什摩蒙去師曰不蒙
鼻蒙去洞山曰不蒙鼻蒙豈有去也師云去亦
不變異自余之後久久延時依依放曠非其道

友無得交言穩不自由化緣將至初住曹山後
居荷王鍾陵大王嚮仰德高舟三降使迎請師
乃託疾而不從命第三遣使去時王曰此度若
不得曹山大師來更不要相見使奉旨到山泣
而告曰和尚大慈大悲救度一切和尚此度若
也不赴王旨弟子一門便見灰粉師去專使保
無憂慮去時貧道附一首古人偈上大王必保
無事偈曰摧殘枯木倚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
蕪客見之猶不願鄙人那更苦追尋使迴通偈
王遙望山頂禮曰弟子今生決定不得見曹山
大師也如是二蒙法席咸二十年參徒冬夏盈
千二百三百師每上堂示誨云諸人莫恠曹山
不說諸方多有說成底禪師在你諸人耳裏惣
繡也一切法不接不借但向摩躡會他家差別

知解無奈闍梨何天地洞然一切事如麻如葦
如粉如葛佛出世亦不奈何祖出世亦不奈何
唯有躰盡即無過患你見他千經万論說成底
事不得自在不超始終蓋為不明自己事若明
自己事即轉他一切事為闍梨自己受用具若
不明自己事乃至闍梨亦向他諸聖為緣諸聖
為闍梨為境緣相續無有了時如何得自由
若躰會不盡則轉他一切事不去若躰會得妙
則轉他一切事向背後為僮僕者是故先師云
躰在妙處其將作等閑到這裏不為貴賤不別
親疎如大家守錢奴相似及至用時是渠惣
不得知東西這裏便是不辯縑素不識精濁若
是下人出來著衣更勝阿郎奈何緣被人識得
伊專甲向諸人道向去語則淨潔事上語却不

淨潔且喫什摩作事上語這裏役量大人弁不
得僧問學人自到和尚此間覓个出身處不得
乞和尚指个出身路師云闍梨曾行什摩路
來云到這裏弁不得師云第一不得出身處問
古人道從苗弁地從語識人只今語也請師弁
師云不弁僧曰為什摩不弁師云不見道曹山
好手問曹祖面壁用表何事師以手掩耳問無
言如何現云其向這裏現僧云向什摩處現師
云昨夜三更失却三个錢問曰未出時如何師
云昔日曹山亦曾為摩來進云日出後如何師
云猶欠曹山三月糧問古人面壁當為何事師
云兩株嫩桂欠昌昌問承教中有言未出輪迴
而弁圓覺彼圓覺性則同輪迴如何是未出輪
迴而弁圓覺師云如人在途說家事如何是彼

圖覺性則同輪迴師云宛然在途不涉途程還
有弁屨也無師曰若有弁屨則不圓只如無弁
屨還流轉也無師曰亦有流轉如何流轉曰要
且不圓團圓眉兩目還相識也無師云不相識
進云為什摩不相識師云為同在一處僧云與
摩則不分也師云眉且不是目如何是目師云
端的去如何是眉師云曹山却疑僧曰和尚為
什摩却疑師云我若不疑則端的去問常在生
死海中沉沒者是什摩人師云第二月僧曰還
求出離也無師云也求出離只是無路僧云出
時什摩人接得伊師云擔鐵枷者問朗月當空
時如何師云猶是塔下漢僧曰請師接塔上師
曰月落後相見問罕如何假師云不希夷僧曰
作何休師曰不申晒僧曰為摩則零去也師云

不申晒零什摩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
師云曹山孝滿問於相何真師云即相即真僧
曰當亦何者師便提起坑子問國內按釘者誰
師云曹山僧曰擬殺何人師曰但有一切惣殺
云忽逢本生父母時作摩生師云揀什摩僧云
爭奈自己何師云誰奈我何僧云為什摩不殺
師云勿下手處俗士問古人道人人盡有弟子
在塵濛還有也無師過手來遂點頭指云一二
三四五是問古人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
而起如何是地師云一尺二尺如何是倒云肯
即是如何是起師云起也問具何知解善能對
眾問難師云不呈言句僧曰既不呈言句問難
个什摩師云刁斧斫不入僧云解而摩問難還
更有不肯者也無師云有僧云是什麼人師云

曹山問幻本何真云幻本元真僧曰當幻何現
 師云即幻即現僧曰兩摩則始終不離幻也師
 云鬼幻相不可得僧問親近什摩道伴即得常
 聞於未聞云共同一被蓋僧云此猶是和尚得
 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云不可同於木石僧
 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云不見道常聞於未
 聞問古人道諸佛諸祖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
 有諸佛諸祖為什摩不知有師云佛為相似祖
 為執与僧云狸奴白牯知有个什摩師云知有
 狸奴白牯云佛祖為什摩相似執与師云入無
 阻尋此中妙會問教中有言殺一闍提獲福無
 量如何是闍提師云起佛見法見者云如何是
 殺云不起佛見法見是殺師却問僧是明闍提
 是暗闍提僧無對師代云白裏肚著皂襖此意者

起見是明故云白不起見是暗故云墨師舉教
 中事問大衆無問而自說稱讚阿行道作摩生
 是無問而自說云盡大地未有一人得聞師云
 雖然兩摩摘一个字添一个字佛法大行衆無對
 師云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師垂語云此座高
 廣吾不能昇未審喚作什摩座強上座對云喚
 作此座早是卑汚也師云還有昇得者也無對
 云有師云是什摩人對云不舉足者師曰昇得
 者其便是座上人也無對云也是左右師云如
 何是座上人對云不昇此座師云既不昇用座
 何為對云無則不得師云只如座為當別有人
 為復轉座為上身對云即轉座為上身師云如
 是如是師問僧從什摩處來對云從大光來師
 云未時光還現也無對云不現常現師云還現

法華經

卷道

不對云不照師云大光何在僧對無師云將謂是
玉璽元來只是天南角師代云直得不照始得
大光問古人道得座被衣如何是得座師云不
顧東西如何是被衣師云去離不得僧云是个
什摩衣去離不得師云人人盡有底衣即是僧
云既是人人盡有底用被作什摩師云豈不見
道起倒相隨裏裏得活僧云向後自有事如何
師云不認被衣又云脫却衣來相見問如何是
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路師云得樂忘憂僧云
忘却什摩路師云十裏即是僧曰還忘却本來
路也無師云亦忘却僧云為什摩不言九年要
須十年師云若有一方不歸我不現身問教中
有言童子捨全身夜叉說半偈如何是童子捨
全身師云失却端倪如何是夜叉說半偈白雲

縵荊棘如何是失却端倪師云只是失却少父
便是問三殿苦生時如何答曰不居正位進日
八方來朝時如何云不受礼云馬摩則何用來朝
耶云違則暫違順是臣之分事云君意如何云極
密不得旨云馬摩則治國之功全歸臣相去也
云還知君性不對云外方不敢論師問僧名什摩
對云智輪師云智輪與法輪相去多少輪對無對
公代云亦同亦不同紹公代云纖毫不隔強上
座代云要近則近要遠則遠師云作摩生是要
近則近對云同轍載師云作摩生是要遠則遠
云不同衆輻則是師云阿那个是先云不同衆
輻者先師云如是如是問如何是法身主師良
久問承先師有言學處不玄流俗阿師如何是
玄師云未問前僧云馬摩莫便是玄也無師云

安則不是派俗阿師僧云如何是三師去擾
向來問三乘十二分教還有祖師意也無師日
有僧日既有祖師意又用西來作什摩師云只
為三乘十二分教有祖師意所以西來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云問与摩醉漢作什摩又云不
目闍梨問曹山也不知問如何是異類師云異
中不答類又云我若向你道驢年得異摩又云
曹山只有一雙眉問文殊為什摩仗劍於瞿曇
師云為闍梨今時進日如來為什摩却稱善害
師云大悲覆護群生去未審殺盡後如何師云
方識不死者僧云只如不死者為瞿曇是什摩
眷屬師云兩闍梨安名即得只恐不成眷屬僧
云時中如何給侍師云子當善害問華嚴經云大
海不宿死屍如何是大海去包含万有如何是

死屍師云絕氣者不著僧云既包含万有絕氣
者為什摩不著師云大海非其功絕氣者有其
德僧云未審大海還更有向上事也無師云道
有道無即得爭奈龍王按劍何師問僧手裏是
什摩物對云佛頭上寶鏡師云既是佛頭上寶
鏡爭得到闍梨手裏僧對無師代云諸佛却是云
甲兒孫問古人道佛不會道我自修行如何是
佛不會道師云佛界裏無會石門六更會作什
摩如何是我自修行師云向上無事僧云只這
个別更有也無師云只這个阿誰奈何問大保
任底人夫一念如何師云始得保任僧日作大
魔王時如何師云不見有佛云未後事如何師
云佛亦不作問作大利益底人還得相似不師
云不得相似僧云為什摩不得相似師云不見

道作大利益僧云此人還知有尊貴也無師云不知有尊貴僧云為什摩不知有尊貴師云且伊未識曹山僧云如何是曹山師云不作大利益問承甘泉有言牽耕人之牛奪飢人之食如何是牽耕人之牛師云不与露地如何是奪飢人之食師云去却醜問承古人有言看時淺淺用時深淺則不問如何是深師便叉手閉目學人擬問師云劍去遠兮何必尅舟問如何是玄師云何不早問云如何是玄中又玄師云故有一人在問承師舉新豐有言一色蒙有分不分之理如何是分師云不同於一色僧云与摩則不從今日去也師云是也如何是不分師云無弁蒙僧云只如無弁蒙這裏豈不是父子通為一身師云是汝還會摩僧云正當一色時無

向上師曰向上本來無一色云只如一色還是宗門中意旨不師云不是僧云既不是為什摩人說云我只為宗門中無人承當所以為這個人說僧云与摩則有頓有翳去也師云我若說頓說翳則落那邊去也僧云宗門中事如何承當師云須是其中人如何是其中人師云我自任此山來未曾遇見其中人僧云今時無其中人和尚過古人時如何承當師云不展手僧云古人意旨如何師云闍梨但其展手也僧云与摩時和尚還分付也無師云古人罵汝問如何是無刃之劍師云非烹鍊之所成也僧云用者如何師云來者皆盡僧云不來者如何師云亦須盡也僧云不來者為什摩却須盡也師云不見道能盡一切僧云盡後如何師云方知有此劍

僧問如何是沙門相去盡眼看不見還被搭也
無去若被搭則不是沙門相如何是沙門行李
露去頭上戴角身著毛衣此人得什摩人力則
得如此云終日得他力只是行不住此人以何
為貴去頭上不戴角身上不被毛師自天復元
年辛酉歲夏中忽有一言雲岳師翁年六十二
洞山先師亦六十二曹山今年亦是六十二也
好趁讚作一解子至閏六月十五日夜問主事
日今日是何日月對去閏六月十五日師云曹
山一生行脚到處只管九十日為一夏至來日
辰時師當化矣春秋六十二僧夏三十七勅證
元證大師矣

華嚴和尚詞洞山在洛京師護休靜大化京都
禪林獨秀住花嚴寺時有人問日未出時如何

師去國乱思明主道泰則尋當師在京中赴內
齋他諸名公悉皆轉經唯有師與弟子不轉經
帝問師師也且從不轉經弟子為什摩不轉經師
去道泰不傳天子今時人盡唱泰平歌問王子
未登九五時如何師云食遊六宅歛不覺國內
虧王子正登九五時如何師云未廉齊卷上四
相整朝儀登九五後如何去金箱排玉璽御舉
四方歸問大悟底人為什摩却迷師去破鏡不
重照落花華上枝問師幸是後生為什摩却作
善知識師去三歲宅家龍鳳子百年塔下老朝
且問祖意与教意同別師去不入龍宮藏衆義
豈能論師初見洞山時問見則見爭奈情識雲
偽何洞山去汝還見也無對去見洞山云既見
為什摩情識雲偽對去爭奈情識雲偽何洞山

古若与摩則万里無寸草。叢立溪林和尚把木
劍云。魔來撓我。魔來撓我。有人問和尚尋常為
什摩。却被魔撓云。賊不打貪兒。家有人舉似師
師云。我不与摩道。僧問和尚如何云。無魔來撓
我云。和尚為什摩無魔來撓云。賊不打貪兒。家
禾山拈問僧作摩。生道通得兩個和尚意。亦須
自作主。無自代云。不回有亦非。無後遊河北。返
錫平陽。速化後。茶毗舍利。四。雲起塔。勅謚寶智
大師。無為之塔。

李仁和尚。嗣洞山。在高安縣。師初住浙西。已張
法席。後避衆遊方。到靈隱。匿玄談。而參徒。行住
奔陵。六復之間。因住高安縣白水禪院。數年後
衆或至二百三百矣。鏡情行脚時。到師問時。寒
道者對曰。不敢師去。還有卧單。盖得也。無對云。

設有亦無展底功夫。師云。直鉢道者。滴水滴凍
亦不干他事。對曰。滴水求生事。不相似。師云。是
云。此人意作摩。生云。此人不落意云。不落意。此
人斷師云。高山頂上。無可与道者。皆唵。洪州西
山諸行者來問。今日不為別事。乞師指示。師曰。
汝諸人。求指于耶。對曰。是也。師云。教我分付阿
誰。得師臨遷化時。先遍。蒙。辭。人人皆泣。戀謂言。
他去來晨令。修齋食畢。聲鐘集衆。焚香。緇素。擁
遶。師跏趺坐。香煙盡。師端然遷化矣。

青林和尚。嗣洞山。在江西。師諱師虔。初住青林
後住洞山。平生住持高節。宇內聲揚。師在先師
法席時。栽松樹。後造一首頌。短短一尺餘。纖纖
覆綠草。不知何世人。得見此松老。先師見此偈
後云。此人三十年後來住此山。香飯供養師僧。

果然三十年後住洞心每日細鉢食供養師
僧也問差盡森蘿不逢師時如何師云煎茶獨
秀僧云被彼事如何師云兩人相大端師學先
師上堂示衆云今時人不得相似只為擬將心
學若欲得似他去死人一息不來向那人宜似
這個當時執掌上座出來問云當一色時還有
向上事也無先師云無其僧云重便臨空堂云
提去五百來人在這裏豈是不為向上事堂頭
和尚道無不可成持合殺靈折合了你去若是
某甲不得在這裏虛過一生因此大衆極裝裝
主事向和尚說僧衆不肯和尚佛性撥發去和
尚云從伊我事方得行先師教主事鑠和僧堂
門處分後來煆茶閣裏向某說這一个隊子去
也然轉來果然轉趨帝央先師不開僧堂門

大衆向主事說其等實是凡夫課會和尚意旨
錯不肯一切在和尚某等欲得就和尚面前
過主事便去房大和尚閉却門面壁卧不聞事
丈門主事通請和尚方始得開門主事具陳前
事和尚許入僧堂後大衆一齊高聲帝央上未
請師上堂先師昇座僧執掌上來禮拜起云乞
和尚收責某甲等廣大劫來止佛身血破和合
僧直至今日課會和尚尊首若不改道个身心
難得再復於今日伏乞和尚慈悲先師又悲聲
云自少來不曾把手拍拉別人豈况造次杖責
夫一色有分不分之理所以關梨問某甲云當
一色時還有向上事也無某甲道無有什摩罪
過問省語易會乞師一言師云釋迦掃室淨名
杜口師遷化時遺漏焚而賜子風師不許安立

加修集卷八

十一

墳塔端然化矣

疎山和尚嗣洞山在撫州師諱匡仁未覩行錄
不叙終始師行脚時到大安和尚處便問夫法
身者理絕玄微不墮是非之境此是法身極則
如何是法身上事安云只這個是師云和尚
与摩道還出得法身也無安云不是也是又到
香嚴問不從自己不重他聖時如何荅万機休
擺下聖不携師不肯便下來吐出去肚裏契不
淨潔物有人報和尚處和尚便喚來師便上來
香嚴六進問著師便問万機休擺則且置千聖
不携是何言香嚴云是也你作摩生道師云肯
重不得全香嚴云你不無道理也雖然如此向
後若是住山則無柴得燒若是住江邊則無水
得與欲臨說法時須得口裏吐出淨後住疎

山如香嚴識夾山到問闔闔不點請師不傍夾山
云不似之句目前無法師云不似之句則且置
目前無法是何言夾山云更添三尺天下人勿
奈何師云只今還奈何也無問如何是直指師
曰珠中有水君不信擬向天邊問大陽師偈曰
我有一寶琴寄在曠野中不是不解彈未有知
音者問和尚百年後什摩人續紹和尚位云四
脚指天背底泄蘊有人問第三百丈作摩生是
背底泄蘊百丈云不續無貴位鏡清到師舉問
肯重不得全話道者作摩生會鏡清云全歸肯
重師云不得全者作摩生清云今中無肯路師
云始稱病僧意鼓山到便問又嚮疎山元來是
若于大師云肉重千斤智無鉢雨鼓山云与摩
則學人不禮拜去也師云誰要你肉山倒地回

徑堂卷八

十五

鼓山說著威音王佛次師問鼓山作摩生是威音王佛師鼓山云莫無慙愧好師云是閻梨与摩道則得若約病僧則不然鼓山問作摩生是威音王佛師師云不坐無貴位問去時盡轉去何用却來三師云大唐難有本却來第三。柱問遠見則圓近見則方此喚作什摩字師云東海有鯨魚斬頭亦断脚背上抽一骨便是這個字問佛在世時度衆生佛滅後什摩人度衆生踈山答曰踈山僧進曰還有度不盡者也無師曰無有不盡度者師曰騎馬行次措大問既是騎馬為什摩不踏鐙師云比來騎馬歌足踏鐙何異出行師臨遷化時偈曰我路碧空外白雲無處開世有無根樹黃葉送風還

龍牙和尚嗣洞山在潭州妙濟師諱居遁俗姓

郭撫州南城人也年十四於吉州蒲田寺出家依年具戒於嵩岳初參翠微香嚴德山白馬雖請益已勞而機緣未契後聞洞山言玄搭外語峻時機遂乃築茆而造其席師問曰有人持鐙鉈之劍撥取師頭時如何洞山云取即且從閻梨且喚什摩作老僧頭師持此問在處不契其機忽聞洞上斯言當時失對遂有摳衣之意不慕他遊既罷禪征寧有請益洞山問閻梨名什摩對云玄機作摩生是玄衣機又對無洞山放三日對無師因此造傷學道蒙師拍却開無中有路隱人間時人盡講千經論一句臨時下口難洞山改末後語去一句教併下口難從此改名也師問洞山如何是祖師意洞山云待洞水逆源則与汝說師於言下頓承玄旨隱衆棲息七八年間

祖堂卷第八

八文

七

日斫精妙楚王殿下請赴妙濟禪林玄徒五百
餘人爰奏章服師論證空大師師示衆曰夫叅
學者須透過祖佛始得所以新豐和尚道佛教
祖教如生惡家始有學分汝若秀過祖佛不得
則被祖佛謾有人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
云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師又云江湖雖
無尋人之心為時人透過不得所以成尋人去
不得道江湖不尋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為時
人透過祖佛不得所以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
不謾人若与摩透過得祖佛此人却躰得祖佛
意方与向上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祖則方劫無
有得期間達摩未來時如何師答曰可怜生進
日任摩去時如何師曰二祖得什摩雲居問洞
山如何是祖師意言洞山答曰忽有人問闍梨

闍梨作摩生道雲居日某甲罪過有僧持此語
問師洞山還道得也無師曰洞山未道雲居也
未得進日既是未得目什摩喚作雲居云躰得
洞山意云洞山道什摩師云雲居聞底又師云
此是肉身成佛語問一心不生時如何師答曰
什摩時不生心進日与摩時鳥道何分師云正
伊摩時行鳥道日如何弁師曰却須行鳥道問
如何是道中用師答曰無心是道中用進日無
心還有用也無師云無心用即遍天下師問德
山遠聞德山一句佛法及至到來未曾見和尚
說一句佛法德山云嫌什摩師不肯當時便發
去後到洞山問前話洞山云幸恁得專師當時
便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待石烏龜解
語即向汝道僧曰石烏龜解語也師曰向道者

八 二

道什摩又頌万般施設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
 長如常恰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問師見
 古人得个什摩師云如賊入空室又頌日進道
 先須立自身直支行處不生塵真僧不假俱嚴
 室到處無心身在人參尋玄道莫因修學處須
 教自自分千聖從來無異路忘緣機智有多聞
 未了之時親遍礼不應端坐守清貧直似羅睺
 行密行豈如迦葉不聞聞人若無心稱道情識
 得無明道已明人能知道道能現道在人山人
 自寧師出世近四十年九歌行偈頌並廣行於
 世此不盡章至龍德三年癸未歲九月十三日
 歸寂矣

幽棲和尚嗣洞山在台州未觀實錄不化化緣
 終始鏡清問師如何是少父師云無標的進日
 以何為少父云有什摩罪過進日只如少父又
 作摩生去是什摩心行道者師臨順世時有僧
 問師百年後向什摩處去師云調然調然
 上藍和尚嗣夾山在洪州師諱令超初住上藍
 山鍾陵大王統霸預章遠師出府構護國院礼
 重為師凡百億所須始終不替奏紫衣師號妙
 覺大師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云明珠不向
 彼中翫龍焉非龍爭得珠大順元年正月十五
 日聲鍾集衆遠誨訖端然化矣勅謚元真大師
 本空之塔

祖堂集卷第八

憊

祖堂集卷第九

三頭下卷第百六十七代法孫

落浦和尚初步山在澧州師諱元安鳳翔麟游人也妙淡自少岐陽懷恩寺從兄祐律師受業至于論經無不該通先礼華微次謁臨濟各有所進後聞夾山直造澧陽纔展座具時夾山問這裏無殘飯不用展煠巾對曰非但無有亦無者蒙夾山曰只今對對云非今夾山云什麼覓得這個來對云無這個夾山云這個猶被老僧坐却底云學人亦不見有和尚夾山云与摩則室內無老僧對云畫影亦不得夾山讚曰道者知音指其掌鍾期能聽白牙琴師問久嚮宗風請師一言夫山云目前無法師云其錯夾山云纒纒閻梨山溪各異任佗截斷天丁人舌頭爭奈無舌人解語何閻梨只知有殺人之刃且無

活人之劍老僧這裏亦有殺人之刃亦有活人之劍師進問如何是和尚活人之劍夾山曰青山不掛劍掛劍勿人知師又問佛魔不到處猶未是學人李公事如何是學人李公事夾山云燭明千里像暗室老僧迷師又問朝陽已昇夜月未現時如何夾山曰龍舍海珠遊魚不願師聞此語真知所從便止夾山捩衣毳載不憚勞苦日究精微至夾山化綵畢初開落浦後住藕溪矣師有時上堂云夫學道先須弃得自己宗言方可臨機免失只如鐸鉢未兆已前都無是非个非个瞥个暫起見聞便有張三李四胡來漢去四姓雜屠各親其親相參是非承起致使玄開固閉識鑿難開疑網籠牢智刀方剪若不當揚擘亦迷子何以知歸欲得夫用現前但可頓

論

土諸見見量若盡昏霧不生智照洞然更無物
焉非物今時學人卑卑自有滯蓋為依他數量作
解被他數量該括得定分寸不能移易所以見
不逾色聽不越聲鼻香舌味身鼻意法亦然假
饒併當得門頭淨潔自己未得通明還同不了
若也單明自己未明目前此人只具一隻眼所
以是非忻厭貫係不得脫折自由謂之深可傷
慙矣問如何救離生死師云執水救延生不聞
天樂妙問四大從何而有師曰憑水無波漚目
風擊進曰漚則不問如何是水師云不渾不澄
魚龍任躍問如何是一藏收不得者云雨滋三
草秀片玉本來暉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
何言云家有白擇之圖必無如是媿恠後保福云
家無白擇之圖亦無如是媿恠問疑然時如何

師曰時雷應時節震岳驚蟄戶僧云千般運動
不異个疑然時如何師云靈鷲翥空外銚鳥不
離巢云如何師曰白首拜少顏舉世人難信師
有神劍歌異哉神劍實探奇自古求人得者稀
在理謂言無照耀用未方覺轉光輝破猶預除
狐疑壯心膽子之神姿六賊既回斯剪拂八万
塵勞盡乃揮斬邪徒盪媿孽生死榮枯齊了决
三尺靈蛇覆碧潭一片晴光瑩寒月愚人志劍
赴舟求奔馳濁浪徒悠悠拋弃澄源逐渾派豈
知神劍不隨流他人劍子帶血腥我之劍子舍
靈鳴他人有劍傷物命我之有劍救生靈君子
得時離彼此小人得震自輕生他家不用我家
劍世上高低早晚平須知神劍功難紀懾魔威
予定生死未得之者易成難得劍之人難却易

展則周遍法界中收乃還歸一塵裏若將此劍
鎮乾坤四塞終無陣雲起福先拈問一語中須道
得在哩出匣底劍徐作摩生道僧無對自代云且
出匣與老兄商量還會摩拈諸聖與摩來將何
供養師云土宿雖持錫不是波羅門問西天一
人傳一人彼此不垂委曲誰是知音者師曰野
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進曰不話朝堂之事合
談何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拳進曰有一人
不從朝堂門下來合談何事師曰量外之機徒
勞擊目問如何是無慚無愧底人師曰不出家
不持戒進曰不出家不持戒來多少時也師曰
劈破虛空看弄取進曰即今如何師曰不向你
杜排行進曰與摩即該拈不得也師曰未獲你
與摩道在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坐端十方不

點頭問廓落世界為什摩不并目前法師曰曙
色未分人思覺及乎天曉不當明去還留及也
無師曰莫言及不及但與我道去辯師宗不得
師曰不辯即親問九聖不到處即不問不盡凡
聖處如何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勿
狐蹤問瞥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暑色爭
似大陽輝如何是本來者師云一粒在菜田不
耘苗自秀僧云若一向不耘莫草埋却去也無師
云肥骨異草菴穉穉終難喚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云颯颯當軒竹經霜不自寒學人更擬申問
師云只聞風擊響不知幾千竿問行到不思議
處時如何師云青山常運步白月不移輪問大
衆雲集師意如何師云開拳明舊寶握手謝今
時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逢佛蓋頭坐僧曰忽

遇和尚時如何師曰聞梨來時老僧不在問曰
未出時如何師云直木無亂枝靈羊難掛角問
如何是雲水意師云一輪孤月万像齊耀僧曰
移輪事如何師云潭中無影戶外非珠罔裡意
尚教意還同別師云出群不戴角三韻况難同
進曰投機憑意句焉得不同輪師云迥技測海
底三湘深可酌問古人有言動是法王苗窳是
法王根苗則不問如何是法王根師曰龍不出洞
僧曰此猶是苗如何是法王根師曰龍不出洞
誰人奈何問量郭無涯為什摩不容自己師云
未後一句始到牢關鏘斷要津不通凡聖任你
天下忻忻老僧獨然不願却去莊周胡蝶二俱
是夢汝道夢後何來問孤燈不自照室內盡如
何師云飛針走線時人會兩邊透過却還希問

滿滿龍宮該不得一塵塵外事如何師云三跳
出蘿籠不如雲外者僧曰學人不重朝庭貴不
可條然只摩休師云去你不會我語進曰三跳
外事如何師云射虎不中使勞没羽問万法歸
一一歸何所師云擊水動波瀾其中難見影問
牛頭未見四祖百鳥銜花供養見後為什摩不
來師云玄河泛起靈花浪無礙孤燈明暗宵師
有浮漚歌秋天雨滴庭中水水上漂漂見漚起
前者已滅後者生前後相續何窮已李目雨滴
水成漚還綠風激漚歸水不知漚水性無殊隨
他轉變將為異外明瑩内含靈内外矜龐若寶
珠正在澄波看似有及乎動者又如無有無動
靜事難明無相之中有相形只知漚向水中出
豈知水不從漚生攢捋漚躡况余身五蘊空攢

假立人解達蘊空樞不實方能明見本來真師
臨遷化時去老僧有事問諸人若道這人是頭
上更安頭若道這不是斫頭更覓活第一座
云青山不舉足曰下不挑燈師便喝出我這裏
無人對衆中還有新來達士出來與老僧撥送
從上座對云於此二途請師不問師云更道對
云某甲道不盡師云我不替你盡不盡更道對
云某甲無侍者不能枉對師便喝出諸阿師且
歸堂當日初夜後師教侍者喚從上座上座便
上來侍立師問從上座年多少對云二十八師
云太懶在甚須保持生緣什摩裏對云信州人
師云今日事被闍梨道破稱得老僧意我這裏
數年出世並無一个今日闍梨撥送老僧云甲
先師初見缸子時缸子問先師枉對因緣改為

頌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非耳
目之所到只如四句中阿那个是主句從上座
遲擬師云速與速與下頭撥子冷不欲得辜負
你真形跡從上座云實不會師便捱肩夾蒼天
從上座一走下不去僧堂直至如今更無消息
師前云磁舟不掉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師
光化二年戊午歲十二月二日遷化春秋六十
五僧夏四十六矣

盤龍和尚嗣夾山在英州師諱可文初住盤龍
山後居上藍有僧問落浦一漚未發已前如何
弁其水露浦云移舟請水勢舉掉別波瀾因此
問師一漚未發已前如何弁其水露師云移舟
不弁水舉掉則送源

逍遙嗣夾山在高安未幾可錄不究始終問候

祖堂卷第九

一七

抄

爐猛焰烹鍛何物師曰烹佛烹祖云佛祖作摩
生烹師曰業在其中進曰喚作什摩業師曰佛力
不如問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為什摩有佛有衆
生師曰肯即同衆異不肯即異衆同問占人有
言知有底人直須不知有不知有底人如何師
曰識性共同俱無兼戴進曰不知有底人如何
得知有師曰語取乃不人問如何是祖中祖師
曰息不肯破為有明人史師垂語曰大家去那
裏向火又云火即從你向不得燒著身對曰法
身具四大誰是向火者更垂語曰古時傳祖法
如今不傳祖法

對師云金菓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來
黃山和尚詞夾山在撫州師諱月輪閩中人也
師初參夾山夾山而問汝是什摩家人對曰閩
中人夾山云還識老僧不對曰還識學人不夾
山云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價然後老僧還予
江陵米價師云与摩則却不識和尚未委江陵
米作麼價夾山讚曰子善能學乳師初開堂亦
衆曰祖師西來特冒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
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荏山而覓云所以道役
門入者非寶認影為頭豈非大錯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云梁殿不施功魏那没心跡問如
何得見本來面目師云不勞懸古鏡天曉雞自
鳴問宗乘一句請師商量師云黃峯獨脫物外
秀年來月往吟秋秋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云

石牛水上卧東西得自由

韶山和尚嗣夾山在北地師諱寔普未觀實錄
不決始終有一僧禮拜起來立地師云大才藏
拙戶其僧又向一邊立去器却揀梁茨問實際
理地如何運步師曰幽谷白雲巖白峯擬心攝
象隔山迷問祖意與教意如何師曰日曉昏韶
山不借其中事進曰師還借也無師曰燈後口
無舌進曰与摩即句後不溥也師曰影隔燈明
月不掛指南蹤充天布納到韶山韶山勘曰聞
你有充天之氣是不是對曰不敢師曰汝有充
天之氣我這裏有冢地之錘汝若把旌上來我
則釘柯相對汝若橫吞巨海我則背杖須弥向
上一路遠道遠道如是三度索後云明鏡當臺
諸師一然師更焉云死水無魚後旁下釣

托賢和尚嗣石霜師諱懷枯仙遊人受業於九
座山依年具戒便歷遐方而造普會之門密契
投針之旨問如何是五老峯前句云千古千秋
進曰与摩真成弱絕也無師云躊躇欲与誰
大光和尚嗣石霜師諱居讓俗姓王長安人也
自攝衣訪道南來而造石霜普會門下一二年
間乃私於北塔栽植菓木麻衣草履灰心塵面
志存於道因一日普會垂問以徵淺深云國家
每年放五百人及第朝堂門下還得好也無師
對云有一人不求進會云憑何師云且不為名
普會又回疾垂語云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
師對云渠亦不道今日是霜云我也擬蓮非今
日普會然之如此往復凡數則函蓋無異盤泊
二十餘載時有檀越胡公盡室歸依請住大光

山有學人問恨此未分時如何師去特教阿誰
叙問古人有言不出門而知天下事如何是不
出門而知天下事師去猶是第二家主如何是
天下事師去清如何是向上事師去不出戶如
何是不出戶師去別為什摩却別師去不齊衆
又每示徒去一代時教只是收拾一代時人直
饒剝得徹底也只是成得个了你不可便將當
納衣下事所以向你道四十九年明不盡四十
九年標不起僧問只如達摩是祖師不師去不
是祖僧曰既不是祖又來東土作什摩師去為
汝不薦祖僧曰薦後如何師去方知不是祖問
保任底人失一念時如何師去始得常在僧曰
作大魔王時如何師去暫時間僧曰未後事如
何師去不在者裏問絕跡玄去時如何師去鳥

道不曾聞問如何是沙門行師去過海不打紅
座主問徑山万法歸一一亦不存時如何徑山
去一亦不留座主不肯便去江西問雲居居去
則非万法亦不肯便去夫光問師去除不盡座
主肯之問啐啄同時則不問甲子裏鷄鳴時如
何師去還得音信不問如何是密室師去四不
觀如何是密室中人師去遠無路自是玄言間
于遐逾師天復三年癸亥歲九月三日怡然告
寂年齡六十七僧身三六六美
肥田伏禪師嗣石霜師諱慧光未觀行錄不決
終始師有頌修多妙用勿功夫返本還源是大
愚古佛不徒修證得直饒玄妙也崎嶇有人拈
問長慶如何是修多妙用勿功夫慶去用与摩
作什摩如何是返本還源是大愚慶去何必如

何是古佛不從修證得慶去從來是你更修作
什摩如何是直饒玄妙也崎嶇慶去只為你妄
外師又頌曰心靜愁難入無憂禍不侵道高龍
虎伏德重鬼神欽

涌泉和尚嗣石霜在台州師諱景忻仙遊縣人
也受業於白雲山纔具尸羅便尋祖道而恭見
石霜便問學人初入叢林乞師指亦个入路霜
去我道三隻筋子拋不落師便契玄開更無他
往有康德二僧來到院在路上遇師者牛次其
僧不識去蹄角甚不明爭奈騎牛者不識何其
僧進前煎茶次師下牛背近前不審尚二上座
一霎坐契茶次便問今日離什麼處僧去離那
邊師曰那邊事作摩生僧提起茶盞子師去此
猶是蹄角甚分明那邊事作摩生其僧無師去

真道不識便去福先代去若不與摩爭識得道
者又代去且座契茶招慶問從上宗乘中事和
尚此間如何言論師去不瞞目前進曰不瞞目
前則且置宗乘中事如何言論師去待虛空落
地則向道者道招慶不肯進曰和尚如何慶曰
尊甲則不當請兄弟檢點報慈代日寒天靈備
塔問如何是水中水師去凌霜結不成如何是
水中水師去六月不曾融僧自與摩則子曰銷
不得也師去二鼠往來不閱他

南際和尚嗣石霜在江西師諱僧一初住南際
山次鍾陵大王請居赤山後閩王請住西院奏
紫衣謚號本淨大師無塵之塔靈世時僧問千
聖位中還有不陪位者也無師去有進曰如何
是不陪位者師去明明是龍不帶鱗明明是牛

不戴角還會摩對云不會師云步行入水不知
條海底龍宮空摸捺問學人幸獲侍覲乞師指
亦師云我若指盲則厄屈著你僧曰教學人作
摩生則是師云切忌是非問如何是納僧氣息
師云還曾勳著你也無問如何是法身主師云
不過來如何是毗盧師云不超越

雲盖和尚嗣石霜在潭州師諱源禪未覩實錄
不決化緣終始師在石霜時目一日作礼而問
万户俱開則不問万户俱閉時如何霜云當中
事作摩生師曰無位霜曰憑何師當時對直得
半年方始云無人接得渠霜云道也大殺道只
得八九成師却請和尚代語霜云無人識得渠
九峯和尚嗣石霜在江西師諱道虔俗姓劉福
州候官縣人也自稱石霜密旨便住九峯後化

緣功鹽寶峯禪院吳僧問無間中人行什摩行
師云畜生行僧曰畜生復行什摩行師云無間
行僧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云你須知有不
共命者僧云不共什摩命師云長生氣不恒師
云諸兄弟還識得命摩欲知命源泉是命懋疑
是身千波竟湧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
床檜其次借一句子是拍月於中事是話月從
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且如諸方及先德
未律立如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兄弟約什摩
駢搭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者不假耳
根試聽聲看不假眼根試奔自看所以道聲前
拋不出句後不截形盡軋坤都來是你當人个
躡向什處安眼耳鼻舌其但向意根下箇度作
想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古人道

擬將心意學玄宗狀似西行却向東論劫違背
兄弟問九重无信息赦何來師云流光雖遍閻
內不周流光与閻內相去多少師云厥水騰波
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松濟
師云汝道巨岳還曾乏寸土也無僧云与摩則
四海參尋當為何輩師云演若迷頭心自狂僧
云還有不狂者也無師云有進日如何是不狂
者師云寔眩途中眼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
師云更是阿誰僧日便与摩承當時如何師云
須弥還更戴須弥也無問祖祖相傳復傳何法
師云釋迦慳迦葉富僧日畢竟傳持事如何師
云同歲老人今夜燈問古人有言諸佛非我道
如何是我道師云我道非諸佛僧云既非諸佛
為什摩却立我道師云適來暫喚來如今却遣

出僧云為什摩却遣出師云若不遣出眼裏塵
生問一切靈覓不得豈不是聖師云是聖也牛
頭未見口祖豈不是聖師云是也聖境未立僧
日一聖相去多少師云塵中雖有隱形術爭似
全身入帝鄉問承古人有言盡乾坤都來是个
眼如何是乾坤眼師云乾坤在裏許僧日乾坤
眼何在師云正是乾坤眼僧日還照燭也無師
云不借三光勢進日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
乾坤眼師云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人無數問
一筆丹青為什摩選志公真不得師云僧瑶却
許志公僧日未審志公還肯僧瑶也無師云志
公若肯僧瑶不許僧日僧瑶得什摩人證盲却
許志公師云為龜稽首須弥柱問古人有言真
心妄心此意如何師云是立真顯妄如何是真

心師云不雜食如何是妄心師云攀緣起倒是
僧曰離此二途如何是學人本躰師云本躰不
離僧曰為什摩不離師云不敬功德天誰嫌黑
暗女問對境不動時如何師云不是大力人進
曰如何是大力人師云對境不動僧曰前來為
什摩道不是大力人師云在舍只言為容易臨
筌方覺取魚難問古人道道超名外只如名外
之道誰當律立師云假名冒道道不自名僧曰
既不自名盧行者為什摩却會師云會處不是
盧家境界如何是盧家境界師云明星背後倒
騎牛問弥勒元是釋迦師釋迦有何據驗即玄
超九劫師云寶所无遠近遲速有殊倫僧曰遲
速外還分也無師云作摩不分僧曰如何分師
云糧如先不達弥勒後不至僧曰在摩則難足

持衣更待何人師云遠信只合通補處僧曰通
後如何師云龍華會上無慈氏僧曰補處又是
何人師云却問取慈氏看師上堂眾集師云空
中有一人說法聲振梵天諸人還聞摩若也不
聞諦聽諦聽久立珍重眾纒下師曰大眾眾僧
乃迴顧師云其錯舉問曰輪正當午時如何云
似半夜僧曰与摩時曰輪何在師云正當午僧
曰既當午為什摩却似半夜師云半夜亦當午
僧對曰透照燭也無師云白云散光彩輪中影
不舒師乃再頌曰當午日輪圓不照却指三更
暫亦人莫行明暗消前事不是燈邊具足身問
聖迷与凡迷如何弁師云聖迷黑似昧凡迷明
如日僧云取迷為什摩黑似昧師云不見道云
僧面前僧曰凡迷為什摩明如日云為你結識

靈多僧去不落凡聖如何弁師去于眼不到問
古人有言世智佛智名同躋別未審世智與佛
智相去多少師去你道螢光與日光又作摩生
僧去與摩則昧劣有殊去也師去為你奴郎所
以有殊僧去既有殊古人因什摩道身心一如
身外無餘師去事既若全有何同異法照和尚
問承師有言文殊是用師去是又承和尚有言
文殊是方頭師去去是從今日去不是方頭是
什摩進曰未審方頭還迴也無師去十人家活
九人作開一人不知進曰既不知和尚為什摩
道文殊是方頭師云于泣分月彩何曾下碧天進
曰與摩時文殊在什摩處師去舍中失却舊時
名問九人與摩來有何音信師去九人不得意
曰既不得意又何傳語師去正是傳語未審傳

什摩人語師去寧當截舌不犯國諱問法雨普
潤枯木為什摩無花師去不見道高原陸地曰
畢竟還有生花時也無師去若生花則不名枯
木曰古人為什摩道枯木上生一朵花師去你
道一人不言一人惡阿那个無舌問被毛戴角
底人居何位次師去白銀為地黃金為墻去未
審此人還有師也無師去有如何是此人師去
不被毛不戴角去古人因什摩道直得不被毛
不戴角又勿交涉師去古人為明異中異所以
重洗面問中下者即假斷送師去是落在曲勸
僧去只如上上者還假斷送也無師去家夫不
喫爵飯僧曰古人為什摩道直得上上者亦須
擊發去灼然撩著便去誰有你刁刁僧去與摩
即刁刁猶須斷送也師去是也僧曰只如上上

極論卷第九

十一

惠光

者如何擊發師去鷄子過時有人不驚問大闍
提人作何行李師去露刀擊劍僧曰擬殺何人
師去凡聖祖佛惣須盡却僧曰盡後此人向什
摩處合殺師去合槃裏合殺僧去合殺後如何
師去鷺鷥不入靈林中間朝生之子還具平涯
也無師去鳳騰霄漢青雲不知僧去入門後事
如何師去門裏志却白頭兒僧曰与摩則不知
有少年父師去鷺鷥已在靈林中進曰与摩時
還有弁屨也無師去不無鷺鷥問古人道向山
下擅越家作一頭水牯牛与狸奴白牯還多也
無師去作摩不多僧去如何多師去狸奴白牯
頭無角山下牯牛再生角僧曰与摩則古人作
一頭水牯牛去也師去若作一頭水牯牛則屈
者古人也僧曰和尚前來為什摩道再生角師

去再生角則悲不斷頭無角則不入派問從上
宗衆請益即是不請益即是師去三年大旱東
海不知僧曰与摩則不從外得師去內亦不可
得僧曰不內不外時如何師去不是具足不是
欠少僧曰畢竟如何師去窮不盡問佛法兩字
如似惡家時如何師去兔角從汝打還我兔子
來僧曰兔子豈是有角也師去佛法兩字從何
而立不立者如何去不可無兔子

南嶽玄泰和尚嗣石霜師所居蘭若在山之東
号七寶臺平生高潔手下不立門徒其遊礼僧
或聚或散故無常准師來晨遷化今日並無僧
到自出山口喚得一人今偈香薪於山所託被
衣而坐乃書二偈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
其道自玄玄个中無佛祖又曰不用剃頭不用

澡浴一堆猛火予是万足偈畢垂一足而逝茶
毗收靈骨墳于堅固大師塔之左平生所有歌
行偈頌遍于寰海道流耳目此不盡盡耳
寶蓋和尚嗣石霜未覩行錄不決化緣終始僧
問罷卷停書時如何師云書卷不曾展僧曰再
舉者如何師云舉人不得意汝早落第二進日
不赴朝庭者如何師云還及第摩僧云爭奈金
榜名字何師云世号不曾通僧曰与摩則合語
玉印無分付蒙師云銜号不曾竟僧云直得
閣不露時如何師云龍床不曾卧九五不曾登
玄泉產和尚嗣頭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云
叶進曰轉後如何師曰什摩是太不塞道問
山不露頂時如何師曰玉兔不知春不是無令
曉進曰直得与摩時如何師曰短仙生月宮不

蒙仙家調

高叢和尚嗣巖頭師諱師彦未覩行錄其窮始
終問頭上寶蓋現足下有雲生時如何師云
柳帶鎖猿頭上寶蓋不現足下無雲生時如
師云猶有扭在畢竟事如何師云齋後困問天
不覆地不載豈不是師云若是則被覆載學人
云若不是烏岳道師稱名師彦問如何是諸
佛出身蒙師云蘆花吹海底劫石過陽春火燭
長流水佛從此出身師垂問盡十方世界唯屬
一人或有急疾事如何相告報廣利和尚對云
任汝世界爛壞那人亦不來汝報恩對曰若道
和尚是龍頭蛇尾也只是个瞎獃
靈巖和尚嗣巖頭在吉州師諱慧宗姓陳福州
長溪縣人也受業於龜山依年具戒便慕宗師

祖堂卷第九

十五

一見叢頭密傳言要矣僧問如何是學人月已
本令事師去拖却真金拾得九礫作什摩

羅山和尚嗣叢頭在福州師諱道閑姓陳長
人也出家於龜山纜具尸羅便尋祖道契蠟頭
之密旨初開堂時纜攬衣昇座乃云珍重時有
學者出來擬申問師便喝出云什摩家去來有
僧與踈山和尚造延壽塔畢手白和尚和尚便
問汝將多少錢與近人僧云一切在和尚踈山
云汝為復將三錢與近人為復將兩錢與近人
為復將一錢與近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僧無對
師在大嶺住庵時其僧到師問什摩家來對云
踈山來師云踈山和尚近日有什摩言句其僧
具陳前事師云還有人道得摩對云未有人道
得師云汝却迴踈山道大嶺和尚聞舉有語若

將三錢與近人和尚此生使定不得塔若將兩
錢與近人和尚與近人同出一手造塔若將一
錢與近人帶累近人眉鬚一時墮落其僧便迴
舉似踈山踈山便具威儀望大嶺嘆曰將謂無
人大嶺有古佛光明射到此間却云汝去向大
嶺道猶如十二月蓮花開也其僧却迴舉似師
師云早已龜毛長數丈也師又時上堂云宗門
深奧合作摩生話會真心難定實理何詮祖代
褒揚曲垂知見俊士顯于大事次第施行為破
佛魔撒歸深際靈光密布撒教現前舉意明宗
光派天海聞禪與道削跡吞聲佛向祖師明明
古路摩騰竺法黃葉何殊大截教文圖書不得
若論宗乘一路海口難宣何不見釋迦掩室淨
名杜口暫息波瀾接物應機須通俊士應時如

風應撥如電一點不來猶同死漢當鋒一箭誰肯承當不是後派徒勞措口上古流今無過奇特若也未逢近伯位首側聆意下尋思卒摩搔不著記舉古話繫惑盲侶送向空劫未免輪迴將拉敲作索驢年終無是處珍重因鄭十三娘年十二隨一師姑參見西院大禿和尚纔禮拜起大禿問這个師姑什摩處住對云南臺江邊爲山便喝出又問背後老婆子什摩處住十三娘放身進前三步又手而立爲山再問這老婆子什摩處住十三娘云早个對和尚了也爲山云去去纔下到法堂外師姑問十三娘尋常道我會禪口如鈴相似今日爲什摩大師問着惹無語十三娘云昔哉昔哉具這个眼目也道我行脚脫取納衣來与十三娘着不得十三娘後舉

似師便問只如十三娘參見大禿与摩和對還得平穩也無師云不得無過娘去過在什摩處師乃吐之娘云今日便是錦上更添花又時上堂云理上通明与佛齊肩事上通明咸同諸聖事理俱通喚作什摩天下橫行羅籠自在須是与摩漢臨機隱現撻撻臨時自由不是你呢呢惹惹衣便解會得若實未會卒不可奈何三句至於四句羅籠交通若不會向上事什摩處得不見道上士不領閑會摩若是超倫作者瞥然便休如今且有与摩漢摩出來試弄一轉看作摩生精彩若也不解縱奪且須自識取曠却已來不可思議底常教現露自由自在若論師子據地且作摩生道千般設用未脫野于鳴逐古透今聲前看取無事珍重上座問只如岳頭和

尚道洞山好个佛只是無光彩未審洞山有何
虧闕便道無光彩師喚無軫無軫應喏師云酌
然好个佛只是無光彩軫云大師目什摩接無
軫話師云什摩處是陳老師撥汝話快道快道
無軫說不得師便打之問如何是宗門中派布
師乃展手問急急來投請師一接師云會摩對云
不會師云箭過也又大德來師問大德子个
什摩對云明教師云還會教也無對云隨分師
豎起拳云靈山會上与摩喚作什摩教對云喚
作拳教師笑云与摩是拳教師却展足云与摩
時喚作什摩大德無對師却云莫是脚教摩師臨
遷化時上堂昇座良久展開左手主事云東面
黑師僧退後師又良久展開右手主事又云西

面黑師僧退後師却云欲報師恩無過守志欲
報王恩無過係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可呵珍重
祖堂集卷第九

大安

祖堂集卷第十

石頭下卷第七百一十七代孫

玄沙和尚嗣靈峯在福州師諱師俗姓謝福州閩縣人也咸通初上芙蓉山出家於鍾陵開元寺道玄律師受戒却歸山門凡所施為必先於人不憚風霜且倦寒暑衣唯布納道在精專語嘿有規不叅時倫靈峯見師器質粹容亦多相接乃稱師為偈頭陀如斯數載陪仰親依有一日普請會田靈峯見一條蛇以杖撩起召衆去看看以刀艾為兩段師便以杖挑拖背後更不顧視衆僧愕然靈峯去後哉靈峯一日誑曰偈頭陀未曾經歷諸方何妨看一轉乎如是得四度師見和尚切依和尚處分裝裹一切了恰去到嶺上踢著石頭忽然大悟後失聲去遶摩不過來二祖不傳持又上大樹望見江西了去

奈是許你婆便歸靈峯靈峯見他來問師教你去江西那得与摩迴速乎師對云到了也峯曰到那裏師具陳前事靈峯深異其器重垂入室之談師即盡領玄機如瓶瀉水初住普應次卜玄沙後闍王迎居安國寺礼重為師奏錫紫衣師号宗一大師三處住持三十來年住八百衆矣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云用自己作什摩問從上宗門中事此問如何言論師云少人聽師云佛言吾有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溪豎起拂子是拍月問古人瞬視接人師如何接人師云我不瞬視接人進曰師如何接人師視之問古人拈槌豎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云不當道曰古人意作摩生師豎起拂子進曰宗門中事作摩生師云待你自悟始

得師問長生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長老作摩生觀對去放某甲過有个商量師曰放長老過作摩生長老良久師去教阿誰委對去徒勞側耳師云正知你鬼趣裏作活計師聞魚鼓聲乃去打我也師遊南州時与王太傅一房坐時有一沙弥揭簾欲入見師与太傅便放簾抽身退出師云者沙弥好與二十棒太傅云与摩則延此罪過師云無佛法不是這个道理也須子細好僧問中塔沙弥過在於何打二十棒塔云更添三十棒沙弥又無過又問與化興化云若會二公坐處此棒不從外來又問順德玄沙与摩道意作摩生順德云不為水而打水僧曰与摩則太慰亦合先隨去也德云又成求他不肯進曰只如不為水而打水意作

摩生德云青山碾為塵敢保無閑人天請問經曰云何利刀劍云何礫毒藥云何熾盛火云何極重暗介時佛告彼天曰窟言利刀劍貪欲礫毒藥熾盛熾盛火無明極重暗有人舉問靈峯如來只說利刀劍未曾當劍請師當劍峯云咄不識好惡漢有人持此語舉似師師云似則似是則不是僧便問請和尚當劍師云咄不識好惡漢有人舉似中塔中塔云不可思議古人与摩見知雖然如此欠進一問僧便問請和尚道塔云尊宿分上還有這個也無志超上座為衆乞茶去時問師伏乞和尚提撕師云只是你不可更教我提撕進曰乞師直指志超不是愚癡人師云是你是愚癡人作摩生會進曰時不待人乞師指亦師云我這裏有三棒打你愚癡會

祖堂卷第

三五

摩志起不會中塔去自思癡地截去和尚愚癡
教什摩人打遂偈曰三棒愚癡不思議浩浩溶
溶自打之行來目前明明道七顛八倒是汝機
師問靈雲那裏何似這裏雲去也只是桑梓別
無他故師曰何不道也要知雲曰有什麼難道
師云若實便請道靈雲偈曰三十來年尋劍客
葉落幾迴再抽枝自從一見挑花後直至如今
更不疑師云靈雲也什摩生桑梓之能雲曰向
道故非外物師云不敢不敢又云靈雲諦當甚
諦當敢報未徹在雲曰正是和尚還徹也無師
云若尚學即得雲曰亘古亘今師云甚好雲曰
若若師作一項透靈雲曰三十來年只如常
落落幾迴放毫光自此一去雲霄外圓音體性
法王師問扣慶汝作摩生說驢使馬使慶云

甲姓孫師云是即是且作摩生是驢馬慶云
只是桑梓師云知得也未慶云要且不是和尚
師問作摩說大意慶云得与摩顛倒師云正是
我顛倒慶云某甲也顛倒師云知得便有得
用叢妙理不換機問來答得不思議應現常
明知交人人自在得功希又偈曰再觀道支話
清源人人問道無不合法法徂然皆如是四生
九類體中圓問如何是正妙心答盡十方世界
都來是个真實之體師開平二年戊辰歲十一
月二十六日身體極熱曰我是大悟度人盡大
地一時火發是你小小之輩走却不難休長老
便問和尚尋常罵十方因什摩到与摩地師云
達成人尚自如此豈況是你諸人便順化春秋
七十四僧夏四十四閩王崇塔矣長興元年庚

宣歲將十一郎林澄製碑文淨修禪師讚曰

玄沙道孤禪門措摸言一坐偈四海五湖巨龜
海面金翅雲衢岳崖峻峻佛法有無

長生和尚嗣靈峯在福州師諱皎然福州人也
自造靈峯之門密契傳心之言於一日靈峯自
讀古人語到光境俱去復是何便問師這裏合
著什摩字師對云放某甲過有个道靈峯云放
你過作摩生道對云某甲云放和尚過又因玄
妙云一切森羅鏡中像便提起杖問師這个是
像阿那人是鏡師對云若不如是爭獲圖通師
在靈峯時為後生造偈曰素面相呈猶不識更
添脂粉竟闢看這裏若論玄点實点吾如隣万
重山問從上宗乘如何言論師云不可為閻梨
菜却長生路也問古人道無明即佛性煩惱不

須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作噴勢豎起拳喝
云今日打這个師僧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
手擊頭曰今日打這个師僧得任摩發人業師
巡堂後到厨下靈峯曰我尋常向師僧曰是什
摩未有人對阿你作摩生師對曰放某甲過亦
有商量峯云放徐過作摩商量對曰某甲亦放
和尚過靈峯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師到
鵝湖當門安下忽然見燈頭來挑燈便造偈曰
一靈孤燈當門懸擬欲挑來歷劫昏山聲扑直
人難見此中會得靈靈全內侍問古人有言一
切衆生日用而不知作摩生是衆生日用而不
知師乃指指內侍曰與橄攬子內侍又問作摩
生是衆生日用而不知師云內侍適來豈不是
與橄攬子對云是也師云古來衆生日用而不

知如今內侍亦日用而不知問如何是王中主
去昨日送一个去今日迎一个来

鵝湖和尚嗣靈峯在信州師諱智孚福州人也
未觀實錄不記化緣始終僧問五逆之子還受
父的也无去雖有自裁未免傷已問國無定乱
之劍為什摩曰海宴清去君王無道君王道合
事如何去不令亦不行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去
正知闍梨勿奈何進曰為什摩勿奈何去未必
小兒得見君王問利婁相擊不側耳者如何去
哲問虛空講經以何為宗去闍梨不是聽眾去
大普和尚嗣靈峯師諱玄通福州福唐縣人也
出家於兜率山依年具戒便慕參遊見靈峯數
年盤泊更不他往承言領旨而居大普矣有僧
問巨海驪珠如何取得師乃撫掌瞬視問撥塵

見佛時如何師曰脫却却來商量

鏡清和尚嗣靈峯在越州師諱道愆温州人也
師初入閩參見靈雲便問行脚大事如何指南
雲去浙中米作摩價師曰洎作米價會却續到
象骨象骨問汝是什摩人對去終不道温州
生長峯去尚摩則一宿覺是汝鄉人也去只如
一宿覺是什摩人峯去者个上好與一頓棒
且放過師又問徒上袒德例說入路還是也無
峯去是學人初心後學乞師指个入路峯去
但從者裏入師去學人朦昧弄乞指个峯去我
今日不多安放身便倒又問只如徒上袒德豈
不是以心傳心峯去是蕪不立文字語句師曰
只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峯良久遂礼謝
起峯去更問我一傳可不好對去就和尚請一

祖堂卷第十

三

聖

傳問頭峯云只与摩別更有商量也無對云在和尚与摩道則得峯云於汝作摩生對云辜負殺人峯曰不辜負底事作摩生師便珍重又一日靈峯告衆云當當密密底師便出對云什摩當當密密底靈峯從卧床騰身起云道什摩師便抽身退立又一日普請靈峯為山語見色便見心還有過也無師對云古人為什摩事峯云雖然如此我要共汝商量對云与摩商量不如某甲鐸地又一日行次靈峯便問盡軋却事不出一刹那只如不出一刹那底事今時向什摩處弁明則得師對云更共什摩人商量去靈峯云我亦有對汝但問我師便問今時向什摩處弁明則得峯乃展手云但向這裏弁明師對云此是和尚為物情切峯便笑峯又時云爭得与

摩尊貴得与摩綿密師對云么甲自到山門今經數夏可聞和尚与摩亦徒峯云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其所妨摩對云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峯云置我如此又云量才蒙職於是承言領旨遍歷諸方凡對機緣悉皆冥契旋迴東越初住鏡清後居天龍龍無錢王欽仰德高賜紫衣法歸順德大師見新到叅次拈起拂子對云久嚮鏡清到來猶有紋綠仕師云今日遇人却不遇人後有人進問今日遇人却不遇人意作摩生師云一盤御飯反為庶食問無源不住有路不歸時如何師云這個師僧得座便坐問如何是心師云是則第二頭云不是如何師云又成不是頭僧曰是不是惣不与摩時作摩生師云更多饒過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不是是什

摩僧曰還得當也無師云木頭也解語因此頌曰
一向隨他走又成我不是設介不尚摩傷善他
意匱欲得首要會二途俱莫綴問古人有言人
無心合道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云何不問道
無心合人如何是道無心合人師云白雲乍可
來青嶂明月那堪下碧天新到叅次師問闍梨
從行摩處來對云佛國來師云只如佛以何為
國對云清淨莊嚴為國師云國以何為佛對云
以妙靜真常為佛師云闍梨從妙靜來從莊嚴
來僧無不對答師云盞盞到別處有人問汝不
可作這个語話師有時上堂眾集良久云來朝
更獻楚王香玕重問明能相見其理如何師云
可惜尚汝道却僧曰只如可惜道却意旨如何
師云慳却不免施如何是慳却師云可惜道僧

曰不免施又如何師云對汝道却問寶在衣中
為什摩伶俜辛苦師云過在阿誰僧曰只如認
得又作摩生師云更是伶俜僧曰認得為什摩
却伶俜師云不媿已有問如何是皮師云分明
个底如何是骨師云綿密个如何是髓師云更
密於密問如何是糞掃一納衣師云迦葉被來
又進日納衣下事如何師云親仁阿難傳問如
何是天龍一句師云伏汝大膽進曰尚摩則學
人退一步師云覆水難收問如何是文殊劍師
便作斫勢只如一鋏下得活底人又作摩生師
云出身路險尚摩則大可畏師云不足驚怛師
問僧外邊是什摩聲學人云雨滴聲師云眾生
迷已逐物學人去和尚如何師云怕不迷已後
有人問和尚尚摩道意作摩生師云出身猶可

易脫躄道還難師又問僧離什處學云離應天
師去還見鰻鯉不學人云不見師去闍梨不見
鰻鯉鰻鯉不見闍梨去葱有占摩云闍梨只解
慎初不解護末師示衆云好晴好雨又云不為
好晴道好晴不為好雨道好雨若隨語會迷却
神機僧問未審師尊意如何頌曰好晴好雨奇
行持若隨語會落今時談玄只要塵中妙得妙
還同不惜伊問經首第一爰作何字師曰穿耳
胡僧發點頭問西來審旨如何通信師云出一
人口入千人耳如何是出一人口師云釋迦不
說說如何是入千人耳師云迦葉不聞聞問學
人擬被納師意如何師云一任高飛僧曰爭奈
毛羽未修何師云唯宜任弄僧曰如何是任弄
師云逢緣不作對境無心僧曰如何是高飛師

云曰鵝優曇猶如黃菜如何是優曇師云一劫
一現如何是黃菜師云此未為真僧曰占摩則
更有向上事在師云灼然如何是向上事師云
待你一口吸盡鏡湖水我則向你道問惺惺為
什摩却被契拙師云為不是那邊人僧曰如何
是那邊人師云過這邊來僧云未審這邊如何
過師云惺惺不惺惺僧曰惺惺不惺惺時如何
師曰魯班失却手問如何是聲色中面目師云
現人不見僧云太綿密生師云躄自如此僧云
學人如何趣向師云話人投機問處為什摩
只聞不見見處為什摩只見不聞師云各各自
緣不緣他師題象骨山頌曰密密誰知要明明
許也無森蘿舍本性山岳盡如如問十二時中
如何行李師云一步不得移僧曰學人不曾

師指示个入路師云不過於此師乃頌云當此
支荷得賺於懸却功多途終不到一路妙圓通
師問僧你名什摩對云省超師便作偈曰省超
之時不守住更須騰身後前機太虛不尋金烏
運霄漢寧妨玉兔飛師因在帳裏坐僧問乍入
叢林乞師指示个徑直之路云子既如此吾豈
怪之近前來學人遠近前師以手撥開帳云噯
學人禮拜起云某甲得个入覓師遂審之渾將
意解師乃頌曰我適抑不已汝頑不當急機豎
尚戲投影設大難及用舉長慶上堂衆僧立久
有僧出來云与摩則大衆歸堂去也長慶便打
後有僧舉似中招慶招慶云僧道什摩對云僧
無語招慶云這个師僧為衆竭力禍出私門尋
後有僧舉似化度化度却問其僧只如長慶行

這个杖還公當也無對云公當化度云或有人
道不公當又作摩生對云若是与摩人放他出
頭始得化度云在秦則護秦化度却舉似師云
只如長慶有与摩次第不合行這个拄杖師云
大師代長慶作摩生折合化度云但起來東行
西行師云与摩則木杓落這个師僧手裏去也
時有人拈問師只如長慶行這个拄杖意作摩
生師云宗師老攔燕自出身師又時上堂云盡
十方世界都來是金剛不壞之軀唯怕牯羊角
時有人問如何是金剛不壞之軀師云世界壞
時作摩壞為什摩唯怕牯羊角師云要汝盡却
如何是牯羊角師云洎道驚殺汝僧曰軀壞時
角還存也無師云不是過夏物僧曰只如牯羊
角盡時還得相應也無師云不同汝歸意僧曰

不同歸意者如何師云千金不改耕僧日只如
拈羊角明得什摩邊事師云上上聊聞便了却
中下意思其能知有人拈問資福作摩生是金
剛不壞之躰資福以手點胃作摩生是拈羊角
資福以兩手頭上作羊角勢有人舉似師師曰
此示衆云角鐸不密太露太現金剛不壞躰唯指
羊角提其角只要出其躰躰角俱備諸人作摩
生會又談躰頌云躰含衆像像分明離躰含形
形轉精清明妙淨誰能弁釋迦捨室竭羅城又
曰嘆景禪吟嘆汝景禪去何速雖不同道當眼
目个今永却不曾虧地水火風還故國好也好
也大奇忙忙宇宙幾人知瑩淨寧開進路絕青山
涼嶂白雲馳歌好歌笑好笑誰肯便作此中詞
難提既與君湊機其旨無不諧其要格志異氣

骨高森蘿威會一靈毫雖然示作皆同電出岫
藏峯待思勞希奇地鈞吹毛脫罩騰籠任性遊
此界他界如水月幾般應跡妙道遙又悟玄頌
曰有路省人心學玄者好尋旋機現躰骨何用
更沉吟其嫌淺不食猶昧意思深魚若有龍肯
大小盡堪任問古人有言切忌隨他覓迤迤與
我踈如何是切忌隨他覓師云犯今也如何是
迤迤與我踈師云不啻十万八千里如何是我
今獨自往師云單馬聲騎如何是寥寥得蓬渠
師云遍身是眼如何是渠今正是我師云可殺
端的如何是我今不是渠師云識弁奴郎始得
翠巖和尚詞筆峯在明州師諱今叅湖州人也
未覩行錄錢王欽仰賜紫永明大師問不借三
寸請師道師云茶堂裏貶剥去問諸餘即不敬

問師良久進曰如何舉似於人師云侍者點燈
米師有時上堂曰三十年来無有一日不共元
象持論語話看我眉毛還在摩衆對無有人舉似
長慶長慶代云生也師示後學偈曰入門須有
語不語病拙蘆應須滿口道其教帶有無明照
和尚和入門通後士正眼容足珠當機如電拂
方免病拙蘆師再和入門如電拂後士合知無
迴頭却問我終是病拙蘆師又勸學偈苦哉甚
苦哉波裏覓乾灰勸君收取手正為摩時俅
報恩和尚嗣靈峯師謹懷岳泉州仙遊人也出
家於莆曰聖壽院依年具戒志慕祖筵而參見
靈峯密契玄關化于漳浦問宗乘不却如何舉
曾云山不自稱水無問斬師臨遷化時上堂云
十二年来舉揚宗教諸人恠我什摩處若要聽

三經五論開元咫尺便告寐

化度和尚嗣靈峯在西興師諱師郁泉州莆田
縣人也師號悟真天師僧問如何是隨色摩尼
珠師云青黃赤白如何是不隨色摩尼師云非
青黃赤白問如何是一塵師云九世剎那分如
何合法界師云法界在什摩處問六國未寧時
如何師云是汝寧後如何師云是汝問只如維
摩登時或有人問和尚如何祗遣師云唯有門
前鏡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

諶山和尚嗣靈峯在福州師諱神晏示生梁國
卅姓李氏則皇唐諸王之裏也幼避堂臆樂聞
鐘梵年始十二俗舍青灰之壁忽顯白氣數道
父曰此子必出家至年十五偶因抱疾夢神人
与藥睡覺頓愈年十七夢一胡僧告云出家時

祖堂卷第一 十天

至後累辭親愛方果其願遂依衛州白度山外
 齋禪院道規禪師剝落至中和二年於嵩山瑠
 瑯壇受戒回一日謂同學云古德云纔白四羯
 磨後金躋戒定慧何必拘戀準繩猶同桎梏
 自此不窮葎肆擁毳遍叅先見白馬超州次歷
 徑山荷玉雖詰請問未契機緣後遇靈峯靈峯
 攔臂把駐云是什麼師云豁然而已尋便舉手
 搖拽峯云又作道理作什麼師云作何道理峯
 乃呵曰大有人未到此境界切須保任護持尋
 以靈峯順寂闔王於城左二十里開鼓山請師
 為衆師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
 有号有部有帙各有人傳持若是佛之与法是
 律立化儀釋之与道是止帝之說他諸聖興來
 益為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展多門為病不同
 震方固異在有破有居空以空二患既除中道

靈遺鼓山所以道白不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
 二沛句則迷不啻言前寧談句後直至釋迦掩
 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
 盡有人了也諸仁者作摩生時有人禮拜師
 云高聲問學云詔和尚師便喝出師頌曰真下
 猶難會尋言轉更賒擬論佛与祖特地隔天涯
 隆壽和尚嗣靈峯在漳州師諱紹鄉姓鄭泉州
 莆田縣人也師號興法大師有人問古人道摩
 二寶殿有四角一角常露三角亦然如何是常
 露底甬師便豎起拂子問良木不立米如何濟
 得万人飢云俠客面前如棄劍看君不是點兒郎
 安國和尚嗣靈峯在福州師諱弘韜姓陳泉州
 仙遊縣人也初誕之時胎衣紫色朝感胡僧而

祖堂卷第一 十支

卷

來訪之志求出家遂於龍華寺東禪依師染剃
依年具戒便詣靈峯密契玄關尋離歐越遍歷
楚吳後弄入靈峯靈峯纔見便問什摩家來師
云江西來峯云什摩家逢見達摩師云分明向
和尚道峯云道什摩師云什摩家去來又曰一
日峯見師便攔臂把去盡乾坤是个解脫門把
手拽教伊入爭奈不肯入師云和尚恠某甲不
得峯云雖然如此爭奈背後如許多師僧何自
後闔王欽敬請住安國闔揚宗教矣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云如何是不西來意又云是即是其
錯會問學人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其機師良
久學人禮拜師云忽到別處有人問汝作摩生
舉學云終不敢錯舉師云未出門便見笑具問
如何是達摩傳底心師云素非後胤衆衆師云

若有白紵衣一時染却於時衆中出一僧當
障而立師指云這個便是樣子也還有人得相
似摩衆皆無別時僧待立師云你當此時作摩
生僧云某甲向前僧邊立去還得相似摩師云
你不相似學人去為什摩不相似師云你帶黑
有因長慶在招慶時法堂東角立次云者裏好
置一个問時有人便問和尚為什摩不居正位
慶云為你与摩來僧云只今作摩生慶云用你
眼作什摩師曰舉著去他个則与摩别是个道
理只今作摩生道則得後安國云与摩則大衆
一時禮拜去也師亦代去与摩則大衆一時散
去得也師在衆時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伊
蘭作拈檀之樹失之於言甘露乃養菓之園師
拈問僧一語之中須具得失兩意作摩生道僧

祖堂卷第一

五

提起拳頭去不可喚作拳頭師不肯自拈起拳頭去只為喚作拳頭問如何是活人之劍師曰不敢瞎却汝如何是殺之人刀師去只這个是曰舉五域記云西天有賊盜佛額珠欲取其珠佛額漸高取不得遂噴去佛因中有願我成佛果菩提願濟一切貧乏衆生如今何得違於本願不与我珠佛遂位頭与珠師拈問衆向這裏須得作主又不違於本願合有濟人作摩生道衆此師代云有願不違長慶去適來豈是違於因中所願摩師上堂云達摩道吾本來此土傳教救迷情諸人且道是什麼教莫是貝多之教摩若是貝多之教自是摩騰生法蘭二三藏漢明帝永平年中已來了也既不是此教且是什麼教還有人擇得摩若有人擇得便出來者若

無人擇我与你擇这个便是納僧諳會裏得摩只如達摩与摩道過者本色行脚人還得了摩汝道達摩恁死在什麼處便不了去我如今不識好惡顛倒与汝諸和尚拈偈歌詠告報尚不能察得儻若依於正令汝向什麼裏會去何不抖擻眉毛著妙子精彩耶盡亂坤界是你諸人家風諸人一時躰取還有人躰得摩若無又躰得莫只与摩醉慢慢底有什麼成辦時大須努力時有人問承師有言盡亂坤界是念諸人家風學人到這裏為什麼却不見師去是你到什麼處却不見學去請師指旨師云洎放過又問承師有言若依於正令汝向什麼處會如何是正令師良久學人因措師去不信道向什麼處會因舉六祖為行者時到劍志畧家夜聽左轉

涅槃經足便問行者還讀得涅槃經不行者文字則不解讀只解說義足便將所疑文字問之行者云不識足乃輕言呵云文字尚不識何解說義行者云豈不聞道諸佛理論不干文字回舉次師云由欠一問便問如何是不干文字埋論底事師云什摩處去來師尚長慶從江外弄入嶺在路歇次回舉太子初下生時目視四方各行七步一手拍天一手拍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慶却云不委太子登時實有此語為復是結集家語直饒登時不與摩道便是目視四方猶較妙子師問什摩處你慶云探領闍梨此一問師云領問則領問太處生慶拈得拄杖行三兩步迴頭云不妨是處妙子師云不錯處處長慶和尚詞堂峯在福州師請慧稜杭州海蓋

縣人姓孫年十三出家初參見靈峯學業辛苦不多得靈利靈峯見如是次第斷他去我与你死馬醫法你還甘也無師對云依師處分峯云不用一日三度五度上來但知山裏燎火底樹撞子相似息却身心遠則十年中則七年近則三年必有來由師依靈峯處分過得兩年半有一日心造坐不得却院外遠茶園云匝了樹下坐忽底睡着覺了却歸院從東廊下上纔入僧堂見燈籠火便有來由便去和尚處和尚未起却退出依法堂柱立不覺失聲大師聽聞問是什摩人師自稱名大師云你又三更半夜來者裏作什摩對云某甲別有見處大師自起來開門執手問哀情師說哀情偈曰也大老也大老卷上薰來喘天下有人問我會何宗拈起拂子暮

口打大師便安排了爰令侍者教伊煮粥喫粥
後教侍者看堂裏第二粥未行報侍者去看來
報和尚和尚令師來堂裏打槌去老漢在這裏
住聚得千七百入今日之下只得半個聖人明
朝索上堂昇座便喚師師便出來和尚去昨夜
事大衆却疑你道兩個老漢預造鬪合禪你既
有見爰大衆前道得一句語師便有偈曰万像
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能親昔日謬向途中
學今日看來火裏冰師問從上諸聖傳授一路
請垂指亦師荅良久設禮而退靈峯去寬介大
哉因此便住招慶也師問大為山久住誦上座
還嘗到靈峯山摩對去不曾到師去為什麼不
曾到對去云甲自有本分真在師去作摩生是
上座本今事上座拈起納衣角師去只這個為

當別更有對去和尚適來見什摩師去龍頭蛇
尾師代去果然不見師去保福遊山次保福問
古人道妙峯頂莫只這個便是不師去是即是
可惜許有僧舉似鼓山鼓山去若不然者髑髏
遍野白骨連山因舉體師林古曲偈曰古曲發
声雄今古唱還同若論第一拍祖佛盡迷蹤師
拈問只如祖佛盡迷蹤成得个什麼邊事僧曰
成得个佛未出世時事黑豆未生萌時蓋去某
一印到這裏去不得未審師如何師代去成得个
絕痕縫邊事僧問忠塔如何是諸佛師荅曰一
切人識不得有人舉似師師去是即是只欠礼
三拜曰僧舉雲岳補草鞋次藥山問作什麼品
對去將敗壞補敗壞藥山不肯云即敗壞非敗
壞師去藥山与摩道猶教一節在僧問和尚如

何師云汝猶教一節在僧云學人則與摩教和尚一節在未審作摩生則得盡於師撥師云汝須親自道始得時有學人問如何是敗壞底師提起杖如何是非敗壞底師亦舉起杖問古人道真金賣不受賣受金不真既賣受為什摩金不真師云只為被謾師有時云與摩舉揚背地看未却成這大僧便問當眾舉揚為什摩却成這大師云只為容易僧云不容易作摩生道師云當不當問如何是方法之源師云未用恠我只這个是僧便禮拜師却云忽有人不肯與摩道你還肯也無你若肯過在什摩裏你若不肯道理在什摩裏你若擇得許你有這个眼你若擇不出敢保你未具眼在問靈山會上百万衆唯有迦葉親聞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良久

僧云若不問和尚洎空過一生也師乃將杖打之問師子投象亦全其力投兔亦全其力既是全力為什摩救善星不得云汝道救不得如今在什摩裏師患耳重王太傅有書來問疾兼有偈上師世人悟道非從耳耳患雖加道亦分靈驚一撥迦葉會吾師傳得豈關聞師迴問云不及奉和輒置問詞太傅若也不恠則顯截流之作也蒙示非從耳云得豈關聞不從聞得者請露後來珍太傅答好晴好雨宜花宜麥得不得請大師親批師云與摩則大眾有望北院何憂雖然如此猶憲恐人笑在又因舉仰山與岑大垂話師云前頭彼此作家後頭却不作家某甲於中下一句語云邪法難扶汝道向什摩人分上下語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便叉手向兩

邊却令學人再問我更與汝道學人再問師乃
露膊而坐學人禮拜師去汝且作摩生會對云
今日東風起師云汝與摩道未定人見解汝於
古聖已來有什摩言教時節齊得長慶你若舉
得許你有這个話主問於一不諦還解置得無
過底事也無師去汝既問我我亦問汝與摩則
不敢道和尚問某甲師去我也委汝來家你亦
不得錯認定半星師代前但言珍重孔子問諸
弟子汝諸人以何為道一人云無心為道一人云
卑目為道有一人兩手撫膝雀躍而行孔子判
云無心為道是向去道卑目為道是明道雀躍
而行是現道師聞此語拈問衆孔子與摩判斷
還稱得三人意也無無人對自去兩人則得一
人則不得師迴清源太傅問山中和尚近日有何

言教師去山中和尚近日老婆心教人向未開
口已前會取太傅云與摩道還得當也無師去
當不當則且置太傅作摩生會得太傅云專甲
亦有商量家大師云太傅作摩生商量太傅乃
收足坐師去教什摩人委太傅云大師不委師
云上來向在太傅云有什摩罪過師云亦須自
檢責好師與王大王說今古成人立德底事師
向大王云世俗中亦有志人底苗稼佛法中亦
有志人底苗稼大王就師問作摩生是世俗中
志人底苗稼師舉云青雲有路應須到金蔭無
名誓不歸大王云作摩生是佛法中志人底苗
稼師舉云努力此生須了却莫交累却受諸殃
又云不得無生終不止取徹為期大王禮拜云
若不遇和尚豈知與摩次第問僧云傷本柄你

作摩庄道對云某甲有口只解喫菜師云擬者
棒汝還甘也無云爭得不甘師云你過在什摩
家招得這个棒對云若不打專甲何家_有長慶
師云是也長慶意作摩生其僧珍重師有時云
我若放你過縱汝百般東道西道口似懸河則
得我若不放你過汝擬道个什摩對云乞和尚
放某甲過亦有道家師云我放你過作摩生道
對云來日供養主設齋師云我若放你過汝_有
摩道我若不放你過汝_有摩道過在什摩家_無
別人對云若不_有摩道_無識得和尚師便訝之
又問別僧汝你過作摩生道對云只這个僧到
來次師便把住云莫屈著兄弟摩對云不屈師
推出僧云如許多時虛踏破草鞋作什摩又一
僧參師欄臂把住云莫成相觸忤摩僧_無對師

便托出有僧舉似安國安國云招慶今日有殺
人之刀亦有活人之劍僧舉似保福福云招要
殺活俱備中招慶云_有摩則首者無過演侍者
云賴得和尚_有摩道師進去是也不_有摩道時
作摩生侍者_無對師代云和尚若不_有摩道百雜
碎問學人近入藁林乞師舉_有宗乘師云是舉
揚是不舉揚學人禮拜師云會摩學云不會師
云賴汝不會汝若會何家更有招慶問塞_有鷹銜
蘆為箕祖代憑何為信師云莫割割_有摩則金
口絕談揚去也師云還得此消息摩學曰師還
說也無師云且要問汝僧云_有摩則不敢誑妻
和尚去也師云還得不誑妻_有摩僧_有和尚諾即
得師云識弁相訪好問古人道目擊道存不在
言說和尚此間還者這个人不師云是我這裏

別有來由僧曰和尚如何師與一摑去過與一
脚不解拈出問知古知今時人共委如何是招
慶叢流之作師云酬你耳問不酬你所問僧云
深委和世道蒙師去是休委得招慶落在什麼
處僧云終悉則不可師云躰悉作摩生學人礼
拜雖有郤頭且無副將師有時去靈利參學底
人更不到這裏來僧問既不到這裏來和尚爭
得委他靈利師云只見他不到這裏來委他靈
利僧云向什麼處支荷師云看汝不是這人脚
手問承和尚有言一筆是學直文見靈坐却天
下人舌頭如何是坐却天下人舌頭底見師云
多少年在此住持未曾領个頭靈僧云不假
三寸還許與人通信也無師云許汝作摩生通

信僧云今日東風起師云涅槃堂裏漢師出世
二十八年衆二千五百人以長興三年壬辰
歲五月十七日遷化春秋七十九僧夏六十師
號超覺大師淨修禪師讚緇黃深鄭重格峻
難當盡機相見靈立下開僧堂

祖堂集卷第十

七

祖堂集卷第十一

石頭下卷第七百六十六代法孫

保福和尚嗣靈峯在漳州師諱從長姓陳福州
福唐縣人也年十五便投靈峯出家十八於太
加大中寺受戒既師子之乳育乃檀樹之抽芽
斤月新生孤雲出岫海鵬成羽望霄漢以騰身
善友臨濱探摩尼而近掌暫遊吳楚尋復巾瓶
弟子之禮纔施接示之言便至靈峯去還會摩
師欲擬近前靈峯以杖拉之師頓契玄要更無
遊心凡有撥綵悉皆冥契後以漳州王太傅仰
師道德請轉法輪師出世一十二年矣師上堂
去有人問話高聲問時有人出來問學人高聲
問請和尚高聲答師去道什麼學人再申前問
師云我不是愚解有人問摩騰入漢一歲分照
達摩西去將何指示師去上座行脚底事作摩

生僧去不會師去會取好真傍家取以靈分有
人問纔施三寸盡涉糝胡如何示徒免負於前
機師去收拾看學去大衆咸委師去汝也是天
津橋二鼓眉僧問祖祖相傳有何言屬師去汝
從什麼人邊得來進曰與摩則學人退一步
師去你無端進前退後作什麼有待上堂去夜
未遠有悟底摩乞个消息不悟底摩乞个消息
悟底是不悟底是若便悟去亦不分外若便不
悟去亦不分外真見與摩道便道非悟非不悟
真錯好者風漢與摩道真屈著人摩問承師有
言若便悟去亦不分外若便不悟去亦不分外
未審如何是不悟底事師去教我向阿誰道去
如何是悟底事師去悟人即委有人問學人欲
見和尚本來事時如何師去退後進曰與摩則

非次也師曰汝亦知而故犯有人問不并諸塵如何端的師云虧汝問即道進日与摩即學人有賴夫也師云山鬼屈汝自作得僧問不將一物來時如何師云莫向這裏汚人田地云如何免得師云如何即不免有僧問十二中時如何據驗師云恰好據驗云學人為什摩不見師云不可更担目也僧問至理幽微如何得到師云別更夢見作什摩進日幽微之說猶是夢言以何所示即得出於夢言師云還解恠笑得摩僧問十二分教是背後讚言請師當讚便讚師云當不當云還得全也無師云莫竊語好師昔在江外時欲先歸靈峯遠問招慶云某甲先歸山中和尚忽問上座有什摩信作摩生祇對招慶云不避腥膻亦有少許師云有信道什摩招

慶云教某甲今付与阿誰師云雖有此語未必有与摩事慶云若与摩則前呈全在關梨招慶云關梨先歸山中或有異聞底事乞个消息師云設使有上座還肯摩招慶云是什摩心行推人向泥裏著招慶臨赴清源請時遂命安國与師同遊山行次招慶云某甲來去山門已經二十八年此迴住心中也足師問於二十八年中山中和尚有什么摩樞要慶請和尚不費家才舉一兩則云有一則某甲收為方便師云什摩要招慶舉首顧視師云這個則收為方便只如宗脉中事作摩生良久師云教什摩人委招慶云關梨又与摩泥猪疥狗作什摩招慶目舉僧問石霜如何是一句云非句無句不是句師拈問古人与摩道意作摩生答曰實即實師云還

得實也無答曰委曲話似人即得師去非句無
句不是句委曲話似人即得據本分作摩生師
曰大衆慈委兄弟有此問師去謝和尚領話招
慶因舉僧問德山後上宗乘和尚此問如何累
受與人德山去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品
頭去實即實於冒教中猶支妙子師拈問招慶
品頭平生有什摩言教過於德山招慶舉品頭
云如人學射久久方中時有人問中時如何云
其不識痛痒師去今日非唯舉話招慶去是什
摩心行招慶因舉佛陀婆梨尊者從西天來礼
拜文殊逢文殊化人問還將得尊勝經來否云
不將來文殊曰既不將來空來何益縱見文殊
亦何必識之拈問招慶將得經來文殊在什摩
處慶答云恰是慶却問師將得經來文殊在什

摩處師去手摸之機且從只今作摩生招慶因
舉古人道金屑銀屑雖貴肉眼裏著不得豈况
法眼乎招慶拈師問只如著不得還著得摩師
對去未更道招慶遂喝師却喝招慶却問闍
梨作摩生道師去某甲齋後未與茶師舉教中
去寧說河不入海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寧說羅
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
只道如來無二種語師拈問招慶作摩生是如
來語招慶云甯人爭得聞師去和尚向第二頭
道則得招慶問闍梨作摩生道師去與茶去招
慶舉南泉翫月次時有僧問何時得似這个月
泉云王老僧二十年前亦曾為摩來招慶續起
問如今作摩生師代云近日老道且摩過時招
慶云不因闍梨茶泊成之記師去宿習難忘困

山云今日可殺寒回舉東寺問近離什麼家云
近離江西東寺云還將得馬師真來不對云只
這个是云背後底師代云頂不到此間招慶云
太似不知回舉長慶云我有一个問惡却天下
人口又云汝且作摩生問師代云謝和尚重
相為回舉無着和尚到五臺山見文殊化寺共
與茶次文殊提起茶碗子云南方還有這个不
無着云無文殊云尋常將什麼與茶無着無對師
代云幾不占摩道又代云久嚮金毛今日親見
招慶代云若与摩則癡客勸三人請盡茶回舉
先洞山辞興平興平問什麼去洞山云汝流
無所止興平云法身汝流報身汝流洞山云想
不作如是見解師代云覓得幾个回舉者與向
弟子云汝於山中覓不中為藥草歸來弟子歸

來云並無有不中為藥草師遂提起問這个
還中為藥摩對云有什麼病敢出頭師不肯自
代云有什麼不水消回舉蓋官問座主花嚴經
有幾種法界對云四種法界提起拂子這个向
阿那个法界中收無對師代云若只礼謝則着和
尚捧回舉南泉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各打与
二十棒一時赴出院趙州云和尚棒教什麼人
與師代云不得不道回舉先洞山問雲峯入門
須得語不得道早个入門了也雲峯云某甲無
口師曰無口則且從還我眼來無對師代云若問
眼和尚謹隨狀退回舉僧問先洞山後上幾人
得入此門洞山云實無一人得入此門進日与
摩道真屈人也無洞山云若實如此亦不屈若
人時有學人問古人還扶入門不扶入門保福

云行脚得什摩人力僧舉盤山云光境俱亡復
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據二彼商
量盡未得勦絕師拈問其僧作摩生道得勦絕
僧云還解恠笑得摩師云非常恠笑得學人却
問和尚如何道得勦絕去師云兩手扶犁水過
膝自後舉似招慶保福道非常恠笑得摩生
招慶云盡法無民回舉曹山三種闡提云殺盡
一切名曰闡提殺一闡提得福無量僧問只如
一闡提作摩生殺師云不殺進云為什摩不殺
師云若殺則同於闡提回舉雲居示徒云舉得
一百个話不如揀得一人話揀得一百个話不
如道取一个話道得一百个話不如行取一个
話時有僧問只如一人作摩生行師云不行進
云為什摩不行師云汝須禮拜回舉曹山云佛

既說一言五百害心生如何是此言師云今侵
侵地進曰既有此言為什摩却返恠師云汝喚
什摩作返恠對云唯不喜見父面時有學人問
父有什摩過師云父無過云既無過為什摩不
喜見師云只為無過所以不喜見回舉南泉問
座主講什摩經座主云講上生經南泉云拈勒
在什摩處對云在兜率陀天南泉叱云天上無
拈勒後僧舉似洞山洞山叱地下無拈勒有人
問師拈勒在什摩處師乃叱之回舉教中有言
應真菩薩內外俱作黃金色時有人問直得與
摩時是什摩人今上事師云不是兒今上事云
與摩則有強有弱去也師云前話已墜師回舉
初祖於少林寺裏面壁坐打九年寺裏三千个
聽徒口似懸河只云此是西天小乘壁觀婆羅

門有什摩靈靈直是有理無靈靈時有人問既
有理為什摩無靈靈師云只為如此所以如此
若不如此焉知如此僧云不如此事作摩生師
云其放我打睡師有時云不座諸法還得無過
摩有時云欲得見諸聖亦從此門入不欲得見
諸聖亦從此門入師却問僧作摩生是汝入門
底事僧云當不當師云是凡是聖對曰未問已
前却疑和尚師叱之問古人有言欲達無生路
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適
來僧問什摩其僧再舉師便喝出云我不是患
韻師患漏次僧問善知識諸漏已盡為什摩患
漏師云若是善知識一物亦不遠僧云爭奈苦
楚何師云若見衆生苦則同受苦者因小師行
脚歸師問汝乱走還變也未對云不是神不是

鬼變什摩師云又乱走作什摩對云也要和尚
鑒師云放汝二十棒師代云和尚見走到什摩
處師問僧我尋常道其道道不得設而道得十
成猶是患患既道得十成為什摩却成患患僧
云從來豈是道得底事那作摩師抗聲云脫却
來其僧別云頭上不可更安頭師云停因長智
僧辭師問什摩靈靈去對云什摩靈靈不是某甲去
靈師云忽然山河大地又作摩生對云噯什摩
作山河大地師云汝話墮也問不問不答時如
何師云不道進曰為什摩不道師云你虛有
這个問師上堂云此事似个什摩閃電相似石
火相似火焰相似霹靂相似是你諸人著力須
得趁著始得若不趁著喪身失命有人便問承
師有言是你諸人著力須得趁著始得若不趁

者喪身失命直得趁著還不喪身失命也無師
去夫不失即且置是你還趁著也無對曰若道
趁不著招人恠笑師曰是你趁著底事作摩生
對曰和尚還解恠笑得摩師曰汝是惡人僧曰
何必師便打出去師舉曹山代無著曰久承大
師按劍何得覓在一塵僧便問作摩是文殊劍
對曰不道為什摩不道曰道則在一塵鼓山問
靜道者古人道這裏則易那裏則難這裏則且
後那裏事作摩生道者曰還有這裏那裏摩鼓
山打之師去打有道理打無道理學人云於靜
道者分上商量則得師云古人意作摩生學云
不可道某甲辜負古人師云不辜負古人事作
摩生對云和尚慣得此便師云你也是慣得此
便因舉彦上座問九峯和尚又須道取栢樹子

不得觸著和尚如何道和尚對無彦上座舉似長
慶長慶却問上座當此問上座代和尚作摩生
道上座對云不逐四時彫長慶舉似保福保福
拈問長慶只如上座道不逐四時彫與摩道還
得勦絕為當不得勦絕慶云爭得勦絕師云大
衆分明記取向後舉似作家第一機對困山云
不是栢榔樹師云栢榔樹不是師上堂因亦從
去過去如許多諸聖乃至今時老宿出頭來盡
道我願度一切衆生成道成果尚我無異杓然
吾徒等輩為不承他先聖方便今日向什摩處
填溝塞壑雖然如此於中還有一人具眼也無
師代云汝問天下人恠笑得摩因舉古人道諸
方只有殺人之刀且無活人之劍時有學人問如
何是活人之劍師答曰我老大漢不能禮拜汝

師問僧我都置一問汝作摩生對曰与摩即退
一歩師云非時作摩生云和尚回什摩龍頭蛇
尾師云汝是作家對曰未在更道師云我不辭
向汝道恐汝會去問教中有言師子投象亦全
其力未審全个什摩力師答曰若問全力我怕
進云和尚為什摩却怕學人師云為汝有全力
問承古人有言智不到處切忌道者道者則頭
角生和尚如何師答曰收進曰若向無頭角處
収即扣大衆恠笑師云失錢遭罪回舉金剛經
云一切諸法皆是如義師却問僧作摩生是如
義對云和尚問阿誰師云忽遇道伴相借問作
摩生向伊道對云和尚是什摩心行師不肯代
云何處有与摩道伴
雲門和尚嗣靈峯在韶州師諱偃禪蘄州中吳

府嘉興人也姓張年十七依空王寺澄律禪師
下受業年登己卯得具尸羅習四分於南山聽
三車於中道辭入閩嶺繞登象骨直齋鵬程三
札欲施靈峯便云何得到与摩師不移絲髮重
印金機雖等截流還同戴角每於叅請闍鞞知
見後出歐閩心于韶州靈樹知聖大師密懷通鑒
益固留連去世後付囑住持南朝欽崇玄化賜
紫籙匡真大師問如何是透法身之句師云者
山師上堂云汝若不會三十年後莫道不見老
漢師有十二時偈半夜子命似懸絲猶未許曰
緣契會剎那間了了分明一無氣鷄鳴司一歲
孫兒大哮乳竇相圓明不思議三世法身藏北
斗平丘寅三昧圓光證法身大千世界掌中收
色透闍鞞誰得親日出卯嘿說心傳道實教心

心相印息無心玄妙之中無拙巧食時辰恒沙
世界眼中人万法皆從一法生一法靈光誰是
隣焉中已分明歷歷不相似靈源獨曜少人逢
達者方知無所慮日干午一部笙歌誰解儻道
遙頓入達無生晝夜法螺擊法鼓日映未灌頂
醍醐家上味一切諸佛及菩提唯佛知之貴中
貴時申三壇等施平為賓無漏果圓一念修
六度同歸淨土因日入酉玄人其向途中走黃
菜浮溫臘殺人命盡惶惶是了手黃昏戊把火
尋牛是底物素餐相呈却道非奴郎不弁誰受
屈人定求莫把三乘相正配要如此意現真宗
密密心心超三昧又宗脉頌曰如來一大事出
現於世間五千方便教流傳幾百年四十九年
說未曾忤出言如來滅度後付囑迦葉邊西天

二十八祖佛印相傳達摩觀東上五葉氣相連
九年來面壁唯有喫茶言二祖為上首達摩迴
西天六祖曹溪住衣鉢後不傳派今三五六各
各達真源七八心忙乱空花墜目前苦哉明眼
士認得止啼錢外道多毀謗弟子得生天昔在
靈山上今日獲安然六門俱休歇無心蒙蒙閑
如有玄中客但除人我山一味醍醐藥万病悉
皆安因緣契會者無心便安禪師因把杖打柱
問什摩震來對云西天來師云作什摩來對云
教化唐土衆生來師云欺我唐土衆生却問大
衆還會麼對云不會師打柱云打你个兩重欺
闕師良久僧問何異釋迦當時師云大衆立久
快礼三拜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云補州
麻黃益州苻子問一口吞盡時如何師云老僧

在你肚裏僧曰和尚為什摩在學人肚裏師云
 還我話頭來問如何是禪師云露柱吞蝦蟇僧
 云如何舉冒則不負於來揆師云道什摩僧云
 還可來意也無師云且款款問師問僧諸方行
 來道茂知有且与我拈二千大千世界白眼
 上者學人應若師云錢唐去國為什摩三千里
 師問僧一切聲是佛聲一白色是佛色拈却了
 与你道對去拈却了也師云与摩驢年去
 齊雲和尚嗣靈峯師謹靈照東國人也自傳靈
 峯密言便住浙江錢王欽重敬賜紫衣號真覺
 大師初居齊雲後住鏡清報慈龍花四海玄徒
 長臻去席美師有時上堂去盡今去也如存若
 亡私曲將來礙者老學与摩相告報還解笑得
 我摩時有人問請師盡令師云咩咩問如何是

諸佛出身靈師喚少兒名法歸亦慶幸僧云与
 摩則只今諱什摩師去到京不知有京風問此
 个門風如何繼紹師云昔年漢主今日吾君師
 住報慈時開堂曰去帝子王孫及四衆雲集金
 枝玉葉未離王宮及諸高班君子等猶在貴居
 乃至諸寺大師大德只在本寺正當与摩時微
 僧早与相着了也於中還有省察者摩諸仁者
 纔擬跨門万里望鄉開豈況到報慈何處更有
 也与摩語話甚輕重上人摩放過則万事絕言
 若不放過一場禍事雖然如此不可斷絕今時
 於中還有懷疑者摩快出來時有人出來問承
 師有言未離本處早与相着了也未審未離本
 處什摩處是師与衆人相者靈師云阿你若不
 得我力爭解形得此問問十然不露時如何師

禪卷第五

七

去隱密僧去為學則無面可露也師去林下月
彩是人揀問諸聖會中還有不排位者也無師去
諸聖會中則且置幾什麼作不排位僧去為摩
則出身無路也師去玉不蒙靈那辯堅貞因說
百丈打侍者因緣有人拈問百丈打侍者為上
座打為侍者打師去理正不了累及家丁師問
拈慶事須有為摩道不被人檢點初換後學只
須得力自古先德苗稼是什麼次第附得其中
此問請和尚擇拈慶擇去放曠長如殿人人他
家自有通人愛問未納問前請師指示師去成
什麼道理僧去已領師意師去獻鑿加刑因措
多入古寺問僧山寺名什麼其僧不知名額措
多遂作一首詩曰此寺何年造問僧僧不知擊
屬枯松下拂塵讀古碑有人拈問師碑文道什

摩師去三藏入室師問拈慶什麼摩生是投機如
未肯拈慶曰遇茶即喫師曰適來立久脚癢痛
拈慶却問什麼處是成處處請兄擇師去即此
猛提取拈慶肯之師有時上堂驀地起來伸手
去取此子乞取此子又去一人傳虛万人傳
實問古人有言無言無說直入不二法門文殊
與摩道還稱得長老意無師去比擬理國却令
家破問靈山會上法法相傳未審靈雲將何付
囑於人去不可為汝一个菜却齋雲山僧去其
便是親付囑也無師去莫令大眾共師一日見
僧上來立次豎起物問你道這个為那個別不
別僧對師代去別則眼見山不別則山具眼問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是什麼人則能傳得
師去千聖也疑我僧去莫便是傳底人無師去

晉帝斬替康師上堂偏立告云莫不要昇此座
摩雲禪大師去人義道中自代去大衆還躡悉
摩師初入龍華上堂去宗門妙理別時一論若
也大道玄綱包三界為一門盡十方為正眼世
尊靈山說法之後付囑摩訶迦葉祖相繼法
法相傳自從南天竺國王太子捨榮出家呼為
達摩大師傳佛心印特置十萬八千里過來告
曰吾本來此土傳教救迷情以經得二千來年
真風不替我吳越國大祖世皇崇敬佛法當今
殿下敬重三寶興闡大乘皆是靈山受佛付囑
來大師令公迎請大士歸朝入內道場供養兼
宣下造寺功德以營學便是弥勒之內苑寶塔安
大士真身又是令公興律地久天長古今罕有
播在於四海八方知聞昨者伏蒙聖恩宣賜當

寺住持許聚玄徒敢不率以焚修勵一心而報
答聖躬許賜從容有事近前時有學人問只如
龍花之會何異於靈山師去化城教一級僧去
尚摩則彼彼不相美也師去前言終不虛施僧
去未審當初靈山合談何法師去不見道世尊
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僧去尚摩則不覩王居殿
焉知天子尊師去酌然瞻敬則有分師問僧作
什摩去掃佛身上塵去既是佛為什摩却有塵
僧對無自代去不見道金屑雖貴問古人有言佛
有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如何是正法眼師去
金屑雖貴僧去正法眼又作摩生師去也須知
有龍花惜人有人問某甲下山去忽有人問龍
花有什摩消息向他作摩生道師去但向他道
馬鳴龍樹白提下問不二之言請師道師去不

蓮摩竭令誰談毗耶理懸于和尚頌無著對文
殊話頌曰清涼感現聖伽藍親對文殊接話談
言下不通好消息迴頭只見翠山岳師和頌曰
遍周沙界聖伽藍觸覆文殊共話談若有門上
覓消息誰能敢道翠山岳問古人有言處中之
細細中之處如何是處中之細師曰佛病寡難
治進曰師還治也無師云作摩不得僧曰如何
治得師云喫茶與飯

永福和尚嗣靈峯在福州師諱從矣福州閩縣
人也姓陳於靈峯山出家依年具戒密契玄關
遍遊吳楚却復甌閩初住漳南報恩後居永福
閩三欽散賜紫號超證大師師有時上堂向繩
床一邊立云二尊不化便歸方丈問教中有
言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如何

是一乘法師云汝道我在這裏為个什摩僧云
与摩則不知古人去也師云雖然如此却不幸
負汝問諸餘則不敢問省要覆乞師垂慈師云
不快礼拜更待何時因舉長慶上堂云盡法則
無民永福則不然若不盡法争得有民有人問
趙州古人道至道無難唯嫌棟擇如何是不擇
棟底法趙州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僧云此猶
是棟擇底法州云田舍奴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什摩處是棟擇有人舉問長慶如何是不棟擇
底法慶云還我有異底法來師聞舉云此兩人
惣在棟擇中收僧便問如何是不棟擇底法師
云今日是幾後長慶問舉云須道超證有親疎
不無他与摩道

福清和尚嗣靈峯在泉州師諱玄訥東國人也

想堂卷第七

十一

泉州王太尉仰師道德請轉法輪敬奏紫衣問
 如何是人王師云一手拍天一手拍地如何是
 法王師云無手拍天無手拍地學日人王与法
 王相去幾何師云汝自断看進云學人断不得
 却請和尚断師云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乱春光
 卒未休問如何是菩提師云闍梨失却半年粮
 學云為什摩失却半年粮師云只為曷他一斗
 米問圓伊三點人皆信靈秀家風事若何師云
 靈秀家風也且從是汝家風作摩生學云争奈
 學人未現何師云阿誰教你不會
 潮山和尚詞靈峯在吉州師諱延宗泉州莆田
 縣人也僧問和尚是咸通前住咸通後住師云
 喫學人拜申問師乃云病鳥栖薑園魚止泊問
 師久修何業而隱此山師云什摩家得這人消

息學人應若師吐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
 爭受人謾

惟勁禪師詞靈峯在南嶽般舟道場生緣福州
 永泰縣人也自叅見靈峯便契玄旨經遊五頂
 南北藪林遍探宗師推為近伯後接南嶽平生
 苦節寰海播名編續寶林鏡燈漩澗防邪論并
 採釋贊廣流於世楚王欽仰迺請出嶽留駐府
 廷為教綱之紀綱作祖天之日月住持報慈東
 藏奏賜紫衣號寶文大師矣師曰讚鏡燈頌曰
 偉哉真智士能開方便津一燈明一鉢十鏡現
 十身身身相曠波燈燈作平回層層身土廣重
 重理事測儼觀微塵佛等逢毗目仙海印從茲
 顯帝網義由詮一塵說法界一切塵亦然五蘊
 十八界亦用躰俱全圓光含鏡像一異不可宣

達斯無尋境。那法報圓。又這象骨。偈曰象骨
英雄舉世尊。統盡軋坤是一門。詞鋒未接承當
好。莫待言教句裏。傳擬議終成山海。隔擬面渾
機。直下全更欲會他。泥牛乳審細須聽。木馬嘶
如躡禪師。雄頌曰古曲發聲。雄今古習還同。若
論第一。拍祖佛盡迷蹤。長慶拈問。僧只如祖佛
盡迷蹤。成得个什摩邊事。對云成得个佛未出世
時事。黑豆未生芽。時事慶云只如佛未出世
時事。黑豆未生芽。時事成得个什摩邊事。對云
某甲到這裏。舉不得未審和尚。如何慶云成得
个痕縫邊事。師又頌曰學道如攢火。逢煙且莫
休。真得金星現。歸家始到頭。有人舉問中。拈慶
古人有言。真得金星現。歸家始到頭。如何是金
星現慶云我道真得金星現也。未是到頭在僧

云作摩生慶去。遇茶與茶。遇飯與飯。

越山鑒真大師。嗣靈峯錢王欽敬。賜紫師曰。觀
寫真有偈曰。真之本源頂足方圓。稱淪不壞。實
相無邊。恒沙劫數古今現前。遍起遍滅。空乎空
拳。此之相。自三界亦然。師頌三種病人。曰音韻
暗。噫。俗調高。是何境界。自擔荷。昔日曾嚮玄沙
道笑殺張三李四歌。

睡龍和尚。嗣靈峯在泉州。師号道溥。姓鄭。福唐
縣人也。出家於寶林院。依年具戒。便參見靈峯
密。軒玄關更無他。往後清源王大尉。欽仰德高
請住五峯。旋奏紫衣。錫躡扣教大師矣。有時僧
參次于時云。其道空山無可。枉對便起歸丈室。
有俗官問黃蘗。供養主黃蘗和尚。驢馬相似。上
座作供養。主作什摩僧。
對無却歸舉似黃蘗黃蘗

祖堂卷第士

十五

應

去道蓮人微甚是難消有人舉似南泉南泉去
池州麻黃蜀地當歸有人舉似師師去泉州葛
布好造汗衫問古人有言合珠不吐誰知有寶
合珠則不問便請吐師去看者甚多弁者甚少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去不是你自己是什
摩問太尉相公送繩床和尚將何報答師去天
津橋上無異路報答之心性不殊僧去與摩則
相公慙勸師之不認師去我道毗盧不點頭你
作摩生僧去學人到這裏直得無言可進師去
饒你與摩亦與老師較一塔地問學人乍入叢
林乞和尚指示个入路師良久學人礼拜師去
汝礼拜阿誰學去礼拜和尚師去汝若會即是
汝礼拜汝汝若不會即是礼拜老僧問如何是
古佛心師去我委你不問古佛心問如何是佛

師去覲面相呈由不識問佛之人焉能委師頌
三種病人曰奇哉大師噫旨韻善能方便習真
宗為報知音須帶會莫將意句竟未通問教中
有言羅睺羅密行如何是密行師去汝是衆人
爭得委學去和尚還委得也無師去不委學去
和尚為什摩不委師去若委則不密去問教中
有言開方便門現真實相如何是方便門師豎
起拳如何是現真實相師良久學去若不置問
焉委得和尚慈悲師口也須進出太尉問如何
是摩尼珠師去明日更獻此禪看太尉去非北
禪還有鑒者也無師去巨僧有幸得遇明君又
述示學得曰瞎眼善解通韻耳却獲功一駢歸
無性六家本來同我今齊舉習方便示汝濃和
傳佛祖印繼續老胡宗巨靈峯問玄沙汝還識

國師無縫塔也無玄沙却問無縫塔闊多少高多少靈峯願示玄沙云和尚何得自犯僧問師玄沙豈不是不諾靈峯師云是也僧云既然如此請師代靈峯對玄沙師云向後不用修造佛日和尚嗣雲居在越州師到徑山徑山問伏承長老獨窺一方何得無遊峯頂師云朗月當空掛冰霜不自寒徑山云莫是長老家風也無師云峭峙万重山此中含寶月徑山曰此猶是文言長老家風作摩生師云今日賴遇佛日師別申一問隱密全生時人知有道得大省無辜時人知有道不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昇降未審長老親道自道云何道徑山云我家道處無可道師云如來路上無私曲更請玄音和一場徑山云任你二輪更手照碧霄雲外不相干

師云為報白頭無限衆此中年少莫歸鄉徑山云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玄路莫參差師云一言已定天下四句為誰留徑山云汝道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亦無徑山曰此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與誰留汝則言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頌曰遍學窮切花死屍出身不得病難治任汝入海常敲寶不如自治鈞輪飛

水西南基和尚嗣雲居在潭州問祖祖相傳未審傳个什摩師云不因閻梨舉老僧亦不知中曹山和尚嗣曹山在撫州師号慧遊姓黃泉州莆田縣人也自造漕源法席密契玄道更無他往而居荷王矣僧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云不是自家珍僧曰如何是自家珍師云不啄不戒器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曹山不如曰佛

出世後如何師云不如曹山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云曹山在裏許僧曰還求出離也無師云若在裏許則求出離

金峯和尚詞曹山在杭州師諱從志福州古田縣人也自離閩越便造漕源頌釋玄猷更不他往初住金峯山後住報恩寺師號玄明禪師矣問四海晏清時如何師云猶是塔下漢僧曰王還知也無師云王不少神問如何是禪師云不動轉如何是道師云不同万物進曰禪與道相去近遠師云近則近遠則遠如何是近則近師云對面弁不得如何是遠則遠師云過於兜率問古人則調絃以弁為希只如熊耳與曹溪以何為驗師云無紋絲蓮曰既然如此六業從何來師云豈是有紋絲那作摩僧云古人還傳也無師云若不傳爭得到今日僧曰既無紋絲作

摩生傳師云傳是無紋絲僧曰和尚還傳也無師云作摩不傳僧云古人意如何師云曹溪門前力掌直至如今不忘僧曰向後事如何師云千福万福

歲門和尚詞曹山在襄州師諱真禪問如何是得道底人師云有口似鼻孔僧曰忽有客來將何祇對師云柴下草門謝徐經過

祖堂集卷第十一

十一

先賢

祖堂集卷第十二

石頭下卷第九曹溪第七葉孫

荷玉和尚嗣曹山在無州師諱匡慧俗姓高福州福唐縣人也出家於羅漢院具戒造曹源曰一日叅次曹山乃問師大人還在也無對云在曹山去略要相見還得摩對云請和尚進曹山乃倒卧師便珍重而出于時却來曹山云曹山適來問閣梨与摩祿對曹山是什麼時節但尊道尊道師云却是相見時節曹山深器之自介任性逍遙化緣將至初住龍泉後居荷玉於辛亥歲勅詔再三辭免賜號玄悟禪師矣師有時上堂云諸兄弟莫只是走上為言為句滌滌蕩蕩地大難得相應如今欲得省心力摩不如直下休歇去剥却從前如許多不淨心垢附託依解迴頭看汝自家本分事合作摩生着力師有

時上堂良久云須道我好心學人便問如何是和尚好心師云好心無好報師見禾山來僧拈起拂子云禾山還說得這個也無對云非但這個師云辜負禾山作什麼問如何是密傳底心師良久僧云若与摩則徒勞側耳也師喚侍者侍者來師云燒火問古人道若記著一句論劫作野狐精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云龍泉僧堂未曾鑿僧曰和尚如何師云風吹耳墜師又時舉起杖云從上來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僧云和尚猶是後頭起也師云更謝相悉問古人道釋迦撻室於摩竭淨名扯口於毗耶時人皆云不昧於真宗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云惜取眉毛好師有時示衆云若向這裏通得未是自己眼目又云占人恐與蚰盡足眼中生翳復若為問如

何指亦則得不昧於時中師云不可靈上更加
霜僧曰與摩則全回和尚去也師云回什摩靈
岳掃地次叶寺主問何得自駮駮岳云有人不
駮駮寺主云何覆有第二月岳提起幕去這个
是第幾月玄沙代云此由是第二月報慈拈問
師忽然放下掃帚時作摩生道師云大家喫茶
去師有頌曰好心相待人少悉開門來去何了
期不如達取同風事我自修行我自知問如何
是客中主師云識取好如何是主中主師良久
僧曰客中主主中主相去多少師云作麼問
古人道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未審此
理如何師云閣梨何不被毛戴角去僧云直得
與摩還得相應也無師云吾早曾經多劫修不
是等閑相狂惑問作个什摩業稱得南身路師

云作水牯牛去僧云為什摩如此師云為鞞常
住問有問有答則不當宗風只如宗門中盡如
何師良久僧云若不如是爭知如此師云也是
半路人問六門未息如何知有師云六門是什
摩問十二時中如何與道相應師云莫造作僧
日爭奈時中何師云時中是什摩問大藏教中
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云是什摩進云如何是
宗門中事師云雷聲甚大雨點全無
育王和尚嗣曹山在衡州師号弘通洪州高安
縣人也出家青林寺依年具戒參見曹山曹山
問近離什摩處師云近離明水曹山云作摩生
得到這裏師云遇明則行遇暗則止曹山肯之
自今逍遙雲水後樓衡嶽育王匡化楚王欽仰
三降使人迎請師誓不從願處林巒寄安光景

矣師有時上堂云釋迦如來在靈山會上四十
九年說不到底句今夜某甲不避羞恥與諸尊
者共談師頷問云莫錯道者珍重

紫陵和尚詞花嚴在襄州問如何是毗盧師師
云木馬呼吸和難同被毛戴角終難契問如何
識得自己佛師云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驚
恐無人問如何是王子捨王官出家出世事師
云珠輪曠劫實難窮毛頭滴血終難辨師上堂
云古琴普覩目前音誰人和得無絲曲學入對
云千機千湊空王曲無絲古搭妙難窮

長興和尚詞花嚴在鳳翔府周太傅問未審大
師年多少師云五六四三不得類豈同一二實
難窮

報慈和尚詞龍牙在澶州師子巖嶼嶼鎮州人

也初參趙州次禮龍王密湊玄關便駐湘江更
無他往楚王欽敬請住報慈敷揚妙旨賜紫蹄
匡化大師矣僧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云心向
汝道什摩問如何是實見蒙師云絲毫不隔僧
曰馬摩則見也師云南泉甚好蒙去問如何是
學人自己師云百裏風雷眼中星月僧云學人會
也師云汝道釋迦老子眉毛長多少

後疎山和尚詞先疎山在杭州撫州李太傅請
師疏伏以法眼慧珠微妙乃明於佛曰心燈祖
印傳來列在於人間得之者及礫成金悟之者
醍醐灌頂一乘良玉叮嚀來自於雙林六祖傳
衣血脉廣流於百代只將煩惱便證菩提詎可
智知良難擬議先疎山大師以水中之月物外
談四十餘年百千徒眾曰東者滄溟浩渺岱北

者巘嶴齊攀四遠叅尋一言道斷今則光流異地月照別天故踈嶺之蕭條望連雲之霞蓋長老和尚玄珠自曉慧劍方新能令滋想之源便證真如之地願將法雨普潤人天莫憑家昧之緣上薦皇王之福幸徒衆請勿阻人心謹疏相此住疎山也師行脚時到投子投子問近離什摩裏對云近離延平投子云還將得劍來不對云將得來投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上投子便休去三日後問侍者這个師僧在摩侍者云去也投子云三十年學騎馬昨日被驢撲問如何是就事學師云著衣掃地如何是就理學師云騎牛去穢向上事如何云溥際不取問如何是聲色中混融一句師云不弁消不及如何是聲色外別行一句云難逢不可得

禾山和尚嗣九峯在洪州師号无殺福州連江縣人也姓吳於雪峯山出家纔具尸羅便尋祖道出離閩越遍歷宗筵而造九峯一言頓解於心源万水無疑於別月因編十一位集數百言求者填門師多祕要師於一日辭往他遊九峯乃与偈送曰將寶類寶意不殊琉璃線貫瑠璃珠内外雙通無異迥鬱我家園挂一株師初住禾山次居祥光翠巖於辛亥歲勅賜洪州護國住持號澄源禪師矣師有時良久云自作自受或時見僧入門來云患顛那作摩僧便問來審過在什摩裏師云不是蕭逸爭取蘭亭師云諸兄第且莫二言三語且待禾山与汝證明諸人會摩大難如今第一不及第二不到須有言語拍歸話出諸人便有領覽且莫恠葛藤東說西說

可不聞釋迦在座上良久衆訖指歸其時鷲子
出來乃白捉去大衆當觀法王法又云法王法
如是佛當時便下坐去諸人道置此一言合按
多少亦如闍王請迦葉說法乃受請登坐良久
乃下王乃問師以何不為弟子說迦葉云位崇
名重當時亦有絃絃者如今盡會了也你道古
人意作摩生八十老翁出場呈還知摩時有人
問迦葉當時意作摩生師云不覺時還變蕭然
洞底風又時見僧云還知禾山惡發摩僧便問
和尚無端惡發作什摩師云嗔拳不打笑面可
笑云大不容易諸和尚不見他古老接示一開
一合便悟此是有情中方便更有靈雲見梅花
仰山見天雲此是無情之物應什摩便解令人
得入莫成思想底事摩真懃古德夙根慈鑑相

八觸着則應是與摩根器始得更有歸宗敲鼎
堅拳拈布手抱拂子當用無用如啐豕之機是
池上上之流始得問只如回物便得入意如何
師云魚透假一擊龍無變彩身又時把住僧云
去則住住則死使道使道是汝還具眼摩如今
一草是亂說可不聞六祖問讓大師從嵩山來
不污之語與神會和尚本源佛性之理古德配
去一人會祖師意一人會大教意諸人道是誰
如此解會須是鴉王之作始得汝見華林被為
山問專甲喚作這個銅執師叔喚作什摩盡林
云我終不敢喚作木接為山乃云與摩則專甲
為山主也且受用具誰不有回什摩如此又如
雲品問道云專甲喚作這個草鞋師兄喚作什
摩吾云你若喚作草鞋則鞭曾打脊云未審

師兄喚作什摩吾不可喚作木椽也且道此
處還分也無太不易辨白須是罷精鐵眼始得
問未審此二人同別師云門外不見主入室始
知音諸和尚不是天生自然吾非聖人經事多
知矣此个門中也須精確親近高格者不可斷
言語若是聲聞之輩則有取捨之理若是全收
一法不取一法不捨媿無偏見皆取來往之次
方知有無若也不通如何并識一者須自己分
明廣大二者時中行位相資三者博附道友若
無道友向去如何成立豈不見石霜和尚到雲
岳雲岳問從什摩處來對云馮山來岳云你在
馮山多少時對云五六夏岳云与摩則是山長
對云某甲雖在彼中却不知岳云他家也非知
非識石霜後到道吾乃舉前綵道吾乃抗聲而

言爭得与摩無佛法身心且看古人什摩處是
無佛法身心處好手亦不奈何恰似葉林兄弟
學處不通只執一問一答往來言語殊不知亦
有時中間答分爲三般一者現對緣處機縱奪
亦得名爲問答二者亦有擬心是問不續是答
是藥病之語三者亦有無問之問無說之說這
个宗門正問正答之路又不可類同事須甄別
若論提掇即是單行若道救人須承路布乃有
僧問未審此三般分不分師云爲物期緇素誰
知涉路迷師云真求汝好禪師難作須是其人
若不直下當荷得也須三二十年蔡林淹沒
氣拍漢始得縱不大用現前亦是垢璞豈同八
月冬茶銷什摩霜雪一種葛藤將去且聽亦清
八耳目東引西證忽回古德光賢便有見處豈

不是正上不足以下有餘若撥無因果便同謗於般若出佛身五一般此謗亦須區分第一現今不信自己即佛何處生成壞爛之身得成佛道如此之輩亦同出佛身五壞作破和合僧第二曠大劫來無明相隨習業顛倒便須今日息念歸真壞除生死六根銷落亦得為今時謗謗是毀之異名也始得無問豈不見古德云無問而自說乃問云有問還說也無師曰有問則不說只如不問還說也無師云若不問時則一切說所以先德云古人百說而無一問今時百問而無一說蓋以明知力未充又有僧問古老如何是百問而無一說答云黑雲變麤如何是百說而無一問答云青天朗月師云可不聞僧問洞山有問則有答不問不答時如何洞山答云

持齋喫肉羹曹山云喫酒喫肉只如曹山亦置此問於石霜石霜乃對云不折尺師云大難會舉者多并者少第三知有自己本生父母為有知解却須觀過亦壞作大謗不見當時亦有人問南山謗般若底人還有過也無答云作摩無師云不見道殺父害母出佛身而破和合僧不是過是什麼僧問古人云如人不喫鉢未審此理如何師云不見道累劫受飢寒僧云只如古人云不喫飯豈不是不知有謗師云無非論不知有謗直得是知有不肯亦是謗乃問僧汝還會不知有謗摩豈不見古人見座主乃喚座主云是汝身中有佛你還識不座主對云何處得與摩脣屎放屎佛這个是不知有謗大凡出言吐氣不可和泥合水去也夫為人為師匠豈是

草草之流且說一種本自真如非同階降不假
修證何藉劬勞衆聖與不加千人退時難滅既
導其事須賴其人若不通明焉知如理然則二
者既遠表裏未止滯有法之所牽遭無為之所
束則須泯其能所妄慮俱銷如豁虛空悠然無
寄始得功成德立位稱本情果既將成大事圓
辦始得記位兜率獨尊超乎群品亦如樹菓一
般方為稱斷守此為解煖瘳將凌脫病不粘謂
言無辯一色之義已立雙分之理須知所以劉
陽去一色後如何荅去有人長歡喜有人嗔迫
迫地亦如泐潭去猫兒口裏雀兒飛須此一搭
始得餘則不可論也回舉南泉去祖佛不知有
狸奴白牯却知有諸人盡知諸方道出語句皆
行且如今未山問諸人作摩生是狸奴白牯時

有僧出來對去飢則喫草渴則飲水師去道則
亦不教多但却兩字則可行矣豈不聞古人整
理洞山礼興乎興乎去其礼老朽洞山去礼非
老朽興乎去他不受礼洞山去亦不要止此一
句錯古人去當時洞山對去亦不曾止看謂
般古人拈起便有緇素其只与摩籠罩者争得
所以微細中更須子細始得夫教道太不容易
个个須解主宰始得見向前老宿亦徒去夫沙
門者十二時中一時不得失一時不得背上上
者一撮便去中下者落在功勳直須日夜勤苦
乾却心識教無線道直得似他猶是借句僧乃
問如何是借句師去金牌上無名直須向佛未
出世時躡會取僧問出世不出時如何師去与
摩來皆不到僧曰未審還出世不師去諸聖更

有華在僧曰只如佛出世為什摩人師云為未
鷹者僧曰未審佛向什摩裏出世師云進身人
難得猛利人難得進曰如何是進身事師云事
事惣須打過進曰事事惣須打過時如何師云
他解傳語進曰未審傳什摩人語師云受他罵
不得他聞僧曰和尚教學人承當又如何承當
師云直須似目前僧曰承當後如何師云不知
有今日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世界崩陷僧曰
世界為什摩崩陷師云寧無我身問仰山拈鉢
意作摩生師云汝問我玄沙蹋倒鉢意作摩生
師云我問汝問咫尺之間為什摩不覩師顏師
云且占梨閣通一半僧曰為什摩不全通師云
盡法則無民僧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云次
到禾山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為知己者器

身僧曰為什摩却器身師云好心無好報問尊
者撥眉擊目亦育王時如何師云古今也為摩
僧云學人如何領會師云莫非摩利支山問學
人時中息盡境緣未審當歸何處師云落葉旋
於地却至始知休僧曰只如旋地知休復何話
論師云有截舌之刀無活人之劍問見而不見
聞而不聞時如何師云既曉國師須明洞山問
雪仲又思為什摩相見無辭師云道且憑目擊
知音復是誰僧曰鍾期有韻時又作摩生師云
只愛伯牙琴不續文侯志問儒以洗耳為良糲
以何為極則云不厭榮枯事瓢提欲為誰僧曰
爭奈避世何師云不別巢父意由祈許氏能問
居士不二之門如何理論則息於後學之疑師
云乾時須好去莫待雨霖頭僧曰學人寧待雨

霖頭未審師意如何師云青山憑秀色水碧假
波瀾問無影之言如何話論師云滿口吐盡已
具知聞問不惜身命底人當求向事師云捨命
將無命無希有所希去既捨命為什麼却無命
師云絕息無來往寧知道已行問大人相逢則
道个醜陋未審和尚相逢道个什麼師云未有
藏深拙言語又何妨僧曰不好之事乞師方便
師云不觸當今諱無因斷截舌問初登靈嶺心
覺道成為什麼霜林方傳玉葉師云亦有明星
現枝條異翠今僧曰与摩則枝枝不絕去也師
云尋苗縱有路終非解到根問乘羊衝次駕牛
理窮願視四衢此人還紿得家業也無師云三
車出火宅露地不當頭僧曰既不當頭誰當露

地師云未有跨日程終須帶影跡問護明降跡
唯我獨尊明星現時又言成道未審此理如何
師云為物權興世爭知涉位馳僧曰涉位興世
猶是今時方便未審還有不降跡者也無師云
不向兜率居雙林難變彩問古人有言擬心則
差况復有言只如不擬又復無言時如何師云
芭蕉剝後那知自不疑僧曰如何免招此過
師云日從東嶺上月向西嶂沉問古人云音韻
暗噫此人須救若不救佛法無靈驗未審此人
如何救師云雖有奇特意還須反自招學人則
甘招未審和尚又如何師云登山知水脉入室
坐温床問古人有言相逢欲相喚咏咏不能語
未審還相喚也無師云似却古人機還同舌頭
俗僧曰与則學人無端去也師曰但莫踏泥何
煩洗脚

寶峯和尚嗣九峯在洪州師号廷茂泉州仙遊
縣人姓郭出家於三會寺依年具戒更不尋經
討論便慕祖門而參見九峯後因一日非時問
觀瞻將來全無所有時如何九峯去來欲知此
事如風師乃頓息疑情更無他遊於壬辰歲住
于寶峯美師纔昇堂衆集于時有僧問大衆雲
崇未審師有何賞番師去不嫌處弱僧曰便請
師去什摩處去來問如何是古佛心師去終不
道土木九礫是問大衆雲集徑上宗乘請師舉
唱師去不舉唱僧去為什摩不舉唱師去為國
惜賢問如何是佛師去頭戴中霄月足步一蓮
花看他圓成裏不如自歸家
光睦和尚嗣九峯在都關師号行修福州福唐
縣人也姓林瑞叢山出家依年具戒便離閩越

而造九峯峯纔見師便問近離什摩處對去亦
未到和尚此間峯去若是諸方則有二十杖師
去謝和尚放過峯吐之去衆去師去若從此
幫會廓然心源遍悉殊方在綠泉石初請住南
源時有人問如何是和尚未上一句字師去如
今覓什摩進曰与摩則學人脚短去也師去猶
成亞次問師一接南源已逾二紀於辛未歲皇
帝遐飛紫詔徵赴京都賜慧觀禪師
同安和尚嗣九峯在洪州津昌師号常察福州
長溪縣人也姓彭依年具戒便離閩越而參見
九峯密契玄關而接鳳嶺僧問如何是鳳嶺境
地師去闍黎則今在什摩處問如何是後上來
事師去從上提不起僧曰今日方便又如何師
六万人吐不出

泐潭和尚嗣九峯在洪州律昌師号臨悟泉州
 仙遊縣人也於保福院出家依年受戒自昇九
 峯密旨任性逍遙於辛亥歲請住泐潭矣問香
 煙而地大辰法筵後上宗乘如何舉曾師云其
 錯舉似人僧曰尚摩則一應如是去也師云還
 是勿交涉問六菴芳師傳何 菴師云六菴
 不相續花開葉不成僧曰豈無今日事師云若
 是今日則有僧曰今日事如何師云菴菴蓮枝
 秀花開裏裏榮

後雲蓋和尚嗣先雲蓋在潭州師号景禪泉州
 仙遊縣人也姓田於祥雲山出家依年具戒便
 離閩越而溱霽湘碧雲蓋之真機楚王之欽敬
 賜紫蹄趨法大師矣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云四海不曾通問古人有言一塵合法界如何

是一塵合法界師云通身駝不圓如何是九世
 剎那分師云繫與不布彩問如何是宗門的的
 意師云万里胡僧不入波瀾

黃龍和尚嗣玄泉在歸州師謹誨機姓張清河
 人也師便接江夏徒後吳朝欽敬賜超慧大師
 矣師有時謂眾云有一句子如山如岳有一句
 子如透網魚有一句子如百川水為當是一句
 為當是三句有人拈問福先古人有言有一句
 如山如岳有一句子如透網魚有一句子如百
 川水如何是如山如岳句福先去凡聖近不
 得如何是透網魚底句先去汝不肯又爭得如
 何是如百川水底句先去平用干差如何是和
 尚一句先去直錯舉似師問香嚴如何是無表
 戒嚴云待闍梨還俗則為汝說師又時云諸和

九二六卷上

奇

尚子君王之劍烈士之刀若是君王之劍不傷
萬類烈士之刀斬釘截鐵用則不無不得佩者
為什摩故忠言不避截吉利刀則五藏梵天々
立珍皇時有人問如何是君王劍師云不傷万
類學去佩者如何師云五藏梵天學去大好不
傷万類師打二十棒問明鏡當甚還鑒物也無
師云不鑒物僧云忽然胡漢來時作摩生師云
胡漢俱現大好不鑒物師便打之問如何是寶
餅師云無一物如何是餅中寶師云寫不出學
云大好無一物師便打之問如何是大癡底人師云對
坐盤中弓落蓋如何是大不疑底人師云拜坐
盤中弓落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波斯人失
手巾
龍光和尚嗣羅山在金陵師子隱微吉州新澄

縣人也姓楊年八歲於石頭院出家十六於洪
州大安寺具戒十七便慕祖逖入閩初參見羅
山羅山纔見師器異乃問汝是什麼人對云
江外人羅山云爭得到這裏師云吡吡羅山吐
之師便掛瓶囊盤泊鼓戴後因一日辭次羅山
於師身上脫下納衣披向繩牀坐云若要云
得納衣放汝去師從東邊而向堂中礼三拜從
西邊這前去就和尚請納衣羅山忻然而脫還
師師接得礼謝而出羅山遂把駐於師去却來
一轉師云不遠辭違和尚則來從此界會豁尔
無疑次第離閩遍應諸方初住龍泉於寺文歲
勅旨徵詔赴京賜龍光演法仍錫覺禪師矣
大師上堂云曠劫來事只在如今如今事作摩
生試通个消息看有什摩來由有摩有摩諸和

尚子這个事古今排不到老胡咄不出祖師道
什摩還有人与祖師作得主摩時有人纔礼拜
師便去珍重問如何是黃梅一句師去則今作
摩生如何通信師去九江路絕僧問國界安寧
為什摩明珠不現師去落在什摩處問如何是
龍泉鈞師去不出匣進日便請師去辰星失度
龍迴和尚嗣羅山在高安師只後感福州閩縣
人也於長生山出家續具尸羅便尋祖道參見
羅山頓契玄機出閩而住龍迴僧問梵王請佛
度盡一切衆生尚書今日親勸接足請師舉唱
師去寥寥大陽輝學去与摩則全目今日師奈
礼更待何時師到招慶度上座問羅山尋常道
諸方盡是與鈇鉢唯有羅山是一味白鉢况後
羅山采却展手去白鉢請鈇子師擡起手打兩

相度上座云將謂是白鉢元來也只是鈇鉢師
師去癡人棒打不死度上座夜間舉似諸禪客
次師近前來去不審度上座云今日便是這个
上座下相瑠上座去不用下相但就裏許下取
一轉語師去就裏許也道度上座無對師去是汝
諸人一時縛作一束倒豎不淨處來晨相見鉢
重師回天台山遊時初到紫凝衆僧一時出接
師以兩手拄杖子去國師本位在什摩處僧對
去上面庵裏便是師去与摩語話虛與却紫凝
鉢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摩生師去西
山日出東山月没問古人回星得悟意作摩生
師以手撥開眉問丹霞燒木佛意作摩生師向
火翠微迤羅漢意作摩生師散花師問羅山少
師先師有聲前一句汝還解舉得全也無僧拈

起納衣角師云汝也未夢見禮真在師臨遷化
時上堂良久云是什麼時也諸上座一百年中
只看今日今日事作摩生吾四十年來獨鎮此
山常持一劍道人天師却拈起巾云如今更
有純陀供提向他方任展看便擲却有僧問師
百年後向什麼家去師提起一足云足下看師
問侍者昔日靈山會上釋迦牟尼佛展開雙足
放百寶光師却展足云吾今放多少對云昔日
靈山今日和尚師以手按眉云莫不辜負摩
清和尚尚嗣羅山在吉州師諱惟曠福州閩清
縣人也姓黃於禪林院出家依年具戒而便叅
見羅山密契玄關更無他往尋離閩嶺而住清
平於庚戌歲徵詔赴京賜龍光住止賜號寂照
禪師矣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要頭則斫將去

問不歷古今事如何師云落在什麼家古今事
如何師云莫亂道

中塔和尚嗣玄沙在福州師諱慧救泉州莆田
縣人也出家於龜洋山依年具戒便過玄沙密
契心源更無他往後以閩王欽敬請轉法輪奏
賜紫衣去師有時上堂云古今坦然法尔如是
尚摩道還有過也無有人持此語舉以長慶長
慶云遠得無過摩問如何是大庾嶺頭事師云
料汝亦嘗不得學去重多少師云這般底論劫
不奈何師問了院主只如先師道盡十方世界
真實人終你還見這個僧堂不對云和尚莫眼
花師云尚摩則斫額望先師未夢見在師上堂
云我此間粥鉢目錄縱然為兄弟舉冒宗乘終
是不恒如今欲得恁省要却是山河大地尚汝

程卷第三

十五

諸人舉明其事却常亦能究竟又云若從文殊
 門入者則一切有為土木瓦礫悉皆助汝發機
 若從觀音門入者則一切善惡音聲乃至蝦蟇
 蚰蟥助汝發明若從普賢門入者則不動步則
 到我以此三處示汝方便如持一隻筋攪大海
 水令彼魚龍知水命還會摩若無智眼而審諦
 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為究竟問佛法大意從何
 方便門得入師云入是方便問僧汝豈不是長
 兄少師對云不敢汝和尚教伊行脚師便失聲
 云汝和尚是什摩心行師有時云滿眼覷不見
 眼根味滿耳聽不聞耳根背二途不曉只是瞋
 睡漢矐曰頃見物明明絕見廬聞聲浩浩亦非
 巨宗師直亦無聞見未曉徒勞見月新曰玄
 封白紵送雲峯靈峯見云君子千里同風其僧

却來舉似玄沙玄沙云与摩則何異於猛春猶
 寒有人舉似長慶長慶云送書底人還識好惡
 摩有人舉似師師云送書呈書了退身
 仙宗和尚嗣長慶在福州住師諱珙禪師曰見
 羅漢次問古人有言寧作心師不師於心如何
 是師師以手指之問學人常在昏沈請師驚覺
 師以杖打之云若識痛痒則古佛齊肩師因見
 溪水云此水得与摩流急僧云若師云還有脚
 手也無僧云有師云阿那个是僧以手指之師
 云用不應時僧却問師師以水噴之師問僧離
 什摩處對云離浙中師云來此間幾年對云和
 尚試道看師云汝豈不是今夏在鼓山對云是
 冬是夏師別云謾村僧則得師問僧汝立生成
 得什摩業次對云已前在眾東舉西舉如今無

祖堂集卷二

十五

業可成慙無般次師云如今活業作摩生僧對
不中師代云有粥無鉢有監無醋問古人有言
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請師道師云阿彌陀佛僧
云為什摩却如此師云汝子細檢點問古人有
言夜抱佛眠朝朝相共起如何是佛師云汝還
信古人摩學人終不敢違背師云汝若信古人
又手申問非佛而誰問久蒙沉淪請師拯濟師云
你在沉淪幾時而摩則不假沉淪去也師云又
而摩去也問非言所及非解所到什摩人能到
師云阿誰教你擔枷帶索僧云今日得遇明師
批判師云我則而摩批判你到什摩處對云焚
則靈原取塚寒則燒火圓爐問盡十方世界是
解脫門更有疑者如何得入師云我不似汝巧

惡僧云和尚也是慣得此便師云先擔者賤
祖堂集卷第十二
十七

祖堂集卷第十三

石頭下卷第十直溪真代錄

招慶和尚嗣長慶在泉州師諱道匡漢國朝州人也姓李入閩叅見怡山密契心源後以泉州王太尉請韓法輪闕王賜紫躋法因大師矣師上堂良久云大衆諦聽与尔真正舉揚還委落處摩若委落處出来大家證明若無一時謾糊去也時有人問大衆雲集請師真正舉揚師良久云未委誰是聞者云聞者聞如何是聞者師云雀逐鳳飛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招慶蓮中誰當視聽師云汝還聞摩僧云与摩則迦葉側耳虛得其名師云更有一著子作摩生學人擬進問師便喝出又時上堂云古人道閉門待知識知識不相過招慶今日不惜身命出門相訪還有知音者也无問如何是招慶提宗之

句云不得昧著招慶學人禮拜起師又云不得昧著招慶是罵汝什摩處是招慶提宗處問凡有言句盡屬不了義如何是了義師云若向閻梨道還是不了義進曰為什摩如此師云閻梨適來問什摩問師子未乳已前為什摩衆類同居師云不驚進曰只如乳後為什摩毛羽脱落師云是閻梨分上事進曰除非師子請和尚道一句師云向与摩時置一問來問諸佛出世普潤含生未審招慶出世如何師云我不敢暗却汝底問無居止處還許學人立身也无師云於上不足下有余學云与摩則學人進一出也師云汝也莫口解脫問如何是問師云不与摩來問如何是答師云向你道什摩進曰不問不答時如何師云你亦演別頭好問古佛道

何得到師去更擬什麼去學去與摩則學人
退一出師去又是亂走作麼問如何是學人本
來心師去即今是什麼心學去爭奈學人不識
何師去不識識取好問此是和尚肉身如何是
和尚法身師以手搭肩逢曰與摩則分付去也
師去是法身是肉身問環丹一顆點鐵成金妙
理一言點凡成聖請師點師去不點學去為什
麼不點師去不欲得抑良為賤逢曰與摩則不
欺於學人去也師去莫閑言語問四方歸崇憑
何道理消得人夫應供師去若有一物所憑一
滴水也難消進日直得一物不留還消得也無
師去於上不足下有余進日雖然如此有賞
有罰師去亦要汝委問三界忙忙如何得出師
去不捨一法學去爭奈忙忙何師去當直除斷

不肯問如何是與摩去底人師去還與摩問人
摩又去不迴頭問如何是與摩來底人師去還
會摩又去滿面忻歡問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
師去向與摩時問將來又去還與摩問人摩問
菩薩如恒沙為什麼不能知佛智師去不見道
唯佛與佛乃能知之又去汝還當得摩學去爭
奈不能惻得何師去如許多時什麼處云來問
如何是沙門行李處師去莫教自委進日還行
李也無師去莫略虛問如何是沙門行師去非
行不行學去如何保任師去汝適來問什麼問
請師不却來情師去雖然如此更待什麼時進
日擊電之機難為措意師去何假煩詞問目瞪
口啞底人來師如何擊發師去何處有與摩人
學人去如今則無忽有如何師去待有則得進

日終不道和尚不為人師去其院鳴磬問如何
是無自中有句師去不道亦不道學人去請師
舉揚師去什摩處去來問古佛之機已有人置
了也未審師意如何師去古佛之機已有人置
了也進日与摩則造次非宜師乃你去問渾崙
提習學人根忌逗迴曲通慈悲開一線道去這
个是老婆心与摩則悲花剖折已領尊慈未審
彼上宗乘如何舉習与摩須索你親問始得問
疑則途中作不疑則坐家見難此二途乞師方
便師去未習物曲与汝離什摩進日与摩則水
猶九解師去勸亦你置靜亦你置問如何是跟
覆明聲師彈指去若待答語則落耳根去也去
我道汝領義錯問佛魔不到覆未之學人自己
如何是學人自己師去我道你還信摩學人去

便請師道師去你話隨也問督起便息此人於
宗乘中如何師去因魚止治病為毒蘆宗乘中
不可作与摩語話學去如何是宗乘中事師去
招處道什麼問如何履踐則得不負當人師去
苦求履踐則負當人進日与摩則任性隨派去
也師去還向尔与摩道摩問文殊釘下不來當
時如何師去未是好人學人去如何是好人師
去是汝話隨也問諸緣則不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去寧可清貧長樂不作濁富多憂問如何
是南泉一線道師去不詳尔汝進恐較心又有
較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去七顛八倒師有時
云言前為得真負生句後投機殊非道躰僧
便問為什摩却如此師去汝且道往來事合作
摩生問古人有言般若無知遇緣而照如何是

過緣而然師乃提起手問古人相見目擊道存
今時如何相見師云如今不可更道目擊道存
學云與摩則適來已是非次去也師云知過必
改問古人有言皮膚脫落蓋唯有真實在皮膚
別不問如何是真實師云莫是將皮膚過與汝
摩問承教中有言正直捨方便則不問如何
何是正直師云方便裏收得摩問常居大海為
什摩口裏煙生師云非但大海醍醐亦須吐却
僧云與摩則學人不與摩去師云若不與摩去
阿誰罪過僧謝師答話師云更不與你實狀問
不假提綱還有捉處也無師云試舉與摩時看
僧進曰不可道無捉處師云你作摩生學人礼
拜師云蝦跳不出叫問教中有言欲行大道莫
視小徑未委如何是大道師云行得摩僧云學

人未會乞師違向師云我若與汝違向蹉却汝
大道問古人有言閻浮有大寶少見得人希如
何是大寶師云見摩僧謝師垂慈師云大小問
古人有言未有絕塵之行後為男子之身如何
是絕塵之行師云我若將一住如徹塵許與汝
受持則不得絕僧云便與摩去還得也無師云
汝也莫貪頭問古人有言一句了然超百億如
何是超百億底句師云不答汝這個話僧云為
什摩不答師云適來問什摩問古人有言不可
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此是今時昇降處未審向
上一路和尚如何亦及於學人師云不可道智
知識識得僧云與摩則終不錯舉似於人師云
你作摩生舉學人去當不當師云此是答話你
作摩生舉僧云和尚與摩道則得師云你作摩

生合殺師問僧你名什摩對云慧炬師便提起杖去還照得這個也無對去有物則照師去還見這個摩對去適來向和尚道什摩師去爭奈這個何對去和尚是什摩心行因古時有一尊者在中住自看牛次忽遇賊斫頭其尊者把頭覓牛次見人問只如無頭人還得活也無對云無頭人爭得活其尊者當時拖頭便死師遂拈問僧尊者無頭什摩人覓牛對去那個人師去只如那個人還覓牛也無僧對無師代去不可同於死人

報慈和尚嗣長慶福州住師諱光雲泉州莆田縣人也於玄沙出家繞具尸羅便參祖道而造怡山頓寤真心後闍主請住讓慈賜紫號慧覺大師矣師昇座謂衆去某甲道薄人微叨奉皇恩請

命傳持從上祖宗貴得相承不令斷絕今日衆中還有堪任繼踵底人摩出未若是利根底相投不煩瞬視何況更待慙涉骨鋒方為知有與摩道也未免招他諸方明眼人不肯問師承起覺鑠口之訣如何亦人師去賴我拄杖不在學去與摩則深領真慈師去待我肯汝則得問玄沙寶印和尚親傳未審今日一會付囑何人師去且就是你還解承置得摩問不慙諸位如何與道相應師良久學人因措師去雖有此問何異於無問僧問和尚適來拈掇猶是第二機如何是第一機師良久學人因措師遂云合消得汝三拜學去與摩則非但學人大衆有賴師去亦須諱却師入朝皇帝問報慈與聖衆相去近遠對去若說近遠不如親到師却問皇帝陛下

祖堂卷之二

日應万機是什摩心皇帝云什摩裏得心未師
云豈有無心者帝云那邊事作摩生師云請向
那邊問帝云道師云皇帝要謾衆人則不可問
大衆羨請師舉揚師云更有幾人未聞學云
尚摩則不假上來師云不假上來也且從汝向
什摩裏會僧云若有所在則辜負和尚師云只
恐不弁精廉師問僧纔有是非紛然失心祖師
尚摩道還有過也無對云不可道無師云過在
於何對云合尚摩道不師云你只是擔枷判事
師代云只為自犯嚴條僧進云如何道得免得
此過師云兩順風調極有所濟師問僧靈利容
學尚道伴友肩過便得一生不喜見為復賓不
喜見主為復主不喜見賓對云主不喜見賓師
喝之明朝却來云賓不喜見主師又喝師代云

不弁投機則向賓主今上行僧進云只如不喜
見底人合到什摩田地師云藥山道底只是拙
鈍師問僧曰近離什摩裏對云近離蓮花師云
古人道不見一相出蓮花汝既離蓮花何煩更
到這裏對云參礼和尚師云汝是奴緣未盡見
婢殺勤師代云遊山旣水來問諸餘則不問請
師盡其機師云不消汝三拜對衆道却僧云尚
摩則深領尊慈師云若是別處則拄杖到來學
云和尚豈不尚摩師云又是不識痛痒問名言
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指亦師云消汝
三拜問得首不存時如何師云若教更進一步
也是無端僧云尚摩則粥鉢隨時去也師云或
有人借問汝汝且作摩生向他道僧云今日多
好兩師云合與棒不合與棒學人礼拜問機緣

不可更由是成瑕翳未委和尚如何師云若問
我我則粥飯僧學云忽遇人問作摩生向伊道
師云過寒則說寒過熱則說熱又時上堂云口
方來者從頭勘過勿去覈成竹片痛使直是道
得十成亦須痛使過學人便問既是道得十成
和尚為什摩亦擗春打他師云不見道一句令
頭語万劫擊驢擗進云與摩則學人更進一步
師云若更進一步亦是乱走人學云在和尚與
摩道則得師云若如是竹片猶是到來又時上
堂云古人教向未啓口已前會不今日報慈同
於古人為復不同於古人有明眼涉出來解看
還有人斷得摩若斷不得公當个你便解放
心亦無用覈雖然如此我亦未免心醒猶在
學人便問不實上來宗風如何學師良久僧云

天靈病全因王饒師云待我肯則得問如
是和尚廣化師云非但一人更有來者我
他道學云忽有大闍提人來作摩生師
个還問作摩僧云故問又作摩生師云但
來僧云則今現來師便喝出師問僧云
不塞人口作摩生道則塞却人口對云
好喧師云扶提不扶提對云未却扶提師
語不付前言師代云和尚與茶也未有僧薛師
問脚板未踏門限四目相覩一生便休去更招
人檢點為復不招人檢點汝若道得我則提露
煎茶送汝對師以杖趁出法堂云這虛生浪死
漢別僧代云亦招人檢點師云過在什摩處對
云一翳又作摩生師肯之師又問僧見覈出一
切人見還有過也無對云官不容針師云不放

過過在什摩裏對云還與摩也無師云汝與摩
道還解齊得見裏出一切人見也未對師云太
凡行脚人到裏且子細好以杖趁出法堂別僧
代第二機云猶是今時置得師上堂衆已集云
靈藥不假多僧便出來啾啾師云我則肯你別
有人不肯僧云只如不肯底人活業在什摩裏
師云喫茶與鉢僧云只如與摩人還揀點人也
無師云若是與摩人始解見你病痛其僧不肯
師云汝雖然如此我道理在師舉佛日見表山
目緣云古人道自己尚似惡家豈況他人得與
摩判斷堪為人為眼為復不堪與人為眼對云
雖然如此猶較些子師云自己尚似惡家為什
摩道較些子對云唯有這个見解師云只如揀
點底人眼作摩生對云過茶則喫茶師云此人

還揀點人也無對云傳來則不可師云未傳時
作摩生對師代云與茶與飯問教中有言文殊
讚維摩維摩遠得究竟也無師云未也猶是教
盡裏僧云究竟作摩生師云與茶與鉢僧云文
殊與維摩遠得究竟也無師云自少出家粗識
好惡師問僧與鉢也未對云與飯了也師云賓
主二家阿那个眼目家長對云請師鑒師云方
未還於圓孔師又問別僧這个衲對作摩生對
云這个不合與摩衲對師云關梨作摩生對云
據某甲所見兩個物是瞎漢師云只如判斷底
人還有眼也無對云若無眼爭解與摩判斷師
云作摩生是此人眼對云還恠得某甲摩師不
肯師代云這來與摩判斷還成瞎漢得摩因僧
緯次師問僧你到浙中浙中道伴偈問語附機

而不顧古頭玄而不來且作摩王為報慈知音
是汝苦為對他對去終不敢辜負和尚師六者
汝平生未脫龍在師代去和尚上堂則隨和尚
上堂僧云還有知音否也無師去平生被人請
益口似桶擔師問僧離什摩家對去離蓮花在
蓮花多少時對去半月來日師云古人道靈利
參學与道伴支肩迴便得不喜見汝既在蓮花
半月來日親得見家作摩生對去專甲雖在彼
中只是喫粥喫鉢師去好五六百人聚頭喫粥
喫飯為復見家一般見家別對去大家擔柴則
擔柴大家擣米則擣米師去既然如此何用行
脚對去天長地闊有什摩障尋師去不道你無
道理也須純熟始得同文節道場三更時僧俗
俱集於應聖殿前皇帝問師作摩生是納僧本

分事對去若問本分事終不別道皇帝又問還
見不師去是甚摩帝再問還見不對去不可更
見皇帝別問如何是一切衆生本來心師云不
離當位帝去其中事如何對去即心是佛皇帝
便礼拜皇帝又別問作摩生是諸大師道不得
底事對去臣到這裏緘口則有分別日又於大
安殿上集百寮昇殿及兩街僧錄名公大師皇
帝問諸佛還有師也無對去佛佛相傳作摩無
師皇帝去如何是諸佛師去不過於此皇帝去
大師佛法亦無窮無盡對去湛湛土言法海之
波瀾浩瀚有句窮盡皇帝遂礼拜皇帝又問佛
何不現對去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
前未嘗不現時有兩街首座對御問師本自圓
成凝然湛寂和尚對聖人說个甚摩事師去汝

更聽者首座云那邊事作摩生師云向那邊來
商量因師說文殊院是報慈主山僧拈問和尚
尋常道祖佛向這裏出頭不得為什摩却以丈
殊為主師云為他善能捺劍且留與後來僧云
未委捺劍時還存也無師云拽出著問古人道
因師故邪為什摩宗不達摩師云若見達摩師
向什摩處出頭因舉花嚴經普眼菩薩入三千
三昧門身普賢菩薩不見僧便問既是定觀為
什摩不見師云只為妄想追求未曉全真僧云
只如退一步還得見也無師云若於進前退後
則對面千里僧云既然如此為甚摩舉一念想
得見普賢師云不聞道繁興大用舉必全真因
師看經次僧便問古人道佛教祖教如似恁家
和尚為什摩却看經師云見若不見觸事何妨

與摩則超畎廬去也師云亦是傍助揀輩僧云
何妨之義憑何致得師云為你與摩因僧問師
問六根無用底人還有行持佛法也無對云有
師云既是六根無用於佛法中作摩生行持其
僧又手進前退後師便喝出云將為是作家者
與摩見知更須行脚遇人去好別僧代良久師
肯之

龍潭和尚嗣保福在舒州師号如新福州福唐
縣人也姓林依靈握院出家纔具尸羅志慕祖
進而登保福之門密契傳心之旨數年盤泊後
曰一日辭保福出關保福云汝出嶺去幾時却
來師云待世界平寧則歸省親福云與摩則與
汝个護身符子師云雖然如此憲然有人不肯
保福深器之自余遍遊淮海檀信傾瞻俯仰人

天庶于禪刹矣師有時上堂良久乃去禮煩則
亂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去汝若領得我
則不怪學士為摩則不煩於師去也師去又須
著膝爭得不煩明省要寡乞師指亦師去不得
說也聽他問古人道橫說豎說猶未知有向上
一開接子如何是向上一開接子師去賴遇孃
生臂短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去要道有何難
僧去便請師道師去將謂靈利又却不免隨師
問僧古人借君臣父子汝還信也無對云今日
勞德勿心情師去待明朝還極對也無對去入
叢林久矣師癸巳之冬甲午之春丁卯之月二
十一日亦誑遺緘諸徒則以子時便當願亦作
世四十一年為僧二十五夏

福先招慶和尚嗣保福在泉州師諱省登泉州

仙遊縣人也俗姓阮氏於彼龍花寺菩提院出
家依年具戒先窮律部精講上生酬日雖起於
淨方違理寧固於廣岸因而謂云我聞禪宗東
上何必危然而失大理遠乃擁毳染毒初見鼓
山長慶安國未湊機緣以登保福之門頃息他
遊之路後因一日保福忽然入殿見佛乃舉手
師便問佛舉手意作摩生保福舉手而反摑得
福却問師汝道我意作摩生師去和尚也是橫
身保福去這一撥我自採取于時而去和尚非
唯是橫身福深奇之再遊吳楚遍歷水壘却旋
招慶之遊堅秘龍溪之旨後以郡使欽如諍轉
法輪敬奉紫衣師號淨修禪師矣師初開室曰
昇座頃間去大眾向後到別處遇道伴作摩生
舉似他若有舉得誠對衆舉看若舉得免辜負

仙遊縣志卷十五

上六

嚴

上祖亦免埋沒後來古人道通心君子文外相
見還有這個摩況是曹溪門下子孫合作摩生
理論合作摩生提唱若欲問向宗乘中置問來
時有人始去諮和尚師去白雲千里万里學去
承和尚有言向宗乘中置問來請和尚答師去
与摩也可在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迴旋今日
閻嶺南方如何提接師去會摩僧去与摩則一
機啓覆四句難退未委從上宗乘成得什摩邊
事師去退後禮拜隨衆上下問昔日靈山會匿
王請佛今日招慶太尉迎印人天交接於坐隅
至理願垂於開演師去其屈者者國摩僧去灼
摩則慈舟已駕苦海何憂師去不敢問昔日梵
王請佛蓋為奉法之心今日太尉臨筵如何拯
濟師去不是不拯濟還肯也無學去既然如此

今日一會僧為何人師去不為老兄僧去為什
摩人師去却為老兄問九年少室五葉花開十
載白蓮今日如何垂亦師去過人作摩生舉僧
云与摩則法雨霽懸群主有賴去也師去別時
与摩道則得師上堂去某甲東道西道也得只
是於人無利益只如達摩大師梁普通八年到
此去來向少林寺裏冷坐地時人變作壁觀婆
羅門直得九年方始得一人繼續只如他是觀
音聖人豈無智辯可不解說法摩只如當時分
付二祖是个甚摩意旨二祖於達摩邊承領得
个什摩事還有人舉得摩若有人舉得出來毫
看若無人舉得大衆側聆待某甲為衆舉當時
事于時衆立顯然師去又立珍重問名言妙句
豈是教中之言真實諦源請師指示師去與茶

去僧去尚摩則慧日乾坤朗有昧悉皆明師去
向後也須更過作家問承和尚舉古去師坐真
金地常說真實義迴光而照我今入三摩地
如何是真實義師去覽老兄此一問去尚摩則
不異於當時也師去說同說異天与地猶是相近
師上堂臨下堂時去有人問話者出来其時無
人問良久之間師去霜重方知松栢操事難始
見丈夫心珍重師上堂去真實離言說文字別
時行實盡在教又上堂去本自圓成不勞
機杼諸上座出手不出手又上堂去古人道擬
心則差招慶道擬心為什摩却成是時有人出
来又乎而立師肯之又上堂亦衆了餉時却言
諸上座看後莫看前珍重問南泉道三世諸佛
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只如三世諸佛為什

摩不知有師去只為慈悲利物僧去狸奴白牯
為什摩却知有師去雅思水草別也無求僧去
未審南泉還知有也無師去知幻則離問纔施
三寸蓋落途中不落途中請師指亦師去適来
豈不是擣米歸尚摩則不虛申此問也師去今
日是真正問不贖非次如何是和尚家風師去
一執蕪一鉢到震是生涯僧去尚摩則後學之
派皆承覆蔭師去隨衆上下又上堂于時去大
家識取混淪莫識取劈破竺土大仙心東西密
相付是混淪是劈破時有人便問承師有言大
家識取混淪莫識取劈破(問)如何是混淪師良
父問如何是劈破底師去只這个是僧問古人
道服像雖殊妙機不二如何是不二底妙機師
去你試分看僧去已蒙師指如何保注師去適

來作摩生會僧去是什摩師去若向摩者衣
喫飯問盡今提綱未免受人拾點到別處有人
相借訪如何知音師去茶飯延時僧去與摩則
拈撥無功去也師去府庭過歲春間却來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去擡擡恣恣晨鷄暮鐘問從
上宗承如何舉習師去無老兄掃地又爭得問
全身振視為什摩道猶執九磑師去你還有眼
不僧去若不與摩問爭委得當時事師去汝道
思和尚見知作摩生僧進前又手師去莫喜負
思和尚僧去思和尚寧不與摩師去衆眼難謾
問濕白夫子相見則且置和尚作摩生相見師
去頃僧去若不是學人拈得和尚恠笑師去汝
適來問什摩學人禮拜師去蝦跳不出却是汝
不會師有頌曰佛日冲天開緊關覺城東際象

王迦善財五衆承當得鶩子雖違似不來問巧
妙之說又微三寸不晴上來若為指亦師去我
不責你上來僧去緣領尊慈師意如何師去我
則且置汝適來作摩生學人禮拜師去我適
來龍頭鉗尾是汝不知師有頌曰大士梁天請
誦開始登蓮座禪梯迴皇情未曉志公說大士
金剛已講來問普賢心洞曉何不獲圓通師去
回地修心聞力大初心爭可得圓通僧去與摩
則格高難湊泊門普易相應師有時頌曰吳坂
當年塔未開宗雲蒸嶺見師迴手携隻履分明
个後代如何密焉來問未審和尚法嗣何人師
去漳水深沉寧窮浪底去與摩則龍溪一派晉
水兮流師去甘言道薄何置歸詞問如何是古
佛師去無金色僧又問如何是今佛師去帶笑

容僧云未審古佛尚令佛還分也無師云向汝道無金盃帶笑容僧云說古說今曰學人置得和尚如何師云陽和布令万物唯新府主太尉問僧家已蒙師指亦弟子進出和尚無慈悲師云太尉既進出招慶不可不枉接弟子常籠曰又軍府事多不會乞師方便師云太尉適來道進出招慶道不可不枉接太尉還會摩太尉設禮而退問如何是般若師云是什摩僧云占摩則曰師委得去也師云委得底事作摩在學云過茶喫茶師云太深也

山谷和尚嗣保福在舒州三祖塔位師諱行崇福州長溪縣人也俗姓鄭氏於彼慈雲出家具戒至於經論無不博通律部精嚴長講百法又在浙江後聞保福匡徒化感乃擁毳搥衣密傳心

巾漳州太尉欽仰道風請住禪苑敬奉紫衣敷揚佛事尋離漳浦遠居皇都疊捧天恩賜于峇矣師初開堂時僧問不貴非次乞師全亦去若教全亦更是阿誰又時上堂云雖不在未常不為諸兄弟若委報恩常為人裏許汝出意想知解三陰身曰若不委得猶待報恩開者兩片皮方是為人保汝未解出得意想知解所以古人喚作鬼家之活計蝦蟆衣下客汝欲得速疾相應只如今立地便驗取識取有什摩罪過不然根思邊迴且須以日及夜究竟將去忽然一日覩見更莫以少為足更解研窮究竟乃至屠坊酒肆若鼻若淨若好若惡以汝所見事觀盡教是此境界入如入律若更見一法如絲髮許不是此个事我說為無明翳障直須不見有一法

是別底法方得圓備到這裏更能翻擲自由開
合不成痕縫如水入水如火入火如風入風如空
入空若能如是直下提一口劍刺斷天下人疑
網一如不作相似所以古人道緊與大用起必
全真若有一个漢到尚摩境畧誰敢向汝面前
說是說非何以故此人是个漢超諸限量透出
因果一切處管及此人不得兄弟若能如是則
不可未得如此直須好尚莫取次發言吐氣沉
墜却洪無量劫真到尚摩時便道報恩不道玆
重問不涉公私如何言論去喫茶去問丹霞燒
木佛意作摩生去時寒燒向火翠微迤羅漢意
作生去別是一家春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去確
搗磨磨問曹溪一路請師舉揚去莫屈著曹溪

摩尚摩則群生有賴去汝也是老鼠與益
祖堂集卷第十三
十一

祖堂集卷第十四

江下卷第十四

江西馬祖嗣讓禪師在江西所諱道一漢州十方縣人也姓馬於羅漢寺出家自讓開心眼未化南岳每謂衆曰汝今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是故遠摩大師從南天竺國來傳上乘一心之法今汝開悟又覲引楞伽經文以叩衆生心地悉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又云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違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三界唯心森羅万像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心汝可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尋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

故生即不生若躡此意但可隨時普衣與餅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日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尋當生則不生有洪州城大安寺主講經講論座主只觀誰誇焉祖有一日夜三更時鬼使來追門寺主云是什麼人對云鬼使來取寺主寺主云啓鬼使某甲今年得六十七歲四十年講經講論為衆成持只觀貪諍論未得修行且乞一日一夜還得也無鬼使云四十年來貪講經論不得修行如今更修行作什麼臨渴掘井有什麼成寺主適來道只觀貪講經論為衆成持無有是處何以故教有明文自得度令他得度自解脫令他解脫自調伏令他調伏自寂靜令他寂靜自安隱令他安隱自離垢令他離垢自清淨

今他清淨自涅槃今他涅槃自快樂今他快樂
是汝自身尚乃未得恬靜何能令他道業成持
汝不見金剛藏菩薩告解脫月菩薩言我當自
修心行亦勸於他令修正行何以故若自不能
修行心行今他修者無有是家汝將生死不淨
之心口頭取辦錯傳佛教誑誹凡情因此彼王
真汝教我取去彼中便入刀樹地獄斷汝舌根
終不得免汝不見佛語言詞可說法小智妄分
別是故生障早不了於自心不能了自心云何
知心道彼由顛倒慧增長一切惡汝四十年來
作口業不入地獄作什摩古教自有明文言語
說諸法不能現實相汝將妄心以口亂說所以
必受罪報但曠自憐莫惡別人如今遠行若也
遲晚彼王真吾其第二鬼使云彼王早知如是

次第何妙與他修行其第一鬼使云若與摩則
放一日修行其等去彼中諮白彼王王若許明
日便來王若不許一餉時來其鬼使去後寺主
商量這個事鬼使則許了也某甲一日作摩生
修行無可計不待天明便去開元寺捉門門士
云是什摩人對云太安寺主未起居大師門士
便開門寺主便去和尚蒙具陳前事後三騎投
地禮拜起立生死到來作摩生即是气和尚慈
悲救其早殘命師教他身邊立地天明了其鬼
使來太安寺裏討主不見又來開元寺覓不得
轉去也師與寺主即見鬼使鬼使即不見師與
寺主也僧拈問龍華只如寺主當時向什摩家
去鬼使覓不得花云止頭和尚僧云與摩則國
師當時也太奇龍花曰南泉和尚有一日齋後

忽然有一个僧来具威儀便上法堂參師師問昨夜在什麼處對曰在山下師曰與鉢也未對曰未與飯師曰去庫頭覓與飯其僧應曰便去庫頭當時百未造典座却自个鉢與他供養其僧與飯了便去百丈上法堂師問適來有一个僧未得與飯汝供養得摩對曰供養了師曰汝向後無量大福德人對曰和尚作摩生与摩說師曰此是辟支弗僧所以与摩說進問和尚是凡人作摩生受他辟支弗礼師曰神通變化則得若是說一句佛法總不如老僧師有一日上禪床纔与摩坐便湊喚侍者便問和尚適來因什麼喚喚師曰老僧在這裏坐山河大地森羅万像惣在這裏所以嫌他与摩喚侍者云此是好草和尚為什麼却嫌師曰於汝則好於我

則嫌侍者云此是什麼人境界師云此是菩薩人境界後鼓山舉此曰緣云古人則与摩是你諸人菩薩境界尚未得又故則嫌他菩薩雖則是嫌但以先證得菩薩之位後嫌也嫌老僧未解得菩薩之位作摩生嫌他這个事有西川昔三郎教两个兒子殺為祖出家有一年却歸屋裏大人纔見兩個僧生佛一般礼拜云古人道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是你两个僧便是某甲朋友成持老人曰大人雖則年老若有此心有什麼難大人歡喜後此便居士相共男僧便到馬祖家其僧具陳來皆大師便上法堂黃三郎到法堂前師曰咄西川黃三郎豈不是對曰不敢師曰從西川到這裏黃三郎如今在西川在洪州云家無二三國無二王師曰年幾云八十

五雖則与摩筭什摩年歲去若不過和尚虛過
一生見師後如刀劃空師曰若實如此隨處任
真黃三郎有一日到大安寺廊下便啼哭座主
主問有什摩辜帝头三郎曰帝头座主座主去
央某等作摩三郎曰還聞道黃三郎投為祖出
家纔蒙指亦便報合汝等座主說薦薦作什摩
座主從此發心便到開元寺門士報大師曰大
安寺亮座主來欲得參大師無問佛法大師便
昇座座主來參大師大師問見說座主講得六
十本經論是不對去不敢師去作摩生講對去
以心講師去未解講得經論在座主去作摩生
去心如工技兒意如和技者爭解講得經論在
座主云心既講不得將虛空還講得摩師去虛
空却講得座主不在意便出纔下塔大悟迴來

禮謝師去銚根阿師禮拜作什摩去座主起來
霖霖汗派晝夜六日在大師身邊侍立後謔白
去某甲離和尚左右自看省路修行唯願和尚
父住世間廣度群生伏惟珍重座主歸寺告眾
去某甲一生功夫將謂無人過得今日之下被
馬大師呵責直得情盡便散却學徒一入西山
更無消息座主偈曰三十年来作餓鬼如今始
得復人身青山自有孤雲伴童子從他喜別人
漳南拈問僧虛空講經什摩人為聽眾對云適
來暫隨喜去來漳南去是什摩義去若是別人
便教收取漳南曰汝也是把火之意師上堂良久
久百丈收却面前席師便下堂問如何是佛法
旨趣師去正是你放身命處問請和尚離四句
絕百非直指西來意不煩多說師去我今日無

心情不能為汝說汝去西堂問取知藏其僧去
西堂具陳前問西堂去汝何不問和尚僧云和
尚教某甲來問上座西堂便以手點頭云我今
日可殺頭痛不能為汝說汝去問取海師凡其
僧又去百丈乃陳前問百丈云某甲到這裏却
不舍其僧却舉似師師云哉頭白海頭黑師遣
人送書到先徑山欽和尚書中只畫圓相徑
山纔見以筆於圓相中画一劃有人舉似思國
師思國師云欽師又被馬師惑有人於師前作
四劃上一劃長下三劃短云不得道一長不得
道二短離此四句外請師答某甲師乃作一劃
云不得道長不得道短答汝了也思國師聞舉
別答云何不問某甲有座主問師禪宗傳持何
法師却問座主傳持何法對曰講得四十李經

論師云莫是師子兒不座主云不敢師作噓噓
聲座主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摩法對云師子
出窟法師乃嘿然座主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
摩法對云師子在窟法師云出不入是什摩
法座主無遂許出門師名云座主座主應若師
云是什摩座主無師呵云這鈍根阿師後百丈
代云見摩師問僧徒什摩家來對云從淮南來
師云東湖水滿也未對云未師云如許多時雨
水尚未滿道吾云滿也雲岳云湛湛成洞山云
什摩劫中曾欠小來師明晨遷化今日晚際院
主問和尚曰躡違和道日如何師白日面佛月
面佛汾州和尚為座主時講四十二李經論來
問師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未審宗門中意
旨如何師乃顧亦云左右人多且去汾州出門

祖堂卷第二

脚纒跨門闔師召座主汾州迴頭應若師去是
什摩汾州當時便省遂札拜起來云某甲講
十一本經論將謂無人過得今日若不遇和尚
泊合空過一坐師問百丈汝以何法亦人百丈
豎起拂了對師云只這个為當別更有百丈拖
下拂子僧拈問石門一語之中便占馬大師兩
意請和尚道石門拈起拂子云尋常抑不得已
大師下親承弟子慙八十八人出現于世及隱
道者莫知其數大師志性慈愍容相瓊奇之下
二輪頭有三約說法住世四十餘年玄徒于有
餘衆師貞元四年戊辰歲二月一日遷化塔在
泐潭寶峯山勅謚大寂禪師大莊嚴之塔裴相
書額左承相護得興撰碑文淨修禪師頌曰馬
師道一行金金石悟本超然尋技勞役久定身

心一時拖擲大化南昌寒松千尺
大珠和尚詞馬大師在越州師諱慧海津州人
也師謂衆曰汝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汝心是
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和合為僧躡喚作一騎
三寶經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業
清淨名為佛出世三業不淨名為佛滅度喻如
冥時無喜喜時無真唯是一心用無二時本智
法亦無漏現前如蛇化為龍不改其鱗衆生迴
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淨不待修成有證有
求即同增上傷真空無滯應用無時無始無終
利根先悟用無等第即是阿耨菩提性無形相
即是微妙色身無相即是寶栢性躡本空則是
無邊法身万行莊嚴 具即是功德法身即是万
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即是無盡藏能生

万法是人法。藏具一切智是智慧。藏万法同如。是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則諸法如義。一切世間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有王長史問法師。律師禪師阿那含。寂滅師。去法師者。踞師子座。瀉縣河之辯。對稠人。匡眾啓鑿。玄開開般若之妙門。等三輪之空際。若非龍鳥。蹴踏安敢。當人律師者。啓毗尼之法。藏名利。雙行持犯。開遮威儀。作則疊三翻之羯摩。作四果之初回。若非宿德。白眉安敢。造次禪師者。揀其樞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橫應物。咸均事理。頓見如來。拔生死之深根。得現前之三昧。若不安禪。靜慮到者。裏捺須性。然有座主問某甲。擬問禪師。義得不。師曰：清潭月影。任意掠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潭對面。非佛而誰。座主性然。却問禪師。說何法。度人

師去未曾有法。座主去禪師。渾如此。師却問法。師說何法。對去講金剛經二十餘座。師曰：金剛經是誰說。對去禪師。豈不知是佛說。師去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為謗佛。是人不能解我所說。義若言經不是佛說。即為謗經。離此之外。為老僧說法。師曰：其義且置。經去若以二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又去若以色見我。乃至不能見如來。經且置。待小時。徵大德。且道。那一个是如來。對去。這裏却迷去。師可去講經二十餘座。渾不識如來。師去。如來者則諸法如義。大德那得不知。法師去。若如是。則一切皆如。師去。未是未。是法師去。經作此說。那得不。是師去。法師如不對去。如師去。土石如不對曰：如師又出。汝木石如不對曰：無二。如師去。尚摩

則大德共草木何別法師對乃嘆曰此上人極

難酬對時有俗官問法師何故不信禪法師云

名相易解至理難見有行者問即心即佛耶个

是佛師云汝疑耶个不是指出看行者對無師云

達則遍境是不悟則永乖踈孽嚴座主數人問

禪師何不許青青翠竹是法身鬱鬱黃花是般

若師曰法身無像對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

黃花而現相非彼黃花翠竹而有般若法身乎

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

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則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

翠竹還同應物不大德數人杜口無言

百丈政和尚嗣馬大師在江西未觀行錄不涉

化緣始終師向僧道汝與我開田了為汝說大

義僧云開田了請師說大義師乃展開兩手有

老宿見日影透過院問為復院說日為復日說

院師云長老房內有客且歸去好

杉山和尚嗣馬大師在池州師諱智堅未觀實

錄不化緣始終雲岳見月問師太好月師云

還照也無雲岳依却頭師在南泉造第一座南

泉叔生次云生師云無生泉云無生猶是未南

泉行五六步師召云長老南泉迴頭云作摩師

云莫道是未後有人拈問頓德南泉道生意作

摩牛頓德云急水行舟木山道無生意作摩生

德云風若不來樹亦不動無生猶是未意作摩

生德云磨鐮捺刃汝且作摩生迴避南泉意

作摩生德云要舉膝今別放行持南泉迴頭意

作摩生德云為王迴旋師子頻呻莫道是未意

作摩生德云妙个出身古今罕有英國拈問明

法苑珠林卷十四

益

上座古人當無生不當無生對曰不當無生安
國云杉山意作摩生明上座對無明真大師代云
汝試舉者師與南泉向火次南泉問師不用指
東指西李公事直下道將來師便把火筋放下
南泉云饒你与摩猶較王老師一綫道南泉又
問趙州趙州以手作圓相中心一點象十饒你
与摩猶教王老師一綫道雲門問舉云南泉只
是步步登高不解空裏放下問如何是本來身
師云舉世不相似師提起葦菜問南泉這個太
好供養南泉云非但這個百味珍善他亦不願
師云雖然如此今个惣須償他始得
茗溪和尚詞馬大師未觀行錄不史化緣始終
問如何是修行路師云好个阿師莫作客僧云
畢竟如何師云安置則不敢師有時云吾有大

病非世所醫有人問先曹山古人有言吾有大
病非世所醫未審幾作什摩病曹山云攢簇不
得底病僧云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曹山云
人人盡有僧云一切衆生為什摩不病山云衆
生若病則非衆生僧云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
云云覓起處不可得僧云未審諸佛還有此病
也無山云有進曰既有為什摩不病山云為伊
惺惺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云涅槃後有僧云
如何是涅槃後有師云無洗面僧云學人不曾
師云無面可洗
石巖和尚詞馬大師在撫州師諱慧藏未出家
時赴處從馬大師庵前過問和尚還見我麼過
摩馬大師云汝是什摩人對云我是獵人為師
云汝解射不對云解射馬師云一箭射幾個對

曰一箭射一不馬師云汝渾不解射進曰和尚
莫是解射不馬師云我解射進曰一箭射幾人
師云一箭射一群師云彼此生命何得射他師
云汝既知如此何不自射師曰若教某甲自射
無下干震師云者漢無朋煩惱一時頓消
師當時拗折弓箭將刀截鐵投師出家師後曰
一日在厨作務次馬師問作什摩對云牧牛馬
師曰作摩生牧對曰一迴入草去便把鼻孔拽
來馬師云子真牧牛師問西堂你還解捉得虛
空摩西堂云捉得師云作摩生投西堂以手擦
虛空勢師云向摩作摩生捉得虛空西堂却問
師作摩生捉師便把西堂鼻孔拽著西堂作忍
痛聲云太殺拽人鼻孔直得脫去師曰直須向
摩捉他虛空始得有時僧叅次師云適來什摩

震去來對云在師曰在什摩震僧彈指而對有
僧禮拜師云役什摩震來對曰某震來師云
還將得那个未摩對云將得來師云在什摩震
僧彈指兩三下三平和尚來師師架起弓箭叫
云看箭三平擗開曾受師便拋下弓箭云三十
年在者裏今日射得半个聖人三平住持後云
登時特謂得便宜如今看却輸便宜石門拈問
明真作摩生道即得免被喚作半个聖人明真
便唱云遠野孤情石門云奈得也真弄好手師
有弄珠吟曰落落明珠耀百十森蘿万像鏡中
懸光透三千越大十四生六類一靈源凡聖間
珠誰不羨嗔起心求渾不見對面看珠不識珠
尋珠逐物當時變千般万般况珠喻珠離百非
起四句只這珠生是不生非為無生珠始住如

意珠大圓鏡亦有人中變作性分身百億我珠
分無始本淨如今淨日用真珠是佛臨何勞逐
物浪波波隱現則今無二相對面看珠識得摩
紫玉和尚詞馬大師在襄陽師諱道通未親實
錄不史生緣襄陽廡師于迪相公靈分界內凡
有行脚僧投送無有一僧得命便殺如是得無
數師聞此消息欲得去相公靈象中覓人隨師
近有十來人師頃十人恰到界首十人怕不敢
進師猶自入界內軍人見師來便捉著枷送上
師著枷到門外著納衣便上廳相公按劍大叫
便云吽這阿師還知道襄陽節度使斬斫白牛
摩師云還知道法王不懼生死摩相公云和尚
頭邊還有耳摩師云眉目無障尋貧道尚相公
相見有何障是相公便拖却鈎者公衣服便禮

拜問承教中有言黑風吹其舡舫漂墮羅剎鬼
國此意如何師便笑下迪相公顏色變異師曰
羅剎鬼國不遠在又問如何是佛師喚于迪相
公應岩師云更莫別求相公言下大悟便禮為
師有人舉似藥山藥山云縛殺者个漢僧便問
和尚如何藥山云是什摩僧問如何共三界師
云你在裏許多少時僧云如何得出離去師云
青山不尋白雲飛

南源和尚詞馬大師在袁州師諱道明洞山初
到南源便上法堂次師纔望見洞山便云已相
見了也不用更上來洞山便歸堂又去和尚靈
便問道來道已相見了也什摩處是某甲相
見靈師云心心不間斷流入於性海洞山云泊
錯放過洞山五日後辭師師云有事屬閣梨得

摩洞山便祐拜云有什摩事師云多學佛法廣作利益洞山問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云一物也不為即是洞山便住兩年矣百丈和尚嗣焉大師在江西師諱懷海福州長樂縣人也姓黃童年之時隨母親入寺禮佛指尊像問母此是何物母云此是佛子云亦容似人不異於我後亦當作焉自後為僧志慕上乘直造大窻法會大窻一見延之入室師密契玄閱更無他往師平生告節高行難以喻言凡日給執勞必先於衆主事不忍窻收作具而請息焉師云吾無德乎公勞於人師逼求作具既不獲而亦忘餐故有一日不作日不食之言流播寰宇矣有僧央入法堂師云作麼作麼僧對曰父母俱衰請師擇日師云且去明日來一時埋却

師謂衆曰我妻一人傳語西堂阿誰云得三臺對云某甲去師云作麼生傳語對云待見西堂引道師云道什麼對云却來說似和尚師見為山曰夜深來叅次師云你為我檢開火為山云無火師云我適來見有自起來撥開見一星火突起未去這个不是火是什麼為山便悟師為山作語次師問有火也無對云有師云在什麼處為山把一枝木次兩三下過而師師云如豆唵木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阿誰對云某甲師云汝識某甲不對云分明人師怒起拂子云汝見拂子不對日見師便不語有一日普請次有一僧忽聞鼓聲失聲大笑便歸寺師曰俊哉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問其僧適來見什麼道理即便大笑僧對曰某甲適來聞鼓聲動

得歸喫飯所以大笑師便休長慶代日也是因
齊慶讚問依經義三世佛悉離經一字即同
魔說如何師云固守動用三世佛悉此外別求
即同魔作僧問西堂有問有答則不問不問不
答時如何答曰怕爛却那作摩師聞舉去後來
疑這个老漢僧云請師道師云一合相不可得
師教僧去章敬和尚家見他上堂說法次禮拜
起來收他一隻履以袖拂上塵倒頭覆下其僧
去到一一依前師指章敬云老僧罪過師行却
時到善勸寺欲得看經寺主不許云禪僧衣服
不得淨潔恐怕汚却經典師求看經志切寺主
便許師看經了便去大碓山出世出世後供養
主僧到善勸寺相看寺主寺主問離什摩家對
曰離大碓山寺主問什摩人住對曰恰似和尚

行却時在當寺看經寺主曰莫是海上座摩對
曰是也寺主便合掌某甲實是八夫當時不識
他人天善知識又問來這裏為个什摩事對曰
著疏手主自行踊教化一切了供養主相共上
百丈師委得這个消息便下山來迎接歸山一
切了後請寺主一禪林某甲有一段事要問寺
主寺主推不得便昇座師問寺主西講時作摩
生主云如金盤上弄珠師云拈却金盤時珠在
什摩家寺主對又問教中道了了見佛性猶如
文殊等既了了見佛性合等於佛為什摩知
等文殊又對曰此便被納學禪号为淫躲和尚
便是第二百丈也師有一日夜深睡次忽然便
覺欲得突湯然侍者亦是睡寢不得非久之間
有人敲門喚侍者云和尚要喫湯侍者便起剪

祖堂卷第十四

十一

湯來和尚震和尚便驚問阿誰教你為摩剪湯
 來侍者具陳前事師便彈指去老僧終不解修
 行若是解修行人人不覺鬼不知今日之下被
 土地覩見我心識造為摩次第師見雲岳便提
 起五指云何个而也雲岳云非也師云豈然十
 師有一日法堂裏坐直到四更當時侍者便是
 雲岳和尚也三度來和尚身邊侍立第三度來
 和尚幕底失聲便喚侍者便問和尚適未有什
 摩事垂師云不是你境界侍者云啓師某甲是
 和尚侍者若不兩某甲說為什摩人說師云不
 用問不是你問底事誰不是老僧說底事侍者
 云啓師百年後要知乞和尚慈悲師云苦教人
 老漢未造人在適來忽然憶著菩提涅槃所以
 為摩喚侍者云啓師若也如此如許多時日

摩說菩提涅槃了義不了義師云分付不著人
 所以向你道不是你問底事無不是你境界師
 垂語云併却咽喉唇吻速道將來有人云學人
 道不得却請師道師曰我不詳向你道了後欺
 我兒孫雲岳對曰師今有也師便失聲云喪我
 兒孫師垂語云見河能漂香象僧便問師見不
 師云見僧云見後如何師云見見無二僧云既
 言見見無二不以見見於見若見更見為前見
 為後見師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
 不能及師垂語云古人舉一手豎一指是禪是
 道此語繫縛人無有住時假饒不說亦有口過
 恁上座拈闍羣岳既不說為什摩却有口過羣
 岳云只為不說恁上座便撒隔兩口羣岳却問
 恁上座前日為摩袂對不稱上座意旨便請上

祖堂卷第十四

丁亥

座不捨意悲曲垂方便既不認為什摩却有口
過上座舉起手翠毳五拏投地禮拜出聲啼哭
師教侍者問第一座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
門中不捨一法是了義教裏收是不了義教裏
收第一座云是了義教裏收侍者却來舉似和
尚和尚便打侍者趁出院問如何是大乘入道
頓悟法師答曰汝先歇諸緣休息万事善尚不
善世間一切諸法並皆放却莫記憶莫緣念放
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在口無所辨心無所
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猶如雲開日出相似俱歇
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
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惑自然具足神通
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
透一切聲色無有滯息名為道人但不被一切

善惡垢淨有為世間福智拘繫即名為佛慧是
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物盡不被繫縛震震
自在名為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一切諸法本
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
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起若干
種知見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
有為無為解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異
竟不為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
寄一切不拘去留無尋往乘生死如門開合相似
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取舍不念名聞
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為世法之所滯心
雖親愛苦樂不干於懷食接命補衣寒暑兀
兀如愚如聾相似稍有相親分於生死中廣學
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却被知解境風漂却

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則乖理是無求
理求之則失若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
實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才石相似不為陰界
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則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
為一切有為因果所縛他時還尚無縛身同利
物以無縛心應一切以無縛慧解一切縛亦能
應病尚藥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
解脫不師答曰小分解脫未得心解脫未得一
切解脫問如何是心解脫師答曰不求佛不求
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為是亦不住盡
處亦不畏地獄縛不愛天堂樂一切法不拘始
名為解脫無身即身心及一切皆名解脫汝莫
言有小分戒善持為便了有恒沙無漏戒定慧
門都未涉一毫在努力猛作早尚其待耳崩眼

暗頭白面皮皺老苦及身眼中添淚心中惺惶
未有去處到尚摩時整理脚手不得縱有福智
多聞都不相救為心眼未開唯緣念諸境不知
返照復不見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或忻
或怖六道五蘊現前盡見嚴好舍宅舟舡車轆
光明現赫為縱自心貪愛所見悉變為好境隨
所見重裏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愁未
定問如何得自由師答曰如今對五欲八風情
無取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中綠而照心如
木石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大堂
地獄不能攝也又士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
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鑒覺性自
已但不彼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故導師能照破
一切有無境法是金剛印有自由獨立分若不

能任摩得繼今誦得十二圓陀經只成增上慢却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此問是好善事若向理明人邊數此是塵塞人卜地之人不脫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覓知解語義句知解屬貪貪變成病只如今俱離一切有無諸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靈佛不解語只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投土為金變海水為糞酪破須弥山為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自餘化緣終始倭陳竟錄勅謚大智禪師大寶肘之塔

魯祖和尚嗣馬大師在池州師諱寶雲撥格玄峻學徒來叅面壁而坐問如何是言不言師云

汝口在什摩處對云某甲無口師云將何喫茶飯自後洞山代云他不飢喫什摩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頭上寶蓋生者不是僧云如何則是師云頭上無寶蓋南泉和尚到師便面壁而坐南泉以手拍師背師云你是阿誰泉云普願師云如何泉云尋常師云汝何多事南泉有一日看菜園南泉把石打圓頭僧迴頭看是師其僧具威儀禮拜便問和尚適來豈不是驚覺學人南泉便蹉足云驚覺則且置任摩時作摩生其僧對南泉教僧你去魯祖處到彼中便有來由其僧辭南泉便去魯祖處見僧來便面壁坐其僧不在意却歸南泉南泉問到魯祖處摩對日到泉曰迴太速乎對曰魯祖和尚纔見某甲便面壁坐所以轉來南泉便云王老僧初

出世時向你諸人道向佛未出世時躰會尚自
不得一个半个是伊向摩曠年得一个半个摩安
國和尚拈問雲居魯祖過在什麼處被南泉呵
責雲居便呵安國出聲啼哭雲居云却成讚嘆
安國從此心央你福拈問長慶魯祖有什麼切
峻處拈得南泉此語長慶云退已進於人万中
無一个長慶舉此目録云他家面壁坐有个摸
捺處忽然堂堂底坐你向什麼處摸捺僧問龍
泉只如怡山向摩道意作摩生泉云持齋得憑
高城和尚嗣馬大師師諱法藏未覩行録不決
化緣終始師有歌行一首古人重義不重金曲
高和寡多知音今時志士還如此語默動用跡
難尋所嘆世上歧路者終日崎嶇狂用心平坦
梅檀不肯取要須登嶮訪椿林窮子捨父遠迹

逝却於平舍絕知音貪女宅中無價寶却將秤
賣他人金心無相用還深無常境界不能侵運
用能隨高而下靈光且不是浮沉無相無心能運
躍應聲應色隨方照雖在方而不在方任運高
低越能妙亦無頭復無尾靈光運運從何起只
今起者便是心心用明時更何你不居方無家
覓運用無蹤復無跡識取如今明覓人終朝莫
慢別求的熱心學近叢林其將病眼認花針說
教本窮無相理廣讀元來不識心了取心識取
境了心識境禪河靜但能了境便識心万法都
如闍婆影勸且學其為師不用登高向下窺平
源不用金剛鑽劍刃之中錯下錐向前來莫人
我山僧有曲無人和了空無相即法師不用綾
羅將作惱可中了大希奇大人幽邃不思議自

家壞却真實藏終日後人乞布衣卑境界妄情
生只如水面一波成但能當境無情計還同水
面本來平應大軀應小軀運用只隨如意珠破
毛戴角形雖異能應之心跡不殊應眼時若千
日万像不能逃影質凡夫只是未嘗觀郝得自
輕而退屈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什
方鐘鼓一時鳴靈光運運常相續應意時絕分
別照燭森蘿長不歇透過山河石壁間要且照
時常寂滅境自虛不須畏終朝照燭無形對談
使任持浮幻身運用都無舌身意師又集大乘
經音義派通海藏去

章敬和尚嗣馬祖在長安師諱懷暉姓謝泉州
同安縣人也有僧持錫到遠師三匝振錫而立
師士是是其僧無對長慶代去和尚佛法心何在

此僧又到南泉遠師三匝振錫而立南泉去不
是不是風力所轉終歸敗壞僧去章敬和尚向
某甲道是和尚因什摩道不是南泉去章敬則
是汝則不是長慶代去和尚是什摩心行問心
法滅時如何師去野人無妨徒勞運斲有人舉
似洞山洞山去雖然如此須親近作家始得僧
去此意如何洞山去須運斲始得僧去向什摩
裏運斲洞山去不到裏師到興善大徹禪師裏
禪師問後什摩裏來師去從天台來禪師去天
台高多少師去自看取雲居進去盡眼看不見
時又作摩生自代去異於世間師報大寂宗教
緇儒奔趨法會自以道響天庭聞于鳳閣元和
初奉徵詔對位排僧錄首座已下聖上顧問僧
首對去僧依夏臘師當時六十夏勅奉遷為座

祖堂卷第十四

十安

手文

雙

肯對聖上言論禪門法教聖顏大悅怒敬殊常
恩澤臨宣住章敬寺大化京都高懸佛日都
城名公義學覽集擊難皆如雲師乃大震雷音
群英首伏投針契意者得意志言元和十三年
戊戌歲十二月二十一日遷化勅謚大覺禪師
大寶光之塔長沙賈島碑銘曰實姓謝稱釋子
名懷暉未詳字家泉州安集里無官品有佛位
始丙申終乙未

祖堂集卷第由

祖堂集卷第十五

江西下卷第二書後第三代法師

卷

西堂和尚嗣馬祖在虎州師諱智藏有一秀才問曰有天堂地獄不師云有又問曰有佛法僧寶不師云有秀才云但問盡言有和尚与摩道莫是錯不師云秀才曾見什摩老宿秀才云昔見徑山和尚師云徑山向秀才作摩生說云說一切愁無師云秀才唯獨一身還別有眷屬不對曰某甲有山妻兼有兩顆血鳥師云徑山和尚還有妻不對曰他徑山和尚真素道人純一無雜師可云徑山和尚内外嚴護理行相稱道一切悉無即得公具足三界凡夫抱妻養兒何種不作是地獄相諱因什摩道一切悉無若似徑山聽公道無秀才礼而懺謝焉馬祖遣師送書到國師處在路逢見天使天使留齋次

因驢啼天使喚頭陀師乃舉頭天使便拍驢示師師却拍天使天使拜又到國師處國師問汝師說什摩法師從東邊過西邊立國師云只者个為當別更有不師又過東邊立國師云這个是馬師底仁者作摩生師云阜个呈似和尚了也師曾燒一僧有一日現身覓命師云汝還死也無對云死也師云汝既死覓命者誰其僧遂不見自外未觀行錄不知終始勅謚宣教禪師元和正真之塔

鵝湖和尚嗣馬大師在信州師諱大義衢州須江縣人也姓徐依生具叔禪律俱通礼大拜於江西一扣秘蹟廓然玄悟契心于洪州應緣次上都孝文皇帝詔入内諮請問道德宗朝麟德殿大進論義有人問心有地曠劫而歸凡夫心

無也剝那而登妙覺師答曰此乃梁武帝言然
心有者是滯有有既有矣安可解脫心無也何
人而登妙覺師以群英十号等有為已迷者終
不復悟等無為已悟者終不却迷於是群英執伏
念曰玄無以比師問諸碩德曰行止偃息畢竟以
何為道有人士知者是道師去不可以識識不
可以智知安得知者是道乎有人去無分別是
道師去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
得無分別是道乎有人去四禪八定是道師去
佛身無為不墮眾數安得四禪八定是道耶大
師之旨一切法是一切法非於無性無像而有
得有喪豈可以一方定趣使為道耶所以不定
之辯違不定之執趣無方之道矣師頌曰
直下識玄旨 羅紋結角是不識玄旨人 徒勞逐所亦

鳴鳴鳥守空池魚從脚下過鷓鴣愁不知有經
論供奉大德對順宗皇帝前問如何是四諦師
指聖人土當今是一諦三諦何在大德對供奉
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立禪師答
曰法師只知有欲界無禪不知有禪界無欲供
奉云禪界無欲如何是禪師以手空中點一下
供奉對皇帝去只這一點法師尚勿奈何師元
和十三年戊戌歲正月二日遷化報齡七十四
勅謚慧覺大師見性之塔國相韋厚制碑文
伏牛和尚嗣馬大師在北京師諱自在未觀寶
錄莫究化緣終始師放少師行脚時頌曰
放汝南行入大津 碧潭深處養金鱗 等閑莫与凡魚伴
直透龍門便出身 小師答曰 魚龍未變志常存
變了還教海氣渾 兩眼不憚觀小水 一心專擬透龍門

十迴下網終難繫，万度垂鈎誓不天。待我一朝鱗甲脩，
解將雲雨灑乾坤。小師便是第二休，牛也師有三
个不歸項。日割愛辭親異俗迷，如雲似鶴更高飛。
五湖四海隨緣去，到處為家一不歸。苦斯勞形守法感，
幸逢知識決玄微。慧燈初照昏衢朗，唯報自來三不歸。
峭壁幽巖往復希，片雲孤月每相依。徑行宴坐閑無事，
樂道逍遙三不歸。

盤山和尚嗣馬大師在北京師諱寶積，未詳姓氏。師有時示衆云：心若無事，万法不生。境絕玄，
撲纖塵，何立道？本無躰，因道而得。名道本無名，
因名而得。号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
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
傳。學者勞形如猿投影，大道無中。復誰前後長
空絕際，何用量之空？既如斯道，豈言哉！心月孤

圓光吞万像，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
是何物？禪德辟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
乃空輪無跡，劍刃非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
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為道。禪德可
學中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高峻。如石合玉，不
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名出家。故導師去法
本無相，尋三際亦復然。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鑠。
難所以古人道靈源，獨耀道本無生。大智非明
真空絕跡，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
增語。禪德切須自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家
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旋機不動，寂念無根。
覲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強大師拈問，福先向
上一路。古人宗學者，徒勞投影。功若道不傳，早
傳了不傳之路。請師通福先。答曰：盤岫高提向

上宗興來諸聖舌無功吾師既問不傳事問當
 何愁不為通問半頭來見四祖時如何師六有
 量之車龍鬼可尋進日見四祖後如何師去脫
 量之機龍鬼難尋進日見後為什摩言為不來
 師答日然在能歌弄線斷一時休師隨遷化時
 謂眾亡道有人迎待吾真摩若有人迎得吾真
 呈似老僧看眾皆將寫真呈似和尚師畫打時
 有一少師音化出來去某甲迎得師真師士呈
 以老僧音化倒行而出師六哉不可着法道
 般底向後去別家打風蕪去也師平生住持軌
 範嚴整異常海內聞名勅謚凝寂大師真際一
 麻谷和尚嗣焉大師在莆州師諱素微未詳姓
 氏師與丹霞遊山見水中魚師以手指丹霞丹
 霞云天然師至明日却問昨日意作摩生丹霞

便作卧勢師曰蒼天蒼天師行脚時到三角三
 角和尚上堂云此事取上眉毛早已三遇過師
 便問承和尚有言此事取上眉毛早已三遇如
 何是此事三角去過也師便擔倒鉢來三角
 和尚便打之問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師便起云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良久其僧却舉似石霜
 此意如何石霜云主人慙慙滯累闍梨拖泥涉水
 益官和尚嗣焉大師在蕪州師諱齊安未詳姓
 氏有法空禪師到問師經中諸義師答了師云
 禪師到來貧道惹未得作主人禪師云請和尚
 作主人師去日已將晚且歸本位安量明日却
 來師明朝令沙弥屈法空禪師禪師應時來師
 呵沙弥云這沙弥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來何
 故屈得守堂人來僧叅師師云汝是阿誰對日

祖堂錄第五

哭

神點

法忻師云我不識汝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佛
師云與我將取那銅瓶來僧取瓶來師云却
送李靈安置僧便送李靈已再來問如何是本
身盧舍那佛師云古佛也過去久矣大中皇帝
潛龍之日曾禮為師甚有對答言論具彰別錄
勅謚悟空禪師接真之塔真塔浩瀚非常北有
汾州南有益官矣

五洩和尚嗣馬祖在越州師諱靈黑姓宣常州
人也師未出家時入京選官去到洪州開元寺
禮拜大師大師問秀才什麼處去士入京選官
去大師云秀才太遠在對云和尚此間還有選
場也無大師云目前嫌什麼秀才云還許選官
也無大師云非但秀才佛亦不著因此欲得投
大師出家大師云尚你剃頭即得若是大事因

緣即不得從此攝受後具戒有一日大師領大
眾出西墻下遊行次忽然野鴨子飛過去大師
問身邊什麼物政上座云野鴨子大師云什麼
靈去對云飛過去大師把政上座耳拽上座作
忍痛聲大師云猶在這裏何曾飛過政上座語
然大悟因此師無好氣便向大師說某甲抱却
這个業次投大師出家今日並無个動情道來
政上座有如是次第乞大師慈悲指亦大師云
若果出家師則老僧若是發明師則別人是你
驢年在我這裏也不得師云若與摩則乞和尚
指亦个宗師大師云此去七百里有一禪師呼為
南岳石頭汝若到彼中必有來由師便碎到石
頭云若一言相契則住若不相契則發去著鞋
履執座具上法堂禮拜一切了侍立石頭云什

摩處來師不在意對云江西來石頭云受業在
什摩處師不極對便拂袖而出纔過門時石頭
便出師一脚在外一脚在內轉頭看石頭便側
掌云從生至死只這个漢更轉頭惱作什摩師
豁然大悟在和尚面前給侍數載呼為五洩和
尚也後有人舉似洞山洞山云登時若不是五
洩大難得承當雖然如此猶涉途在自後長慶
云嶮淨修禪師拈問僧云如長慶尚摩道意作
摩生僧對無自代云恐他認覈錯有人拈問漳南
士人道從生至死只這个漢是和尚如何漳南
云地獄担漳只有人作了也僧云深領和尚尊育
古人因什摩与摩道漳南云只為這般漢僧云
与摩則忘前失後去漳南云頭上不秃肚裏無
毒信云貪看天上月忘却掌中燈漳南便失聲

僧問何物大於天地師云無人識得伊僧云還
可能啄也無師云你試下手看越州觀察使老
人問師依禪住持依律住持師以偈答曰寐寐
不持律酒酒不坐禪儼茶三兩坑意在鑽頭邊
觀察使老人送百柄鑽頭師纔見送來把捧趁
出却云我有一柄鑽頭平生用不盡誰要你送
來專使却來具說前事觀察使送來禮拜問此
个門中終事如何師云你道目前成來多少
時僧云不會師云我此間無你適來問底僧云
豈無和尚接人裏師云待你求則接僧云請和
尚接師云你欠少什摩師元和十三年化緣周
畢澡浴焚香端坐絕床大集僧衆慇懃叮囑囑
累開俞門徒云妙色真常本无生滅法身圓寂
寧有去來二聖同源万靈一轍吾今示滅不假

興衰無強弱須存正念儻逢此命真報我兵
若因違言非吾弟子有人問什摩裏去師云無
靈去僧云某甲何以不見師云非眼所觀洞山
聞舉云作家師正坐墨掌收光一剎那間使歸
圓寂亭齡七十二僧牒三沙門志撰碑文矣
大梅和尚嗣馬大師在明州師注常龕陽人
也荆州玉泉寺受業纔具尸羅學通衆典講大
小李經論多聞辯益辯注虛張覺爽情神遊方
訪道聞江西馬大師誨學師乃直造法筵因一
日問如何是佛馬師云即汝心是師進云如何
保任師云汝善護持又問如何是法師云亦汝
心是又問如何是祖意馬師云即汝心是師進
云祖無意耶馬師云汝但識取汝心無法不偈
師於言下頓領云旨遠杖筇而望雲山引至大

梅山下便有棲心之意乃云小許種粮一入深
幽更不再出後匡益官和尚出世有僧尋柱杖
迷山見其一人草衣結屣居小皮舍見僧先言
不審而言語蹇澁僧窮其由師云見馬大師僧
問吾此多少少年也師云亦不知多少少年只見四
山青了又黃青了又黃如是可計三十餘度僧
問師於馬祖處得何意旨師云即心是佛其僧
問出山路師指隨溪而去其僧到益官處具
陳上事益官云吾憶在江西時曾見一僧問馬
大師佛法祖意馬大師皆言即汝心是自三十
餘年更不知其僧所在莫是此人不遂令數人
教依舊路斫山尋覓如見云馬師近日道非心
非佛其數人依益官教問師云任你非心非佛
我只管即心即佛益官聞而嘆曰西山梅子熟

也汝曹可往彼隨意採摘去如是不足二三年
間衆上數百凡應機接物對答如源因夾山与
定山去大梅山路上行次定山去生死中無佛
則非生死夾山不肯去到大梅山夾山自問此二
生死二人相不肯去到大梅山夾山自問此二
人道阿那个家親師去一親一疎夾山去阿那
个是親師見苦問乃去且去明日来夾山明日
来問昨日未蒙和尚垂慈未審阿那个是親師
去問者不親親者不問有人問益官如何是西
来意官去西来無意僧舉似師師去不可一个
棺裏着两个死屍師臨頓世時魁鼠叫師告衆
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護持吾今逝矣
師言已掩室来辰化矣括州刺史江勣撰碑文
永泰和尚嗣馬大師師諱瑞姓普衡陽人也

年十一出家於南嶽年十八為沙門問津於大
寂嘿領心要年二十四進具於雙峯寺却歸大
寂法會貞元一年丙寅歲遊青州州牧張胤請
止龍興寺元和中青州人大飢人多殍仆師脇
不至席視人如傷乃率富屋俾行檀度繇是聲
名給孤菟垂桑下師左臂有肉環卧常右脇片
背日寔人天師也後尚言薛平侍以為師凡二
十三年大化青社故号青州和尚馬及遊襄陽
廡使牛元翼礼重日入中師子玉也請止感通
寺又至荆渚僕射王潛請住永泰寺布金闡道
大展化度大和三年戊子歲六月三日頓世春
秋六十九荼毗得舍利五千餘粒塔于鄆東劉
軻刻碑文勅謚道鏡禪師寶真之塔
東寺和尚嗣馬大師在潭州師諱如會韶州始

興曲江縣人也大曆八年止國一禪師門下後
歸大蘇衆皆仰德臻湊如林搗為之折時標折
床會也後止長沙東寺大播洪規會吳寂禪師
去世常病好事者錄其語本不能遺荃領意認
即心即佛外無別說曾不師於先近只徇影跡
且佛於何住而日即心心如畫師貶佛慈悲遂
習于言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初去遠矣介方刻舟
時号東寺為禪窟承相崔公胤高其風韻躬問
師日師以何得師日見性為得公云師見性不
師日見性師當時方病眼相公譏日既言見性
其眼奈何師云見性非眼眼病何害相公喜而
礼拜更与師到佛殿見雀兒在佛頭上放糞相
公問者个雀兒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有相公云
既有為什摩向佛頭上屙云他若無因什摩

不向鷄子頭上屙相公從以礼拜為師自後長
慶間云嶮師問南泉近離什摩處對日近離江
西師云還將得馬大師真來不對云將得來師
云將來則呈似老僧看對云只這个是師云背
後底南泉登時休後長慶云和尚太似不知保
福代云道不到和尚此間師問仰山離什摩處
對日離廣南師日見說廣南有鎮海明珠還是
也無對日是也師云此珠作摩生對日自月則
隱黑月則現師云還將得此珠來也無對云將
得來師云若將來則呈似老僧看對云昨日到
嵩山嵩山和尚就某甲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
師一跳撫背云真師子見真師子兒又云慙愧
慙愧老僧不知為山汝便是嵩山弟子也仰山
受戒後再到相見纔入法堂師便云已相見了

也不用更上未對去與摩相見莫不當摩師便
入法堂開却門仰山後舉似禪山瀉山去子是
什摩心行師長慶癸卯歲終春秋八十時井泉洞
異香馥郁塔于城南故廡使李公鞠盡毀近城
塔唯留師塔筆書曰獨留此塔以別賢愚劉朝
撰碑文矣

鄧隱峯和尚詞馬大師漳州郡武縣人也因南
泉亦衆曰銅瓶是境瓶中有水我要水不得動
境將水來師便將瓶到南泉前寫出水師曰行
至五臺山金剛窻前創立而逝衆妨聖壺擬易
窻茶毗竟其能動先有親妹出家為尼在彼及
諸其兄行跡遂近前可去師兄乎生為人不知
法律死後亦不能徇於世情以手推倒衆攬聞
推塔于北臺之頂平生在此唯留一偈曰

獨絃琴子為君彈
松栢長青不寒
金鑪相和性自別
任向君前試取者

歸宗和尚詞馬大師在江州廬山師諱智常未
詳姓氏師又與南泉同道神彩奇異時人猜之
合有一人之分師遂以藥熏其眼今赤時人只
為赤眼歸宗和尚馬白舍人為江州刺史頗甚
殷敬舍人參師師涅壁次師迴首去君子儒小
人儒白舍人去君子儒師以涅鎗敲泥板待師
以涅挑挑泥迷向師師便接了去莫是俊機白
侍郎以不對去不敢師去只有送涅之分有李
万卷白侍郎相引禮謁大師李万卷問師教中
有言須弥納芥子芥子納須弥須弥納芥子時
人不疑芥子納須弥莫成妄語不師却問於國
家何藝出身抗聲對去和尚豈不知弟子万卷

祖堂卷第十

六十一

出身師云公因何誑勅云云何誑勅師云公
曰大身君子長大乃卷何處安著李公言下禮
謝而事師焉乃卷讚曰出廓送錢嫌不要手提
笠向廬山昔日曾聞青霄鶴更有青霄鶴不如
師偈曰
歸宗事理絕 曰輪正當午 自在如師子 不与物依
獨出四山頂 優遊三大路 吹嗟飛禽墮 頓喫眾獸怖
機豎筌易及 影沒手難覆 施張如工伎 剪截成尺度
巧鑊方盤名 歸宗還似土 語密音聲絕 理妙言難措
弄箇耳還聾 取箇眼還瞽 一鏃破三關 分明前後路
何恰个丈夫 先天為心祖 師有時拈起帽子 問
會摩對曰不會師曰其怪老僧頭風不下帽子
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云無人能會信云向者
如何師云有向則乖僧云無向者如何師云誰
求玄旨其僧于時無語師云去無子用功處僧

云豈無方便門今學人得入師曰有僧云如何
是方便門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僧云
如何是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師敲鼎蓋三
下却問子還聞摩云聞我為什摩不聞僧對師
打之李乃卷問大藏教明得个什摩邊事師豎
起拳却問汝還會摩李公對云不會師云者李
公拳頭也不識李公云某甲不會請和尚指示
師云過人則途中授與不遇人則世諦流布師
為眾曰吾今合說禪諸子愍近前來大眾盡近
前師云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弘誓深如海
應劫不思議待多千億佛發大清淨願師又問
阿那个是觀音行師却彈指一下問諸人還聞
摩眾皆云聞師云者一隊漢向這裏覓什摩趁
也了呵呵大笑師入園中見一採菜藍圓相裏

却謂衆口輒不得損著者。衆僧更不敢動著。師于時却未見菜株猶在便把杖趁打呵去者。一隊僕無一个有智慧。師問僧從什摩處來對云某處來。師去還將得那个來不對云將得來。師云在什摩處。僧以手從頂上擎出呈似師。師舉手抱向後僧。對師云者野狐兒。師刻草次有一座主來相看忽見一條虵。師便鐸斷座主云。又嚮歸宗元來只是虛行沙門。後有人舉問長慶歸宗。鐸虵意作摩。生長慶云錯。明真舉似瑠。慶主慶主云把將性命來。明真不肯。石門代云。專甲在慶中只是壁柴種菜。時有江州東林寺長講維摩經并筆論。座主神律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乃蹶起一脚。示他座主云。真無礼。師云不無礼。三个現在座主一任揀取。座主不會。遂

量狀於江州陳論刺史李石卷李公判云。伏以三乘至教一藏嚴持。所載文詞唯窮佛性事能。幽現理實通玄統。三教之根源作群迷之依仰。既有詳親。弃俗被褐。講經有明文。疏無不盡。自是智辯不到。謬判三身體解不圓。濫轉八識。將智辯智狂用功夫。將文執文。豈非大錯。況師乃深窮肇論。洞達維摩。肇有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鷲鷲黃花無非般若。若大士有菩提是障。能障諸願。此之兩教。既非謬詞。且師辯菩提之路。尚未分明。鷲鷲黃花爭能見性。如斯之見。何用講經高座。宣揚欺他。中下何不自玄究竟。擅馳愚駘。抱垢問禪。發言不諦。尋宿毒念。觸目相呈。理既共通。何不自會。只如三个何異。法身師鑒了。能略無般。若何不頓。惺便見無生。假相菩提空。

有名字信有法身只共一源改換形儀凡心自
亂真心了了無字無名見性惺惺何言何說如
師只問菩提之要將言對敵埽沒達摩來蹤若
領辯黑為宗維摩一生受屈師豈不見警有四
不遷之義坐有六不空之談乃而觸目之義不
于智慧不遷之理永在恆沙躰似瑠璃色如碎
琢隨其大小好醜何安即色即空將何言對奇
哉空門弟子不會色空却量狀詞投公斷理只
如儒教尚有不出戶而知一切事不窺窓而知
天下明知之為知知之不知為知俱歸智也辯
智之義尚以如斯學佛之人何迷佛性見師之
真舉意昂藏將為業蘊無生道弘大覺及乎動
用全是凡情詞狀但有誹謗之言出口全乖聲
聞之行再三奉勸且自思惟知識不屈於學徒

真如豈隨於言句真見無係其像分明實聽無
聲其聲不絕洞達如之莫非一切師之不肯再
把狀未忽以公窮必無好事聊申一判略表玄
歎不出詞鋒安能辯正但執此判將歸寺中集
衆聲鍾誦諦真實女若不信再將狀來若也定
實便自禮佛一百拜仍更具威儀往彼禮問知
識違憾悔衆罪如霜露慧日忽頓消前罪去報
慈拈問僧作摩生道則得不屈得古人僧對去
這个僧將狀出去報慈去據个什摩道理對去
若是別人大家與解
汾州和尚嗣馬大師師諱無業姓杜高州上洛
人也初母李氏忽聞空中有言日寄住得不已
而方娠誕生之夕異光滿室及至成童不為見
戲行必直視坐則跏趺商之緇徒見皆驚

祖師卷之三

一七

無上法器也。連今出家紹隆三寶九歲。啓父母
依商州開元寺志本禪師。禪師授以金剛法華
維摩涅槃等經一覽無遺。年十二剃落。具戒於
襄州幽律師稟四分律疏。一夏肆習。便能敷演
長講。花嚴涅槃等經。時謂生聳不泯。琳遠再興
後聞洪州馬師禪門。上首持往。瞻禮師身。逾
六尺。屹若立山。馬大師一見異之。曰。巍巍佛堂
其中無佛。師禮而問曰。三乘至教。粗亦研窮。常
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伏願指示。馬大師
曰。汝所不了。心即是。更無別物。不了時。即是
迷了時。即是悟迷。即是衆生。悟即是佛。道不離
衆生。別更有佛也。亦如手作拳。拳作手也。師言
下豁然。大悟涕淚悲泣。白馬大師言。李將謂佛
道長遠。勤苦曠劫。方始得成。今日始知法身實

相。本自具足。一切方法。後心化生。但育名字。無
有實者。馬大師云。如是如是。一切心性不生不
滅。一切諸法。本自空寂。是故經云。諸法從本未
常自寂滅相。又云。畢竟空寂。舍又云。諸法空為
坐。此則諸佛如來。住無所住。處若如是。知即是
住。空。舍坐法空。座舉足下。足不離道場。言下
便了。更無漸次。所謂不動。而登涅槃山。大師
直造寶所。不接化城。於元和皇帝御宇三年。兩
度詔請。師辭病不赴。至禔宗即位。重降旨。使曰。
此度聖恩。不並常時。師笑去。貧道有何德。累煩
聖主。行則行矣。道途恐殊。乃作行次。剝薪沐浴。
至中夜。告徒弟等云。女寺見聞。覺知之性。與虛空
同壽。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
無有實者。是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

言已跣趺奄然而化長慶三年癸丑歲十二月
二十一日茶毗塔于城西勅誥大遠禪師澄源
之塔汾州刺史揚瓚撰碑文

大同和尚嗣馬大師師諱廣澄未觀行錄不決
化緣終始問如何是玄師云返去如何是玄中
又玄師云不返去

金牛和尚嗣馬大師師尋常自作飯供養衆僧
將飯來堂前了乃撫掌作舞大笑去菩薩子與
飯來後有僧舉問長慶古人撫掌大笑意作摩
生長慶云太似回齋慶讚僧問洞山撫掌大笑
是奴兒婢子不洞山云是僧云向上事請師直
指洞山云惹未曾見你問在僧云只今現問洞
山云吽這奴兒婢子

龜洋和尚嗣馬大師師諱無了俗姓沈崑田縣

壹公宛塘人也七歲出家君挈白之重院遠觀
院之如家十八落騷清源靈泉寺受具好遊山
水院之北攜株而無任師乃振錫而行過六昧
巨龜須臾而失乃結庵居有一廬被虎逐來師
以杖約住其虎後号龜洋也續有一僧近從鍾
陵至舉馬大師意旨師曰吾得馬大師之旨臨
遷化時垂訓有偈曰八十年来辯東西如今不要白
頭云非長非短非大小 還與諸人性相同 无來無去
無住了却本來自性空 偈畢儼然而寤塔于心堂
後二十載塔下有水淹漫乃發看見師全身水
中而淨闍王聞之將輦取於府廡供養擬造塔
安箇士庶瞻敬師放氣闍府皆聞闍王乃焚香
啓告如若却復故山乞收氣師乃放香氣闍廓
皆瞻禮當時厚宣什物仍安存現在本塔

陳禪師同師諱慧忠仙遊縣人也俗姓陳九歲

詣龜洋庵出家剃髮後便遊方遇庵和尚問離

自何方師去六時舉庵還具六通不師去思非重

瞳便復故山遇會昌沙汰避而幾乎五六年後

宣宗中與師曰古之有言上昇道士不受錄成

佛沙粒不具遂遂而不粒不字而禪珠此山門

人葬于沈潭師空東隅二百步士流皆六益洋

二真至今香燈不絕祈禱靈應不少亦是黃瑄

先蓋製碑文

黑調和尚謂馬大師在洛京問如何是寮室師

去截了脚街如何是寮室中人師以手握骨

閉魔叢和尚謂馬大師師帶提叔子去見僧卷

暮項便叔去都亦魔魅教身出空都亦魔魅教

徐受或都亦魔魅教亦行功道符亦叔下死道

不得亦叔下死達道連道其即便打趁出

龐居士同師諱士生自衡陽自謂馬大師

不与方法為口者是什麼人馬師去待居士一

口及盡西江味我則為你說居士便大悟便去

潭頭借筆現道偈曰十方同一會各各學無為

共是應佛靈心空及第歸而乃駐泊承承一二裁

間遂不變儒形心雖像外痕情而行符真趣渾

跡而卓越人間寔玄學之儒流乃在家之菩薩

初往襄陽東巖後居郭西小舍唯將一女扶侍

製造竹漉籬每令女市貨以遺日給平生樂道

偈頌可近三百餘首廣行於世皆以言符正理

句聞玄猷為儒產之珠金乃緇流之鑿寶略陳

一二餘不盡書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

亦不皆無亦不居不是賢聖了事凡夫又偈曰

檀堂卷第五

終

看經須解義 解義始修行 若沒了義教 野入涅槃城
 如去不解法 多見不如青 綴之廣占地 心牛不肯耕
 田田皆是草 稍從何處生 又偈曰 身復易即此五
 蘊有真智 十下世界一乘同 無相法身豈有二 若捨
 煩惱豈甚提 不知何方有佛地 又偈曰 無念無味亦施
 無癡昧坐禪 無真際持戒 無念味之緣 盡現凡大事
 夜來安樂眠 冥時向大坐 大定本無煙 不怕黑暗女
 不求功德天 任運生方便 皆同般若舟 若能如是學
 功德實無邊 又偈曰 此人雖龐老 龐老不嫌他
 開門待知識 知識不來過 一丸療方病 不假藥方多
 又偈曰 心若如神自虛 不服藥病自除 病既除
 自見蓮華 如意珠無勞 爭真顯 智者觀財色

了知如幻 虛空安支身命 相勸學 如如時至 移
 庵去無物可盈餘 又偈曰 貪嗔不肯捨 徒勞誇耀
 看方不服藥 病從何處除 取空空是色 取色色無常
 色空非我有 端坐見家鄉 又偈曰 人有一卷經
 無詞復無名 無人能轉讀 有我不能聽 如能轉讀得
 入理契無生 非論菩薩道 佛亦不與成 居士臨還
 化時 令女備湯水 沐浴著衣 於床端 然跌坐 付
 器女已告曰 休看 曰 午則報來 女依言看 已報
 去日當已 午而日 鉢陽精居士 去豈有任摩事 遂
 起來 自看其女 尋則擣床 端然而化 父迴身之
 去後 哉 吾說之 在前行之 在後 三 此居士 階七
 日而歿矣

祖堂集卷第五

十五

祖堂集卷第六

江西下卷第三十三卷第三代法孫

尚泉和尚嗣馬大師在池州師諱普願姓王新
鄭人也母孕之時不喜葷血至德二年投密縣
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後參大守密掌靈符池
陽宣城廩使陸亶請下礼事大和真教師每上
堂云近日禪師太多生覓一个癡鈍底不可得
阿你諸人莫錯用心欲躰此事直須向佛未出
世已前都無一切名字密用潛通無人覺知與
摩時躰得方有小分相應所以道祖佛不知有
狸奴白牯却知有何以如此他却無如許多般
情見所以喚作如如是變也直須向異類中
行以如五祖大師下有五百九十九人盡會佛
法中有盧行者一人不會佛法他只會道直至
諸佛出世來只教人會道不為別事江西和尚

說卽心卽佛且是一時間語是止向外馳求病
空拳黃葉止帝之詞所以言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如今多有人喚心作佛認智為道見聞覺
知言云是佛若如是者演若達多將頭覓頭設
使認得亦不是汝本來佛若言卽心卽佛如兔
馬有角若言非心非佛如牛羊無角你心若是
佛不用卽他你心若不是佛亦不用非他有無
相形如何是道所以若認心是道不是佛若認
智是道不是道大道無影真理無對等空不動
非生死派三世不攝非去來今故明暗自去來
虛空不動挂万像自去來明鏡何曾鑒阿你今
時盡說我修行作佛且作摩生修行但識取無
量劫來不變異性是真修行有人拈問三世諸
佛為什摩不知有師云爭肯你南進日狸奴

白牯為什摩却知有師去似他即會師又時謂
衆曰會即便會去不會即王老師罪過師初住
庵時有一僧到師向僧云某甲入山去一餉時
為某送茶餅來其僧應答其僧待師去後打破
家具殺却火長伸瞎睡師小時歸見僧睡師向
他身邊伴睡其僧便起發去師後住得數年謂
衆曰我初住庵時有个靈利僧如今却不見師
問僧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對云有師六是
阿誰對曰良欽師曰居何國土僧對曹山代云
若与摩不是良欽報慈代云若与摩則自出來
相訪長沙代云居常寂光土師有時云我行脚
時有一个老宿教某甲道返本還源意禍事也
我十八上解作活計三乘十二个教回我所
如今我向三乘十二个教且不是所以解修行

底人不落日果不解修行底人落他日果陸亘
大夫問弟子徒六合來彼中還有專甲身也無
師云分明記取已後舉似作家千頃寺院主到
師問汝和尚在日如許多債負教什摩人還院
主對師代云教和尚一時還却道吾代云把將
來石霜代云他無入天憊什摩債負師欲順世
時向第一座云百年後第一不得向王老師頭
上污第一座對云終不敢造次師云或有人問
王老師什摩處去也作摩生向他道對云歸本
處去師云早是向我頭上污了也却問和尚百
年後向什摩處去師云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
水牯牛去第一座云某甲隨和尚去還許也無
師云你若隨我銜一莖草來僧問道遙如何是
一頭水牯牛道遙云一身無兩後道曰如何是

銜一莖草未逍遙云新舊添不得僧云還許學人承當也無逍遙云你若承當銜鐵負鞍又僧問曹山只如水牯牛成得个什摩邊事曹山云只是飲水喫草底漢僧云此莫便是沙門邊事也無曹山云此是沙門行李家不是沙門邊事僧云如何是沙門邊事曹山云不見有祖佛進日如何是沙門行李家曹山云常在塵中又問如何是沙門相曹山云盡眼看不見僧云還被搭也無曹山云若被搭則不是沙門相如何是沙門行李家曹山云頭上戴角身上被毛僧云此人得什摩人力曹山云終日得他力只是行不住僧云此人以何為貴曹山云頭上不戴角身上不被毛又問沙門行与行李家是一是二曹山云亦一亦二如何是一曹山云殺佛殺祖

如何是二曹山云被毛戴角又問從凡入聖則不問從聖入凡時如何曹山云成得个一頭水牯牛如何是水牯牛曹山云朦朦腫腫地僧云此意如何曹山云但念水草餘無所知僧云成得个什摩邊事曹山云只是逢水喫水逢草喫草又問如何是一頭水牯牛曹山云不證聖果如何是銜一莖草未曹山云毛羽相似師又時拈起毬子問僧那个何似這個對去不似師云你什摩家見那个便道不似對去若約某甲見家和尚亦須放下手中物師云許你具一隻眼洞山代去若見則似他去師行脚次問村路此路到什摩家村公對去脚下底是什摩師云到岳不村公如許多時又覓在師云有茶不對去有師云覓一瓌茶得不對云覓則不得但來師

亦眾曰王老師要賣身阿誰買僧對云某甲要買師云他不作賤亦不作貴你作摩生買僧對無安國代云与摩則駕專曰去也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云昨夜三更夫却牛天明夫却火作摩生是夫却牛師云未問已前會承作摩生是夫却大師云但知就人免取問祖祖相傳合傳何法師云二三四五師問陸亘太夫十二時中作摩生對云寸絲不掛師云堪作什摩夫云什摩家有過師云還聞道有道之君不納有智之且問牛頭未見四祖百鳥銜花供養時如何師云只為步步踏佛塔見後為什摩不来師云直饒不来猶較王老師一線道在師与歸宗同行二十年行脚煎茶次師問從前記持高量語句已知難此後有人問畢竟事作摩生歸宗云這

一片田地好个卓庵師云卓庵則且置畢竟事作摩生歸宗把茶銚而去師云某甲未與茶在歸宗云作這个語話滴水也消不得有人問和尚住此間来還見作家也無師云作家則不見两个石牛闖入海直至如今不得迴有人拈問龍花只如南泉与摩道意作摩生龍花云誰敢向這裏出頭師持錫到韶州刺史問十二種頭隨和出是第幾種師乃振錫一下刺史再問師云大鈍生師敲繩床謂眾云大衆共他語話對去却請和尚共他語話師云我不共他語話僧云為什摩不共他語話師云不諱共他語話恐他不解語師又時日若是文殊普賢昨夜三更各打二十棒趁出院了也趙州對云和尚合與名曰禪師云王老師有什摩罪過趙州禮拜出

板堂卷第十六 第四文

號

去師謂趙州云江西馬大師道即心即佛老僧這裏則不与摩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与摩道還有過也無趙州禮拜出去趙州在樓上打水師從下過趙州以手攀欄縣脚云乞師相救師踏道上云一二三四五趙州云謝師指示南泉山下有僧住庵有人向他道此間有南泉近日出世何不往彼中禮拜去庵僧云任你千聖現我終不疑得有僧舉似師師令趙州看他趙州到庵便禮拜起來從東邊過西邊立從西邊過東邊立此僧惣不動趙州又拔破簾其僧亦不動趙州歸舉似師師云我從來疑他師問黃蘗笠子太小生黃蘗云雖然小三千大千世界惣在裏許師云王老师你黃蘗無對後有人舉似長慶長慶代云欺敵者立保福代日泊不到和

尚此間有人問日三身中阿那个最尊師云三隻投子擲下失却一个首僧問古人道摩丘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叔得如何是如來藏師云王老师共你与摩來去是藏進口不來不去時如何師云亦是藏如何是珠師喚僧僧應若師云去你不會有人到歸宗歸宗問從什麼處來對云從南泉來歸宗云有什麼佛法因緣對云和尚上堂告衆日夫沙門者須行畜生行若不行畜生無有是處歸宗沉吟底僧便問只如南泉意如何歸宗云雖然畜生行不受畜生報其僧却歸舉似師師云實与摩道摩僧云實也師云孟八郎又与摩去趙州問知有底人向什麼處休歇去師云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趙州云謝和尚指示問如何是菩薩意百師云黑如

漆僧云眠在何處師云明如日僧時問學人
 到山下有人問著和尚近日如何作摩生師對
師云但向他道解相撲僧云作摩生相撲
師答云一拍雙派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摩
處云如今已生也鼻孔在什摩處為山別云則
 今阿那人是鼻孔有僧在師身邊又手立師云
 太俗主僧又合掌師云太僧生僧對問十二時
 中以何為境師云何不問王老師僧云問了也
師云還曾与你為境摩師見院主遂喚院主便
 近前叉手而立師云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為母
 說法優填王思佛故教目連神通三轉攝運人
 往彼處得三十一相唯有梵音相師不得院主
 便問如何是梵音相師云賺殺人僧見雀兒啄
 生問師為什摩得与摩忙師便脫鞋打地一下

僧云和尚打地作什摩師云趁雀兒師問院主
 忽有人問王老師什摩處去你作摩生道院主
對盲山代云但道作摩踈山代云待有去處則
 向和尚道問如何是涅槃師云清猶清急猶急
 浮沙何處停僧拈問如何是清猶清師云混他
 一點不得如何是急猶急師云轉目者不見如
 何是浮沙何處停師云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
 師問黃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黃蘗
 云不依一物師云莫便是長老家風也無蘗云
 不敢師云漿水錢則且置草鞋錢教向誰還師
 又問長老什摩年中受戒蘗云威音王佛同時
 受戒師云威音王佛是我兒孫黃蘗却問和尚
 什摩年中受戒師云這後生莫礼黃蘗對師又
 問白銀為地黃金為壁此是什摩人若止處蘗

云聖人居止叢師日更有一人居什摩叢藥云
我則道不得師云王老師却道得藥云便請道
師云王老師罪過師共歸宗行次歸宗走行師
落後忽見大蟲草裏出師怕不敢行便喚歸宗
歸宗轉來一喝大蟲便入草師問師兄見大蟲
似个什摩歸宗云相似苗兒師云与王老師猶
較一線道歸宗却問師第見大蟲似个什摩師
云相似大蟲道吾到南泉師問曰閣梨名什摩
道吾對云圓智師云智不到叢作摩生道吾對
云切忌說著師問曰灼然說著則頭角生也却
後三五日間道吾与雲岳相共在僧堂前把針
師行遊次見道吾依前問著閣梨前日道智不
到叢切忌說著說著則頭角生也如今合作摩
生行李道吾便抽身起却入僧堂內待師過後

却出來雲岳問道吾和尚適來問何不袒對道
吾大師兄得与摩靈利雲岳却上和尚叢問道
來和尚問智師弟这个因緣合作摩生極對師
云他却是異類中行雲岳云作摩生是異類中
事師云豈不見道智不到叢切忌說著說著則
頭角生喚作如如早是變直須向異類中行雲
岳亦不先隨道吾念言他与藥山有因緣矣便
却共他去藥山藥山問閣梨到何處來岳云此
迴去到南泉來藥山云南泉近日有什摩方便
亦論學徒雲岳舉似前話藥山云汝還會他這
个時節也無雲岳云某甲雖在他彼中只為是
不會他这个時節便特歸來藥山大喚雲岳便
問作摩生是異類中行藥山云我今日困汝且
去別時來岳云某甲特為此辜歸來乞和尚慈

悲藥山云聞梨且去當管今日身躰痛別時却惹
雲蟲禮拜了便出去道吾在方丈外立聽聞他
不領覽不覺知咬舌得血却後去問師兄去和
尚家問因緣和尚道个什摩蟲去和尚並不為
某甲說道吾當時伍頭不作聲在後各在別家
住至臨遷化時見洞山密師伯來道吾向師伯
說雲蟲不知有這一則事我當初在藥山時悔
不向他說雖然如此不違於藥山之子道吾却
為師伯子細說此事師問僧什摩家去對云山
下去師云第一不得謾王老僧對云終不敢謾
和尚師遂將瓶噴水去是少僧對無師代云非
師本有又云非和尚境界保指代云和尚畱他
一斛米失却半年糧師問黃葉去什摩家對云
擇菜去師云將什摩擇黃葉堅起刀子師云只

解作客不解作主自代去更覓則不得有僧拈
問長慶与古人作主如何道長慶便吐之僧拈
問頰德南泉見黃葉去什摩家意旨如何頰德
云也是黃葉招致得僧去只如黃葉後与摩極
對南泉還得也無德去且自付則得僧去只如
對南泉作摩生道德云汝作南泉來僧去將什
摩擇德汝下刀師有一日法堂上坐忽然喝一
聲侍者驚訝上和尚家看並無人大師日汝去
涅槃堂裏看有一僧死也無侍者到於半路逢
見涅槃堂主者納衣走上來侍者云和尚教尊
甲看涅槃堂裏有一人死也無堂主對日適來
有一僧遷化持來報和尚兩人共去向和尚說
停騰之間更有一人來報和尚去適來遷化僧
却来也和尚問其僧病僧道什摩其僧云要見

和尚師便下涅槃堂裏問病僧適來什摩處去
來病僧云寓中云來師曰作摩生僧云行得百
里地脚手盡痛行不得又渴水忽然有玉女喚
入大樓臺閣上某甲行乏辛苦欲得上樓閣始
上次傍有一个老和尚喝某甲不許上纔聞喝
聲則便驚訝抽身仰倒今日再得見和尚也師
鳴噴大可謂好樓閣若不遇老僧泊入火客屋
裏造猪從此後其僧修福作利益日夜不停直
到手指三分只有一分底年到七十後坐化而
去也呼為南泉道者也有一日其道者提籃子
摘梨盛籃次師問籃裏底是什摩道者便覆却
籃子僧拈問龍花云知道者覆却籃子意旨如
何龍花云闍梨舉不圓有講經論大德來參師
師問教中以何為躰對云如如為躰師云以何

為極則對云法身為極則師云實也無對云實
也師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也作摩生是躰大德
無對因此索上堂云今時學士類尚辯不得豈得
類中異類中異尚 弁不得作摩生辯得異中
異喚作如如早是變也直須向異類中行趙州
和尚上堂舉者个因緣云这个是先師勘萊莫
師兄因緣也有人便問如何是異中異趙州云
直得不被毛不戴角又勿支彼師大和八年甲
寅歲十二月二十五日遷化春秋八十七僧夏
五十九矣劉軻撰碑銘矣淨修禪師讚日出世
南泉為大因緣猫牛委有佛祖寧傳高提線道
吳却言詮趙州入室其誰踵焉

為山和尚嗣百丈在潭州師諱靈祐福州長溪
縣人也姓趙師小乘略覽大乘精閱年二十三

乃一日歎曰諸佛至論雖則妙理淵深畢竟終
未是吾接神之地於是杖錫天台禮智者遺跡
有數僧相隨至唐興路上遇一逸士向前執師
手大笑而言余生有緣老而益光逢禪則止過
憐則住逸士者便是寒山子也至國清寺拾得
唯喜重於師一人主者可貴備黨拾得曰此是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不同常矣自介尋遊江西
禮百丈一湊玄席更不他遊師有時謂衆曰是
你諸人只得大識不得大用有一上座在山下
住仰山自下來問和尚與摩道意作摩生上座
云更舉看仰山舉未了被上座踏倒却歸來舉
似師師咩咩而笑師與仰山語話及師云只聞
汝聲不見子身出來要見仰山便把茶樹搖對
師云只得其用不得其躰仰山却問某甲則任

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躰未
得其用師云子與摩道放你二十捧師問道吾
見火不吾云見師云見從何起道吾云除却行
住坐卧更請一問有僧禮拜師師作起勢僧云
請和尚不起師云未曾坐不要禮僧云某甲未
曾禮師云何故無禮師臨遷化時亦衆曰老僧
死後去山下作一頭水牯牛脇上書兩行字云
為山僧某甲與摩時喚作水牯牛喚作為山
僧某甲若美作為山僧又是一頭水牯牛若
喚作水牯牛又是為山僧某甲汝諸人作摩
生後有人舉似雲居雲居云師無異号曹山代
云喚作水牯牛師有時與仰山淨瓶仰山纔接
師乃縮手云是什摩仰山云和尚見什摩師云
你若任摩回何更就我覓仰山云雖然如此人

義遠中與和尚提執掣水亦是本師過淨瓶
與仰山又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太好燈籠山
云真只這個便是也無師云這個是什摩仰山
云太好燈籠師云果然不見師與仰山行次師
指枯樹子云前頭是什摩仰山云只是個枯樹
子師指背後捺田云這個公向後亦有五百
衆隱峯到為山於上座頭放下衣鉢師聞師叔
來先具威儀來相看隱峯見師來便倒伴睡師
歸法堂隱峯便發去師問侍者師杖在摩對云
去也師云師叔去時道什摩對云無語師云真
道無語其聲如雷德山行脚時到為山具三衣
上法堂前東觀西觀了便發去侍者報和尚云
適來新到不叅和尚便發去師云我早个相見
了也師令侍者喚第一座第一座來師云我喚

第一座于闍梨什摩事曹山代云和尚若教侍
者喚但恐不來師問雲岳承你又在藥山是不
對云是師云藥山大人相如何對云涅槃後有
師云如何是涅槃後有對云水洒不著雲岳却
問百丈大人相如何師云魏魏堂堂煒煒煌煌
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你下紫雲
馮山提物問仰山正與摩時作摩生仰山云和
尚還見摩馮山不肯却教仰山問心與摩時作
摩生師云正與摩時亦無作摩生師却云與摩
道亦不得從此而休隔數年後仰山有語舉似
師云切忌教素著師聞云停因長智仰山在馮
山時看牛次第一座云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
仰山與第一座便舉前話問適來道百億毛頭
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云是仰山云毛前現

毛後現上座云現時不說前後仰山便出去師云師子鬻折也洞山問和尚在此間住有什摩學禪契會底人師云某甲初住此山有一人是石頭之孫蘂山之子仰山從田中歸師云田中有多少人仰山遂拈下鎌子叉手而立師云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茆有人問順德只如瀉山道南山大有人刈茆意作摩生順德云狗齧菽書諸巨避路師問雲岳尋常道什摩對云某甲父母所生口道不得僧問某甲欲奉師去時如何師云向他道直須絕漆漏去始得似他僧云還得不違於尊旨也無師云向他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裏雲岳到瀉山瀉山泥壁次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時作摩生雲岳對舉似道吾道吾便去到瀉山師便置前問問末了道

吾便奔云樹倒藤枯時作摩生師不對便入房丈師向仰山云寮閣梨直須學禪云仰山便吟作摩生學師云單刀直入僧拈問石門只如瀉山與摩道意作摩生石門便顧示有京中大師到瀉山叅和尚後對坐喫茶次置問當院有多人師云有千六百人大師云千六百人中幾人得似和尚師云大師與摩問作什摩大師云要知和尚師云於中也有潛龍亦有現人大師便問衆僧三界為鼓須拈為槌什摩人擊此鼓仰山云誰擊你破鼓大師搜覓破處不得因此被納學禪有人拈問報慈什摩處是破處報慈云什摩年中向你與摩道僧云畢竟作摩生報慈便打一下師與仰山遊山一窻坐老鷄銜红柿子來放師面前師以手拈來分破一片與

仰山仰山不受去此是和尚感得底物師云雖然如此理通同規仰山危手接得了便禮謝與師住化四十二年現揚宗教自大中七年癸酉歲示化春秋八十三僧夏六十四勅謚大圓禪師清淨之塔

黃蘗和尚嗣百丈在高安縣師諱希運福州閩縣人也自少於黃蘗寺出家身長七尺額有肉珠閑闔天生不拘小節初與二三時流遊天台山在途偶接一僧與師同道言笑便同囊故道到溪澗遇時水汎漲遂阻步而暫息其僧頻催師而共渡師不疑之去要渡但自渡其僧殺衣躡波而渡至彼岸已迴顧招手令師渡馬師乃呵云這賊漢悔不預知若知則便打折脚其僧嘆曰大無器者哉吾輩不及也言已忽然而隱

後遊上都回行分衛而造一門去家常屏後有老女云和尚太無狀生師聞其言異採而拔之去鉢猶未得何寶無狀女云只這个豈不是無狀師聞駐而微笑阿婆觀師容儀堂堂特異常僧遂命入內供以齋食畢詢問參學行止師不能隱竭露見知阿婆提以再舉微開師則玄門頓而蕩豁師重致言謝擬欲師承阿婆曰吾是五障之身故非法器吾聞江西有百丈大師禪林郢匠特秀群峯師可詣彼參承所貴他日為人天師法不輕未耳後人傳說此婆少年曾參見忠國師也師遂依言而造百丈礼而問從上相承之事和尚如何指示於人百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百丈云我本將謂汝是一個人遂起入丈室欲掩其戶師云

某甲 来只要这个印信是矣。大迴言若然者
他後不得辜負於吾師。遂駐泊延於時。歲後居
黃蘗山。玄徒覽法。鼓震於寰中。緇素奔風。智
炬揚于海內。高安縣。今見已方。乃稽首。低伏而
有詩讚曰。曾傳達士心中印。額有圓珠七尺身。
掛錫十年。棲蜀水。淨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
隨高步。方劫香花結。膝目顛欲事師為弟子。不
知將法付何人。僧問如何。是西来意。師打之。師
謂衆曰。是你諸人。患顛那。作摩把棒。一時趁出。
云。盡是一隊。與酒糟漢。与摩行脚。袋裏人去。兄
弟。其只見八百一十人。裏去。那裏不可。只箇熱
鬧。這个老漢。行脚時。或遇著草根。下有。个老漢。
便從頂顛上。啄一下。錐看他。若識痛痒。便將布
袋。盛米供養他。古人个中。惣似你。与摩容易。何

家更有今日事也。兄弟行脚人。亦須著幼子精
神好。汝還知大唐國內。無禪師。有人問諸方。尊
宿。盡皆。這化和尚。為什摩道。無禪師。云。不道
無禪。只道無師。又云。開梨。可不見馬大師。下有
八十八人。坐道場。得馬大師。真正法眼者。只有
一二。廬山是一人。夫出家者。須知有。徃上来事。
不見。四祖下有牛頭融。大師。橫說豎說。未知有
向上一關。挨子。若有此眼。腦不妙。弁得。邪心宗。
儻當人事。不能會得。但知念言語。學向皮袋裏。
到裏。便道。我會禪。會道。還替得。你輪迴。摩。軒。忽
老宿。入地獄。如箭射我。亦見汝行脚人。入門。便
識得。汝了也。還知摩。諸人。亦須在意。急急努力。
莫只。擬取。次容易。事持一片衣。口食。過一生。明
眼人。嘆你。久後。惣被俗漢。弄將去。在切須。自看

近遠且是阿誰向上事若會則便會若不會則散去珍重保福舉師語云不道無禪只道無師福拈問殿主作摩生是与禪為師底人殿主指和尚手中杖云某甲惜這个拄杖保福不肯殿主却問作摩生是与禪為師底人福云我不惜這个拄杖蓮花在漳州報恩時僧問只如保福道不惜拄杖意作摩生報恩云他大意則是只是無憑執僧云只如有憑執意作摩生報恩云惜拄杖則不肯僧却問作摩生是与禪為師底人報恩乃放下拄杖歸方丈僧問鼓山只如蓮花放下拄杖意作摩生師云什摩所在僧云只如事在放下拄杖處事在歸方丈處鼓山迹出去真向這裏點頭保福聞舉云更有一般底錐又錐不動召云云不應此人作摩生委得處之与

實翠岳云兄則乞米某甲則拾柴保福云与摩則拈布袋造俗棍著師行脚時到益官益官有一日云色即是空空義不成空即是色色義不成成師出來問承和尚有言色即是空空義不成空即是色色義不成豈不是和尚与摩道益官云是也師敲禪床云這个是色阿那个是空益官不對師令八百來人到洪州見州主州主手執越杖便問師這个是什摩字師云欠一點便相州主便禮拜為師裴相公有一日微微底不安非久之間便死師恰在宅裏不拖相公頭邊底坐看相公相公無限時却惺惺後說真中事某入真界有脚不曾行有眼不曾見行得个四五十里困了忽然見一池水某甲擬欲入池有一个老和尚不与某甲入池真便喝曰此弄

見和尚師古若不遇老僧相公怕合造龍師又
時握拳云諸方老宿性命提在這裏放也得不
放也得僧扣問招慶諸方老宿性命提在這裏
要放也得不要放也得如何是要放底事慶云
恕你此問如何是不要放底事招慶云好与二
一打自餘未覩行錄劫謚斷際禪師慶業之塔
西林操和尚嗣百丈師志大為行次忽然見驢
喫草師取驢喫底草向大為云咩咩大為兩手
托地便造驢聲師喝云這畜生大為去適來見
什摩師便相有人拈問龍花作摩生道則免得
操禮師拈花去師一向自餘不究化緣終始矣
古靈和尚嗣百丈在福州師自少於福州大中
寺出家及至為僧遊參百丈盤泊數年密契玄
旨後歸省侍本師思欲發悟以報其恩初候方

便得回一日為師候浴去垢之次師曰好
个佛殿而佛不聖共師乍聞異語迴頭看之弟
子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師條疑而不能問後
得一日新糊窓其曰照窓照明師於窓下看經
次覬子覓頭打其窓求覓出路弟子侍立去多
少世界如許多廣闊而不肯出頭撞故紙裏驢
年解得出慶師聞此語放下經卷行脚來
見何人得何事意前後見汝發言蓋不同常汝
子細向吾說看弟子見問恰稱本意為說百丈
大師拈授禪門心要靈光洞耀迥脫根塵躡露
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不自圓明離却玄緣
則如如佛既於下下万機頓息嘆曰不可思議
吾本聞佛將謂獨一今始返照心源有情皆介
因為同派曰我弟子行脚得之

其思汝當住助衆為僞徒教法座畢請弟子昇
座略演百丈宗教衆聞所未聞悉皆忻慶師謂
弟子曰吾為汝剃髮之師汝今為吾出世之師
吾今送禮汝以答其思耳弟子下座曰此乖世
礼事不可也師若然者當應面西送禮百丈為
師即是同道不異也師則從之送禮百丈為師
弟子後住古靈山因為古靈和尚焉聚徒十數
年間臨遷化時剃髮燥浴焚香聲鐘集衆告云
汝等諸人還識得無聲三昧不衆曰不識請師
指示師曰汝等靜思靜慮諦聽師乃端坐
而告衆

石霜性空和尚嗣百丈在吉州僧問如何是西

未意師曰如人在百丈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
人我則為答西來意僧云為摩則湖南近日亦
有暢和尚為師僧東話西話師喚沙弥拽出這
个死屍著自外未究終始矣

祖堂集卷第十六

祖堂集卷第十六 十七 意

祖堂集卷第十七

江西下卷第四十四

大慈和尚詞百丈在撫州師諱寰中有僧辭師問什摩覈去對云江西北去師云將取老僧去得摩對云非但和尚更有過於和尚者不能得將去後有人舉似洞山洞山云但道得師上堂云說取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取一尺不如行取一寸說取那行覈行取那說覈有人舉似洞山洞山便歡喜云大慈和尚為物情切僧便問彼甲則如此此間還有也無洞山云有僧云若與摩則便請洞山云行取那說不得覈說取那行不得覈洞山又云離此二途作摩生僧對云離此二途請師不問洞山云海上功秀又作摩生對云石人唱歌幻人撫掌有人舉似雲居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合行什

摩路有人舉似樂浦樂浦云行說俱到本事無行說俱不到本事在又云大慈和尚則古佛洞山和尚則細惱師又聞舉云作家師行脚時三人同行逢見女人收稻次問退山路何覈去女人云暮底去師云前頭水深過得摩女云不濕脚師云上岸稻得與摩好下岸稻得與摩勿次第女云下岸稻惹被螞蟻喫却師云太香生女云無氣息師云住在什摩覈女云只在這裏三人到屋裏其女見米點一瓶茶排批了云請上座用神通與三人不敢傾茶女云看老婆呈神通去也拈起盞子便瀉行茶自外未覈行錄不文化緣終始勅證性空禪師定慧之塔

福州西院和尚嗣百丈師諱大安福州福唐縣人也未覈行狀不知姓族自少於黃蘗寺出家

乃至為僧本擬聽習因在洪州招提偶聞行脚
僧舉百丈一二句玄機似少省覺役个便造百
丈既觀盛筵深稱志慕礼問百丈曰學人欲求
識佛如何是佛百丈云太似騎牛覓牛師云誰
得後如何百丈云如人騎牛至家師云未審始
終如何保任則得相應去百丈云譬如牧牛之
人執鞭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從茲領旨頓息
万緣性好辛勤少親言論更不尋經討論放曠
任清夜則山野頭陀晝則倍加執役後隨祐禪
師同創為山則十數年間僧眾猶小師乃頭頭
耕耨屢屢勞形日夜忘疲未嘗輒暇為山見而
語曰汝少勞役師云待和尚觀五百眾女則
休也不久之間僧眾果至五百師乃勞心頓擺
或坐房廊疑如株杻或入靈洞月十不歸如癡

似狂三十餘祀夜在第二第三座間有同派私
觀其身談个通光眾人念曰定光佛矣問黃真
軍未和尚向什摩處迴避師云五蘊山中僧云
忽被捉著時作摩生師云惱乱將軍惱乱將軍
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其中事如何師曰此
陰未謝時阿那个是大德對云不會師云此陰
未謝尚不會問向摩時事作什摩有俗官問佛
在什摩處師云不離心地又問雙峯上人有何
所得師云法無所得設有所得得於本得問大
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云用得便用其僧
裸形遶師三匝師云向上何不道取僧纜擬開
口師打之云這野狐情羅漢和尚拈問僧當此
之時作摩生免得被他喝出僧對云便抽身出
去羅漢云落春棒又作摩生僧却迴頭今日賴

過某甲羅漢云識得關梨骨也問一切施為盡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云一切施為盡是法身用問離却五蘊如何是本來身師云地水火風受想行識這个是五蘊有僧到大為師指面前狗子云明明个明明个僧便問師既是明明个為什摩刺頭在裏許師云有什摩罪過有人舉似靈峯靈峯云馮山是古佛也師又時上堂云汝諸人來就安覓什摩若欲得作佛汝自是佛擔却一个佛傍家走駒駒得廉趁陽酸相似何時得相應去阿你欲得作佛汝但無如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則汝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去何處別討所以安在馮山三十年未契馮山針疴馮山屎不學馮山禪只是長看一頭水牯牛落路入草便牽出侵犯人

苗稼則鞭打調來伏去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一時變作个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趁亦不肯去汝道什摩語話汝諸人各自身中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覽一切善惡音響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有何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兩脚着子大擔得二碩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伊倒地且是什摩物汝若覓毫髮則不可見故志公云內外追尋覓物無境上施為彈大有有人拈問石門古人有言安在馮山三十年未契馮山針疴馮山屎不學馮山禪只是長看一頭水牯牛落路入草便牽出侵犯人苗稼則鞭打調來伏去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一時變作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

露迥迥地趁亦不肯去只如今古人與摩道意
作摩生石門云昔日話竟尚乃驚如今見虎也
不怕僧云古人分上則與摩學人分上如何石
門云取我與食驢年得味摩師垂化閩城二十
載至中和三年癸卯歲十月二十一日順化勅
謚圓智大師正真之塔

靈微和尚嗣西堂師問仰山汝名什摩對曰慧
寂師曰阿那个是惠阿那个是寂對云只在目
前師曰你猶有前後在對曰前後則且置和尚
還曾見末師曰與茶去問三乘十二分教躡理
得妙是祖師意為復不是祖師意師云三乘十
二分教躡理得妙何家更有祖師意雖然與摩
須向六句外鑒若也鑒不得隨聲色轉也僧云
作摩生是六句師曰語底黑底不黑底不語底

惣是惣不是

靈岳陳曰寺元寂禪師嗣西堂在溟州師諱道
義俗姓王氏北漢郡人未姓之前其父見白虹
入室又母夢中見僧同床而寢覺聞香氣芬襲
父母愕然共相謂曰據斯嘉瑞必得聖子經於
半月知有身因在胎三十九月方始產生分免
之且忽有異僧杖錫到門曰今日所產兒胎可
置臨河之岫言畢忽然不見遂從僧言將胎埋
之大廬來守終年不去經曆人見不起害心因
瑞出家法号明寂以律中五年歲次甲子隨使
韓粲号金讓恭過海入唐直往臺山而感文殊
空聞聖鐘之響山見神鳥之翔遂屆廣府寶壇
寺始受具戒後到曹溪欲礼祖師之堂門扇忽
然自開瞻礼三遍而出門開如故次詣江西洪

州開元寺就於西堂智藏大師髮頂謂為師決
疑釋滯大師猶若據石間之菟玉拾蚌中之真
珠謂曰誠可以傳法非斯人而誰改名道義於
是頭隨而詣百丈山懷海和尚處一似西堂和
尚曰江西檀昧恣屨東國之僧歟餘女碑文
東國相裏和尚嗣西堂師諱慧徹謚号寂忍禪
師照輪清淨之塔

東國寶相和尚嗣西堂師諱洪直謚号證覺大
師寂寐之塔

東國慧目山和尚嗣章敬師諱玄昱俗姓金氏
東漢新族父謹廩坊官至兵部侍郎妣朴氏胎
孕之際夢得殊常以貞元三年五月五日誕生
纔有童心便知佛事每汲水以供魚常聚沙而
為塔年至壯齒志願出家既持淨海之素遂落

捲旌之袂元和三年遂受具戒長慶四年入於
大唐至太原府歷居二寺頗志已成隨奉國王
子金義宗奉詔東歸以開成二年九月十二日
造於太國武州會津南岳寶相安之教哀大王
神武大王文聖大王憲安大王並執師資之敬
不徵巨少之儀每入王宮必令敷座誦法自開
成帝結於慧目山埽景文大王命居高達寺
奇香妙藥聞闕必供暑隔寒裏待時而授九年
秋解夏之始忽告門人曰我今歲內法緣當盡
你等且設無遮大會以報百數傳授之恩終吾
志也十一月十四日中夜忽介山谷震動鳴鯨
悲鳴寺鍾擊而不響三日十五日未曙遽命侍
者撞無常鍾臨席而終享年八十二僧臘六十可
公繼和尚嗣章敬在河中府有人問如何是禪

如何是道師古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禪欲知此中意黃葉止啼錢

開南和尚嗣益官在襄陽師諱道堂有樂道歌曰三界兮如燄六道兮如幻聖賢出世兮同是國土猶如水上泡無常生滅頻遷變唯有摩訶大般若堅如金剛是可羨軟似兜羅大等空極小纖塵不可見擁之令聚而不聚撥之令散而不散側耳欲聞而不聞瞪目觀之不能見歌復歌盤陀石上笑呵呵笑復笑青蘿松下高聲叫自從頌獲此明珠帝釋輪王都不要不是山僧獨施為自古先賢作此調不坐禪不修道任運逍遙只摩好但知方法不干懷無如何曾有生老漢州嶺山故通曉大師嗣益官法諱梵日鳩林村族金氏祖諱述元官三順州都督燕平察俗

寬猛臨人清風尚在於民謠餘列脩於傳乎其母支氏累葉豪門世稱婦範及其懷娠之際夢徵擗日之祥爰以元和五年庚寅正月十一辰在胎上三月而誕生螺髻殊姿頂珠異相年至一五誓願出家諮于父母二親共相謂曰宿緣善果不可奪志汝須先度吾未度也於是落采絳親尋山入道年至二十到於京師受具足戒淨行圓脩精勤更勵為繼派之龜鏡作法侶之楷模洎乎大和年中私發誓願往遊中華遂投入朝王子金公義琮披露所懷公以重善志許以司行假其舟楫達于唐國既證宿願便發巡遊遍尋知識叅彼益官濟安大師大師問曰止摩寡來答曰東國來大師進曰水路來陸路來對云不踏兩路來既不踏兩路閣梨爭得到這裏

祖堂錄卷之七 二十七

德也

對曰日月東西有什摩障尋大師曰實是東方
菩薩梵曰問曰如何即成佛大師答曰道不用
修但真諦除其作佛見菩薩見平常心是道梵
日言下大悟殺勲六年後師到藥山藥山問近
離什摩處師對曰近離江西藥山曰作什摩來
師對曰尋和尚來藥山曰此間無路門梨作摩
生尋師對曰和尚更進一步即得學人亦不見
和尚藥山曰大奇大奇外來青風凍殺人欲恣
遊方遠投帝里值會昌四年沙汰僧流毀堦佛
宇東奔西走竄身無所感何伯之引道遇山神
之送迎遂隱高山獨居禪定拾陸葉以充食掬
流泉而止渴形容枯槁氣力疲羸未敢出行直
踰半載忽夢異人云今可行矣於是強謀前行
力未可大須臾山默口齧餅食放於地則更云

故尚收而養焉後以近高韶州禮祖師塔不遙
千里得詣曹溪香雲忽起盤旋於塔廟之前靈
鶴倏來嘹唳於樓臺之上寺衆愕然共相謂曰
如此瑞祥實未曾有應是禪師來儀之地也於
是思歸故里和宜佛徒却以會昌六年丁卯八
月還涉鯨浪返于鷄林亭亭戒月光際玄兔之
城皎皎意味照徹青丘之境既大中五年正月
於白達山宴坐鎮州都督金公仍請住嶺山
一坐林中四十餘載松為行道之廊五石作
空禪之座有問如何是祖師意旨答曰六代不
曾失又問如何是納僧所務答曰其踏佛階級
切忌隨他悟感通十二年三月景文大王廣明
元年憲康大王光啓三年定康大王三王並皆
特迂御禮遙申欽仰擬封國師各差中使迎赴

京師大師久蒞堅貞驪平不赴矣恣於文德二
年己酉四月未召門人曰吾將他往今須永訣
汝等莫以世情淺意亂動悲傷但自修心不墜
宗旨也即以五月一日石脇累足示滅于嶮山
寺上房春秋八十僧夏六十謚号通曉大師塔
名延徽之塔

普化和尚嗣盤山在鑿州未覩行錄不決化緣
始終師在市裏遇見馬使便相橫勢馬出使
便打五棒師云似則似是則不是師尋常暮宿
塚間朝遊城市把鈴云明頭來也打暗頭來也
打林際和尚聞此消息教侍者探師侍者來問
師不明不暗時事作摩生師曰明日大悲院有
齋侍者歸來舉似林際便歡喜云作摩生得見
他非久之間普化自上來材際林際便歡喜排

批釘食對坐喫師只是下底物惣喫却林際云
普化喫食似一頭驢師便下座兩手托地便造
驢聲林際無語師云林際厮兒只具一隻眼後
有人舉似長慶長慶代林際進語云也且役更
作摩生又代普化云被長老申此一問直得醪
醪酏酏林際又問大悲菩薩分身千百億便請
現師便擲地卓子便作舞勢云吽吽便夫又林
際上堂師侍立次有一僧在面前立師驚推倒
林際前林際便把杖子打三下師云林際厮兒
只具一隻眼又林際向師看聖僧次林際云是
凡是聖師去是聖林際便喝咄師便撫掌大笑
師得一日半擊函板遮郭註人去我遷化去衆
人雲集相隨東門而出云今日不好二日南門
三日西門人衆漸小不言第四日北門而出更

無一人隨之自甕愁墜門而卒矣

嵩巖山聖住寺故兩朝國師嗣麻谷法号無業
慶州人也俗姓孟氏以武烈大王為八代之祖
大父名周川品在真骨位居韓瓘高曾皆為相
為將父名軌清族品降於真骨一等鄉談得難
母華氏夢感循臂天人垂授藕花因此有娠又
時夢中胡道人授十戒為胎教過甚而誕焉以
十二歲落漆於靈岳五色石寺有法性禪師嘗
扣楞伽門于其中夏大師事師數年長慶之初
入唐到佛苑寺問道如滿印可於江西之印而
應對有慙色曰吾聞人多矣罕有如是東國人
他日中國失禪之時將問之夷夷焉又到麻谷
寶徹和尚震服勤執役無有所擇人所難者必
能易之衆人目曰禪門之中異德高行徹公曰

我師焉和尚說我曰若得東人可目擊者叅集
道中俾慧水不冒於海隅為德非淺師言在耳
吾喜汝來今仰焉俾符禪侯于夷土往欽哉已
得心珠於麻谷會昌六年還歸本國大中元年
始就居於嵩巖山聖住寺僧徒千衆名震十方
於是大師吐珠於嵩巖寺內授仰於祖師根中
繇是兩朝聖主天冠傾於地邊一國臣寮頭面
礼於足下大師禪定之餘暇應求之機緣有人
問曰無古上中無師兄弟何故從西天二十八
代至于唐代六祖傳燈相照至今不絕耶答曰
皆是世上流布故不是正傳問曰一祖師中具
二土耶答曰然也是故仰山土兩口一無古即
是吾宗旨問曰一祖師中見二土如何答曰正
傳禪根不求法故師亦不餉是為無古土也應

實求法之人用假名言之說是名有舌土矣然則文孝康王以為事師然後定康大王即位皆承前規奉迎然而年當九十不能上闕國師以文德元年暢月二十七日亦滅謚号大朗慧大師白月菴光之塔

天龍和尚嗣大梅末觀行錄不史化緣始終

正原和尚嗣五藏同住龜山姓蔡宣州南陵縣人也貞元十五年落髮於當州藉山元和丁酉歲漳州軋元寺受具師靈苗間出道器混成桂芳少以呈香松栢新而見節始投稚子不狎朋遊尋會稽之藜林畀五藏之密印師有偈曰陰冥幾度變桑田唯有虛空獨湛然已到岸人休戀茂未曾度者任頰缸又士尋師認得本心源兩岸俱玄一不全是佛何須更求佛只因從此

便忘言又去忍仙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截四支况我聖明無此事只令休道亦何悲又玄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蒙明鏡高懸未照時師亨齡七十八為僧五十四夏教謚性空大師惠觀之塔後至天祐二年龍集乙丑八月閩王重律塔凡是國家祈禱靈應生民迄至于今香燈續焰天龍仰衛士庶傾瞻号龜山二真身至梁開平四年庚午歲省邪製碑文矣

芙蓉和尚嗣端宗在福州師諱靈胤福州僞官縣人也姓危初參見歸宗問如何是佛宗去向你道你還信不對曰和尚若道那敢不信宗去信即是佛即汝便是師去如何保任宗去一翳在目空花乱墮師領受玄旨便創芙蓉住持嚴

整海內聞名入滅之後勅謚弘照大師圓相之塔
岑和尚嗣南泉在湖南未覩實錄不決化緣始
終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不可拗直作曲問如
何是向上一路師云一里二里僧云請師道師
云三里四里問如何是學人心師云盡十方世
界是汝心僧云與摩則學人無著身處師云是汝
著身處僧云如何是學人著身處師云大海水
際又更深僧云學人不會師云魚龍出沒任昇
沉問古人有言動是法王苗寐是法王根如何
是法王根師指露柱云何不問取大士僧云如
何是法王苗師云道什麼道什麼問學人不據
地時如何師云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僧云學人
却據地時如何師云拽出死屍問如何是本來
地師云一步兩步僧云本來地是地不是地師

云三步四步會和尚云未有諸聖前作摩生
師云魯祖開堂亦尚師僧東話西話三聖和尚
問請和尚說向上師云闍梨眼瞎耳聾作什麼
問如何是玄旨師云虛空道得僧云虛空常道
還有斷時也無師云徒勞念靜問請和尚道師
云不可重道問如何是沙門眼師云長長出不
得又云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亦出不得
汝道出什麼不得僧便問未審出什麼不得師
云晝見日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會師云妙高山
色青又青問如何是異類師云尺短寸長寸長
尺短問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云如死人手如
何是上上人行李處師云如死人眼問如何是
無情說法師指東邊露柱云這個師僧說得僧
云什麼人得聞師指西邊露柱云這個師僧得

聞僧去師還聞摩師去我若聞則教誰學師亦
 泉云富貴則易貧窮則難又云今時禪師只識
 得天子終不識未作天子已前師勸學偈曰万
 丈竿頭未得休堂堂有路少人遊禪師欲達南
 泉去滿目青山万万秋問如何是平常心師去
 要眠則眠要坐則坐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熱則
 取涼寒則向火問有人問和尚和尚則隨問答
 話惣無人問時和尚如何師云困則睡健則起
 僧云教學人向什摩處領會師云夏天赤骨身
 冬天須得被問南泉遷化向什摩處去師云東
 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學人不會師云要騎則
 騎要下則下師誡斫松竹人偈曰千年竹万年
 松枝枝葉葉盡皆同為報四方叅學者動手無
 非觸祖翁師投機偈曰震震真靈靈真塵塵盡

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聲不現正躰堂堂段却身
 問如何是西來祖教師良久學人不敢進語師
 令侍者去會和尚處問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
 和尚良久侍者進去未見南泉已前事如何會
 和尚云不可別更有也侍者却歸舉似師師當
 時有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
 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三聖和尚
 闍承師有言百尺竿頭須進步百尺竿頭則不
 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云朗州山禮州水進
 日更請和尚道師云四海五湖王化衰亡僧遷
 化向什摩處去師云應劫無言真性命解語能
 行却死人三聖和尚令秀上座問師南泉遷化
 向什摩處去也師云石頭作沙弥時參見六祖
 上座云不問石頭作沙弥時參見六祖南泉遷

祖堂卷第十七

六三

癸

俱向什麼處去也師云教伊尋思六上座云雖
有千尺之松且無抽條石筆師嘿然上座禮拜
起云謝師答話師又嘿然上座却歸舉似二聖
三聖云若實如此豚林際七步雖然如此待我
更驗看至明日三聖問師曰昨日答那小師僧
一轉回緣為只是光前絕後古今罕聞師又不
語師因事頌曰自覺開佛堂慧放五道光無人
不佛佛不悟意中藏師問僧從什摩處來對云
從洞山來師云何不教洞山自來對云只為摩
師云彼自無瘡勿以傷之有人問如何是第二
月師云正是第二月又云恰是師乃頌曰也大
奇也大奇一月之中兩月疑見焉見緣無自性
常寂誰是復誰非又須拈納芥子頌云須拈本
非有芥子元來空將空納非有何處不相容皓

月供奉問曰教中談幻意是有耶師曰大德是
女是無耶士是無耶何言歟與摩則幻意是不有不無耶師曰
大德是何言歟大德進曰如某田三朋盡不拜
聖意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師曰大德信
一切法不思議不大德云佛之誠言那敢不信
師云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阿那个信大德云
如某甲所信二信之中名為緣信師云依何教
文得生緣信大德云花嚴經云菩薩摩訶薩無
障無尋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
曰諸佛世尊悉知世間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
又曰佛法世間法若見真實一切無差別師曰
所起緣信所引教文甚有來處老僧與大德明
教中幻意偈曰若人見幻本末真是即名為見
佛人圓通法界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問誰

祖堂卷第十七

十一

剗斬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个頭師答曰動
尚不動是何境界大德云言不開典非智者之
所談只如和尚言動尚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
經師答曰灼然言不開典非智者之所談大德豈
不見道首楞嚴經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
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
藏本無生滅師有偈曰寂甚深求甚深法界人
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為衆色悟時剗海是真心
身界二塵無實性分明達此号知音有大德問
虛空為定有耶虛空為定無耶師答曰言有亦
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
無假無大德再問只如和尚所說有何教文師
答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經云十方虛空生汝
心內猶如片雲點大清冥豈不是虛空生時但

有假有汝等一人發真歸源此十方虛空悉皆
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滅老僧所以道
有時假有無時假無問天下善知識為證大涅
槃不師云為問目中三德為問果上三德大德
云為問果上三德師云若問果上三德天下善
知識未證大涅槃又問何故未證大涅槃師云
功未齊於諸佛所以未證大涅槃又問既功未
齊於諸佛何故名為善知識師答曰明見佛性
名為善知識皓月云若与摩則功齊何道名為
證大涅槃以偈曰塵訶般若照解脫甚深香法
身寂滅躰三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蒙此名常寂
光皓月再問果上涅槃已蒙和尚指示如何是
本來涅槃師答曰大德是問和尚承嗣何人師
云我無人承嗣云師還參學不師云我自參師

意如何師偈曰虛空問万像万像答虛空何人
得新問木叉了角童問如何是教師云五千四
十八卷如何是教意師曰祖意即是問如何是
祖師意師云教意即是學云為摩即教意與祖
意無二去也師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
二亦無三大德便禮拜師偈曰祖心即教意教
意即祖意欲識祖師意祖師傳佛心祖意與教
意一性一真心問第八識及七六識等畢竟無
躰云何得言轉第八識為大圓鏡師答曰豈不聞
轉名不轉體師偈曰七生依一滅一滅持七生
一滅滅亦滅七六永無生第九真常識非後亦
非定非後非共義常住永無還問古人有言了即
業障李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師子尊者與二
祖大師為甚摩却償債師云大德不識本來空

結月云如何是本來空師云業障是如何是業
障師云本來空是皓月禮謝師偈曰假有元
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問
本心何故不離生滅心生滅心何故不當本來
心師以偈答曰妙空妙用不思議無滅無生無
所依本覺性真為智父父生智子妙難思智智
不覺元來妙達見無觀即本如父子本來无二
相即今即本更无時問如何是陀羅尼師云大
德無問老僧无答又問是何人誦得師指禪床
左臂云這個師僧誦得又問何人得聞師指禪
床右臂云這個師僧得聞大德云某甲為什摩
不聞去豈不聞真誦无響真聽無聞大德云
与摩則音聲不入法界性耶師云大德豈不聞
道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聞是邪聞又問如

祖堂卷第七

七

何是不離色是正見不離聲是真聞師云大德聽老僧相助明以頌曰滿眼本非色滿耳本非聲文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會三元一躰達四本同真堂堂法界性無佛亦無人問善財童子為什摩無量劫遊普賢身中世界不遍師云從無量劫來還遊得遍摩又問如何是普賢身云合元殿裏更覓長安問如何是文殊師云牆壁九磑即是問如何是觀音師云音聲語言即是問如何是普賢云眾生心即是問如何是佛師云眾生色身是佛問恒沙諸佛躰皆同何故說有種種名号師云眼根返源名為文殊耳根返源名為觀音意識返源名為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等大悲普賢是佛無為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躰用有恒

妙假名躰惣名為一博伽梵又問四聖為定是四耶師云燈分千室元是一光廟應万波本來一水迷人差別智者同真是故先德云非唯我今獨達了恒沙諸佛躰皆同教中有言十劫坐道場不得成佛道未審此意如何師云佛是果菩薩是因釋迦如來於果地談大通智勝佛因中事大通智勝佛雖十劫在菩提樹下金剛座上結跏趺坐猶是菩薩未成佛故為彼時眾生壽命長故根未熟故過十劫已眾生根始熟大凡菩薩須待眾生根熟如雞伺啐啐啄同時眾生根熟便成佛菩提故言過十劫已證得無上菩提所以經曰佛知時未至受請嘿然聖有人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答曰一切法常住如何是一切法常住師曰觸目菩提問如何轉得山

河大地歸於自己去師答曰我却憂轉自己歸
山河大地去學人禮謝師偈曰誰問山河轉山
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問如何是
色本殊質像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什麼進曰如
何是聲元異樂苦師答曰將來將來問教中有
言一不異空空不異色未審教意如何師以偈
答曰礙象無牆壁通象勿虛空若能如是解心
色本來同自外具載別錄謚号招賢大師

白馬和尚嗣南泉在江陵師諱曇照未覩實錄
問曰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以杖當面指學人長
慶和尚舉此因緣以手拍面前云古人只与摩
又豎起指云何似与摩順德大師云蝦跳不出
蚪慶不肯自代去是什麼心行

下堂和尚嗣南泉在襄州有俗官問蚯蚓斷兩

頭惣動佛性在阿那个頭師展開兩手而示洞
山和尚云即令問底在阿那个頭

雙峯和尚嗣南泉師諱道允姓朴漢州休焉巖人
也累葉豪族祖考仕宦郡譜詳之母高氏夜夢
異光熒煌滿室惺然睡覺有若懷身父母謂曰
一夢非常如得兒子盍為僧乎寄胎十有六月
載誕尔後日將月就鶴身鸞姿舉措殊儕風規
異格竹馬之年摘花供佛羊車之歲累塔娛情
玄關之趣昭然真境之機卓尔年當十八懇露
二親捨俗為僧過於鬼神寺聽於花嚴教禪師
竊謂曰圓頓之答豈如心印之妙用乎遂被
毳挈款插雲枕水泊于長慶五年拔入朝使
告其宿志許以同行既登彼岸獲覲於南泉音
願大師伸師資之礼曰擊道存大師歎曰吾宗

祖堂卷第十七

十五

贊

法印歸東國夫以會昌七祀夏初之月旋屆青
丘便居楓岳求投者風馳霧集慕來者星逝波
奔於是景文大王聞名歸奉恩渥曰崇威通九
載四月十八日忽訣門人曰生也有涯吾須遠
邁汝等安拙雲谷永耀法燈語畢怡然遽化報
年七十有一僧臘四十四霜五色之光從師口
出蓬勃而散暎于天伏以今上寵褒法侶恩霈
禪林仍賜謚激鑒禪師澄昭之塔矣

祖堂集卷第十七

六文

善賈

祖堂集卷第十八

江西下卷第五曹溪曹溪系

趙州和尚嗣南泉在北地師諱全諡青社緇丘人也少於本州龍興寺出家嵩山琉璃壇受戒不味經律遍參叢林一造南泉更無他往既遭盛筵寧無扣擊師問如何是道南泉云平常心是道師云還可趣向否南泉云擬則乖師云不擬時如何知是道南泉云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也真達不擬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是非師於是頓領玄機心如朗月自余隨緣任性笑傲浮生擁毳持筇周遊煙水矣師問座主所業什摩對云講維摩經師云維摩還有祖父也無對云有師云阿那是維摩祖父對云則某甲便是師云既是祖父為什摩却与兒孫傳語座主無對問學人擬作佛去時

如何師云費心力僧云不費心力時如何師云作佛去問夜鼻率書降闍浮其中摩尼為什摩不現師云道什摩僧再問師云不見道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有僧辭什摩處盡對云南方去師云三千里外逢人莫喜僧云學人不會師云柳絮拈絮問第一座堂中還有祖父摩對云有師云喚來与老僧洗脚師示衆云我這裏亦有在窟師子亦有出窟師子只是無師子兒有僧出來彈拍兩三下師云作什摩僧云師子兒師云我喚作師子早是罪過你更蹴踏作什摩問与摩来与师還接也無師云接不与摩来底人師還接也無師云接僧云与摩来底人從師接不与摩来底人師如何接師云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問如何是平常

心師去虎狼野干是僧去還教化也無師去不
歷你門戶僧去去摩其平沉那個人也無師去
太好平常心大王禮拜師不下床侍者問大
王來師為什摩不下地師去汝等不會上等人
來上繩床接中等人來下繩床接下等人來三
門外接師問座主又蘊什摩業對去涅縣經師
問座主一段義得不對去得師以脚剔空中口
吹却問這个是涅縣經中義不去是師去會摩
不會師去這个是五百力士結成之義師亦衆
去我三十年前在南方大炉頭舉無賓主詰直
至如今無人道著有人舉問雲峯趙州無賓主
話作摩生道靈峯便踏倒師又到一老宿處老
宿去老大人何不覓取住處師去什摩處是其
甲住處老宿去老大人住處也不識師去三十

年學騎馬今日被驢撲問離教請師决師去去
摩人則得僧纔禮拜師去好問好問僧去諳和
尚師去今日不荅話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去
我此間不著這个客作漢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去不向你道僧去為什摩不道師去是我家
風問如何得報國王恩師去念佛僧去街頭貧
兒也念佛師拈一个錢問如何是本分事師
指學人去是你本分事僧去如何是和尚本分
事師去是我本分事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去
我在你脚底僧去師為什摩在學人脚底師去
為你不知有佛向上事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師
展手去茶盞錢布施有人問雲居趙州去摩道
意作摩生雲居去八十老公出場屋問栢樹子
還有佛性也無師去有僧去幾時成佛師去待

虛空落地僧去虛空幾時落地師去待栢樹成
 佛新到展座具次師問近離何方僧去無方面
 師起向僧背後立僧把座具起師去太好無方
 面僧辞次師問外方有人問還見趙州也無作
 摩生向他道僧去只道見和尚師去老僧似一
 頭驢汝作摩生見僧無對師問新到近離什摩處
 云近離南方師去什摩人為伴子僧云畜生為
 伴子師去好个閻隸為什摩却為畜生作伴子
 僧去無異故師去太好畜生僧去爭肯師去不
 肯則一任還我伴子來僧無對有僧繞禮拜師去
 珍重僧申問師去又是也又是也問學人去南
 方忽然空峯問趙州意作學生祇對師去遇冬
 則寒遇夏則熱進日究竟趙州意旨如何師去
 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人其僧到空峯果如何

問其僧一一如上舉對空峯曰君子千里同風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去亭前栢樹子僧去
 和尚其將境示人師去我不將境示人僧去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去亭前栢樹子問如何是
 學人師師去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僧去不
 問這個師去是你師不問問頭頭到這裏時如
 何師去猶較老僧一百世問方圓不就時如何
 師去不方不圓去為摩時作摩生師去是方是
 圓師有時去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僧問師還為
 人不師去佛也佛也問一燈燃百千燈未審一
 燈是什摩燈師跳出隻屣又去若是作家不為
 摩問問如何是本末人師去自從識得老僧後
 只這個漢更無別僧去為摩則共和尚隣生也
 師去非但一生為萬生也不識老僧師問為山

如何是祖師意。為山墜侍者將床子。床師云。白
 位已來。未曾過著。一个本色禪師。時有人問。忽
 過時。如何師大千鈞之弩。不為奚鼠而發。機有
 人問。諸佛還有師也。無師云。有僧。迨日。如何是
 諸佛師。師云。阿彌陀佛。又師云。佛是弟子。有僧
 問。長慶趙州。与摩道。阿彌陀佛。是道底語。是
 底語。長慶云。若向兩頭會。盡不見。趙州意。僧進
 云。趙州意。作摩。生長慶。便彈指一聲。鎮州大。王
 請師上堂。師昇座。便念經。有人問。講和尚上堂。
 因什摩。念經。師云。佛弟子。念經。不得摩。又別時
 上堂。師念心經。有人云。念經。作什摩。師云。賴得
 闍梨。道念經。老僧。洎忘却。問。如何是玄中。又玄
 師云。那个師。僧若在。今年。七十四。問。如何是
 玄中。一句師云。不是。如是。我聞。問寸絲。不掛時。

如何師云。不掛什摩。僧云。不掛寸絲。師云。太好
 不掛。問。迦葉。上行衣。什摩。人合得。被師六七。佛
 虛出世。道人都不知。師問。僧還曾到這裏。摩云。
 曾到這裏。師云。與茶去。師云。還曾到這裏。摩對
 云。不曾到這裏。師云。與茶去。又問。僧還曾到這
 裏。摩對云。和尚問。作什摩。師云。與茶去。師問。僧
 你在這裏。得幾年。對云。五六年。師云。還見老僧
 也。無對云。見師云。見何似。生對云。似一頭驢。師
 云。什摩。象見似一頭驢。對云。入法界。見師云。去
 未見。老僧在。有人譽。似洞出洞。山代云。與水與
 草。問。朗月。寂空。時人。盡委。未審。室內事。如何。師
 云。自少出家。不作活計。學日。与摩。則不為。今時
 去也。師云。老僧。自疾。不能。救。爭。能。救。得。諸。人。疾
 學日。与摩。則來者。無。依。師云。依。則。榻。著。地。不。依

恒堂集卷第八 五

則一任東西師問僧從什摩處來對云從五臺山來師云還見文殊也無對云文殊則不見只見一頭水牯牛師云水牯牛還有語也無對云有師曰道什摩對云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尊弊起居万福師有一日向七歲兒子云老僧盡日來心造与你相共論義你若輸則買餠餅与老僧老僧若輸則老僧買餠餅与你兒子云請師立義師云以劣為宗不得諍勝老僧是一頭驢兒子云某甲是驢糞師云是你与我買餠餅兒子云不得和尚和尚須与某甲買餠餅始得師与弟子相爭斷不得師云者个事軍國事一般官家若判不得須喚村公斷這裏有三百來衆於中不可無人大衆与老僧斷賓主二家阿那个是有路大衆斷不得師云須是具眼禪師始得

三日以後沙弥覺察買餠餅供養和尚矣古時有官長教僧拜馬祖下朗瑞和尚不肯拜官長便嗔當時打殺有人問師瑞和尚為什摩却被打殺師云為伊惜命龍花拈問僧惜个什摩命無對龍花代云真我不得問正与摩時作摩生師云生公忍死十年老僧一時不可過師喚沙弥沙弥應若師云煎茶来沙弥云不碎煎茶与什摩人與師便動口沙弥云大難得與茶有人拈問漳南又須教伊煎茶又須得與茶合作摩生道漳南云雖然如此何不學觀音有人問老婆婆道此路皆摩家老婆云甚麼底去僧云莫是西邊三三婆云不是僧云莫是東邊去摩婆云也不是有人舉似師云老僧自去勘破師自去問三三婆云何摩家老婆云甚麼底去師歸院向師

僧云敢破了也院主請上堂師昇座唱如來梵院主云比來請上堂這个是如來梵師云佛弟子唱如來梵不得摩問開口是一句如何是半句師便開口三峯見師云上座何不住去師云什摩處住好三峯指面前山師云此是和尚住處師為沙弥扶南泉上胡梯問古人以三道寶塔接人未審和尚如何接南泉乃登梯云一二三四五師舉似師伯伯云汝還會摩師云不會師伯云七八九十南泉指銅瓶問僧汝道内淨外淨僧云内外俱淨却問師師便剔却師問南泉古人道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非道泉便捧師云莫錯打南泉去龍蛇易弁納子難謾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仲冬嚴寒有人舉似雲居便問只如趙州与摩道意作摩生居

云冬天則有夏月則無僧舉似師只如雲居与摩道意作摩生師因此便造偈曰石橋南趙州北中有觀音有弥勒祖師留下一隻履直到如今覓不得

紫胡和尚嗣南泉在衢州來觀實錄不決化緣始終師曰勘劉鐵磨云見說有劉鐵磨真便是不足云什摩處得这个消息來師云左轉右轉屈云莫顛倒師打之南泉代云貫得此便師有時云從來事非物方便名為佛中下竟是非上士始知屈又云三十年来住紫胡二時齋粥氣力廉每日上山三五轉迴頭問汝會也無師於半夜時叫喚賊也賊也大衆皆走師於僧堂後遇一僧攔臂把柱叫云捉得也捉得也喚雜那來僧云不是賊某甲師云你正是賊只是你不

肯承當有人拈問漳南紫胡提賊意作摩生云
還肯承當摩波叱摩又拈問石門紫胡提賊意
作摩生云承當則駭漢不承當則紫胡打汝
陸巨大夫爾南泉和尚

公親受南泉心戒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
石石或坐或踏如今斲作佛像還坐得不南泉
云得得陸巨云莫不得不泉云不得不得靈岳
云坐則佛不坐則非佛洞山云下坐則佛坐則
非佛南泉云摘一个字添兩字佛法大行有人
摘得摩無人對泉代去只今是有是無大夫問
南泉為大衆請和尚說法泉云教老僧作摩生
說大夫云豈無和尚方便泉云大夫道他个欠
少什摩大夫別時云則今和尚不可思議到裏
世界成就師云適來問底惣是入夫分上事大

夫又曰拈起擲投問南泉与摩又不得不上摩
又不得正与摩信彩去時如何南泉拈擲投拋
下云覓骨頭打十八有人舉似石霜只如臬
骨頭打十八意作摩生霜云汝道一半我道一
半進日請師全道去怕汝僧拈問長慶南泉与
摩道意作摩生慶便擲之云今日非唯明古人
又去一彩兩塞

幻山和尚詞為山在懷化師諱慧旃俗姓葉韶
州懷化人也年十五求出家父母不許年至十
七又再求去父母猶恡其夜有白光二道從曹
溪發來直貫其舍父母則知是子出家之志感
而許之師乃斷左丁無名指及小指置父母前
答謝養育之恩初於南花寺通禪師下剃髮年
十八為沙弥行脚先參宗禪師次礼就原在左

相堂卷五十八

海七文

有數年學道智明暗一相一聞而不弄問後陰
 之而造大為初到自來為山為山曰者沙弥是
 有三沙弥無沙弥師有三沙弥為山云云
 在什麼處師在西邊立却向東邊立為山察其
 異器之言引接師問如何是佛為山云以思無
 思之妙返靈融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理
 事不二真佛如如師於語下頓悟禮謝描要在
 為山盤泊十四五年間凡在眾中秘封為山談
 揚玄秘可謂慧子之利辨尤大雄之化哉年三
 十五領眾出世住前後諸州府節察刺使相繼
 一十一人禮為師師三震轉法輪勅錫澄虛大
 師并紫衣矣每日上堂謂眾云汝等諸人各自
 迴光返照莫記吾語吾勉汝無如曠劫來背明
 投暗遂妄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棄汝

諸人塵劫米塵識如將黃葉止帝亦如人將百
 種貨物雜湊金寶一鋪貨賣枉擬輕重來機所
 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者裏是雜貨鋪有人來
 覓雜貨鋪則我亦拈他與來覓真金我亦與他
 時有人問雜貨鋪則不問請和尚真金師云鬻
 錢擬開口種年亦不會_{對無}又云喜喚則有交
 易則無所以我若說禪宗旨身邊覓一人相伴
 亦無說什麼五百七百我若真說西說則覓頭
 向前採拾如將空拳誘証小兒都無實處我今
 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其將心湊泊但向身
 義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昧六通此是聖末邊事
 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未他時
 後日自具是去在若未得其本縱饒將情學他
 亦不得汝何不見為山和尚去凡聖情盡露

把卷卷人

卷八

卷中

真心常住理事不二即是如佛美珍重問法
身還解說法也無師云我則說不得別人說
得進曰說得底人在什摩處師乃推出杌子僧
後舉似為山為山云寐子用劍刃上重有人舉
似靈峯靈峯去為山和尚背後向摩道則得有
人拈問當衙時作摩生福先代以手作打勢報
息代云誰敢出頭師共僧說話次傍僧云語是
文殊嘿底是維摩師云不語不嘿其是公不其
僧良久師問曰何不現神通其僧云不許現神
通恐和尚收入教師云監公來處未有教外之
眼師問俗官至个什摩對云衙推師拈起拄杖
云還推得這個不無對師代云若是這個待別時
來興化代云和尚有事在師問上座不思善不
思惡正与摩時作摩生上座云正与摩時云甲

放身命處師云何不問某甲云与摩時不見有
和尚師云扶我教不起師洗納衣次耽源問正
与摩時作摩生師云了然二俱無為又云正与
摩時某甲不思量渠又云正与摩時向什摩處
見渠師見京峯上座在中庭向日次師從邊過
云人人盡有這個事只是道不得云恰似請汝
道師云作摩生道峯上座便攔臂与一踏師倒
起來云師叔用使直下是大虫相似師在東平
看經時有僧侍立師卷却經迴頭問還會摩對
云某甲不曾看經爭得會師云汝向後也會去
在師与韋曹相公相見後問院中有多少人師
云五百人公云還切看讀不師云曹溪宗旨不
切看讀公云作摩生師云不收不攝不思相公
就為山乞偈子為山云覲面相呈猶是鏡漢豈

況上於紙墨又就師乞偈子師將紙畫圓相圓
 相中著其字謹答左邊思而知之落第二頭右
 邊不思而知之落第三首乃封与相公問譬弓
 滿月齧鏃意如何師去齒鏃擬開口驢年也不
 會南泉對側身立強大師拈問齒鏃擬開口驢
 年也不會國師去損益只可句安在淨修禪師
 答曰仰山齒鏃話擬議都難會指擬益後來言
 損這邊在石門拈問僧古人留會不留會無門對
 代去不留會進日作摩生會 雙峯離為山到
 仰山師問兄近日作摩生雙峯去某甲所見無
 有一法可當情師去你所見不出心境進日某
 甲所見不出心境和尚所見如何師去豈無能
 知寔無一法可當情乎有僧舉似為山為山云
 寐子此語迷却天下人去在順德頌雙峯覽自

象非是仰山屈挑汝解繩抽把當宗徒說一首
 引眾首會古在今日師有時正与摩閉目坐次
 有一僧潛出到師身邊侍立師開門於地上
 作圓相圓相中書水字願示其僧無問如何是
 祖師意師以手作圓相圓相書佛字對有行者
 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善法師去行者少去
 就何以善佛行者去還我無佛象來唾為山聞
 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是仁者師代法師
 但善行者行者若有語即去還我無行者象來
 唾有俗官送物充為山贖鐘為山謂仰山云俗
 子愛福也仰山云和尚將什摩酬他師把拄杖
 敲丈牀三兩下去將這個酬得他摩仰山云若
 是這個用作什摩師去汝嫌个什摩仰山云專
 甲即不嫌這個是為大家底師去汝既知大家

祖堂卷第十八

第六文

知

衣更就我。真什摩。酬他。仰山云。惟和尚把大家
底行人。事為山云。汝不見達摩後。西天來。亦將
此物。行人。事汝。諸人。盡是。受他。信物。者。師。亦。眾
去。与。摩。時。且。置。不。与。摩。時。作。摩。生。有。人。舉。似。為
山。為。山。云。寂。子。為。人。太。早。因。為。山。与。師。遊。山。說
話。汝。去。見。色。便。見。心。仰。山。云。承。和。尚。有。言。見。色。便
見。心。樹。子。是。色。阿。那。个。是。和。尚。色。上。見。底。心。為
山。云。汝。若。見。心。云。何。見。色。見。色。即。是。汝。心。仰。山
云。若。与。摩。佯。言。先。見。心。然。後。見。色。云。何。見。色。了
見。心。為。山。云。我。今。共。樹。子。語。汝。還。聞。不。仰。山。云
和。尚。若。共。樹。子。語。但。共。樹。子。語。又。問。某。甲。聞。与
不。聞。作。什。摩。為。山。云。我。今。亦。共。子。語。子。還。聞。不
仰。山。云。和。尚。若。共。某。甲。語。但。共。甲。語。又。問
某。甲。聞。与。不。聞。作。什。摩。若。問。某。甲。聞。与。不。聞。問。

取樹子聞与不聞始得了也師在為山時查下
之曰仰山置問除却这个色還更有色也無為
山云有師云如何是色為山指空仰山云某甲
則不与摩為山云是也理長則就除却这个色
還更有色也無仰山云有為山云如何是色仰
山却指雪洞山遣人問師作摩生即是作摩生
則不是師云是則一切皆是則一切不是則一切不是
洞山自云是則一切不是則一切是師偈曰
法身無作化身作薄伽玄應諸病藥囉哩聞響
擬嗥吹焰水真魚凝老鶴師為沙弥時在宗和
尚蒙童行房裏念經宗和尚問誰在這裏念經
對云某甲獨自念別無人宗和尚喝云什摩念
經恰似冒曲冒歌相似得与摩不解念經師便
問某甲則如此和尚還解念經也無云我解念

經師曰和尚作摩生念宗和尚念如是我聞師
便云住住問今日設為山齋未審為山還來也
無師士來則有去去則有來為山喚師師為
山云速道速道子莫落陰云某甲信亦不立云
汝何故不立信云若是某甲更信阿誰云汝解
故不立不解故不立云若不立不說解不解云
汝是定性聲聞云某甲佛亦不見師舉起一物
問為山云為摩時如何為山曰今別屬色塵我
到這裏為摩不為摩仰山云和尚有身而無用
為山云子如何仰山云某甲信亦不立為山云
為什麼不立信仰山云若是某甲更信阿誰為
山云有不立無不立仰山云不立不說有無為
山云子是定性聲聞仰山云某甲到這裏佛尚
不見為山云子向後傳吾聲教行世闊狹吾不

及子也師為沙弥時在耽源習礼次耽源問作
什摩師云習礼源云礼丈道什摩對云一切恭
敬源云忽遇不淨底作摩生師曰不審
第一事中承問和尚曰五祖云何分付衣鉢与
慧能不分付神秀既分付後云何慧明又從五
祖下起到大庾嶺頭查其衣鉢復有何意不得
衣迴某甲在城曾問師僧悉各說不同某甲常
疑此事和尚稟承有師願垂一决師答曰此是
宗門中事曾於先師處聞說登時五祖下有七
百僧五祖欲遷化時真人傳法及分付衣鉢眾
中有一上座名曰神秀遂作一偈上五祖身是
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
後磨塔中蓮行者聞有此偈遂作一偈上五祖
日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

有塵埃五祖亦見此偈並無言語遂於夜間教童子去碓坊中喚行者來行者隨童子到五祖處五祖發遣却童子後遂改盧行者名為慧能授与衣鉢傳為六祖向行者去秀在門外能得入門得座被衣向後自看二十年勿和吾教當有難起過此已後善誘迷人慧能便問當往何處而堪避難五祖去逢懷即隱遇會即逃異姓異名即當安矣行者既得付駕衣鉢五祖發遣于時即發去嶺南五日後五祖集眾人告曰此間無佛法也此語意顯六祖衆僧問五祖衣鉢分付何人五祖云能者即得衆僧尚議碓坊中行者又被童子泄語衆僧即知盧行者將衣鉢歸嶺南衆僧遂逐衆中有一僧捨官入道先是三品將軍姓陳字慧明星夜倍徑至大庾嶺頭

行者知來遂放衣鉢入林向礧石上坐其慧明嶺上見其衣鉢向前已手擡之衣鉢不動便自知力薄即入山窺行者於山高窺林中見行者在石上坐行者遙見惠明便知云我祖付衣鉢我苦辭不承將衣鉢即上嶺頭上坐欲要便請將去慧明答我不為衣鉢未只為法來不知行者離五祖時有何密意密語願為我談行者見苦求便即與說先教向石上端坐靜思靜慮不思善不思惡正与摩思生時還我本來明上座面目來惠明問云上來密意即這个是為當別更有密意行者云我今分明与汝說若却成不密汝若自得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慧明問行者汝在昔梅和尚身邊意旨復如何行者云和尚看我對秀上座偈

即知我入門意即印慧能立秀在門外能得入
門得座被衣向後自看此衣鉢從上來分付切
須得人我今付汝努力將去二十年勿和吾教
當有難起過此已後善誘迷情慧能問云當於
何處而堪避難五祖云逢懷即隱過會即逃懷
即懷州會即四會縣異姓異名當即安矣時慧
明雖在昔梅剝髮實不知禪宗面目今蒙指授
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後今日向後行者即
是慧明師今便改名号为道明行者曰汝若如
是吾亦如是尚汝同師黃梅不異善自護持道
明曰和尚好速向南去在後大有人來趁和尚
待道明盡却指迴今便禮拜和尚向北去道明
在嶺頭分首便發向北去于虎州果見五十餘
僧來尋盧行者道明向僧曰我在大度嶺頭懷

化鎮左右五六日等候借訪諸開津並不見此
色目人過諸人却向北尋覓云其人石碓碓換
費行李恐難衆人分頭散後道明獨往廬山布
水臺經三年後歸蒙山修行後出徒弟盡教嶺
南禮拜六祖處至今蒙山靈塔見在
第二茈陵僧道存問曰和尚沙汰後弄到湖南
禮覲瀉山和尚復有何微妙言說和尚云我難
後到瀉山得一日問我汝在仰山住持及說法
莫誑惑他人否仰山云隨自己眼目瀉山云汝
爭辯得諸方師僧知有師承知無師承和是義
學知是禪學宗門事宜說似我看仰山語和尚
云辯得也瀉山云有諸方學人來問汝曾後意
旨汝如何答渠仰山云大德近從何處來學人
答近從諸方老宿處來仰山即舉一境問云諸

方老宿還說這不說這或時舉一境去這
个則且豈還諸方老宿意旨如何已上兩則境
智也為山聞說歎曰大好此亦是後上來宗門
牙爪為山又云忽有人問一切衆生但有忙忙
業識無本可據汝云何答仰山云葛屨於學人
名學人應諾仰山問是什麼物學人答云不會
仰云汝亦無本可據非但忙忙業識為山云此
是師子一滴乳六斛驢乳一時迸散為山又問
仰山身邊還有學禪僧不仰山云還有一兩人
只是面前背後為山問云何面前背後仰山云
人前受持聲教極對別人即似背後指定著渠
自己照用業業性亦不識為山云我身邊還有
學禪人不仰山答云此山曰早有亦不識他為
山云以汝在日眼目且為山有不仰山答山中

縱有諸同學兄弟不曾子細共他論量並不知
眼目淺淺為云大安如何答云不識他全論如
何亦不識他志和如何亦不識他志遇如何亦
不識他法端如何亦不識為山吐云我問汝葱
道不識什麼意仰山語和尚為當欲得記他見
解為當欲得行解為山云汝云何說他見解云
何說他行解仰山云若欲記他見解上來五人
向後受持和尚聲教為人善知識說亦一切人
如瀉之一瓶不失一滴為人師有餘此是見解
為山云行解如何仰山云未具天眼他心不知
他照用業緣行解自辨清濁業性屬於意密所
以不知他只如慧寐在江西時盡頭無慙無愧
今時和尚見了喚作學禪人不為山云是我向
一切人前說汝不解禪得不仰山云慧寐是何蝦

辦蝓蟾云何解禪為山云是汝光明誰人障汝
仰山問為山云西大二十七祖般若多羅玄記
禪宗向後三千年事時至分寸不移只如和尚
今時還得不為山云此是行通邊事我今未得
我是理通學亦是通自宗所以未具六通仰山
謬為山云只如六祖和尚臨遷化時付囑諸子
取一銀銚可重二斤安吾頸中然後漂之諸子
問曰安鐵頭中復有何意六祖云將紙筆來吾
玄記之五六年中頭上養親口裏須養過滿之
難楊柳為官為山云汝還合祖師玄記意不仰
山云會其事過也為山云其事雖則過汝試說
看仰山云五六年中者三十年也頭上養親者
過一孝子口裏須養者數穀設齋也過滿之難
者是汝州張淨滿也被新羅僧金大悲將錢雇

六祖截頭蕪偷衣鉢楊柳為官者楊是韶州刺史
柳是曲江縣令鷲覺後於石角臺投得和尚今
寺有此見不為山云此是行通我亦未得此亦
是六通數仰山云謬和尚和尚今時若記人見
解即得若記人行解即屬人情不是佛法為山
喜云百丈先師記十數人會佛法會禪向後千
百人圍遶及其自在數不仰山云憲恐如此然
則聖意難測或逆或順亦非慧寂所知為山云
汝向後還記人不仰山云若記只記見解不記
行解見解屬口密行解屬意密未齊曹溪不敢
記人為山云子何故不記仰山云燃燈身前身
這邊屬衆生行解無憑為山云燃燈後汝還記
得渠不仰山云若燃燈後他自有人記亦不到
慧寂記仰山又問為山和尚浮漚識近來不知

寧也未為山云我无來經五六年仰山云若与
摩如今和尚身前應普超三昧頂也為山云未
仰山云性地浮漚尚寧燃燈身前何故未為山
云雖然理即如此我亦未敢保任仰山云何處
是未敢保任處為山云汝莫口解脫汝不聞安
秀二禪師被則天一試下水始知有長人到這
裏鐵佛亦須汗流汝大須修行莫終日口密密
底又云汝三生中汝今在何生實向我說看仰
山云想生相生仰山今時早已淡泊也今正在
流注裏為山云若与摩汝智眼猶濁在未得法
眼力人何以知我浮漚中事仰山云大和三年
奉和尚褒分令究理頓窮實相性實際妙理當
剎那時身性清濁辨得理行分明從此已後便
無師承宗旨雖則行理力用率未可說如今和

尚得尚不得即知以海印三昧印定前學後學
無別有路為山云汝眼目既如此隨處各自修
行所在出家一般仰山 語為山云初礼辞和
尚時和尚豈不有語褒分為山云有語云雖是
撥理不無含其事為山云汝也是秦時鐸落鑽
仰山云此行李裏自謾不得為山云仁子之心
亦合如此道存問曰礼辞為山時有何言語仰
山云我辞和尚時褒分五六年間吾在即歸來
聞吾不在即自揀生路行努力好去道存問云
和尚今時傳持祖教若不記向後學人如何和
尚云我分明向汝道今時即試人見解不試人
行解他行解屬意密正汝境時重處偏流業田
芽出別人爭知何處記德不聞大耳三藏從西
天來得對爾宗爾宗問云三藏解何法三藏云

祖堂卷之三

善解他心爾宗遂令中使送到國師忠和尚處請試三藏實解他心不國師遂將涉境心試三藏三藏果見知心念去裏緣為涉境後國師入三昧心不涉境三藏覓國師意不得被呵云這野狐精聖在何處若入自受用三昧去玄誰得知所以行解難知故去證者非見知不證者非見知道存問云如何得行解相應和尚云汝須會得禪宗第三玄初心即貴入門第一玄向後兩玄是得座被衣汝須自看亦須自知有種覺種智種覺者即三身如一亦云理無諍亦云遮那懣寂種智者即得身性圓明後却向身前照用不染不著亦云舍那無依智亦云一躰三身即行無諍如是身性圓明漏盡意解身前無業不住動靜出生入死接物利生亦云正行亦云無住

車他時自具宿命他心三明八解此是聖末邊事汝莫將心湊泊我分明向汝道却向性海裏修行不要三明六通何故如此然則有清有濁俱是情汝不見為山道凡聖情盡躰露真性常住事用不二即是如如佛

第三茺陵僧道存問和尚諸方大家說達摩將四卷楞伽經來未審虛實耶仰山云虛道存問奇知虛和尚云達摩梁時來若將經來在什摩朝翻譯復出何傳記其楞伽經前後兩譯第一譯是宋朝求那跋摩三藏於南海始興郡譯梵云質多此云數數生念又云乾栗此云無心此是一譯見上目錄又江陵新興寺截頭三藏譯梵云質多此云數數生念胡云乾栗此云無心此是二譯義即一般胡云漢云則有差別若言達摩

將經來具翻譯義復是何年又復流行何土汝
不聞六祖在曹溪說法時我有一物本來無字
無頭無尾無彼無此元外無方圓無大小不是
佛不是物返問衆僧此是何物衆僧無時有小
師袖會出來對云神會識此物六祖云這饒舌
沙弥既云識嘆作什摩物神會云此是諸佛之
本源亦是神會佛性六祖索杖打沙弥數下我
汝道無名無字何乃安置本源佛性登時神會
喚作本源佛性尚被
尚杖今時說道遠摩祖師將經來此是謾糊遠
摩帶累祖宗合與其鐵棒只如佛法到此上三
百餘年前王後帝翻譯經論可少那作摩遠摩
特未為汝諸人貪著三乘五性教義汨沒在諸
義海中所以遠摩和尚救汝諸人迷情初到此

上時唯有梁朝寶志禪師一人識梁帝問寶志
曰此是何人寶志答此是傳佛心印大師觀音
聖人乎不去傳楞伽經聖人也道存問和尚去
遠摩五行論云借教悟宗後學借教仰山云所
言借教悟宗者但借口門言語牙齒咽喉唇舌
云口放光即知義也悟宗者即答梁帝云見性
曰功妙用曰德功成德立在於一念如是功德
淨智妙用非是世求只如曹溪六祖對天使云
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躡湛然常寂妙用
恒沙天使頓悟歎曰妙蓋故知佛性不念善惡
妙用自在待某甲若見聖人尚傳妙旨皇帝聞
之當時頓悟亦歎曰朕在京城不曾聞說此語
實為明據謹敬頂札修行道存問曰遠摩和尚
既不將楞伽經來馬大師語本及諸方老宿數

扣堂卷第十八

三

度

引楞伽經復有何意仰山去從上相承說達摩和尚說法時恐此土衆生不信玄旨數數引楞伽經來緣經上有相似處宗通說通誘童蒙宗通修行者及聽惠婆羅門來問佛三十六對世尊並撥入世論又有相似處從緣所得覺及本住法如金銀等性如來出世及不出世本性常住故云有佛無佛性相常住此是閑暇語話引來非是達摩將此為祖宗的意波不聞達摩在西天時問般若多羅今得法當往何土而可行化般若多羅云汝今得法且莫遠去待吾滅度後六十一年當往震旦只得一九如今便去襄於日下亦不聞分付將楞伽經來此土我今告汝若學禪道直須穩審若也不知原由切不得妄說宗教中事雖是善因而招惡果

第四幽州僧思邈問和尚畢竟禪宗頓悟入理門的的意如何仰山云此意甚難若見他祖宗苗稟上上根性如西天諸祖此土從上祖相承或一玄境智他便肯去玄得自理不居惑地更機或一不隨於文教故相傳云諸佛理論不干文墨此一振人難得向汝道少有學禪師僧何處有不得佛法只為無志汝不聞先德道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須任然思邈問云除此一格別更有入處不仰山云有如何即是仰山云汝是何人思邈云幽燕人仰山云汝還思彼處不答云思仰山云彼處是境思是汝心如今返思个思衣還有彼處不答去到這裏非但彼處一切悉無仰山云汝見解猶有心境在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思邈問除却這裏別更有意旨

不仰山云別有別無即不安也思邈問到這裏作摩生即是仰山云據汝解處還得一玄得坐被衣向後自看汝不聞六祖云道由心悟亦云悟心又云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躰湛然常寂妙用恒沙若實如此善自保任故云諸佛護念若有漏不忘记根憶想在身前義海被五陰身所攝他時自不奈何故云如象溺深泥並不見禪亦非師子兒也

第五海東僧亭青問和尚禪使名函不知所措仰山集雲峯迦葉拈伽舍那遮那三摩鉢底師地靜憲沙門慧寂和尚云仰山集雲峯者即是盧舍那本身及現在業根分段身所招外依報也亦云僧寶住持處所迦葉拈迦者惣也迦葉

者禪宗初祖從婆伽婆處密傳三昧也故云如伽也舍摩者密受三昧也亭青問和尚禪使中云還我本來面目莫是此三昧以不仰山云若晏面目更教我說如石上栽花亦如夜中樹影問云夜中樹影未信有其樹影為有為無仰山云有無且置汝今見樹不遮那者身性如也三摩鉢底者即戒定慧亦云菩提妙花亦云花藏莊嚴即內依報招外果者即人相成佛是也師地者通自宗自宗通即三十三祖靜憲者即四種無受三昧問此三昧有出入不仰山云有病即有出入無病藥還祛初心即學出入熟根即淨明無住問出入其意如何仰山云入人如無受即法眼三昧起離外取受入性如無受即佛眼三昧起即離

祖堂卷第十八
第三十九

內取受入一軀如無受即智眼三昧起即離中間取受亦云不著無取受自入上來所解三昧一切悉空即惠眼所起入無無三昧即道眼所起即玄通無尋也譬如靈空諸眼不立絕無眼翳讚如上三昧畢竟清淨無依住即淨明三昧也告諸學人莫勤精進懈怠懶惰空心靜坐想一个無念無生想一个無思無心論他身前不生不滅二邊中道義海是他人光影拋却身前義海緊抱執一个黑山此是癡界亦不是禪沙門者達本性息緣慮勤修上來三昧則通達一切三昧故云沙門天阿修羅頂戴恭敬故云道德圓備執此向後堪受人天供養若不如此修

行受人天供養一生空過火難大難惠寂者在住持三寶中與初解外招依報不別並屬假名空自餘法要及化緣之事多徧仰山行錄勅謚智通大師妙光之塔東平遷化後歸仰山矣

祖堂集卷第十八

祖堂集卷第十九

江西下卷第廿五後漢五代法孫

香嚴和尚嗣為山在登州師諱智閑未覩實錄
時去青州人也身方七尺博聞利辯才學無當
在為山衆中時擊論玄猷時稱禪近前後數數
扣擊為山問難對答如流為山深知其浮學未
達根本而未能制其詞辯後因一朝為山問曰
汝從前所有學解以眼耳於他人見聞及經卷
冊子上記得來者吾不問汝汝初投父母胞胎
中出未識東西時本今事汝試道一句來吾要
記汝師從茲無對伍頭良久更進數言為山皆
不納之遂請為道為山云吾道不當汝自道得
是汝眼目師遂歸堂中遍檢冊子亦無一言可
對遂一時燼之有學人近前乞取師去我一生
未被他帶累汝更要之奚為並不向之一時燼

矣師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余自生來謂無有當
今日被為山一撲淨盡且作一个長行粥飯僧
過一生遂礼辭為山兩邊出門回到香嚴山忠
國師遺跡棲心鵠泊併除草木散闍因擊擲瓦
礫次失笑回而大悟乃作偈曰一捏忘所知更
不自修持寥寥無蹤跡聲色外威儀十方達道
者咸言上上機便罷歸室焚香具威儀五躰投
地遥礼為山讚曰真善知識具大慈悲拔濟迷
品當時若為我道却則無今日事也便上為山
具陳前事并發明偈子呈似和尚便上堂今堂
維那呈似大眾大眾惣賀唯有仰山出外未歸
仰山歸後搗山向仰山說前件因緣燕把鴿子
見似仰山仰山見了賀一切後向和尚說雖則
向摩發明和尚還驗得他也無為山云不驗他

似山便去香巖蒙賀喜一切後便問前頭則有如是次第了也然雖如此不息衆人疑作摩生疑斷將謂預造師兄已是發明了也別是氣道造道將來香巖便遣偈對曰去年未是負今年始是負去年無卓錫之地今年錫亦無仰止云師兄在知有如來禪且不知有祖師禪師問偈如人在高樹上口嚼樹枝脚下踏樹手不攀枝下有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又須向伊道若道又被撲殺不道連於他問汝此時作摩生指他自免罽身失命虎頭招上座返問上樹時則不問禾上樹時作摩生師笑盪盪問如何是據現在學師以扇子旋轉示去見摩見摩問如何是無表戒去待聞梨還俗則為你說問如何是聲色外相見一句云某甲未住香巖時且道在什摩

處與摩時亦不敢道在去如幻人心心所念法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去大德未問時則答進曰即今時如何去即今時問也問如何是直截根原佛所印師把杖拖下掾手而去拈古人跡証曰古人語語中骨如雲曠秋月光明時出沒句裏隱不當當人玄會暗商量唯自肯意不傷似一物不相妨師與樂普同行欲得相別時樂普云同行什摩處去師云去東京普曰去作什摩師去十字路頭卓賣去普曰卓賣作什摩師云為人普曰作摩生為人師便舉起拂子普舉拂子作摩生為人師便地下拂普云荒處猶過在淨地為什摩却迷人師云恠伊作什摩勸學吟滿口語無窮說明明向道人不決急著力勤咬齧無常到來救不徹曰裏話暗笑切快磨古

雖淨挑揭理盡覺自護持此生事吾不說玄旨
求他古老吟禪學須窮心影絕

師誠宗教接物頌曰三句語究人玄迅面目示
豁然開兩路備機緣投不遇說多正

洞山問僧離什摩處來對云離香嚴來山云有
什摩佛法因緣對云佛法因緣即多只是愛說
三等照山云舉看學人舉云恒照常照本來照
洞山云有人問此三等照也無對云有山云作
摩生問對云作摩生是恒照常照又問常照山云好
問處不問僧問請師垂个問頭洞山云問則有
不用拈出緣作摩故闍梨千鄉万里來乍到者
裏且歇息其僧纔得个問頭眼淚落洞山云哭
作什摩對云啓和尚未代後生伏蒙和尚垂方
便得三人氣道一則喜不自勝二則戀和尚法

席所以與摩淚下洞山云唐三藏又作摩生從
唐國去西天十萬八千里為這佛法因緣不
惜身命過得如許多嶮難所以道五天猶未到
兩眼淚先枯雖則是從此香嚴千鄉万里為佛
法因緣怕个什摩其僧下山却歸香嚴從容得
二日師戴帽子上堂其僧便出來問承師有言
恒照常照本來照三等照則不問不照時喚作
什摩師便却下帽子拋放衆前其僧却歸洞山
具陳前事洞山却住頭後云實與摩也無對云
實與摩洞云若也實與摩斫頭也無非過其僧
却歸香嚴具陳前事師下牀向洞山合掌云新
豐和尚是作家

窮後頌曰有一語全規矩休思量不自許路逢
同道人揚眉省來處踏不著多疑慮却思量帶

伴侶一生參學事無成
慙慙抱得枰檀樹

常在頌管帶歷歷諸邊寧
息平常見聞不入榛

棘四威儀中淨潔析析機
感相投一時拖擲嘿

靈對緣聲前顯跡同道相
知不勞勢力

修行頌曰天寒宜曝日歸
堂一食傾思著未生

時宜然任他清只摩尋時
明鏡非明鏡獨坐

靈涼行時也只寧鄭郎中
問頌既無人解又無

人縛出此路歧入何城廓

師頌答語中埋跡聲前露
容即時妙會古人道

同嚮應機勸無自他宗訶
起駭躋頌迅成龍

鄭郎中又問來無他徹跡
去是非我途併逐踪

猴盡山川境在無

大師以發機頌答語裏埋
筋骨音聲染道容即

時纔妙會拍手趁乘龍

清思頌曰盡日坐虛堂靜
思絕參詳更無迴顧
意爭肯置平常談玄頌曰
的的無兼帶獨運何
位賴路逢達道人其將語
嘿對

與學人玄機頌曰妙古迅
速言說來遲纔隨語
會迷却神機揚眉當問對
面怨怡是何境界同
道方知

渾濫語頌曰一束茆草六分
蓋得庵無子門蔽
頭人入去却轉頭來語渾
濫師為衆曰此世界
日月短促則須急急成事
了却去平治如許多
不如意事直須如地相似
安然不動一切殊勝
境不隨轉只摩尋常不用
造作獨脫現前不帶
伴但皎然秋月明內外通
透尅念寸陰直須此
生了却今生不了阿誰替
代大德莫待頭白齒
黃耳聾眼暗無常到來悔
當何及大德身上是

他衣堂裏共他食燈油火炭床榻卧具什方信
心供頂將何道業消受一念跡不盡个个是債
負持達丈夫氣志堅固心如斷繩休去三界曰
果無斷現時當貴真窮苦樂之事盡未來際縱
恣貪愛織造有漏至于今日應當知足過去諸
佛還從凡天中修持去無天生聖人大德本離
歸中抱却父母出家為什摩事真因伯其猶預
虛度光陰古人道奇語參玄人光陰真虛度百
丈夫努力一生頭了却誰能累劫受諸殃

疎重細六月卧去被衣蓋不得無假偽達道
人習祖意我師宋古來諱唯此人善安置是法
財具慙愧不虛施用家諦有人問小可氣尋
來說米貴 為君大夫暢玄頌日達人多隱顯
不定露形儀語下不遺跡密密潛護持動容揚
古路明妙乃方知應物但施設真道一思議
實明頌日思清人少憲風規自然足影落在音
容孤明絕控韻
出家頌從未來出家未詳出家稱起世不尋常
更無小殊勝
寄法堂頌東間裏入窻西間裏語話中間裏
眠通間裏行道向前即檢技向後即隱形時人
都不措問什摩精靈卷口淨地上謔怒怡然中
伴真平坦處不守危嶮中藏身首韻過之眼開

祖堂卷第十

三

四

僧瑤駐筆疑神

玄旨頌曰去去無標的來來只摩來有人相借
問不語笑咳

贈同住歸寂頌同住道人七十餘共辟成郭樂
山居身如寒木心芽絕不話唐言休梵書心期
盡蒙身雖喪如來弟子沙門樣深信共崇鉢塔
成巍巍置在青山嶂觀夫參道不盡然脫去形
骸甚高上從來不說今朝事暗裏埋頭隱玄暢
不留蹤跡異人間深妙神光飽明亮

勸學頌曰出家修道莫求矣失念求安學道難
未得直須求大道覺了無安無不安

志守得破頌云十五日之前師僧草離此間十
五日之後師僧莫住此間去即打汝頭破住即
亦復如然不去不住事意如何是即是擬即差

時見聞頌曰好在這方離幽宗人跡稀從來未
登破無計遣狐疑

分明頌頌喪命根感德自是一物不似規矩現前
遵古路頌與郎中盛心越境淨思量句裏無踪
聲外許文字影像駭驚覺動容彈指飽馨香
向董兵馬使說木偈宿靜心意到山中為求生
得聖神蹤向道却思思不得却被思思不通
尊志頑死轉死轉究盡疑見只學分明無生已
應內外不思未露眉面如夢踏地驚人頓變
與學人宗教宗如滿寺擇迦子未詳釋迦經喚
來試共語開口雜音聲

三句後意頌書出語多盡虛中帶有無却向書
前會放却意中珠

自餘化緣終始年月悉彰實錄勅謚龍燈大師

笑福之塔

徑山和尚嗣為山師譚鷓鴣未觀寶錄師兩浙尚父大王禮重為師賜号法濟大師師初出世時未具方便不得穩便因此不說法過得兩年後忽然迴心向徒弟曰我聞湖南石霜是作家知識我一百來少師中豈無盡利者誰去彼中勲學彼中氣道轉來察救老漢時有一僧名全表便緯發到石霜恰遇上堂曰便且問曰三千里外又響石霜到來為什摩寸步千里霜云我道落帶手不長從此親近石霜四十餘日後却歸本山成持和尚便有來由上堂說法時有人問如何是短師云鱉與眼裏者不滿進曰如何是長師云十聖不能量全表却歸石霜舉似前話石霜微笑曰是你和尚真實道人全表却問

石霜如何是短霜云真屈曲進曰如何是長霜云雙陸盤中不啻彩全表持此因緣來舉似師師歡喜便上堂告衆曰南風吹來飽齣齣底任你橫來豎來十字縱橫也不怕你時有人問与摩去底人還有却來否也無師云我道金鑊閉不得全表持此話來舉似石霜石霜當日便上堂告衆曰今日有徑山消息來諸上座惣去徑山徑山是真善知識具舉前話後却向衆曰只如徑山与摩道還得十成也無雖然如此只道得八分全表便出來問与摩去底人還有却來否也無云金鑊閉不得來作什摩石霜又住道明上座欲去徑山時石霜臨發時便問一毫寧衆穴時如何霜云須得万年進曰直得万年後如何霜云光靴聽你光靴白俊聽你白俊明上

座持此問來徑止便問曰一毫穿衆穴時如何
去須得老進曰直得老後如何云登科聽你登
科拔髓聽你拔髓

靈冥和尚嗣為山在福州師諱志勤福州人也
一造大為聞其示教晝夜之疲如器考妣莫能
為喻偶觀春時花藥繁花忽然發悟喜不自勝
乃作一偈曰三十年来尋劍客幾逢花發幾抽
枝自從一見挑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因自為
山和尚說其偈言為山云從緣悟達永無退失
汝今既念善自護持遂而返錫歐閩舉似玄沙
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未徹在僧進問正是
也和尚還徹也無玄沙云須與摩始得師云且
去且今玄沙云甚好甚好師云喏喏玄沙送師
頌曰三十年來只如常幾迴落葉放毫光從此

一去雲霄外圓音駭性應法王中塔頌曰諦當
恒然且古今未徹見聞實甚深現現運轉三十
載春盡萎花亦君心師初創靈應後住靈雲云
徒臻湊矣長慶初來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云驢使未了馬使到來靈峯僧來問如何是佛
出世時專師豎起拂子進曰如何是佛未出世
時事師又豎起拂子其僧便發上靈峯靈峯問
迴太速乎其僧云問佛法不相當所以却歸來
靈峯云你舉看其僧便舉前話靈峯云你問我
我与你道僧便問如何是佛出世時事靈峯豎
起拂子進曰如何是佛未出世時事靈峯放下
拂子僧便禮拜靈峯便打之喝出僧舉似玄沙
玄沙云譬如一芥地作契賣与你惣了東西四
畔並屬你了也唯有中心一樹由屬我在靈峯

亦衆去山上鳥水裏思什麼人取得有僧麼似
師去前三三後三三三峯間舉六靈雲頂上孤
月明問諸方盡皆雜食夫審和尚如何師去唯
有闍中異雄雄鎮海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去
彩氣夜常動精靈曰少逢問久戰沙場為什麼
功名不就師去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万里禁
長城進曰罷息干戈縮手皈朝時如何師去慈
雲普潤無邊際枯樹無花爭奈何問混泐去分
時如何師去如露柱懷兒進曰舍生來後如何
師去如一片雲點大清進曰只如大清還愛點
也無師去為摩則舍生不來進曰直得統清絕
點時如何師去由是真常流注進曰如何是真
常流注師去如鏡常明進曰未審向上還有事
也無師去有進曰如何是向上事師去打破鏡

來相見問摩尼不隨衆色未審作什麼色師去
作白色進曰這個是衆也師去玉本無瑕相如
誑於秦主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去呂才葬虎
耳進曰如何是呂才葬虎耳師去坐見白衣天
進曰王今何在師去真龍顏

王敬初常侍嗣為山因見米和尚來公豎起
筆米和尚去還解判得虛空不天官拋筆案上
便入宅更不出見米乃致疑公 荆襄州延慶寺
祖師堂雙聲碑文者是也稱揚祖教洞契玄歎
理合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韻廣行于世矣
臨濟和尚嗣黃蘗住鎮州師諱義玄姓邢曹節
人也自契黃蘗鋒機乃闡化於河北提綱峻遠
亦教幽深其於樞秘難陳亦誨略申少今師有
時謂衆去山僧今明向你道五陰身日內有無

位真人堂堂露現無毫髮許闍闍何不識取時
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便打之云無位真
人是什摩不淨之物雪峯聞舉士林際太似好
手師問落浦從上有一人行棒有一人行喝還
有親踈也無落浦云如某甲所見兩個惣不親
師云親覈作摩生落浦遂喝師便打之曰德山
見僧叅愛茲打師委得令侍者到德山打汝汝
便接取拄杖以拄杖打一下侍者遂到德山皆
依師指德山便歸丈室侍者却歸舉似師云從
來疑這个老漢目僧侍立次師豎起拂子僧便
禮拜師便打之後目僧侍立次師豎起拂子其
僧並不顧師亦打之雲門代云只宜尊甲黃蘗
和尚告衆曰余昔時同叅大寂道友名曰大愚
此人諧方行膺法眼明徹今在高安願不好群

居獨拙山舍與余相別時叮囑云他後或逢靈
利者指一人來相訪于時師在衆聞已便往造
謁既到其所具陳上說至夜間於大愚前說瑜
伽論譚唯識復申問難大愚畢夕峭然不對及
至旦來謂師曰老僧獨居山舍念子遠來且延
一宿何故夜間於吾前無恙慙放不淨言訖杖
之藪下推出闕却門師迴黃蘗復陳上說黃蘗
聞已稽首曰作者如猛火燃喜子遇人何乃虛
往師又去復見大愚大愚曰前時無慙愧今日
何故又來言訖便棒推出門師復返黃蘗啓問
和尚此迴乘送不是空歸黃蘗曰何故如此師
曰於一棒下入佛境界假使百劫粉骨碎身頂
擎蓮須弥山經無量劫報此殊恩莫可酬得黃
蘗聞已喜之異常日子且解歇更自出身師過

旬口又謂黃蘗至大愚所大愚纔見便擬捧師
師擬得捧子則便抱倒大愚乃就其背毆之數
拳大愚遂連點頭曰吾獨居山舍將謂空過一
生不期今日却得一子先招慶和尚舉終乃問
師演侍者曰既回他得悟何以却將拳打他侍
者曰當時教化全回佛今日威拳物爲君師曰
此侍奉大愚經十餘年大愚臨遷化時囑師去
子自不負平生又乃歿吾一世已後出世傳心
第一莫忘黃蘗自後師於鎮府匡化雖承黃蘗
常讚大愚至於化門多行喝棒有時謂衆云但
一切時中更莫間斷魚目皆是因何不貪只爲
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所以三忍輪迴受種種苦
大德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日見在耳日聞
在手執提在脚雲奔本是一精明分成六和合

心若不生隨處解脫大德欲得山僧見處坐斷
報作佛頭十地滿心猶如客作兒何以如此蓋
爲不達三祇劫空所以有此障若是真正道流
盡不如此大德山僧略爲諸人大約話破網宗
切須自看可惜時光各自努力自餘應機對答
廣彰別錄矣咸通七年丙戌歲四月十日亦化
謚号慧照大師澄虛之塔

觀和尚嗣黃蘗在福州師出家黃蘗寺密承黃
蘗宗教後復甌闢於丁墓山居小蘭若每局其
戶學者無由輒造其門唯有日給餉食清信僮
流至時則号扣之乃一闢耳後因靈峯和尚初
入嶺又欽高峻遂往征候手扣其門師纔出門
雪峯一見攔腰把住便問是凡是聖師暮面与
一豨去者野狐精便推出却閉其戶雪峯去

典識老兄曹山到洞山洞山問近離什摩處對
云近離閩中洞山云有什摩佛法目綵對云某
問西院如何是大人相西院云安三藏時則
有洞山向西院合掌云作家洞山又云某甲行
脚時遇者南泉南泉也有似這個目綵有僧問
如何是大人相南泉答曰王老師三歲時則有
如今無洞山又問什摩處人對云莆田縣人洞
山云什摩處出家對云碎石院山云碎石院近
黃蘗你曾到不對云曾到洞山云有什摩佛法
目綵對云某甲自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云
我若向你道則別更有也洞山問此語便合掌
云你見古佛雖然如此只欠一問曹山禮拜便
請問頭曹山再三苦切問三度方得問頭入嶺
參師舉前話進問為什摩故不道師云若道我

不道則噫却我口若道我道則秃却我舌曹山
便歸洞山具陳前事洞山執手撫背云汝甚有
那啄之分便下牀向黃蘗合掌云古佛古佛師
問安和尚只這一片田地合著什摩人好安和
尚云好著个無相佛師云早是污却也師住齋
時有一僧喫粥了便辭師師問汝去什摩處僧
云禮拜大為師云近那喫鉢了去也其僧便住
喫鉢了便辭師恰得見庵前樹上有青蛇開口
便指云汝若去大為只這青蛇是自外搥要不
一故不盡軀軀府五年過黃巢兵馬償債而終
臨刃之時白乳涌高數尺蓋大權化跡其可惻
陳和尚嗣黃巢在睦州龍興寺師平生行密行
常製造蒲鞋暗遺於人因此稱為陳蒲鞋和尚
是也有時謂眾曰汝諸人還得个入覈摩若未

得入即向這裏入向後不得辜負老僧珍重師
有時云明明向你道尚乃不知豈況蓋覆將來
時有一座主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已留心
宗門中事乞師提綱師云問著宗門中事有什
麼難道恰問著老僧鼻孔頭上漫漫脚下底漫
漫教家喚作什麼座主教家無這个意旨師便
打之師問大德諱什麼經論答曰講十本經論
作麼生講去依文諱你不懂講經某甲則不解
諱請師諱云你不是聽經人某甲不會乞師說
教云三段不同今堂第一又問大德諱什麼經
論去曾諱十穀本經論何得妄說對云某甲實
語師云雪上加霜枷過狀來我与你道不
妄語近前來便近前師云得為摩墨大德隔三
月後便悟又問什麼家來去江西來夏在什麼

家云雲居雲居切要家作麼生云只今作麼生
拈上大人對云有什麼罪過師云雲居與摩道
是你與摩道士雲居與摩道師云三家村裏老
婆禪造主不得自領出主師見僧上來去破也
什麼家是破家師云破也臨濟見僧上來便喝
有僧問古人纔見人便喝意作麼生師喚僧正
僧正應答師云有什麼共語家又去來來會摩
對云不會不會則念經持齋又問僧什麼家來
去遊臺山去來還見文殊摩云見什麼家見對
云臺閣上見師云見泥堆又去近前你識文殊
摩云不識師云年高臍長占得上座頭並無氣
息問祖意與教意還同別師云教意是教意祖
意是祖意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一怕你不
問二恐你不會便請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愧

祖堂卷第九

大隨和尚嗣安和尚師諱法真俗姓陳東川人也心行慈愍道德高峻賑飢卹儉割己於人而天性敦於林壑守道不趣於浮世也大蜀皇帝響其德高勅書請詔師辭老病不赴渥澤須送紫衣法號神照大師問僧什麼處去對去去娥媚禮拜普賢師提起拂子云文殊普賢惣在這裏其僧便作圓相拖向背後師喚侍者師云將一貼茶來向師僧師欲順世時患口喎師乃集衆上堂告去還有人醫得吾口摩有人醫得出來再三徵無人極對師去若無人解醫老僧自醫師遂以手推正告寂

知聖大師有僧問和尚生緣在什麼處去日出東方月落西山年多少師云今日生明日死問如何是法身云鼓鳴也與飯去問佛法畢竟事如何師展開兩手鎮州大王請趙州共師齋次師問趙州大王請和尚齋和尚將何報答趙州云念佛師云門前乞兒也解與摩道州云大王將錢來與靈樹

峽山和尚嗣西院女禪師在饒州未覩行錄不決化緣終始問如何是西來意去中冬嚴寒問如何是深深家師去待你舌頭落地則向你道道吾休和尚嗣開南師每日上堂戴蓮花笠子身著欄簾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去打動開南鼓靈智德山歌法樂自娛者是也有人拈問東山古人有言打動開南鼓盡唱德山歌如何是

開南鼓去聽如何是德山歌去還解和得摩忽
過同道者作摩生去教他作舞應聲便作舞時
作摩生去知音者不無亦須諱却諱却後如何
云萎萎羸羸且為摩過時師入僧堂問第一座
上座長什摩人對去東國人彼中還有這個樣
人也無對去有既有來這裏作什摩對去只為
有所以迴避來今日恰遇著師便可呵大笑却
歸房丈

俱脰和尚嗣天龍在敬安州未覩行錄不史始
然師因住庵時有屋衆名實際戴笠子執錫遶
師三匝卓錫前立問師曰和尚若答某甲則下
笠子師對其屋便發去師去日勢已晚且止一
宿屋云若答得則宿若答不得則進前行師歎
曰我是沙門被屋衆所笑蓋蒙丈云形而無

丈夫之用欲出山參尋知識言
人報言三五日間有大菩薩至來為和尚說
法未逾旬曰天龍和尚到來師接足前返侍立
之次具陳上事未審如何對他天龍豎起一指
師當時大悟後來為衆去某甲得天龍和尚一
指頭禪一生用不盡

勝光和尚嗣紫胡在台州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云福州楊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去
即便道進曰請師道去穿耳胡僧笑點頭

資福和尚嗣仰山和尚在吉州師諱貞遂韶州
須昌縣人也師有時把團子向面前去諸佛菩
薩及入理聖人皆從這裏出却打破拖下拍開
尊云作摩生問如何是主佛心云山何大地問
如何是納僧切急蒙去不過於此問云內呈蒙

相蓋卷第九

釋

時如何師去好个問頭學人礼拜師去苦痛蒼
天學人去此時學人重捺和尚如何去明日來
向你道學人去苦痛蒼天師便打之問古人拈
搥豎拂此理如何噫又僧過夏問師某甲新入
叢林在此間過夏未曾蒙和尚指教亦須往問
遂至和尚所述其意則被師攔曾托出去某甲
自住此山未曾瞻却一箇師僧眼問如何是一
路徑躲門師彈指一下却展手如何領會云不
是秋月不明子自橫行八九

祖堂集卷十九

十一

祖堂集卷第廿

江下卷第七唐孫萬代注錄

五冠山瑞雲寺和尚嗣仰山寂禪師師諱順之俗姓朴氏俱江人也祖考並家業雄傑世為邊將忠勤之譽遺慶在鄉母昭氏柔範母儀芬芳閭里懷娠之日顯夢吉祥免腹之時即多異瑞昔賢知此今又徵焉及乎竹馬之期漸有牛車之量凡為嬉戲必表殊常已至十歲精勤好學屬詞詠志即見凌雲剖義談玄如同照鏡既登弱冠道牙早熟猷靈喧華之地長遊靜默之中遂乃懇告二親將隨緇侶志不可奪所天容許便投五冠山剃髮仍適俗離山受具是或行同結草心比護鶉因遊公岳忽遇神人邀請化成宮闕若兜率天說法應緣後焉殄滅若非德至行圓孰能致感如此也洎乎大中十二年私發

誓願擬遊上國隨入朝使利涉雲濱乘一隻之船過萬重之浪曾無懼念不動安禪遂到仰山慧寂和尚處虔誠禮足願為弟子和尚覽余笑曰來何遲緣何晚既有所志任汝住留禪師不離左右謔稟玄宗若願回於夫子之下如迦葉於釋尊之前彼中禪侶皆增歎伏軋符初松岳郡女檀越元昌王后及子忒武大王施五冠一龍巖寺便往居焉今改瑞雲寺也

師有時表相現法不徒證理邊疾此中四對八相○此相者所依涅槃相亦名理佛性相與群生衆聖皆依此相相雖不異迷悟不同故有凡夫有聖謂識此相者名為聖人迷此相者名為凡流是故龍樹在南岳土則為說法對諸大衆而現異相身如月輪當於坐上唯聞說法不見其

形彼衆之中有一長者名曰提婆謂諸衆曰識此端不衆曰非其長聖誰能辯耶尔時提婆心根宿靜亦見相默然契會乃告衆曰今此瑞者師現佛性非師身者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語猶未訖師現本身座上偈曰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髣說法無其形用辯非聲色若有人將此月輪相來問相中心著牛字對也

①此相者牛食忍草相亦名見性成佛相何以故經云雪山有草名為忍辱牛若食者則出醍醐又云衆生若能聽受諸大涅槃則見佛性故當知草喻妙法牛喻頓機醍醐喻佛如是則牛若食草則出醍醐人若解法則成正覺故云牛食忍草相亦名見性成佛相也○辨此相者三乘求空相何以故三乘人鬪說真空有心趣

向未證入真空故表圓相下盡三牛也若將此相來問以漸次見性成佛相對之②此相者露地白牛相謂露地者佛地亦名第一義空白牛者證法身之妙慧也是故表一牛入圓相也問何故月輪相下著三鯨又月輪相中心著牛字對之耶答月輪相下三鯨是表三乘月輪相中心一牛是表一乘是故舉擡乘來現實入證對之問向前已說月輪相中心著牛是牛食忍草相何故又言月輪相中心著牛者露地白牛相也兩蒙昏是同相同牛何故說文不同耶答說文雖別相及牛則不異問若也不異何故兩蒙各現同相同牛耶答證相及牛則不異見性遲疾不同故兩蒙各現同相同牛問若論見性遲疾各別者食忍草牛與露地白牛誰違誰疾耶

答曰忍草牛則明花嚴會中頓見實性之牛故
 疾露地白牛則明法華會中會三歸一牛故是
 故說文雖則不同證理不異故舉同相同牛明
 理智不異不言來處全同也生○此相者契果
 修曰相何以故初發心住雖成正覺而不尋眾
 行慧等佛地行不過位故表此相也古人云履
 踐如來所行之跡則此相也若有人將此相來
 問又作月輪相中心著卍字對之(卍)此相者曰
 圓果滿相也問何故月輪相上頭著牛字來月
 輪相中心著卍字對之若月輪相上頭著牛者
 報果修曰相曰輪相中心著卍字者曰圓果滿
 相舉曰來現果對之○牛此相者求空精行相
 謂門前草庵菩薩求空故經云三僧祇修菩薩
 行難忍能忍難行能行求心不歇故表此相也

若有人將此相來問月輪相中心著王字對之
 (王)此相者漸證實際相何以故若有菩薩經劫
 修行壞四魔賊始得無漏真智證入佛地更無
 餘習所恒似聖王降伏群賊國界安寧更無惡
 賊所阻故表此相也此下兩對四相遺虛指實
 牛(牛)此相者想解遣教相謂若有人依佛所說
 一乘普法善能討尋善能解脫實不錯謬而不
 了自己理智全依他人所說故表此相也若有人
 將此相來問則社上頭牛字對之(牛)此相者
 識本還源相經云迴神住空靈降伏難調伏解
 脫魔所縛超然露地坐識陰般涅槃者即此相
 也問何故社上頭牛字不社圓相中心人字耶
 答圓相中心人字者表理智上頭牛字者喻人
 想解若有人雖依教於前三藏教典而未顯自

已理智者蓋是想解想解不生則理智現前故
袪上頭牛字不袪圓相中心人字是故經云但
除其病而不除法問何故不許凡人依教學法
耶答若是智者依教何用識心凡人依教無益
問諸佛所談三藏經典有所用不答不是不許依
教悟入依教想解祇是虛妄是故佛告呵難難
復憶持十才如來十二部經清淨妙理如恒河
沙只益戲論當知依教想解無益問何故教去
聞佛教者盡成聖果又云一毫之善發跡駐佛答
約上恨人依教便悟直現理智決定明了若為
下根依教不悟想解無益此下根人依教勤種
待後世者誰言無益聞佛教者盡成聖果一毫
之善發跡駐佛何況廣學經論及諸說者○牛
此相者迷頭認影相何以故若有人不了自己

佛及淨土信知他方佛淨土一心專求往生淨
土見佛聞法故勤修善行念佛名号及淨土名
相故表以相也志公莫去不解即心即佛真似
騎驢覓驢者即此相也若有人將此相來問則
袪圓相下牛字對之○此相者背景認頭相問
何故袪下頭牛字不袪圓相中心人字耶答衆
生未發大智未達真空故專求他方淨土及佛
往生淨土見佛聞法衆生若迴光發智達得真
空自己佛及淨土一時齊現不求心外淨土佛
故不袪圓相中心人字袪下牛字也問如何是
自己佛及自己淨土答衆生若發真智達得真
空即真智是佛空是淨土若能如是體會何處
更求他方淨土及佛也是故經云將聞持佛佛
何不自聞聞又以下四對五相○此相者舉函

索蓋相亦名半月待圓相若有人將此相來問更添半月對之此則問者舉函索蓋答者將蓋著函函蓋相稱故已現圓月相也圓相則表諸佛躰也○此相者把玉覓契相若有人將此相來問圓月中心者某對之此則問者把玉覓契故答者識珠便下手○此相者鈎入索續相若有人將此相來問某字邊添著人字對之此則問者鈎入索續故答續成寶器也○此相者已成寶器相若有人將此相來問又作圓月相中心著土字對之○此相者玄印旨相迥然超前現衆相更不屬教意所攝若有人似个對面付果然不見故三祖云毫釐有錯天地玄隔然不無玄會之誰能識此相也若是其人見而諳會如子期聽百牙之琴提婆見龍樹之相不具其

人對面不識似已人聞白雪之歌驚子入淨名之會假使後學根撥玄利將是則頓曉如鷄把卵碎啄同時相性遲鈍者學而難曉似盲人相色而轉錯耳

師有時說三遍成佛篇於中有三意去向為三一者證理成佛二者行滿成佛三者不顯成佛言證理成佛者知識言下迴光返照自己心原本無一物便是成佛不從萬行漸漸而證故去證理成佛是故經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又古人云佛道不遠迴心即是即此義也此證理成佛中若說體性都無一物通論三身不無一佛二菩薩雖有三人而今見性成佛故得成佛功在文殊故古人云文殊是諸佛母所謂諸佛從文殊生故言文殊者即實智也一切諸佛因其

實智而證菩提是故文殊是諸佛母耳

言行滿成佛者雖已窮其真理而順普賢行願
應位廣修菩薩之道所行周備悲智圓滿故云
行滿成佛也故古人云行到處即是後來處是
故明知所行已周還至本處本處者即理也此
行滿成佛所證之理不異於前證理成佛之理
雖不異行因至果故云行滿成佛也此行滿
成佛中若舉果德但以普賢行成佛道論三身
亦有一佛二菩薩雖有三人而今別取行滿成
佛故得成佛功在普賢故古人云普賢是諸佛
父也所謂諸佛從普賢生故言普賢者即萬行
也一切諸佛因其萬行而證菩提是故普賢是
諸佛父可
言一佛二菩薩者遮那是理文殊是智普賢是

行此理智行三人同體故一不可捨也又一佛
二菩薩亦為主伴以本體無上遮那為主以見
性智功文殊為主以萬行福力普賢為主是故
遮玄通云一切諸佛皆以文殊普賢二大士成
佛菩提也又云文殊普賢為諸佛作少男長子
故知三人亦為主伴耳

言亦顯成佛者如前證理行滿自行成佛已畢
今為衆生亦顯成佛八相成道矣言八相者從
兜率天退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轉法輪入
涅槃等八相成佛故云亦顯成佛當知八相成
道是報化非真是故經云如來不出世亦無有
涅槃以本願力故亦顯自在法此經報化佛中
指真佛也又經云吾從成佛已來經無量阿僧祇
劫故知釋迦如來無量劫前已成行備大德也

聖賢卷第十

十一

為衆生故小顯始成正覺今此釋迦是賢劫千佛之第四佛也過去莊嚴劫中一千佛現在賢劫中一千佛未來星宿劫中一千佛如是三劫中一切諸佛出現於世攝化群生相傳授記分毫不錯矣歎者教典推尋古跡通觀一人成佛方樣應知三遍成佛耳伏請欲磨佛位者略看筌蹄却自思惟前佛後佛皆同此路如人行路新舊同轍故記而之也

師有時說三篇於中有三意 第一頓證實際篇 第二遍漸證實際篇 第三漸證實際篇

廣野中有一仙人名曰該通為大衆說若有衆生無始已來不悟性地輪迴三界隨緣受報忽遇智者演說真教頓悟性地便成正覺不依漸次故名為頓證實際是故經云雪山有草名曰

忍辱牛若食者即出醍醐是其意也衆中有一隱士名曰智通啓仙人曰信知群品自有性地又一切智者演說真教不為一人何以故同聞真教悟與不悟各各不同仙人告隱士言衆生雖有自性清淨圓明之躰背本逐末多劫多時受別異身根性利鈍不等故同聞真教悟與不悟各各不同不是智者說真教禍故經云猶如明淨日暫者其能見無有智慧心終不能見隱士啓仙人曰諦觀高指且尋來言智者說法不為一人悟與不悟唯在愚智然則愚智本來各各不同說法有何所用仙人告隱士言汝今諦聽吾為汝說智人不是本悟愚人不是長迷愚人忽悟真說智人不是外來若也不用真教愚爭成智人若也不用真教何處辯得利鈍是故

衆生若長根鈍者非聞真教不曉性地衆生若是利根者忽聞真教頓曉性地便是智人也何處愚智有隔是故當知凡聖不隔根有利鈍智者說法亦不為一人猶如母鷄抱甲衆甲皆發資稟不發可即母鷄唯不愛衆甲愛資稟是則發與不發唯在甲性不是母鷄抱甲之禍一切智者亦復如是廣為大衆演說真教根利者頓曉根鈍者不曉可則智者唯愛利根不愛鈍根是即曉與不曉唯在根性不是智者說教之禍是故經云所有聞法不由他悟然即知假方便智者常說妙法悟與不悟此在學人不在智者隱士問曰衆生若是利根忽聞真教言下慧發頓悟性地此是何人仙人答曰此是智照文殊隱士問曰文殊智照在何處仙人答曰文殊智

照是在性之隱士問曰照智與性地同異若何仙人答曰智照與性地不同不異隱士問曰智照與性地不同不異其義如何仙人答曰智照是能證之人性地是所證之法故不無能所是故古人士以此無知之般若證彼無相之真諦故智與性不同又能證智照無知所證性地無終不有能所是故古人士智窮實際能所兩亡故智照與性地不異照隱士智逾聞仙人說奉契高指頃使疑網也于時該通仙人為大衆說先為智通已說見性若論衆行不如此此衆中有遊子名曰行通啓仙人曰見性如此衆行若何仙人告遊子言若有衆生忽聞真教頓見性地不住此處隨緣行自利利他悲智故名為衆行遊子啓仙人曰我華曾聞仙人演說法忽

聞真教頓悟性地名為智照文殊今承仙人說
頓悟性地不住此處隨緣行自利利他悲智故
名為衆行行此行者此是何人仙人答曰行此
行者寄位普賢遊子問曰普賢大士寄何等位
仙人答言寄回五位不至果位雖寄此位不住
此位衆行行時三等普賢遊子問曰寄位於目
位乃至果位何等名為三等普賢仙人答曰一
者出纏普賢二者入纏普賢三者果後普賢遊
子問曰此三等普賢勝劣等級其義如何仙人答
言此三等普賢勝劣等級其義不同謂所言出纏
普賢者見性之後行於衆行對前万境不無瞥起
之心已達心源不滯幻化之境故古人云不無
所斷之鄣還有能斷之智遊子問曰古人云若
發能證之智全無所斷之障其義如何仙人答

曰若發能證之智全無所斷之鄣者此是文殊
斷惑何以故文殊當性之時慧中不有異相故
今言不無所斷之障還有能斷之智此是普賢
斷惑何以故普賢應位之時不無斷惑成德故
是故兩人斷惑成德不同不會兩人斷惑成德
相諍斷惑成德之義遊子問曰已知文殊斷惑
如此若論普賢斷惑現行耶斷習氣耶仙人
答言若言普賢位中全無現行煩惱普賢寄位
斷惑此是習氣煩惱遊子問現行與習氣如何
普賢全無現行之惑唯有習氣之障仙人答言
凡夫對境起心不識前境後境作業即是現行
智者對境起心知境虛幻不滯前境習氣故是
普賢是見性之後行行之人故全無現行之惑
唯有習氣之障若無習氣可斷何用難忍能忍

若無悲智成佛何用難行能行雖行悲智二門
平作依躰成行是故古人云所作皆依性修成
功德林終嚴寂意唯有齊群心行悲悲廣大用
智智能深利他無自利少聖詎能任然即知出
纏普賢衆行悲智而依躰修行又細說普賢衆
行即行布圓融齊現斷惑成德俱有自利利他
雙修智門悲門並成言行也繁興大用起必全
真言行相也不無依位斷惑位高則習氣漸薄
行廣則悲智增深從十住乃至十地出纏菩提
已滿也所言入纏普賢者一切群品中同類大
悲是前出纏普賢位中廣行悲智而自利利他
行故不無斷惑成德之功雖斷惑成德之功出
纏已滿而不言出纏無患之象故於四生六趣
廣行大悲同斷化物之名入纏普賢以此入纏

化物之德與前出纏成行之功二心功齊平等
故名為等覺悲智圓滿故名為等覺不取出纏
入纏不取大悲大悲故名為妙覺雖不取悲智
出纏入纏若論果德無行不取無位不收也所
言果後普賢者遍行三昧是也謂妙覺位中雖
不取出纏大悲而不住此還向出纏入纏
大智大悲逆頓躡橫於諸位中同類同心亦不
定守位隨緣任運廣作大悲於諸類中何位
之不受於能作能受不作不受故名為果後普賢
也若定取此人而行者未會此人行象也所言
三等普賢者不是三人一人行行依行勝劣大
義三等普賢也所言一人者初頓證實際之時
即文殊今隨緣行行之時即普賢故名為一人
也此是通取內證外化也若以內證外化不同

故文殊普賢兩人若以通取能證所證及衆行不司即為三人也此大教意說也謂大經題云大方廣者所說之法故即遮那是也佛者能證之人也故即文殊是也花嚴者隨緣之行故普賢是也此且一佛二菩薩即為三人也若欲修行普賢行者先窮真理隨緣行行即今行与古跡相應如似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耳

迴漸證實際篇第二 時該通仙人為大衆說

法若有衆生無始已來不悟性地輪迴三界間三乘漸教悟三乘法三界患故有三乘人此忽聞真教迴成妙惠窮證實際故名為迴漸證實際也是故古人士門前三駕車是摧垂露地白牛方明實證即其意也隱士智通啓仙人曰此迴漸證實際之者与彼頓證實際之人同異如

何仙人答曰雖先已落三乘不在二乘故來處玄殊而今迴漸證實際故与彼頓證實際者不異是故古人士百川婦大海無百川名三乘婦一乘無三乘名也然即知此迴漸證實際之人与彼頓證之人不異也莫愁迴漸与頓證同異自迴隨緣之心還照實際之理也隱士智通奉領真說赫然無言也于時遊于行通啓仙人曰我等曾聞仙人演說若有衆生頓證悟性地不住此處隨緣行行名為衆行行此行者名為普賢今此迴漸證實際之後有人行衆行耶無人行衆行耶仙人答曰不無行衆行者所以者何迴漸證實際者即露地白牛故白牛運轉不住露地故不無行衆行人所言露地白牛者露地是所證之法故即遮那是也白牛是能證之人故即

五十二卷下

士夫

印

是文殊是也白牛運轉不住此處故即普賢是也普賢所行即是衆行也二篇大意如此汝自諦觀同異自看耳 漸證實際篇第三時該通仙人為大衆說若有衆生無始已來不悟性地輪迴三界隨緣受報忽聞漸教信解漸發寄回六位經三祇劫難忍能忍難行能行斷惑成德始得無漏真智露現法身故名為漸證實際也是故古人云信根生一念諸佛盡應知修因於此日證果未來時三大僧祇劫六度久矣施薰成無漏種方号不思議是其意也時隱士智通啓仙人曰今此漸證實際之人頓悟實際之人同異如何仙人告隱士言雖漸頓不同而終歸一耳所以者何小山歸海全同一味漸解歸源豈有兩般也是故漸頓雖異歸源無二耳隱士智

通奉仙人教不生異解退身默然也于時遊子行通啓仙人曰於前篇中間仙人說頓證實際後有行人此篇所明漸證實際之者漸證實際已後有行人耶仙人答曰雖不無行行不同前篇所明者頓證實際已後隨位行時出纏入纏乃至果後三等普賢行今此漸證實際篇意者依漸教方便經三僧祇修菩薩行始得無漏真智以此無漏真智露現法身故名為漸證實際漸證實際已後雖不無行行而全依位等級故是故不同前篇所明也遊子問曰曾聞前兩篇中俱明能證之人所證之法乃至隨緣行人各各有名此篇中還有能證所證及隨緣行人名耶請為指出仙人答曰不無能證所證及隨緣行人名也謂能證之人者即是無漏真智報

身佛是也所證之法者即是實際亦名法身佛是也行之人即是無漏真智不守果位隨緣利物名為行人亦名化身佛是也和尚亭年六十五遷化也謚号了悟禪師真原之塔

米和尚詞夔洲王敬初常侍在西京未觀行錄莫窮氏族師因教僧問仰山今時還假悟也無仰山云悟則不無爭奈落第二頭何師肯之有老宿屈師齋師來不排座位老宿在一邊坐師便展座具礼拜老宿老宿便起師便坐老宿都不作聲乃展席地上而坐到夜間告衆曰他家若在佛法中用心三日便合見若不見則不知師到三日後來云前日著賊僧問鏡清米和尚迴意如何云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平臨濟問師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云是也作摩生是太

來面臨濟一搥師云長老且寬寬濟側堂師歸受業寺有老宿問月中斷并索時人喚作她未審吾師喚作甚摩師云若有佛見則同衆生見其老宿云千年挑枝

寶壽和尚詞臨濟師諱沾在鎮州未觀行錄不決化緣給師問胡釘鉸見說解釘鉸是不對曰是也師曰還解釘鉸得虛空摩對曰請和尚打破將來師便打之對曰莫錯打某甲師云向後有多口阿師与你點破在有人舉似趙州趙州云只者一縫尚不奈何東山代第一云若是某甲手裏阿那个縫開不釘師初開堂時三聖推出一个僧師便打之三聖云長老与摩識并人暗却鎮州城裏人眼去在

灌溪和尚詞林濟在潭州師諱志閑未觀行錄不

化緣始終後道吾叅師不禮拜便問什摩生
師云無位吾云与摩則同空去也師云咄這屠
兒吾云有生可殺則不倦師到末山師姑處師
姑問從什摩處來師云露口來師姑云何不蓋
覆師却問如何是末山師姑云不露頂進曰如
何是末山中人姑云非男非女拒進曰還變也
無姑云不是鬼神變什摩師肯之洞山問夾山
作摩生對云只与洞山肯之有人舉似師師云
金打金水洗水雲門拈問僧作摩生是金打金
水洗水僧云喫餠餅与摩道還得摩僧云捉了
莫關雲門肯之問如何是不傷之句師云滿口
道不觸師初住灌溪山次化嶽麓每有一言五
陰山中古佛堂毗盧晝夜放圓光塔于嶽麓山
與化和尚嗣林濟師在魏府師諱存獎未觀行

錄莫决終始勅謚廣濟大師通寂之塔師問僧
甚摩處來對云崔禪師處來師云還將得喝來
也無對云不將來師云与摩則不從崔禪師處
來僧便喝師便棒打師又時喚僧應啗師云點
則不到又喚別僧僧云作摩師云到則不點問
國師喚侍者意作摩生師云一盲引衆盲怡山
拈問衆什摩處是國師盲處自代云他家欠少
甚摩同光帝問師朕昨來河南取得一个寶珠
無人著價師云請皇帝寶珠着帝以兩手撥開
幪頭角師云皇帝是万代之寶珠誰敢著價
移魯祖和尚嗣灌溪在鄧州問如何是雙林樹
師云有相身中無相身進曰如何是無相身師
云金香炉下鐵嶠嶮問如何是高峯獨宿底人
師云夜半日頭明午時打三更問搭外事如何

師去化道緣終後虛空更那邊僧問進向無門
時如何師去太鈍生進日不是鈍生直下進向
無門時如何師去靈機未會論邊際執法无來
在暗中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云春來草自青
日上已天明進日如何是不著力處云石頭石
崩落平川燒火行

隱山和尚洞山行脚時迷路入山恰到師處師
問此山無路從什麼處來對云來處則不無和
尚從什麼處入此山隱山云我不從雲水來和
尚是先住此山是先住云不知和尚為什麼不
知云春秋不到來洞山便問如何是窟中主云
白雲蓋青山如何是主中主云長年不出戶賓
主相去幾何云長江水上波賓主相見有何言
說云清風拂白月又偈曰青山白雲父白雲青

山見白雲終日依青山都不知欲知此中意寸
步不相離洞山因此頌曰道無心合人人無心
合道欲知此中意一老一不老因此龍牙大師
造頌曰心空不及道空安道与心空狀一般參
玄不是道空士一乍相逢不易看因此曹山大
師造頌曰今年田不熟來年種有期愛他年少
父須得白頭兒

興平和尚洞山礼拜師去莫礼老朽洞云礼非
老朽者師云他不受礼洞山云亦未曾止洞又
諍師云何處去云以流無所止師云法身必流
報身必流云惣不作如是見解師拍掌訝之保
福云覓不得幾个又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即
汝心是雖然如此猶未是云甲問處師云若為
摩問取木人去云甲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師

祖堂卷之三

卷之三

云汝試道看洞山去不是么甲有人問米嶺和
尚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去醜陋任君嫌不掛
梁霞色

祖堂集卷第十

丁亥

繫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祖堂集

作者 = (南唐)泉州招庆寺静筠法师合撰

页数 = 394

出版社 =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出版日期 = 1993年12月

SS号 = 11424835

DX号 = 000003170932

url = <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3170932&d=3AC0EF1D4F41D49E78CD658D375AB0D3&fenlei=0215040605&sw=%D7%E6%CC%C3%BC%AF>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祖堂集序

祖堂集卷第一

第一毗婆尸佛

第二尸弃佛

第三毗舍浮佛

第四拘留孙佛

第五拘？含牟尼佛

第六迦叶佛

第七释迦牟尼佛

第一祖大迦叶尊者

第二祖阿难尊者

第三祖商？和修尊者

第四祖优婆鞠多尊者

第五祖提多迦尊者

第六祖弥遮迦尊者

第七祖婆须密尊者

第八祖佛陀难提尊者

第九祖伏驮密多尊者

第十祖胁尊者

第十一祖富？耶奢尊者

第十二祖马鸣尊者

第十三祖毗罗尊者

第十四祖龙树尊者

第十五祖迦？提婆尊者

第十六祖罗喉罗尊者

祖堂集卷第二

第十七祖僧伽难提尊者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第十九祖鸠摩罗多尊者

第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第二十一祖婆修盘头尊者

第二十二祖摩拿罗尊者

第二十三祖鹳勒尊者

第二十四祖师子尊者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尊者

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和尚

第二十九祖师慧可禅师

第三十祖僧璨

第三十一祖道信和尚

第三十二祖弘忍和尚

第三十三祖惠能和尚

祖堂集卷第三

牛头和尚

鹤林

先径山

鸟窠

懒瓚

老安国师

腾腾

破灶堕

靖居

何泽

慧忠国师

崛多三藏

智策

司空山本净

一宿觉

怀让

祖堂集卷第四

石头

耽源

天皇

尸梨

丹霞

招提

药山

祖堂集卷第五

大颠

长髭

龙潭

翠微

云岳

华亭

棵树

道吾

三平

石室

德山

祖堂集卷第六

投子

草堂

神山

洞山

渐源

石霜

祖堂集卷第七

夹山

岩头

雪峰
祖堂集卷第八

云居
钦山
中山
曹山
华严
本仁
青林
口
龙牙
幽捷
上蓝

祖堂集卷第九

洛浦
盘龙
逍遥
先洞安
黄山
韶山
栖贤
大光
肥田伏禅师
涌泉
南际
云盖
九峰
南岳玄泰和尚

宝盖

玄泉彦

玄泉彦

乌岩

灵岩

罗山

祖堂集卷第十

玄沙
长生
鹅湖
大普
镜清
翠岩
报恩
化度
鼓山
隆寿
安国
长庆

保福
云门
齐云
永福
福清
潮山
惟劲禅师
越山鉴真大师
睡龙
佛日
水西南台
是曹山
金峰
鹿门
祖堂卷第十二
荷玉
育王
紫陵
长兴
报慈

后口
禾山
宝峰
宝峰
光陆
同安
泐潭
后云盖
黄龙
龙光
龙回
清平
中塔
仙宗

祖堂集卷第十三

招庆
报慈
龙潭
福先招庆和尚
山谷

祖堂集卷第十四

江西马祖
大珠
百丈政
杉山
茗溪
石巩

紫玉
南源
百丈
鲁祖
高城
章敬

祖堂集卷第十五

西堂
鹅湖

伏牛

盘山
麻谷
盐官

五洩

大梅

永泰

东寺

邓隐峰

归宗

冷州

大同

金牛

龟洋

陈禅师

黑磡

閑魔岩

祖堂集卷第十六

南泉

汾山

黄檗

西林操

古灵

石霜性空和尚

祖堂集卷第十七

大慈

福州西院和尚

处微

云岳陈田寺元舜禅师

东国桐里和尚

东国实相和尚

东国慧目山和尚

公畿

开南

滨州？山故通晓大师

普化

嵩岩山圣住寺故两朝国师

天龙

正原
芙蓉
岑和尚
白马
下堂
双峰

祖堂集卷第十八

赵州
紫胡
陆巨大夫
仰山

祖堂集卷第十九

香岩
径山
灵云
王敬初常待
临济
观和尚
陈和尚
大随
灵树
峽山
道吾休
俱胝
滕光
资福

祖堂集卷第二十

五冠山瑞云寺和尚
米和尚
宝寿
灌溪
兴化
后鲁祖
隐山
兴平
米岭